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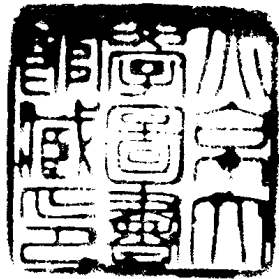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四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502/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四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四八冊目次

經部·五經總義類

十三經解詁六十四卷(二)

〔明〕陳深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十三經解詁六十四卷(二)

〔明〕陳深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十三經解

詁五十六卷》提要

三禮解詁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文。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噀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闕。則無怙慝之音矣。官亂則荒。其君昏。則

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此言審樂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

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響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絃以爲絃不練則於清廟之則聲濁通也越瑟底之也疏而通之也其聲遲緩瑟聲濁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賦僅有三人從而和之

言和者少也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節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音脅弱衆者寡寡知者詐愚勇者苦快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

樂記

樂記

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
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
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
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正此則
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
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
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
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
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

主禮解

樂記

四

三

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洽也。故事與時並
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
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
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襍襲。禮之文也。故
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
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
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
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
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

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雅和。禮
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
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享乎山川鬼神。
則此所與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
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
備樂也。執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洽
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
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

主禮解

樂記

五

三

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
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
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
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
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
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春
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浚之以日月。而百化興

焉始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入三
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
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
而測深厚。樂者太始而禮居成物。若不息者天
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
聖人曰禮樂云。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蕤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
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
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緩遠。其治民逸

禮記

樂記

七

者其舞行緩遠。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謠。知其
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維也。夏大也。殷
周之樂盡矣。堯樂謂之大章。黃帝樂名咸池。禹樂
名夏。言能光大堯舜之道。德維紹於堯也。禹樂
大。漢武王之大武。於人事盡極矣。天地之道
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
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
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
德矣。夫黍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
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

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
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
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
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
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極樂也。而可以善民
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
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
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
作。而民思憂。噀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

禮記

樂記

七

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
及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
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好聲孔也。肉倍好
肉好均曰環。如此則肉乃璧之肉也。此流辟
言肉好則以璧喻樂音之圓。璧通滑耳。流辟
邪散狄成滌滛之音作。而民淫亂。狄他
歷反。是故先
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
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
怒。柔氣不懼。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
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

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
 事行。使親踈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
 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涸則魚
 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
 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
 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成
 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
 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
 氣。成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
 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
 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
 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
 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
 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
 干戚。飾以羽旄。從以蕭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
 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
 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
 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

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
 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
 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
 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
 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
 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
 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
 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
 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
 外。惟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
 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
 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歩以見方。再
 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
 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
 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
 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樂之將作必
 動衆聽舞之將作必先三采足以示其舞之方
 法再始謂一節終而再作也再進也亂終也如
 云騶騶之亂歸舞畢而退就位也再始以善性
 者再擊鼓以明其進也復亂以飾歸者復擊鼓

以謹其退也此兩句言舞者周旋進退之事言舞之容雖若奮迅速而不過於疾也樂之道雖曰幽微難知而不隱於人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斿天子之旌也青黑綠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此八句專言禮與上下文不相承當是他篇之錯簡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信

禮記

樂記

十

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隆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妪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觝生蠢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殤而卵生者不殤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鐘大呂茲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邊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廟

禮記

樂記

十

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三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茲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禮記或遺或退樂皆齊一無參差也必會合相守待學拊鼓然後作也文謂者半而之節欲退之時擊全鐘而終相節拊以相和亦治也雅亦樂器也過而失節謂之疾疾故云訊疾以雅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聲以濇濁而不止及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禮記或遺或退樂皆齊一無參差也必會合相守待學拊鼓然後作也文謂者半而之節欲退之時擊全鐘而終相節拊以相和亦治也雅亦樂器也過而失節謂之疾疾故云訊疾以雅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聲以濇濁而不止及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尚舞武樂之公何故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何也賈言非武人坐舞法無坐也然下文孔子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言武亂皆生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甚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武樂之中有貪王貪欲討之天下故取之也賈言非武樂之聲也與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也若非失其所傳之真而謂武王實有心於取商則是武王之志有荒終矣豈精明神武應天而人之志哉賈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

禮記

樂記

五

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備戒已久所謂遲也久立於綴是遲而又久也武王特盾以待諸侯之至故曰武王之事也亂樂之卒章也言武舞將終而坐象周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殪五成而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綴音也成者曲之一終孔子又言武之舞也初舞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成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此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遷也四成則舞者從此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調理南方之國也

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於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綴謂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後于南之初位也武王為天子矣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樂終而德尊也此又申言武始北出以下事二人夾舞者而振以爲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伐紂也此象武王之兵所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以盛廣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而無舞者夾之而進也猶皮也此於武王之事為早成也舞者又立於行環之位象武王待諸侯之集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新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

禮記

樂記

五

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鹿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行商容即商容問也免政明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散射之鹿政也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絳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纍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詩新反絳與纍同以血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今載還鎬京而刃向後有似於倒載云倒載也兵器皆以鐵索附載之示

謂何
等徒屬

不用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皆畫之射息也。禘見楛芴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辨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見總干謂首戴冕而手執干盾也。花子語實年買武樂之詳其言止此。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

主禮樂

樂記

七

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繁則安矣。則又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

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以體言之，禮減樂盈，樂動於內，故其體主盈。蓋樂由中出而為人心之所喜，禮動於外，故其體主減。蓋禮自外作而疑先王有以強世也。禮主減，故勉而作之，而以為進。為文，樂主盈，故反而抑之，而以為為文。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

主禮樂

樂記

七

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蓋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和，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和，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和

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如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天

五禮解

樂記

六上

子贗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

五禮解

樂記

六上

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歷舉而履。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履。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志宋是商後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隨。曲如和。止如栗。木。倍中。矩。句中。鈞。繁。半。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音悅。歌聲之高者。如抗。舉其下者。如隨。隨也。偃。微曲也。句。甚曲也。

雜記上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綬。復車。其自來之也。去其旌。其輦有袞。縹布裳。惟素錦以爲屋。而而用之。其輦有袞。縹布裳。惟素錦以爲屋。而行。輦。官室。袞者。精之。四旁所垂。縹布裳。惟以。縹。如屋以覆。輦之上。乃行也。至於廟門。不設。輦。遂入。適所。殯。唯輦爲說於廟門外。殯官之門。不。輦。不。不。去。輦。外者。既入官室。則不必象官之輦也。故。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綬。

以下皆
言若
夫士
于道
之禮

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為轎而行。至於家而說轎載以轎車入自門。至於作階下

而說車。舉自作階升適所殯。轎音送死於外者尸入自門可自階。柩則入自闕。升自西階。周禮殯則於西階之上。惟死於外者殯當兩楹之中。蓋不忍遠之也。士轉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惟士果故其

凡計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計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不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天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適音的大夫計於同國適者曰

某不祿。計於士亦曰某不祿。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計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其實。計於士亦曰吾子之

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其實。適音餉。實音毛。通命相敵者。外私在他國而私有恩好者也。實讀為至。言為計而至此也。士計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計於士亦曰某死。計於他國之

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計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士平故其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士練而歸。士次於公

館大夫居廬。士居聖室。此言君喪則大夫居其乃得還家。若邑宰之士。至小祥得還其所治之邑。其朝廷之士亦留次公館。以待終喪。廬在中門外。東壁倚木為之。故云倚廬。聖室在中門外。屋下。壘壘為之不塗。壘蓋斬衰之喪。君廬既練。居聖室。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

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適子亦得服大夫之服。則為士而服大夫之服。可知矣。今此所言士是。大夫之庶子為士者也。庶子卑故不敢服尊者之服。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

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庶子雖為大夫其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下。使適子為主也。士之子為大夫。則其

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王氏曰。充其說。則是子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

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鞞。占者皮弁。鞞而追及卜宅。卜葬地也。有司治卜事之人也。占者卜龜之人也。尊於有司。故皮弁其鞞。彌吉也。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也。占者

審封又吉。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薦進也。每車二匹。按此女位。惟初至日。則祖奠之時。又薦馬。明日設遺奠時。又薦馬。此言既薦馬。謂遺奠時也。馬至則車將行。故

此言什

孝子感之而哭踊包奠者取遺美然之下也
裹而置於道車以送死者馬至在也奠之謂
云出乃包奠者明包奠為出之節也讀書者
夕云書於版方版也謂書明奠時與之人名
與其物於版柩將行主人之史於柩東大夫之
西面而讀之此明大夫之禮與士同大夫之

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命龜告龜
事也作龜猶灼之也大宗人或都宗復請侯
人小宗人或家宗人掌都宗之禮者復請侯

以褻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
稅音承揄音搖此言夫人內子以鞠衣褻衣素
始死所用以復之衣也

沙下大夫以檀衣其餘如士復西上內子之反
通妻也其服用鞠衣褻衣亦以素大夫不揄絞
節言復沙為裏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

此上三
節言復
沙為裏
下大夫
謂下大
夫之妻
也

屬於池下揄音揄絞音久此言大夫喪車之飾
之形如籠衣以青布若諸侯以上則畫揄在
絞而屬於池之下大夫降於人君故不揄絞屬
於池也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
下也

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此二節
言附

為附祖為士孫為大夫而可以附祭於祖之
為士者若祖為大夫孫為士而不可附祭於
祖之為大夫者惟得附祭於大夫之昆弟為士
者若祖之兄弟無為士者則從其昭穆謂附於
高祖之為士者若高祖亦是大夫則附於高祖
昆弟之為士者雖王父母在無可附亦其附於
高祖也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
也

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

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

此三四
節言附

昭穆之妾亦謂問一代而附高祖之妃也妾亦
然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男于死而附祖者其祝辭云以某妃配某氏是
并祭王母也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
女氏之黨者其附於祖母者惟得祭祖母不祭
王父也故云附於王母則不配蓋不言以某妃
配某氏其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公子附於公子
果有事於卑者不敢接尊也

公子附於公子
若公子之祖為君公子不敢附之附於君薨大
祖之兄弟為公子者不敢附君故也

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君在稱世子君薨則稱子
請與諸侯並列供待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
之禮猶如正君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殯則練冠附
於殯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三年之練冠也當此時忽遺大功之喪若是降
服則以此大功之麻經易去練服之葛經也

於殯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升數與大功同故
云功衰也此言居父母之喪猶尚身若功衰而

小功兄弟之殯又當附祭則仍用練冠而行禮
不改服也視辭稱陽童者庶子之殯祭於室之

白處故曰陽童宗子為殯則祭於室之與故稱
陰童童者未成人之稱也凡異居始聞兄弟之

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唯以哭對承
其甫者首而神之不名也

未成經也踊者
言也

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若未

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若未

此禮解

雜記上

雜記上

五

及服麻而即奔喪者以道路既近則死於路
時主人未行小斂故未成經小功以下謂之
踴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之大功
以上謂之親親者奔喪而至之時雖值主人成
服已必自約竟其散麻帶
經之日數而後成服也
主妾之喪則自訖至
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妾攝女君此妾死則君主其喪其祔祭亦君自
主若練與大祥之祭則其子主之殯祭不於正
室者雖常攝女君猶降於正適故殯與祭不
得在正室也不攝女君之妾君則不主其喪
君
不撫僕妾賤也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當服攝
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當服其當是徒從之禮
也妾攝女君則不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
服以攝位稍尊也

者之鄉而哭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
功者凡喪服降門而哭此言大功以上謂降服大
於道則遂之於墓適如字適往也往送兄弟之
人葬畢而反則此送者不及當送之時乃過主
人反哭必自至墓所而後反也凡主兄弟之
喪雖疏亦虞之親者主之而已主其喪則必
之畢虞補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
之祭也以殺禮而待新弔之大夫之哭大夫升經
踊實也言凡者五服悉然大夫之哭大夫升經
大夫與殯亦升經弔則身著錫衰首加弁升經
未成服之時也首亦升經但身不錫衰耳不錫

奔服也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
則升經私喪妻子之喪也卒哭以葛代麻於此
服升經而後不以私喪之未臨兄弟也大夫降
旁親於總麻兄弟無服若已成喪則獨衰未成
服則身素裳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其
而首升經也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其
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獨居已位耳為妻
父母在不杖不稽顙存故其禮如此然父母俱
適婦之喪故其夫不杖若父沒母存母不杖
則子可以杖但不稽顙耳此并言之讀若不
辭字意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贈謂人
贈已助喪事也母在雖不稽顙惟拜謝此贈
物之人則可以稽顙故云稽顙者其贈也拜

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也巳本是國君之臣今去國君而往為他國大
夫之臣是自尊適果若舊君死巳不反服以仕
於卑臣而仕為諸侯於前之尊君也本是大夫之
卑君則為折君之恥矣故亦不反服若反服
若新君與舊君等乃為舊君服也喪冠條屬
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
左垂下為纓故云喪冠條屬屬者若也言若於
冠也是纓與武共此一經若吉冠則緩與武各
一物玉藻云緇冠玄武之類是也吉冠之制不
同故云別吉冠也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其制
屬亦然吉冠則緇冠向左左為陽吉也吉冠則
緇冠向右右為陰凶也小功之冠則緇冠向
之服輕故緇冠向左而向於吉認冠練纓大

功以上散帶。五升之布同而縹則半之。若其
縹不治其布冠與素同是此布也。但縹朝服
之布則加以次潔治之耳。故曰縹冠縹朝服
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朝服精純全用
去其半則七升半布也。用為縹服。縹者以
縹之細如絲也。若以此布而加灰以潔治之則
謂之錫。所謂平服之錫也。錫者清易之貌。縹
服不加灰治也。朝服一千二百縹。終朝總之縹
細與朝服同。但共布終縹。六百縹。而縹之縹
疎故儀禮云有事其縹無事其布。曰縹諸侯相
縹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衰衣不以縹。後路或
服上見之後次見也。先路正路也。衰衣
說見前章相送不可用已之正車服也。遣車視
罕具。疏布鞞。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根。有子曰

葬禮也。查其屬而巳。章去聲。根音張。遣車說
太。符包九箇則遣車九乘。諸侯太。符包七箇則
七乘。大夫太。符包五箇則五乘。天子之上士
三命少。符包三箇則三乘也。諸侯之士無遣車
遣車之上。以縹布為鞞。登也。四面有物以鞞
縹之。與縹同。四隅符之。四角也。根木也。遣
縹之。無縹。縹。有子以載。根為非。禮。然。則
縹也。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喪。喪
車。皆無等。祭。吉。祭也。率。喪。以。後。為。古。祭。故。說。解
稱。哀。端。正。也。縹。衰。縹。上。衣。也。食。也。率。子
所。乘。惡。車。也。此。二。者。皆。無。貴。賤。之。差。等。大白
冠。縹。布。之。冠。皆。不。縹。委。武。玄。縹。而。後。鞞。太。古。之
白。布。冠。也。縹。布。冠。黑。布。冠。也。此。二。冠。無。飾。故。皆
縹。委。武。皆。冠。之。下。卷。玄。玄。冠。也。縹。縹。冠。也。玄。

縹二冠。既別有冠。卷則必有。大夫冕而祭於公
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弁
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見縹免也。祭
祭也。弁。爵。弁。也。祭。於。已。自。祭。其。朝。也。冠。玄。冠。也。
助。祭。為。尊。自。祭。為。卑。故。冠。服。有。異。也。縹。禮。少。年
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云。弁。而。祭。於。已。者。此。大
夫。特。孤。而。言。也。說。者。以。士。之。親。迎。用。弁。以。為。可
以。弁。而。祭。於。已。然。親。迎。之。弁。皆。曰。以。柳。柞。以
為。柞。用。耳。祭。有。常。禮。不。可。紊。也。暢。曰。以。柳。柞。以
梧。柞。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
其。柄。與。末。柳。音。菊。柞。音。七。柳。柞。也。柞。柞。也。柞
芳。而。柞。紫。白。故。用。之。任。體。在。柞。用。柞。升。之。以。入
鼎。又。以。柞。自。是。載。之。入。俎。主人。舉。肉。之。時。義。禮

者。則。以。畢。助。之。畢。此。二。器。皆。祭。以。棘。木。為。之。也
祭。則。用。桑。木。畢。之。柄。與。末。加。刑。削。柞。亦。必。然。也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率。音。律。率。與。律
而。加。此。帶。謂。之。緯。者。但。稱。帛。邊。而。製。殺。者。不。用
織。練。也。以。五。采。飾。之。士。喪。禮。細。帶。此。二。采。天。子
之。士。醴。者。稻。醴。也。粳。音。衡。音。實。見。間。而。后。折。入
也。籩。音。武。籩。音。思。交。及。後。音。杭。見。音。諫。間。平。聲。此。言
葬。時。所。藏。之。物。稻。醴。以。稻。米。為。醴。也。粳。音。實。皆。天
器。粳。音。盛。醴。醴。盛。醴。酒。管。竹。器。以。盛。黍。稷。皆。天
為。折。以。木。為。之。所以。表。米。粳。醴。之。也。見。棺。衣
也。言。此。變。籩。簋。實。於。見。之。外。特。之。內。而。后。折
入。者。折。形。如。床。而。無。足。米。為。之。道。者。三。槨。者。五
空。事。畢。而。後。加。之。重。既。虞。而。埋。之。重。平。聲。重。說
埋。於。祖。廟。也。凡。人。從。其。之。位。人。小

凡此喪事畢乃即堂下之位而編朝夕哭不惟無柩者不惟朝夕之間孝子欲見須故哭則寒車其惟之後還在室無事於堂故不復施推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

歛大歛啓皆辨拜。辨音備。禮當大歛小歛及啓事畢乃即堂下之位而編朝夕哭不惟無柩者不惟朝夕之間孝子欲見須故哭則寒車其惟之後還在室無事於堂故不復施推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及而后奠。此謂君之喪而柩已朝廟畢載在柩車君弔位在車之東則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右祖席門之西偏也。自內出則右在西孝子既拜君從位而立故於門內西偏北面而哭踊為禮也。踊畢先出門以待拜送不敢必君之夕留也。君命之反還喪所即設奠以告死者使知君之來弔也。

三種解語

雜記上

天

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此謂而占反襲以衣歛尸也。爾衣裳謂衣裳相連而綿為之者也。稅衣黑色。纁絳色。帛稱裳下。纁也。爾衣裳故用襍衣為表。合為一稱。故云。爾衣裳與稅衣纁絳為一。素端一。第二稱也。皮弁一。第三稱也。皮弁之服布衣而素裳。爵弁一。第四稱也。其服玄衣而纁裳。玄冕一。第五稱也。其服亦玄衣纁裳。衣無文而裳刺繡。大夫之上服也。婦唯指纁絳而言。曾子非之。以其不合於禮也。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五日而殯。自死至大歛。凡七次。踊大夫三日而殯。凡五次。踊士二日而殯。凡三次。踊凡踊男子

三種解語

先踊踊畢而婦人乃踊。婦人踊畢。實乃踊。是婦人居主人與賓之中。間故云。居間也。然記者因云。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而此乃有三五七之限。者此以禮經之常節言。儀以哀心之泛感言也。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衰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卷衣。衰。畢者以畢服視身如子羔之槩是也。公襲者故上服親身。衰衣最外尊顯之也。衰衣上公之服也。玄端玄衣朱裳。齊服也。朝服。纁衣素裳。公也。纁裳。纁服之裳也。爵弁二者。玄衣纁裳。二也。以其為始命所受之服。故特用。二。通。示重也。玄冕。見上。衰衣。衣者。君所加賜之衣。最在上。素為之。而飾以朱絲之采也。申重也。已用。革帶。又重加大帶。象生時所服大帶也。小歛

三種解語

雜記上

天

環絰。公大夫士一也。環絰一。股而絰也。說始死。絰士素委。公大夫以上素弁而黃。公視大歛。悉得加於環絰。故云。公大夫士一也。公視大歛。公升。商視鋪席。乃歛。視。臣。喪。而視其大歛。商主人。先。已。鋪。席。布。於。棺。等。物。問。君。將。至。悉。去。之。特。君。至。升。堂。商。視。乃。始。鋪。席。為。歛。事。蓋。君。之。至。而。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舉。其。也。贈。以。物。送。別。死。者。於。棺。中。也。贈。用。帶。帶。玄。纁。一。丈。八。尺。為。制。今。魯。人。贈。用。玄。以。纁。而。短。狹。如。此。則。非。禮。夫。故。記。者。論。之。幅。之。廣。二。尺。二。寸。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甚便其請事。客曰寡君使甚如何。

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其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弔者君所遣來之使也介副也門西主國大使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之中也主孤西面立於門階之下也相者受命相禮者受主人之命也如何不淑慰問之辭言何為而罹此內傷也弔待也函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由階而升也降反位降階而出復門外之位也函禮云升階不由階謂平常無弔賓時耳王氏曰此一段頗詳可補

合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合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合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蓋席既奠者席降出及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合王之形制如壁坐委設蓋席以承之既奠則設滿席以承之解圍有捷道故有奠後來致合者降出及位謂合者委璧說降階而復門外之位也凡初遺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遺喪已久故副子親受之然後宰夫取而藏之也朝服吉服也純玉不麻故著朝服以在喪不可絕變古故仍其舊也使屨坐取璧亦跪而取祔者曰寡君使其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祔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其某祔子拜稽顙委

衣于殯東祔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雷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祔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要平聲衣服曰祔委于殯東即安壁之薦上也左執領則領向南此祔者既致冕服說後降而出取爵弁服以進至門之內雷而將命子拜如初者如受冕服之禮也受說祔者又出取皮弁服及朝服及玄端履每服進受之禮皆如初但受之之所不同耳致五服皆舉祔者乃降出反位而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東而上亦期執圭將命曰寡君使其某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

陳羹黃大路於中庭北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車馬曰期乘黃四黃馬也大路車也北轅車之轅轅北向也客使上介所役使之人也為客所使故曰客使自下謂馬也由在也路即大路也陳車北轅舉期者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率馬設在車之西也車亦此從者設之拜之後則客即跪而置其圭於殯東南隅之席上而舉於內也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祔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凡將命者亦須者立於殯之西面而東北以委其所執之物其合璧與圭則率舉之祔衣則

宰夫舉之而其舉也皆自西階升而顯者出西面以跪而取之乃自西階以降也顯者出西面此句當屬於前章上介上賓曰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絰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母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母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

上禮解

雜記上

三

三

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母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敢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其劫反上客即前章所云弔者蓋鄰國來弔之正使也弔合說則皆舉自行臨哭之儀若聘禮之有私覲然蓋私禮爾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禮也今此客入門之右其不敵以賓禮自居也宗人掌禮之官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然後降而請於客使之復門左之賓位也宗人以客答之辭入告於君而反命于客如見者三客乃自阼階降而拜之主樂立于門西之賓位主君自阼階降而拜之主樂俱升堂哭而更踊者三所謂成踊也客出送而

拜之謂其其國有君事不敢受弔言大夫以份辱也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客之弔尊君故也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尚祝鋪絞給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歛上卒歛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與踊致交給其馮及馮音憑此是喪大記君大歛章文重出在此說見本章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謂之引也專道極行於路人皆避之也

雜記下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

上禮解

雜記上

三

三

其餘服卒事及喪服父喪在小祥後大祥前是當除父喪之時自服除喪之服以行大祥之禮此禮事畢即服喪母之服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之二祥則不得服祥服者以祥祭為未葬而值父吉未葬為未葬不忍於凶時行吉禮也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及喪服自始死至除喪皆在父母服內雖重雖殊而除喪之服不廢者如三年之喪則既親其練祥皆行其後喪既受弔之後得為前喪行練祥之禮也既親者既受受服之時以易經易要之麻經也類草名無葛之類以類代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喪禮

必然故祖死雖未練祥有殯聞外喪哭之他至而孫又死亦必祔於祖

主禮

雜記下

三

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官則次于異宮

主禮

六

三

可相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則乘階二祥之祭吉禮宜涉級聚足而

三希解語

視成人等各有所比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視君之母與君之妻

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君母若妻

輕哀之比之兄弟之喪然於酒肴之珍小君也服

酌可以飯見顏色者亦不飲之食之也免喪之

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

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

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祥主人之

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祥祭之時主

於夕為期謂於祥祭前夕預告謂日祭祭也朝

服謂主人著朝服潔衣素裳其冠則編冠也祥

因其故服者謂明且祥祭時子游曰既祥雖不

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主人

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

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

后拜之不改成踊上有喪當袒之時而大夫乘

時必絕止其踊而出拜此大夫反還也改更也

拜竟而反還先位更為踊而始成踊尊大夫之

來新其事也乃襲者踊畢乃襲初袒之末也於

士既事成踊襲者既踊畢也若當主人有大小

飲諸事而士來平則主人畢事而成踊踊畢而

襲襲畢乃拜之拜之而止不更為之成踊也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

夫之虞也植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植音特犬

三希解語

三

此段文法佳

謂之成事成吉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

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初虞即葬之

虞子卜葬父則視辭云哀于某卜葬其父某甫

孫則云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則云乃某卜

葬其妻某氏乃者助語之辭妻卑故爾若弟為

兄則云某卜葬兄伯子某兄為弟則云某卜葬

其弟其弟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

杖關轅而輓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輓胡罪

也輓也請以其衰服之杖穿於車轅中而過

轉其輪輓其矣自後無爵者不得杖此記庶

人廢禮也鑿中以飯公羊賈為之也飯舍也大夫

之由也鑿中恐尸為賓所憎穢故以中覆尸面而

當口處鑿穿之令舍玉得以入口士賤不得使

謂子自舍無憎穢之心故不以巾覆面公羊賈

士也而鑿以飯是憎穢其親矣此記士失禮之

所由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冒襲以至小斂不

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襲沐浴後以衣

言尸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或問於

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

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

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

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遣去聲與

聲設道奠訖即以牲體之餘包裹而置之遺車

三希解語

雜記下

三

家食畢而又旬其餘以歸豈不傷廉乎曾子告以大餐之禮畢卷俎內三牲之肉送歸賓之館中猶此意耳父母家之主今死將葬而孝子以賓客之禮待之此所以悲哀之至也重言以喻之非為人喪問與賜與此上有問上問者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賜拜皆拜也喪拜稽顙而後拜三年之喪如或遺之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

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經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難受而縣子曰三年之喪如軌期之喪如刻制不食也

也此言哀痛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淺深之殊

諸士如有服而將性哭之則服其服而往

之親喪而往哭不著已之功期之喪十一月而練

三月而祥五月而禫練則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

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

之禮重相趨也出官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

退此言弔喪之禮恩義有厚薄故去留有遲速弔非從主人也四十

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

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

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疑死恐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

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

也功衰制衰齊衰之末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

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無子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垣也

同也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垣也

飾故從柩送葬與葬畢反哭皆免而行於道

非此二者則否也然此亦謂葬之近者小記云

冠及布而後免也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既葬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紼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

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從政謂庶人供力役之征也。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卒哭以前猶以生禮事之，以鬼道故諱其名而不稱也。此專言父之所諱，則子亦不敢不諱。故曰子與父同諱也。父之所諱，父母，伯父，叔父，及姑等，於已小功以下本不令諱。但以父之所諱已亦從而諱也。若父之兄弟及姊妹已自當諱，不以從父而諱也。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母為其妻諱則子於一宮之中

亦為之諱，妻為其親諱則夫亦不得稱其熱於妻之左右，非宮中非其側則固可稱矣。若母與妻所諱者適與已從祖昆弟之名同，則雖他所亦諱之也。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當冠五服之喪，則因成喪服而遂加冠，此禮無分服之輕重，故曰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居喪之次，乃入哭踊，凡踊三踊為一節，三者三言如大此者三次也，乃出就次所也。詳見曾子問。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末服之將除也，承則上文大功之末是據已身而言下殤之小功之小功自期服而降以本服重故不可冠娶也。凡

弁絰其衰侈袂。弁絰之服，甲服也。首者素弁而衰，總袂，衰也。侈大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此三尺三寸。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官中父同宮之子也。命士以上乃異宮，不與於樂，謂在外見樂不觀不聽也。若異宮則否，此亦謂服之輕者如重服則子亦自服可與樂乎。聲之所聞又加近矣。其側則尤近者也。輕重之節如此。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天之黨，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卽位自因也。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履。孔子曰：伯母，叔母，踈，慕，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齊衰服重而踊不離地者，其情輕也。其情重也，孔子美之言，知此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矣哉。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此記失禮，天子飯九，見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飯舍也，貝水物古者以為貨，士喪禮貝三實于

并周禮天子飯舍用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

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

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疏曰大夫以

哀情於時長遠士職諸侯使人弔其次舍禭賙

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卿大夫疾

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

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升正柩諸

侯執紼五百人四綈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

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

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

也引去聲升正柩者將葬柩朝祖廟升西階用

形似者兩端有小繩銜于口而繫于頭後則不

能言所以止喧嘩也五百人皆用之司馬十六

人執鐸分居左右夾柩以號令於衆也葆孔子

形如蓋以羽為之引即綈茅以茅為麾也孔子

曰管仲饒簋而朱紼旅樹而反玷山節而藻稅

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

不揜見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

下不偪下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

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

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闔門升

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言國君夫人

奔父母之喪用諸侯甲禮主國待之亦用諸侯

侯之禮闔門非正門宮中住來之門也側階非

正階東房之房階也此皆異於女賓主國君在

阼階上不降迎也奔喪禮謂哭踊廢席之類

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

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耻居其位無其言君

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

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衆

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孔子曰凶年則乘鵠馬

祀以下牲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

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士之喪禮已廢孔子以

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

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

之澤非爾所知也子曰人君之恩澤非

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

弛文武之道也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

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

子為之也。正月周正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也。有事上帝郊祭也。七月建午之月也。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昭公娶吳為同姓，不敢告天子。外宗為君

夫人猶內宗也。外宗者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

君五屬內之。內宗者謂君之姊妹及內宗者

所稱號此。外宗謂嫁在國。廡焚孔子拜。鄉人為

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孔子

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

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官於少

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過失誤也。起

與焉。外患弗辟也。內亂謂木國稱難也。言御大

者力能討則討之。方不能討則謹自畏。贊大行

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

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哀公問于羔。

篇名也。其書必皆贊說大行人之職事。今記者引之。故云贊大行日。

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同其先

成廟則饗之。其禮祝宗人宰

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

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

面剖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

後來室其俎皆於屋下。剖雞。門當門夾室中室

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

人告事畢乃皆退。及命于君曰：饗其廟事畢。及

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

明之道也。考之者謂宗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

則饗之以殺豚。名者有名之器。若爵弁。諸侯出

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

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

出美禮

王禮解詁

雜記下

四

七

王禮解詁

雜記下

五

七

宗廟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特命者，言寡君不敏，不能從夫人以事宗廟社稷而不斥言夫人之罪，答言前辭不教，謂納采時固嘗以此為辭矣。有司官陳器皿者，使者使從已來，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齎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也。主人有司亦官受之者，主國亦使有司官領受之也。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

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遺妻必命，出尊者故稱也。舅稱兄，兄請夫之兄也。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少施氏魯惠公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此謂昏禮納幣也。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此即見之矣，不復各特見之也。諸父，尊卑故明自各請其寢而見之。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立

三禮解

雜記下

異

二二二

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髮首。此為未許嫁故，雖已并猶為少者處之。輓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紕純音準，紕音旬，輓音也。會，領結也。輓旁，紕音純之紕。下，紕音純。紕，紕也。謂以五采之條置於紕中。

喪大記第二十二

疾病外內皆瘳，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蓑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

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適階。虞人掌林麓之官，階，梯也。狄人樂使之賤者，使虞人設梯以升屋。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卷音家，屈音開，履赤身反，禮知音反，小臣君之近臣也。此言君以榮上以見下也。榮，屋翼也。其為殯，則公館復，私館不復。

三禮解

雜記下

異

哭

哭

初死

初死

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復衣不以

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禭凡復男子稱名婦人

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衣去聲禭始卒

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啼者哀痛之甚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也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

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

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

哭于堂上北面此言國君之喪正尸遷尸於踊稱也內命婦子婦世婦之屬外命婦

卿大夫之妻外宗謂姑姊妹之女大夫之喪

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

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

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

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

時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

小斂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而出國

他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出迎也凡主人之出

為君命出謂君有命及門則出也

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

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

三位解註

喪大記

哭

三

初死

禮解

喪大記

哭

七

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下道大門

外披音種指音撫拜寄公國賓于位者寄公位

而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主人於庭各向其位

而拜之也士喪禮云賓有大夫則夫人為寄公

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夫人為寄公

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

命婦出婦人不下堂此謂自房而出拜于堂上也小斂主人即位于

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

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髮帶麻于房

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馮音憑說音曉聲也勿時前髮為之年雖成人猶垂于兩邊若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親沒不髦謂此也

亦用麻如男子括髮以麻也帶麻帶也謂婦人

要經小斂畢即徹去先所設帷堂之帷與陳也

小斂竟相者舉尸出戶往陳于堂而孝子男女

親屬並扶捧之也降拜適于下堂而拜賓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

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于士

妻特拜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君謂遺喪之

賓入弔固拜之矣其於大夫士也卿大夫則拜

之於位上則旁三拜而已大夫士皆先君之臣

俱當服斬今以小斂畢而出展列位故嗣君出

拜之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矣其命婦大

夫之內于士之妻則亦拜之但內于與命婦大

則人人各拜之衆賓則士妻也汜拜之而已主

人即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

初死

代哭

三禮解

襲衰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拾音作其

下之位先拜實時袒今拜畢乃掩其衣而加

要帶首經乃踊母喪降於父拜賓竟而即位以

免代括髮之麻免而襲經至大斂乃成踊也乃

真者謂小斂奠帛者小斂後則掩襲襲上之

錫衣加素并於吉冠之武武冠下卷也帶經者

要帶首經有朋友之恩則加帶與經無朋友之

恩則無帶惟經而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

巴拾踊更踊也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

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縣音玄虞人主山澤之官

樂吏也主萃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烹飪

故出壺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望壺氏司馬自

臨視其縣此漏器乃官代哭者未殯哭不絕聲

為其不食廢倦故以漏器分時刻使官屬於次

依時相代而哭聲不絕也士代哭不

以官者親踈之屬與家人自相代也君堂上二

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

下一燭有喪則以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

有燭燭呼火寘出徹帷小斂畢即徹帷士禮也

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

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

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

後無無主此時若有喪事而弔賓及門其為後

者是有爵之人則辭以攝主無爵不

敢拜賓若此為後者是無爵之人則攝主代之

拜賓可也無後不道已自絕嗣而已無主則問

於賓禮故可無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

後不可無主也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

殯投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

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

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

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

則杖輯音集子兼適庶及世子也大夫之喪三

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

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

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大夫有君命此大夫指

世婦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

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

經 148-26

始死

浴尸

禮記

喪大記

至

而棄之於隱者子凡庶子不獨言大夫士之屬
 殯則杖哀勝微也哭振啓後也輟杖敬勝哀也
 獨言大夫士者天子諸侯尊子不敢以杖入殯
 官門故哭殯哭極皆去杖也杖於喪則為重大
 祥棄之必斷截使不堪他用而存於幽隱之處
 不使人棄賤之也始死遷尸于牀輒用歛衾去死衣小
 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音
 呼楔先結反柶音四綴音拙輒覆也歛衾擬為
 大歛之衾也先時徹棄衣而加新衣以死今復
 以衾而去此死時之新衣也模杜也以角為柶
 長六寸兩頭屈曲為特合恐口閉故以柶杜齒
 令開而受舍也尸應著倭恐足管人汲不說紼
 辟矣故以燕几拘紼之令直也管人汲不說紼
 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

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綸
 巾拒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
 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說音脫綸音
 管人主管舍者汲汲水以供浴事也綸汲水而
 上索也急遽不暇解脫此索但索屈而執於手
 水從西階升盥等而不上堂授與御者抗衾舉
 衾以蔽尸也此浴水用盆盥之乃用料酌盆水
 以沃尸以綸為巾懸水以去尸之垢拭也浴
 衣生時所用以浴者用之以拭尸令乾也如他
 日者如生時也爪足浴竟而翦尸足之爪甲也
 浴之餘水棄之坎中此坎是甸人取土為窆所
 掘之坎內御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
 者婦人也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甸人為垆于西牆下

沐尸

禮記

喪大記

至

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微謂
 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
 瓦盤拒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
 坎差七何反登音役重平聲鬲音歷非扶味
 灑乃亂及濯音掉此言尸之沐差猶摩也謂
 灑梁或稷之灑汁以沐髮也君與上同用梁者
 士甲不嫌於俗上也壑埋也將沐時甸人之
 官取西牆下之土為塊壑陶人作瓦器之官也
 重鬲縣重之壑瓦餅也受三升管人受沐汁於
 堂上之御者而下牲西牆於壑壑鬲中煮之令
 以鬲煮沐汁謂正寢為廟神之也拒用巾以
 中拭髮及面也爪手翦手之爪甲也濡頓其
 髮也濯不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
 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禮第有枕舍一牀襲一
 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造七到反禮音展第音濼合去聲夷猶尸也併
 並也瓦盤小故併設之無冰盛水也水在下設
 牀於上禮單也去席而袒露第簦尸在其上使
 寒氣得通免腐壞也舍製遷尸三節各自有牀
 此謂沐浴以後君之喪于大夫公子衆士皆三
 日不食于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
 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
 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納財謂有
 米也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食之無筭謂居
 喪不能頓食隨意欲食則食但朝暮不過此二

皆居
喪飲食
之事

溢之米也。隨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食粗飯也。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衆士既食水飲。妻妾既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既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鹽。食於簋者。鹽。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盛平聲。筮思管。及乾音干。盛杯。圩之器也。簋竹管也。期之喪。三不食。食既。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

禮記

喪大記

卷五

一

與人樂之。樂音洽。不與人樂之。言不以酒肉與人共食爲歡樂也。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故主。舊君也。大夫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謂不備居喪之禮節也。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辟音避。君食之。是尊者食卑者。故雖梁肉。不避酒醴。見顏色。故辭。小飲於戶內。大飲於阼。君以尊席。大夫以蒲

小飲

席。士以葦席。小飲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緇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給不在列。絞音交。稱去聲。給其爲反。此明小飲之衣。橫者之上。從者一幅。橫者三幅。每幅之末。折爲三片。以便結束。皆一者。若大夫士皆一衾。余在絞之上。袍夾衣。衣裳單衣。故註云。單複。其曰大。稱給單被也。不在列。不在十九稱之數也。大飲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絞給如朝服。絞一幅。爲三

禮記

喪大記

卷五

二

不辟給五幅無統。辟音百。統都敢反。此明大飲。其兩頭爲三片也。橫者五。謂以布二幅。分作六片。而用五片。橫于直者之下也。給一說在絞。下用以舉尸。二衾者。小飲一衾。大飲又加一衾也。如朝服。其布如朝服。十五升也。絞一幅。爲三不辟者。一幅。兩頭分爲三段。而中不學裂也。給五幅。用以舉尸者。無統。謂被頭不用細紐之類。爲識別也。又按士沐梁及陳水。與士喪禮不同。蓋說此爲天子之士。小飲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襪。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小飲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衣。大飲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相衣複衾。大夫士猶小飲也。複音福。音辭。小飲惟祭服。其故必領在上也。君無襪。謂悉用已衣。

不用他人襖送者大夫士蓋用已衣袍必有
然後用襖言祭服舉尊美者言之也袍必有

不禫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凡陳衣者實之篋取
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誦非列

采不入絺絡紵不入當暑亦川袍故絺絡凡歛
者袒遷尸者襲純小歛大歛之事者其判頰故

大胥侍之衆胥是歛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歛
小歛大歛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紵不紐生向在左手解抽帶便也先則襟向左示不復

事則歛歛焉則為之壹不食凡歛者六人君
君輸綬綬旁七大夫玄冒繡綬綬旁五士繡

以往用夷余夷余質綬之裁猶冒也殺色介反

殺去聲冒者輅尸之二集上口質下口殺先以
殺幅足而上後以質幅首而下君位用錦殺者
繡文故云錦冒繡殺也其制縫合一頭又縫連
一邊解一邊不縫兩旁然然旁七者不縫之
邊上下安七帶線以結之也上之質從頭而下
其長與手齊殺則自下而上其長三尺也小歛
有此目故不用余小歛以後則用夷余覆之夷
尸也裁猶型也夷余與質殺之制皆為覆冒尸

形而作也舊說夷余亦上齊手下三君將大歛
尺綉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君將大歛

子升經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樞西
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給衾衣士
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歛上卒歛宰告子馮之

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卒歛宰告太宰告孝子以
起踊大夫之喪將大歛既鋪絞給衾衣君至主

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
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樞西北

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
歛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

顛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
歛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鋪絞給踊鋪衾踊

鋪衣踊遷尸踊歛衣踊歛衾踊歛絞給踊此踊

姪婦按之手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
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

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巨撫之父

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

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與必踊。奉上聲。柯音。得。心。曾。處。撫。按。之。也。執。之。者。執。持。其。衣。馮。之。者。當。尸。之。俯。而。馮。之。奉。之。者。捧。持。其。衣。拘。之。者。微。牽。引。其。衣。皆。於。心。曾。之。處。不。當。君。所。者。假。令。君。已。撫。心。則。餘。人。馮。者。必。少。避。之。不。敢。當。君。所。撫。之。處。也。馮。尸。之。際。哀。情。切。極。故。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起。必。為。踊。以。泄。哀。也。

寢苦枕凶。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杜。楨。者。先。時。倚。木。於。牆。以。為。廬。後。哀。殺。稱。車。起。其。木。柱。之。於。楹。以。納。日。光。略。寬。容。也。又。於。內。

用。泥。以。塗。之。而。免。風。寒。不。於。顯。者。凡。非。適。子。者。不。塗。廬。外。顯。處。也。皆。官。之。不。禮。也。
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既練。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既練。居聖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黜聖。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

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苦。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喪。明。故。尊。殯。宮。之。次。也。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

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

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壙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

而踊。主人踊。大。夫。士。之。喪。君。或。以。他。故。不。及。斂。而。踊。主。人。具。盛。饌。之。奠。身。自。出。俟。於。門。外。見。君。車。前。之。馬。首。入。立。于。門。東。北。面。在。君。之。前。今。至。止。不。入。祝。乃。代。坐。先。君。而。入。君。釋。菜。以。禮。門。神。之。時。祝。先。由。東。階。以。升。負。壙。南。面。者。在。房。戶。之。東。背。壁。而。向。南。也。主。人。拜。稽。顙。者。以。君。之。臨。喪。故。於。庭。中。北。面。拜。而。稽。顙。也。君。稱。言。者。君

舉其所來之言謂平辭也視相君之禮傳言舉而視爾故君視視而謂君謂舉主人乃爾也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

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

外拜稽顙若君所臨是大夫喪則踊畢即釋此

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于門謂君將去也俾

門外若去即拜以送也奠君於大夫疾三問之

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君弔則

復殯服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

木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

人必免不散麻一則不敢謂君之弔後時又且

以君未改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

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

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

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

大門之外不拜夫人弔則主婦為衣主故主婦

于夫人之世子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導引

其禮如視之道君故夫人視世子而踊也主人

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

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奠

其君後主人而拜大夫之臣亦以大夫為君

弔其臣喪也主人不迎于門外此君入而即堂

下之位位在階階下西向主人在其位之南而

北面也此大夫君來弔之將若有本國之君命

或有國中大夫及命婦之命或鄰國卿大夫遣

使來弔者此大夫君必代主人拜命及拜奠以

喪用尊者上其禮故也然此君終不敢如國君

專代為主必以主人在已後待此君拜奠主人

復拜也石梁王氏曰後主人者已在前拜使主

人陪君弔見尸柩而後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

往不具嚴奠君退必奠君大棺八寸屬六寸禭

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

寸屬四寸士棺六寸是國君之君裏棺用朱

用雜金錯大夫裏棺用玄練用牛骨錯士不練

其合錯用君大夫裏棺實于練中士埋之

其合錯用君大夫裏棺實于練中士埋之

葬也君大夫裏棺實于練中士埋之

葬也君大夫裏棺實于練中士埋之

葬也君大夫裏棺實于練中士埋之

畢塗屋也大夫之殯不用輜其棺一面貼西序之壁而橫其三面不為屏形但以棺衣覆之輜覆也故言大夫殯以輜覆至于西序也塗不豎于棺者天子諸侯之棺木廣而去棺遠大夫棺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僅不及于棺而已至殯掘碑以容棺碑即坎也棺在碑中不沒其蓋錢用任處猶在外而可見其任以上亦川木覆而塗之輜也貴賤皆有報故惟朝夕之哭乃奏舉其輜耳所以惟者鬼神尚幽闇故也此章以禮弓參之制度不同

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火燭殺令熱也王氏曰棺飾棺君龍帷三池諸

侯也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為之正侯皆畫為龍故云君龍帷也池者鐵竹為籠衣以青布柱以柳上荒邊爪端象宮室承雷天子四注屋四面承雷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障一池

此以後大夫之棺飾

主禮解

三池也振容振容者振動容飾也以青黃之線

容飾中行則幅補荒火三列散三列

動故曰振容也補荒火三行故云火三列又畫兩

上覆謂龍甲也緣荒邊為白黑斧文故云龍荒

荒之中央又畫為火三行故云火三列又畫兩

已相替為三行素錦褚加偽荒偽音隸素錦白

故云散三列素錦褚加偽荒偽音隸素錦白

下用白錦為屋象官室也加帷荒者帷是邊

積荒是上蓋諸覆竟而加帷荒於格外也

紐六為蓋邊之兩旁各三凡六也齊五采五

貝齊者精之表以當中而言謂龍甲上當中形

圓如連之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以五采繪未

之列行相次五口者又連補翼二蓋翼二畫翼

見為五行交結齊上也補翼二蓋翼二畫翼

二皆戴圭牌樞二畫額二畫額二畫額六畫

之兩角皆魚躍拂池君纁戴六帛繫棺紐者

戴圭玉也魚躍拂池君纁戴六帛繫棺紐者

帛棺之橫束有三每一束兩邊各屈及為紐三

束則六紐今穿纁帶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

也纁披六連柳帶之中而出一頭於柳外人

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幸車

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輾車

欲左則引右欲右則引左大夫畫帷二池不振

使不傾覆也已上並孔說大夫畫帷二池不振

容畫荒火三列散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

齊三采三貝散翼二畫翼二皆戴綬魚躍拂池

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

云兩邊各一云前後各一畫荒亦畫為雲和

也齊三采絲黃黑也皆戴綬者用五采羽作綬

綬之兩角也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繪

綉色及數悉與戴同也

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布荒皆白布不畫也

一池在前繪纁也唯類青質五色紋青黃之

綉也畫翟於纁繪在池上或當棺束每束各在

兩邊前頭二戴用纁後二用緇二披用纁者披

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若通兩邊言之亦

四披君葬用輜四綉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

用輜二綉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綉無

碑比出官御棺用功布

今讀大夫葵用輔與國字並作音居葵用輔
音春○天子之室用士木為碑謂之豐碑諸侯
謂之桓楹碑詳見禮記御棺羽葆至見
雜記功布大功之布也於車雜記作器宗凡封
用綉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成君命母
誨以鼓封大夫命母哭士哭者相止也封音也引去聲
威音絨○三封宗皆讀為變謂下棺也疏曰下棺時將綉一頭繫棺絨又將一頭繞碑間處虛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綉去碑負引也以衡謂下棺時別以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絨平持而下備頓頓也絨者以綉直繫棺束之絨而下也命母誨也命母哭成止哭聲也士則衆哭者自相止而已
君松楸大夫栢楸士雜木楸楸楸之間君容

三禮解詁

喪記

卷

三

祝大夫容壺士容甒君棗椁虞篋大夫不棗椁士不虞篋

三禮解詁

三禮解詁

祭法第二十三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
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
嚳而郊箕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
王而宗武王此四代禘郊祖宗諸經無所見雜以緯書愈錯矣蓋舜受天下於堯堯受之于啓故堯授舜而舜受命于文祖鯀氏即即啓廟也舜授禹禹受命于神宗即堯廟也即是可以知虞不祖句芒而祖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

三禮解詁

祭法

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
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
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
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
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王者有日之象而官乃其日出於晝月出於夜則夜為月之時而明乃其用也故祭月之坎曰夜明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

品設廟。祧壇。壇而祭之。乃為親疎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曰鬼。與太祖為七也。一壇。一壇者。七廟之外。又立壇。壇各一起。土為壇。除地曰壇也。五廟皆每月一祭。遠廟為祧。言三昭三穆之當遠運者。其主藏於二祧也。古者祧主藏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昭之遷主皆藏於太祖廟之遷主皆藏於武王之廟也。此不在月祭之例。但得四時祭之耳。故曰享嘗乃止。去祧為壇者。言世數遠。不得於祧處受祭。故云去祧也。祭之則為壇。其又遠者亦不得於

三禮解

壇受祭。故云去壇也。祭之則為壇。然此壇者。必須有新禱之事。則行此祭。無祈禱則止。終不祭之也。去壇則又遠矣。雖有新禱。諸侯立五廟。亦不及之。故泛然名之曰鬼而已。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壇。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三廟下於天子也。顯考。祖考。四時之祭而已。去祖為壇者。高祖之父。雖遷主。亦太祖之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有祈禱。則去太祖之廟。而受祭於壇也。去壇而受祭於壇。則高祖之祖也。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

鬼。大夫三廟。有禱而無主。其嘗遷者。亦無可遷。二壇。而無禱者。以太祖無廟。無禱之也。去壇為鬼。謂高祖若在遷去之數。則亦不得受祭於壇。所禱亦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官師者。為諸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得立一廟。祖禱共之。曾祖以上。若有所禱。則以其無壇也。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死曰鬼。無廟亦得為。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

祭法

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置社。在庫門之內。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云。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供來盛。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籍田。置社者。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羣。聚而居。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為衆特置。故曰置社。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霽。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霽。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

夫之。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庶人祭。子而止。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僇。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五者所當祭祀也。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

祭法

四

死。蘇軾鴻水而殛。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為司徒。而民咸真。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舊。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義第二十四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遵春禘秋嘗。霜露既

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此其樂未詳。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所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慈則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親之。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夫日猶此日也。志有所至者。此心極於念親也。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禘乎其教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

祭義

五

諸其欲其饗之也。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親見有欲之之色也。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愨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

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趨音促，數音朔，趨趨讀為促，促，行步迫也。數，數也。凡類也。皆不事威儀之貌。謂濟濟漆漆，乃宗廟中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主人之容也。主人之容也。主人之容也。主人之容也。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官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齋

三禮解詁 祭義 六 二六

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愉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孝子之祭也，盡其愨而愨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訕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

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訕，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受命，教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

三禮解詁 祭義 七 三

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祭之日。君

王禮解 卷八 祭義

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取脾。管乃退。燔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麗牲之碑在廟之中庭。謂以牽牲之糾繫于碑也。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間。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間。間者。謂祭於廟之兩楹之間也。陽者。日方中而祭也。陰者。日未中而祭也。初出而祭。謂亦未中而祭也。故祭以朝及間及者。未至於闕也。蓋日將祭時也。祭日謂祭之日也。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以東。祭月以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

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天下之禮。致友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燬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

王禮解 卷九 祭義

昭明。蒸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為未足也。樂為宮室。設為宗廟。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膋蕭。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友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擬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

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
 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為籍。卜畝。寬而朱紕。躬
 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寬而青紕。躬秉耒。以事夫
 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
 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
 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
 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
 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牛。君巡牲。所以
 致力孝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
 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
 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
 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
 戾以食之。戾至也。風至則乾矣。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廟
 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
 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
 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
 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玄黃之。
 以為黼。飯文布。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

王禮解

祭義

十 三十二

之至也。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
 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
 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
 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
 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
 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
 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
 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
 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
 慢易焉。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
 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
 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
 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
 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
 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
 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
 義一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
 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

王禮解

祭義

十 三十三

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荐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

孝經

祭義

十一

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違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代焉。禽獸以時

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

孝經

祭義

十二

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昔者有虞氏貴德而

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

祭義

齒

達乎復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狩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

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

祭義

十五

毋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見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孝子將祭祀必有齋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莫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

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慈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銜省之。孝子之志也。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祭義

末

十三經解詁禮記

祭統第二十五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休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

五禮解

祭統

一

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二道焉。生則養。沒則哀。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喪則觀其哀也。

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蕓，陸陸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興，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按內則可食之物，有芻蕘者，蟬

去者無

祭統

與蜂也。又如蟻，是蟻子所為。此言昆蟲之興，亦此類乎。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曾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

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官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紉

去者無

祭統

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蠶，從夫人薦洗水。君執鸞刀羞嗜，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赤幹，天洗詩，長反，嗜才火反。宿請為肅，肅請為也。太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瓚為柄，酌鬱也。曰裸，太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所以牽牲，芻，菜也。殺牲用以薦，既曰宗婦執蠶，從者謂同宗之婦。執蠶，齊以從夫人也。天人薦洗水者，洗即盥齊，以濁用清酒，以洗淨之。況水是明水，宗婦執蠶，齊從夫人而來，其蠶齊於位，夫人乃就蠶齊之。此流齊而薦之。因蠶齊有明水，連言水耳。君執鸞刀羞嗜者，嗜肝肺也。嗜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饋之。時入室，燎於爨，炭而出薦之。主前二是不使，純亦奠於俎上，尸並嗜之。故云羞嗜，一云羞進也。夫人薦豆者，君羞嗜時，夫人薦此饋食之豆也。又曰

禮記

祭統

五

禮記

祭統

六

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天子諸侯祭禮先有裸尸之事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竟音境。東上近主位也。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禋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

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齋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裸以降神於禮為重歌者在曲名也假於外者禋則假於禋也武宿夜武舞之去音舞則假於干戚也若內志輕而求外物之重雖聖人不夫祭有饌饌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可得也

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饌其是已也

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饌鬼神之餘也惠術也

可以觀政矣牲既殺則薦血祀於鬼神及饌之於勿而尸始食之是尸饌鬼神之餘也祭畢而饌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饌之禮者慎終如始也所以古之君子有言尸之饌

食亦是饌鬼神之餘也此即施惠之法也觀乎饌之禮則可以觀為政之道矣是故尸認君與卿四人饌君起大夫六人饌臣饌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饌賤饌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饌上之餘也凡饌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與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設音縮進讀為饌。起也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此言四簋者備二簋為陽厭之祭故以四簋饌也蓋以盛黍授舉黍則授可知矣自君卿至百官每變而人益衆所以別貴賤象施惠也施惠之禮脩舉於廟中則施惠之政必備及於境內此可以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饌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與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為物以事言也與物以具言也與樂注

之具凡以屬於禮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而致其備焉耳。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

祭統

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筵席也几所為以視也謂祝以事告尸於室中也出于祊者謂明日祭祭出在廟門外之旁也君迎往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是臣為尸而象神則尊之如君父矣若君出門迎尸則疑以君而迎臣故不出者所以別此禮而明君臣之義也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于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

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自獻卿以下至則長者必先飲故云皆以齒疏曰此亦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醑尸故尸飲五也凡祭二獻裸用撝也尸祭奠而不飲則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醑尸此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時以獻啖獻卿之後主婦醑尸醑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以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裸不飲故云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此謂上公九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醑尸之一獻為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醑尸但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醑尸尸飲一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

祭統

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疏曰醑尸之前皆利一獻則上文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擇奠告以受君之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

受尸執爓。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則夫婦之別也。校音效。籩音登。校豆中央直者。執醴執醢齊之人也。此人兼掌。豆。豆之下。謂也。爵形如雀。柄則尾也。釁處謂因其處。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胛。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組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組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殷實貴胛之屬。賤有之薄。周文

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爵行酒之器也。疏曰此旅酬時賜助。在穆列者自為一色。各不相旅。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方氏曰宗廟之中。授事則以爵。至於賜爵則以齒。何也。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行於旅。酬之後。以其主恩。故皆以齒也。司士所謂祭。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矣。夫齒所以序長幼。故曰此之謂。夫祭有異。輝。胞。鬯。思下之道也。唯長幼有序。夫祭有異。輝。胞。鬯。思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

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鬯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未。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言尊者與賤者。思意相接也。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陽義也。嘗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爾命之者也。服勝於陰者也。故為順陽義。草。食之者也。田邑。制於地者也。故為順陰義。嘗之日。發公室。因物之成而用之。以行賞也。故曰示賞。草。刈則墨者。因其枯槁之時。刈之以給農。刈草謂之草。猶承桑謂之桑。賦墨五刑之輕者。左氏言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此言嘗之日。發公室。何也。蓋嘗。雖以春夏為主。而亦未始不用刑。月令。孟夏。斷薄刑。夫小罪。是也。刑。雖以秋多為主。亦未始不行賞。此所言是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

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泄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

祭統

十一

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銘者論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焉。明示後世教也。論說誤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

莊叔孔 達成叔 孔孫祖 文叔孔 孔懼之 父也

矣。非明不能與之使君上其也。非仁莫致利之利已之得次名於下也。故衛孔懼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官于宗周。奔走無射。公衛莊公崩時也。假至也。至廟禘祭也。因祭而賜之銘。蓋德懼之立也。故褒顯其先世也。莊叔懼七世祖孔達也。成公為晉所伐而奔楚。故云隨難于漢陽。後雖交國。又以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于京師。實諸深室。故云即官于宗周也。懼乃崩。顯姊之。崩。顯懼之。舅而懼。則懼。之。臣稱伯。反謂之舅。其放周禮。同姓之臣。稱伯。叔父。其姓。叔。舅。敬。伯。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獻公成公之會。孫名衍。啓開右。助也。齊襄十四年。衛孫文子齊惠子逐衛侯。衛侯奔齊。言莊叔

祭統

十一

餘功。滿於後世。能右助。獻公使之亦得。及國也。成叔。莊叔之孫。孫祖也。其時成叔事獻公。故公命其纂。繼爾祖。舊所服。按左傳。無孔。乃考文。叔。達之事。獻公反國。亦非成叔之功。乃考文。叔。興舊。嘗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嗜欲者。心志之所存。言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國。為嗜欲。文叔孔。困崇尚。而能興起之也。作率。奮起而倡率之。也。慶士。若卿。慶同音。懼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懼之鼎銘也。明吾君成勤之大命。施勤于烝祭之彝。及鼎也。古之君子。論議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

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

其國也

經解第二十六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

秦統

主

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

經解

十四

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禮之於正國也猶術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

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

禮解

無解

五

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

禮解

哀公問

六

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後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會節謂行禮之期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飾飾有成事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嗣者傳續不絕之義器服常存禮不泯絕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和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禮之謂上下言猶明也喪筭五服歲月之數願辨久近之期也即安其居者隨其所處而安之也節儉也醜猶惡也器養器也自奉如此其薄者公曰今之蓋欲不傷財不害民而與民同利也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實實財用也固言取之力

也盡謂竭其所有也與進同乎其衆道也其心也求當欲言不過求以稱其私欲而已不以其所不問其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也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

三禮解

哀公問

七

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

得其辭請少進。寡人固自言其困陋也。請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時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直言或作朝廷物以不振爲恥國以不興爲恥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

三禮解

哀公問

八

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慎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節。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言推過民猶以爲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

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

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

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

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

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物者。實然之理性。分之內。萬物皆備。不公曰。敢

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

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

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

天道也。禮明照于四方。不閉其久。窮則變。變則

法於天下。可公曰。寡人蠢愚。冥頑。子志之心也。

欲孔子以簡切之語。志記於我心。故孔子默然

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

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

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

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仲尼燕居。子貢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

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

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

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

之逆。子曰。給奪慈仁。便給之人。雖類於慈仁。而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

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

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

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

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

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養之禮

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

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

故長幼辨也。以之閭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

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

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

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

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

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替之無相與依俛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

禮記

仲尼

子

樂義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獻敵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闕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遠中矩和樂中采齊塔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

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諱於禮緣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變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變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

禮記

仲尼

子

古之人也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籥簫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復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臭味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

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與。作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

三禮解 卷之九 禮記 卷之九 禮記

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正視且不見。傾聽且不可得。惟其志氣之克塞乎天地也。塞乎天地。即所謂橫於天下也。子夏曰。五至既

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

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

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

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

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

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

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

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

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

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

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

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

孫子。內恕孔悲。言其以仁存心也。援詩孫子。可以發揚。諷歎之。蓋贊美之不已也。子夏

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

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

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

三禮解 卷之九 禮記 卷之九 禮記

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于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坊記第三十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也。使民富不足以驕。

三禮解

孔子問答

五

三禮解

坊記

天

三

貧不至於約。貴不嫌於上。故亂益亡。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節者。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歸。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思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禮。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

禮記

坊記

主

曰寡君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倍
 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
 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借死而號無告子云
 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
 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子云上酌民
 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
 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泄百姓則民之報禮
 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上酌民言謂人后
 家得乎與論之可否如此則政教所加民身蒙
 之如天所降不者矣民不天上之所施則情慢
 之亂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
 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
 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
 考卜惟王度是錙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子云
 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
 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
 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
 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下

禮記

坊記

天

小子無良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
 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
 年其惟不言言乃讎弛猶棄也子云從命不忿微
 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子
 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
 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
 瘠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
 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
 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
 辟不辟忝厥祀車所同衣所同故車可乘衣不
 可衣廣孝謂敬之同於父亦錫
 類也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闔門之
 內戲而不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
 於慈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
 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
 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
 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
 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

三禮解

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宴受其福。詩云既醉以

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祭器

賓客以寓敬也。主人親饋是敬。容也。容祭其饋是敬上也。子云七日戒三日

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

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

三。衆宿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

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平室堂下觀乎上。詩

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尸飲三。主人主婦賓長

實是衆賓飲一也。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少。是示民以上下之等也。子云賓禮每

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

飲於戶內。大飲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

所以示遠也。殷人甲於櫜。周人甲於冢。示民不

備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棺

侯猶有堯而不葬者。棺自外而入。喪自內而出。其進其加皆以漸致禮之

道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

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春秋記晉喪曰

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

弑其父者。升自客階而不敵由於主人之階。受弔於賓位而不敵居於主人之位。所

坊記

无

禮記

坊記

子

以避父之尊。適為子之孝而已。父既往而猶未

忍升其階。居其位焉。故曰教民追孝也。居君之

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推讓之。子云孝以事

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他

唯上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

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

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

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

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

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子云禮之

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

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

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畲。以

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禮之先幣帛謂先行

以致其情也。人有饋遺於已。禮也。已或以他故

或以疾病不能出見其人。則不視其饋。視猶納

禮而當人之禮。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

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

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

士不坐犬。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

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

身。生羊生大殺食而坐其皮也。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

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

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

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蕤麻如之

何。橫從其欲。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

民猶有自獻其身。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

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

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子云。禮非

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

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子云。寡婦之子。不

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

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

猶以色厚於德。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

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

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

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

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子云。昏禮

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

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中庸第三十一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所以必當戒懼者。正以不

蓋莫見莫顯於此。睹不聞之地。誠之不可掩

矣。是以君子慎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

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小人而無忌憚

彼故自以為中庸而實非中庸也。此所以為小人之中庸也。故惟中庸為難。子曰。道

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

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

夫。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皆小人之中庸也。是以道終不行。不明。子曰。舜其大

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遷言隱惡而揚善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子曰人皆曰
 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
 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
 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
 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強子曰南
 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
 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
 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
 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
 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子曰素隱行
 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
 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
 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
 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
 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
 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之人猶有所憾故

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
 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
 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
 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
 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
 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
 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
 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
 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
 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
 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
 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
 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
 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
 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
 失諸正鵠及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

自遷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

三禮解

中庸

卷八

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宜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

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遠賤也燕毛所以存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

三禮解

中庸

卷八

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漸蘆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

可以不脩身思簡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
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
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
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
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
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
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
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
取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

中庸 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

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
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
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
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
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于庶民則百姓勸來百
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
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諂
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

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
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
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
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
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
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
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
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
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

中庸 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

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
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
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
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
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
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

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

主禮解

中庸

五九

九

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蠶蠹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典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

主禮解

中庸

四九

九

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

禮記

中庸

聖

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禮記

中庸

聖

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溥淵泉而時出之溥溥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履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闡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

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泰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子懷明德天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表記第三十二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此篇係子言之者入皆總其大同之略也稱子曰者四十五皆列其小異

三禮解

中庸

卷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長也色足暉也言足信也爾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子曰楊襲之不

心無所檢束而紛紜雜亂至能為錯出外也也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親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禮以交際性來後感此應之而有不容已者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巳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驕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

三禮解

表記

卷

為無失盡備考之道而事不慳與焉亦可子言
 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懣懣。愛人之仁
 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芾。武王
 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
 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子曰。仁之
 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
 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
 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
 知已矣。盡後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前之。故難
 為人。望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於小賢。

恭人維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
 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
 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
 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
 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
 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
 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
 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
 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
 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素
 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
 之色。詩云。維鷄在桑。不濡其翼。彼記之于不稱
 其服。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
 天下。天子親耕。乘盛秬也。以事上帝。故諸侯勤
 以輔事於天子。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庶民之
 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
 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
 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

小心而畏養求以事君。付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也。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宣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

禮解

表記

聖

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為美。謙以尊顯其姓名。盛專也。善行雖多。難以枚舉。但節取其大者。以專其善。故曰節。以宣惠。有過高之行。則不敢率領。惟求以處乎萬厚之道而已。本分上不可加毫末也。后稷教民稼穡。其功烈之在天。豈一人之手一人之足。遵而用之。故曰當以仁聖自居矣。惟欲行過於名也。子言之。君子之故自謂便人。事之人而已。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母。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

行痛快

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命者造化。所以示人者也。幽測。故人畏之。或曰。命謂君之。鬼幽而難。故令故下文言夏道尊命。子曰。夏道尊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敬。慈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嚴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

禮解

表記

天

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敬。蕩而不能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為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敬。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褻。子曰。夏道未濟。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濟。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濟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成周之道。不勝其缺。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子曰。日後世雖有作者。

此後愈有精思能救前

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憚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南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

三禮解

表記

兗

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言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則利祿也。

三禮解

表記

辛

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鴉之責責。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膊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當及其身。是故

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咲晏。晏信誓且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
 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
 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子言之。昔三
 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
 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
 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
 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牲禮
 樂齊盛。是以無咎乎鬼神。無怨乎百姓。子曰。后
 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
 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子曰。大人之
 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
 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
 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棄於

三禮解詁

三禮解詁

縮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
 矣。子曰。好賢如縮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
 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
 國作孚。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
 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民
 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
 以蒞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
 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
 其世也。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
 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
 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
 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
 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
 土之式。豈必盡仁者言。不必朝廷。蓋是仁人而
 天下皆仁矣。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故長
 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

說其上矣。詩曰：有棫德行，四國順之。子曰：王言如綵，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綵，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詒，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子曰：有國家者，章善懲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子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

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疇。呂氏曰：以君之方所不能及而後其君則君難從，以君之智所不能知而後其君則君難聽，從為難，聽為難，難以勞其君而無益，非所以事君也。方氏曰：臣有可儀之行而所重者不在乎辭，則此有所行者無偽行矣。苟有所言者無虛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棄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遷，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遷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母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遷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大臣不見親信，則民不服，從忠不足於君，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太過而然耳。由是遷臣之黨相比以奪大臣之柄，而使之不得治其事，故大臣所以不可不敬者，以其為民所瞻望之儀表也。遷臣所以不可不慎者，以君之好惡係焉。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

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於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允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箚，惟干戈省厥躬。太甲

禮解語 緇衣 四

曰：天作孽，不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所寒，小民亦惟曰怨。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

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小人視君子如仇，雖常有伺于所好，不可以非其心，故曰朋友有鄉。子所惡，不可以及善人，故曰其惡有方。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

禮解語 緇衣 五

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子曰：苟有車，必見其執，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此言有是物，必有行，必有成也。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

也君子展也大成君與曰在昔上帝周田勸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俟婦人吉夫子凶

奔喪第三十四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

三禮解

編衣

木 元子五

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不以夜行避患害也未得行至於家人門左升若奉君命而便事未竟也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絞帶友位拜賓成踊送賓友位此言奔父喪之禮為人子者升階不由阼階今父新死未忍與於生故入自門左升自西階也在家而親死則升階小欲果及括髮此自外而至故即括髮而後未也鄭云已殯者位在下此奔喪在殯後故自西階降而即其堂下東之位也襲經者掩其袒而

加要經也序東者在堂下而當堂上序後之也散麻者亦與於在家之節也此級帶即經之經非象革帶之級帶也經重象革帶之級帶輕友位復先所即之也凡拜賓皆就賓之位而拜之拜竟則友有肩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則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

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皆如初者如先次之拜賓成踊與送賓友位也次倚廬也

在中門外又哭明日之朝也三哭又其明日之朝也皆升堂而括髮且袒如奔喪者非主人則始至時三日三哭之明日也

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

禮解

奔喪

七

身衣

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免音問○非主人其餘或親或疏之屬也故下云齊衰以下入自門之左而不升階但於中庭北面而哭也免麻謂加免于首加經于要也上文言襲經于序東此言免於序東輕重雖殊皆是堂下序後之東用袒與不問位也待之謂待此奔喪者以其非賓賓故不變所哭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婦人奔喪升自東

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壘卽位與主人拾踊
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也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

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
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卽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

拜賓友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不及殯後乃至
則當先哭墓此奔喪者是適子故其衆主人之

北面哭盡哀括髮祖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
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

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
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

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冠平聲送冠而歸相
也冠謂素委貌八門出門皆謂殯宮門也五哭

者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歛爲二哭又
明日象大歛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

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鄭云既期
而至故相者告事畢若未期則猶朝夕

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
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卽位與主人哭成

三禮解

奔喪

二二二

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
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

免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
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

於五哭相者告事畢二袒衍文跪曰齊衰以
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

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經
拜賓成踊者東卽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

賓時已則成踊也又曰經直言免麻于東方卽
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襲則有袒理經若司

容齊衰重得爲之襲也又按上文爲父不及殯
於又哭括髮成踊不言袒今齊衰以下之喪經

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
卽位拜賓友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及

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
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節首言若未得行則成

節次節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

三禮解

奔喪

九

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經者袒而襲襲而加經也。遂除節於某除之也。主人無變於服謂在家者。但著平常吉服也。踊與之哭於墓而不為踊以服除。自齊衰以下所以哀殺也。故云與之哭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齊衰大功小功經之服其奔喪在除。屨即除無括髮等禮。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

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人臣奉君命以出而聞父母之喪則因為位而哭其餘不得為位也。此言非親喪而自齊衰以下亦得為位者必非奉君命以出而為私事未奔者也。此以上言五哭者四前三節言五哭皆止許朝哭故五日乃畢。此所言三日五哭卒者謂初聞喪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拜計夕哭者以私事可以早畢而亟謀奔喪故也。曰主人出送賓者謂既奔喪至家則喪家之主入為之出送賓也。所謂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出送賓也。衆主人兄弟亦謂在喪家者成服拜賓者謂三日五哭卒之明日為成服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也。前兩節五哭後不言拜賓者省文耳。若所為位者之家道遠則成服而後往亦可。蓋外喪練可容集而

奔喪 十 六

哭總麻即位而哭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惟凡為位不奠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凡為位者壹袒。九尤哭也。七七哭也。九哭者九日七哭也。大夫哭諸侯侯其舊君也。不敢拜賓適為主也。在他國為位而出也。與諸侯為兄弟亦謂在異國者壹袒謂為位之日也。明日以所識者弔往不袒矣。若父母之喪則必三袒。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

而踊。凡所識之人死而往弔之時已在葬後矣。必先哭于其家者情難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主人某左西向賓北面而奠。而主人也言皆者必。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于家于墓皆爾也。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此言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也。父沒之後兄弟雖同居各主其喪之喪。喪則各主其喪。然則異宮從可知也。親同長者主之謂父母之喪長子為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長者為主也。不同親者主之謂從。聞遠兄弟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為主也。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此言小功經麻之兄弟死而聞訃在本服月日之外雖不稅而初聞之亦必免袒而成其

奔喪 十一 六

踊者以倫屬之親不可不為之變也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植弓云子也為位婦人降而無服謂姑姊妹在室者無麻也則降在無服也哭之亦為位麻者手服而加總之環經也○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凡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踊曰既云無服又云麻故知帶喪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此言大夫士來弔此奔喪之人也尊卑禮異

問喪第三十五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肝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

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

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

也難音氣斯色買反扱音棟雞斯請為笄纒笄惟留笄纒也徒空也徒跣無履而空也上衽深衣前襟也以號爾復踐為妨故扱之於帶也交手哭謂兩手交以拊心而哭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

也哭踊本有數此言無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也數者又在常節之外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

也哭踊本有數此言無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也數者又在常節之外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

也哭踊本有數此言無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也數者又在常節之外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

也哭踊本有數此言無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也數者又在常節之外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

也哭踊本有數此言無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也數者又在常節之外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

也哭踊本有數此言無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也數者又在常節之外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

也哭踊本有數此言無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也數者又在常節之外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

也哭踊本有數此言無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也數者又在常節之外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

也哭踊本有數此言無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也數者又在常節之外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

也哭踊本有數此言無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也數者又在常節之外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

也哭踊本有數此言無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也數者又在常節之外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

也哭踊本有數此言無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也數者又在常節之外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

也哭踊本有數此言無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也數者又在常節之外婦人不宜袒故祭曾擊

反解尺

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不

也辟踊似爵之跳足不離地也厥其往送也望

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

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

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

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

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愴焉

愴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微

幸復反也成墳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

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

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

實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

死悲哀志慙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

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

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

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

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

禮制也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

禮制也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

禮制也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

禮制也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

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

者不免。僮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鋼

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

哭泣悲哀。擊曾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

無容哀之至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

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

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對氏曰。已冠者為喪樂

去冠。猶嫌於不冠。故加免也。童子初未冠。則雖

為喪亦不免。以其未冠。故不嫌於不冠也。若為

成人之禮也。如童子不杖。以其不能病也。而當

室則杖。童子不總。切不能知。疎遠之哀也。而當

室則總。總者以其當室。而為成人之免。且杖則

亦可為成人之總矣。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

故曰。總者以其免也。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

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

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

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

敢杖矣。尊者有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

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

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

而已矣。急遽則或動父之情。故示以寬取。

服問第三十五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傳去聲。有為

從有從。從故皆以從言。○踰曰。公子諸侯之妻

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服妾于妾

為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為母大功。而妾子之

妻則不論。諸侯存。沒為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

是輕也。而妻為之期。是重也。故云。有從輕而重也

皇君也。此妾既賤。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

今加皇字。明非女君。而此婦。有從重而輕。為妻

尊之與女君同。故云。皇姑也。有從重而輕。為妻

之父母。而服之。乃總麻。是從重而輕也。有從

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公子

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總麻。是從無服而有

服也。雖云。公子外兄弟。而知其非公子。姑之

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為兄弟。服妻皆降

一等。夫為姑之子。總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

為之。有服。故知其為公子外祖父母。從母也。此

等皆小功之麻。凡小功者。謂為兄弟。若從有

再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有從有

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凡公子服於君

之子。不降。雖為公子之妻。猶為父母。期是有服

三禮解

通篇精

絕古今

漢人不

能也上

乘之文

三禮解

服問

主

法皆精

與

母謂出母也

三年之喪既練矣

有期之喪既

葬矣

則帶其故為帶

經期之經服其功衰

謂三

與

法皆精

三禮解

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故易
 帶謂三年喪之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
 應著葛帶此葛帶與三年之葛帶同而細正同而
 以父葛為重故帶其故葛帶也經期之經者謂
 三年之喪練後首經既除故經期之葛經若婦
 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經其故葛經帶期之麻帶
 以婦人不葛帶故也功衰者父喪練後之衰也
 雜記疏云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
 云功衰也**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疏曰三
 衰也後有大功喪亦既葬亦帶其故葛帶而經期之
 葛經也故云亦如之小功無變者言先有大功
 以上喪服今遺小功之喪無變者言先有大功
 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麻之有本者變**
三年之葛疏曰大功以上為帶者麻之本并
 練葛小功以下其經潔麻斷本不得變三年之
 葛也言變三年之葛舉其重者其實期之葛有
 本者亦**既練過麻斷本者亦免經之既免去經**
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斷音短○疏曰新
 以練之喪難不變服得為之加經也於免經之者
 以練無首經於此小功喪有事於免之則經可
 之加小功之經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經麻可
 以經之時必為之加經既經則去之自練麻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
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
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稅吐外反○疏曰
 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特
 易也如當總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經其總小
 功之經所以為後喪總冠者以前喪練冠曾經
 已除故也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之葛帶經

服問

夫

三禮解

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可謂之
 葛也稅謂變易也總與小功麻經既無本不台
 稅變前喪惟大功以上麻**殤長中變三年之葛**
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
卒哭之稅下殤則否疏曰殤長中者謂本服大
 則為之小功婦人為長殤小功中殤則經麻如
 此者得變三年之葛著此殤服之麻終竟此殤
 月數如小功則五月總則三月還反服其三年
 之葛也既服麻不改又變三年之葛不是重此
 麻也以殤服質略自初死服麻以後無卒哭時
 稅麻服葛之禮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之
 殤男子婦人俱為之總麻其情輕不得變三年
 之葛也按上文麻有本者得變三年之葛則齊
 衰下殤雖是小功亦非麻之有本者故衰服小
 記云下殤小功帶潔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
 三禮解
 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
 之葛者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
 小功總麻麻既無**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
本故不得變也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
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諸侯為天子服前
 篇諸侯外宗之婦為君期夫人為天子亦期故
 云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有繼世之道不
 為天子服**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夫人者君
 者適婦也**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之適妻故
 云夫人妻大子適子也其妻為**大夫之適子為**
君夫人大子如士服期大夫曰士為國君斬小君
 ○疏曰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繼世故得**君之**
 為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著服如士服也**君之**
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駟乘從服

服問

七

三禮解

唯君所服也。期非夫人則君服。故羣臣無也。唯君所服者君總則此等人亦總也。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若錫衰以居也。出則以他事而出。非至喪所亦著錫衰。首則皮弁也。當事若大飲及殯弁將葬。若等事則首經弁經。身衣錫衰。若於士則首服皮弁也。大夫相為亦然者。亦如君於卿大夫也。若君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為其妻而往。臨其喪亦服錫衰。但不常著之。以居或以他事出則不服也。錫衰之布以總布而加灰治弁經制如爵弁素為之。加環經其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見如字。稅音脫。見人往見於人也。經重故不可釋。免入公門。雖稅齊衰亦不稅經也。此謂不稅齊衰若杖齊衰及斬。傳曰。舉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問傳第三十七

斬衰何以服其且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且。齊衰貌若臬。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衰之發於容體者也。麻之者以為直。經首有標表之義。斬衰之哭若往而與社麻也。枯黧之色似之。

不反齊衰之哭。右往而反。大功之喪。三曲而原。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衰之發於聲音者也。若一舉聲而三折也。儀餘聲之委曲也。小功總麻。情輕雖哀聲之從容亦可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反樂。此衰之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士與歛焉則食。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既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衰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既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稅經帶。齊衰之喪。居望室。芻蕘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衰之發於居處者也。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芻蕘不納。期而小祥。居望

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

沐杜栢謂舉倚盧之木柱之於相俟稍寬則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

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

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

總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治其紗縷而後縷也

無事其布者及縷成則不洗治其布而所以製

布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

為母踊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

葛為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緇緣要經不除

惟斬衰齊衰大功有受者葬後以冠之布升數

為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為要也謂之成

布者三升以下之布鹿踊之甚若未成然六升

以下則漸精細與吉服之布相近故稱成也去

麻服者葬後男子去要之麻經而繫葛經婦

人夫首之麻經而易之麻經也為帶三重謂男子

也葬後以葛經易要之麻經也為帶三重謂男子

之積而相重則三重也蓋單紉為一重兩股合

為一繩是二重二繩又合為一繩是三重也○

疏曰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要而用練易

其冠又以練為中衣以練為領緣也要經葛經

也練緣見禮弓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

三層文

三層解

開傳

子

子

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小祥男子除

要帶此除先重也居重喪而遺輕喪男子

而大祥素編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縷無所不佩

黑經白緯曰縷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

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鄭氏曰平可

者不可貳○疏曰斬衰受服之時以兩袖而尊

喪男子所輕要者得者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

之帶婦人輕首得者齊衰首經而包斬衰之經

故云輕者包也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經婦人

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恐謂既練遭

大功之喪麻葛重是重麻齊衰之喪既虞卒哭

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此據男子言之以大

帶而首猶服齊衰葛經首有斬衰之葛與齊衰

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

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同則兼

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兼服者服後

也服重者即上章重者特之

也服重者即上章重者特之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

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

三年問第三十八

三年問第三十八

三層解

開傳

子

子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

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直杖居倚廬食粥

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

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二十四月拜

不數為二十五月中月而禫註謂間一月則所

間之月是空一月為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為二

十七月從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

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

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

回焉嗚號焉踟躕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

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

故有血氣之屬者其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

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

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

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備飾之君子與則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馴之過隙然而遂

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

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

三年

三十一

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

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

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

故再期也曰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

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

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入之所以

尊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

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

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

也

深衣第三十九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權衡短毋見

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袷之高下可

以運肘袷之長短及誦之及肘帶下毋厭帶上

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

袷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

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

深衣

三十一

負繩抱方者以直其墜乃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知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損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其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其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投壺第四十

禮記

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在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有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在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在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敢從

中

○中者盛美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或如兔或如馬或如牛或如羊或如犬或如雞或如雁或如魚或如鳥或如獸或如蟲或如魚或如鳥或如獸或如蟲或如魚或如鳥或如獸或如蟲

辟王人作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也曰辟則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

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

視投壺之處所復退反階之位西向揖賓以

就投壺之席也賓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

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

筭度待洛反壺也

筭度待洛反壺也

筭度待洛反壺也

筭度待洛反壺也

筭度待洛反壺也

筭度待洛反壺也

筭度待洛反壺也

筭度待洛反壺也

筭度待洛反壺也

筭度待洛反壺也

筭度待洛反壺也

筭度待洛反壺也

筭度待洛反壺也

筭度待洛反壺也

取筭以為馬表其勝之數也。謂筭為馬者，是
威武之用，投壺及射，亦是習武故云。馬也。一馬
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
專三馬，則為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
偶得二，亦偶得。一既勝於二，故微取劣偶之
一，以足勝偶之二為三。故云一馬從二馬，若頻
得三成，或取彼足為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
以慶，實多馬之人也。此告賓之辭，其告主人亦
此辭也。故曰請。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大
主人亦如之。

師曰諾，問去聲。司射命樂工奏詩，章以為投
詩樂作止，所問既數之節均。左右告矢具，請拾
平如一也。天師樂官之長也。左右告矢具，請拾
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
黨於左。拾其初反。主賓席皆南向，則主居左，
賓居右。司射告主賓以矢具，又請更迭。

而投於是乃投壺也。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
而釋一筭於地。司射東面而立，釋筭則坐也。有
黨於右者，在司射之前稍南，主黨於左者在司
射之前稍北，蓋司射東面則南為右，北為左矣。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
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奇筭告曰：其賢於某者
于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筭上聲，純音全。
曰純，全也。二美合為一全。地上取筭之時，一筭
則別而取之。一笑謂不滿純者，奇筭也。故云一
笑為奇，以奇美告者，奇餘也。左右數鈞等之餘
笑手執之而告曰：其賢於某者，于純，賢謂勝也。
勝者若有幾數，則云若干純，賢謂勝也。純云五
純也。奇則曰奇者，假令九笑，則曰九奇也。鈞則
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命酌曰請行，酌者
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

曰諾，當飲者皆跪奉饌，曰賜。灌勝者跪曰敬。灌
飲去齊養去聲。司射命酌酒者，行酌爵酌者
勝黨之弟子也。既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
酌升酌坐而奠於豐之上。其當飲者，跪取豐上
之酒，手捧之而言賜。灌猶飲也。謂蒙賜之飲
也。服善而為尊敬之辭也。其勝者則跪而言敬
以此賜為奉養也。雖行酌爵，猶為尊敬之辭。以
答賜灌。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
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
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正禮酌酒之爵既行，飲
畢，司射乃告賓主，請為
勝者樹立其馬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
筭之前，投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
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兩勝而
立二馬，其主黨但一勝，立一馬。即舉主之一馬。

益賓之二馬，所以助勝者為樂也。以慶請以此
慶賀多馬也。飲正禮慶爵之後，司射即請徹去
其馬。以投壺禮畢也。禮畢則行無筭爵。鄭氏
曰：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筭。鄭氏
立馬者是司射請酌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
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
多馬者，此還筭多少視其坐筭室中五扶。室上
是司射請辭。

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
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
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
毋去其皮。扶音膚，筭之多，視坐上之人數。每
室中五扶以下。曾令弟子辭曰：毋恤，毋教，毋借
三句說見上章。

浮者酒滿也

立。毋踰言。借立踰言。有常說。薛令弟子辭曰。毋
 撫母歎。毋借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
 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
 黨。弟子賓黨主黨之年。稱者。投壺時立於堂下
 以其或相與狎。故成令魯薛之辭。意同而文
 小異。故記者並列之。惟亦教也。借立。本正所
 也。踰言。遠談他事也。有常。薛謂有常。制罰也。
 也。踰言。亦謂也。一說。謂罰爵之盈。滿而浮。泛
 也。庭長。即司正也。冠士。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
 冠之士也。樂人。國子之能為樂者。非作
 樂之替人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也。鼓。○□
 ○□○□○□○□○□○□○□○□○□○□○□○□
 ○□○□○□○□○□○□○□○□○□○□○□○□○□

三祀解節

投壺

天

六三

鼓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魯鼓○
 ○□○□○□○□○□○□○□○□○□○□○□○□○□
 ○□○□○□○□○□○□○□○□○□○□○□○□○□
 ○□○□○□○□○□○□○□○□○□○□○□○□○□
 ○□○□○□○□○□○□○□○□○□○□○□○□○□

○□○薛鼓○□○□○□○□○□○□○□○□○□○□○□
 ○□○□○□○□○□○□○□○□○□○□○□○□○□
 ○□○□○□○□○□○□○□○□○□○□○□○□○□
 ○□○□○□○□○□○□○□○□○□○□○□○□○□
 ○□○□○□○□○□○□○□○□○□○□○□○□○□
 ○□○□○□○□○□○□○□○□○□○□○□○□○□

儒行第四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

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
 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
 儒服。蓬大也。大袂之衣。大袂禪衣也。章。哀公
 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
 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
 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
 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僇。大則如
 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

三祀解節

儒行

天

六三

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恭
 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
 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
 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
 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
 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
 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
 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
 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

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驚盪攖搏不程勇
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
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
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
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瀦
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
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
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
此者儒有一敵之宮環堵之室蓬門圭窬蓬戶

三禮解詁

儒行

手

薏廉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
不答不敢以諱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
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
弗援下弗推諂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
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
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
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
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
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

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
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
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
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
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
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
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
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
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

三禮解詁

儒行

至

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
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
合志同方管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
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
而退其交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
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
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
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
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

獲於貧賤不充誠於富貴。不恩君玉不累長上。不閱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大學第四十二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備行

至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

而已

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撝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諱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

大學

至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諱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

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
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
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
知本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
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
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
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
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

三禮解

大學

三

十三

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
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故
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
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
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
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
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

家仁一國與仁一家讓一國與讓一人貪戾一
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
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
民從之其所令及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
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
平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
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
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
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

三禮解

大學

三

十三

志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
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
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
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
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
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
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
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

與民同
好惡而
不專其
利乎天
下章其
說理財
其所用
之善人
亦專焉
理財也
故始末
不脫財
用字

嚴嚴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
 辟則為天下侈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
 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
 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
 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
 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
 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
 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
 為寶墨子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墨子
 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
 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
 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遊諸四夷
 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
 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

大學

美 卷三十一

生財教
百姓生
道也百姓
足則君
民皆足
故下云
以財發
身百姓
之財及
則君安
而國家
可保
 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
 必忠信以得之驕吝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
 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
 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
 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
 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
 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
 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
 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
 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
 為利以義為利也
 冠義第四十三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
 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
 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
 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

大學

美 卷三十一

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莫擊於君。遂以擊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敬。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郊特性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其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齊側皆反。緇如追反。冠禮三加。先加緇布冠。是太古齊時之冠。此冠後世不復用而

冠義

冠義

天一三〇八

初冠暫用之。不忘古也。禮既畢則敝棄之可矣。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委貌章甫。皆母追皆。皆冠也。代之名不同。而其形制亦應異。周弁。殷冔。夏收。周之弁。殷之冔。夏之收。各是時王所制。以為三加之冠。三王共皮弁素積。皮弁以白鹿皮為之。以素為積。此為再加之冠。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諸侯大夫之冠。一如士禮行。之。下章所謂無生而貴者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此統緒前章冠義之下。

冠義

冠義

天一三〇九

昏義第四十四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

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離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綬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醢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其牢則不異性合卺則不異爵合卺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風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醢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笄音音反丁亂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醢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奠醢云舅姑饋其

成一獻仍無妨姑萬脯醢此說是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

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郊特牲。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值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附遠附。猶託也。託於遠。嫁之義也。厚別重。

昏義

星三二

具有別之禮也。此以下言昏禮之義。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事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親御。婦也。而授之綏。

是親愛之義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

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餼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器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罕。祖也。尚禮然。謂古明昏禮之明日也。盥饋。盥潔而饋食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昏義

星三二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闕辨矣。不闕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舉也。此謂黨正。則於序門外也。盥。洗揚。舉也。主人將獻。人以水盥手而洗。盥。揚。舉也。拜至者。主人升堂。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也。拜洗者。主人拜至。於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之洗。

也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既也賓飲酒既拜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其事賓也共音恭鄉人謂鄉大夫也上謂州房戶之間賓主共之者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酒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酌主人故云賓主共之也北而設尊亦在左是在酒尊之西也共之者供於賓也榮尾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翼必在東者示主人以此自潔而事賓也從冠表以來皆記者禮出儀禮經文於上而陳其義於下以釋之他皆倣此賓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介以輔賓僕以輔主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

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謂禮義所在通貫而顯明也浩齋曰天下之禮義無所不通而器數皆有合於自然者聖之謂也無所不通無所不祭薦祭酒敬禮也噲肺皆敬禮之所由制也祭薦祭酒敬禮也噲肺皆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食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啐取內反祭薦者主人獻賓賓獻主人祭酒也此是賓敬重主人之禮也賓既祭酒之後與取俎上之肺噲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啐謂飲主人酒而入口所以成主人之禮也末席西頭也按儀禮祭薦祭酒噲肺皆在席之中惟啐酒在席末又噲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敬主人之物故祭薦祭酒噲肺皆在席中啐酒入於已故在席末於席上者是貴禮於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啐禮始入口猶在席末卒解則盡爵故遠在階上云卒解者論其將欲卒解之事故實則論其盡酒之體酒為觴中之實今致此實也所以爭者無禮而志於財也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

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坐者坐于堂上。立者立于堂下。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揀矣。主酌賓為獻。賓答主也。三賓則備之。至於介則省。謂焉至於衆賓則又省。酢矣。升受坐祭立飲者其升而受爵者惟祭酒得坐飲。酒則立也。蓋飲酒所以養老。以其卑不敢坐而當其養故也。此所以殺於三賓。工人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工人而升。四牲皇皇者。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酌以獻。工焉。吹笙者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亦酌以獻之也。間者代也。笙與歌皆異。則堂上與堂下更

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為一終。次則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為二終。又其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為三終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鶴鳴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芣。合之。此皆竟工以樂備告祭。正樂正告于賓而遂出。蓋樂正自此不復升堂矣。故云遂出也。一人者主人之吏也。此人舉觶之後。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為司正。恐旅酬時有懈惰失節。不以董正之也。如此則雖和樂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泔齋曰。前言介之無酬。衆賓之無酢者。蓋未歌之時也。此言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者既歌之後。行旅酬之時也。沃洗者。游濯之人也。雖至賤旅酬之際。猶以齒焉。則貴者可知矣。自貴及賤。無不序齒。此降說。獲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此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獲。至此徹俎之後。乃說獲升坐而生燕也。備舉也。備爵無數。無算爵是也。節文終遂者。終竟也。遂猶申也。言雖禮畢。主人猶拜以送賓。節文之禮終申。遂而無所缺。則知其安於燕。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違。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

以象地。設介僕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烹狗以養賓。陽氣以養萬物。故祖而法之。烹于東方。馬海水之委也。天地之間。海居于東。東則左也。故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有左海之義焉。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之爲言。蠶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之爲言。中也。中者

三禮解

禮記

卷五

禮記

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備藏也。藏者。養也。物生動之貌。假大也。華歛也。之貌。察猶察察。嚴肅之意。擊之以時。察言擊歛之貌。秋時嚴肅之氣也。物之藏必自外而入。內故曰中者藏也。天子南面而立。則左東右西南。前北後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之爲言。蠶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其位賓主不相對。坐介僕於其間。以義其賓。欲明其尊賢。呂氏曰。天子南面而立。而坐賓亦南鄉者。尊賓之至也。介問也。坐賓主之

問所以問之也。方氏曰。飲食之養。則主人之所造也。而有產萬物之象。所以居東。

射義第四十六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諸之射。大射也。卿大夫士之射。鄉射也。蓋燕與鄉飲。因燕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

三禮解

射義

卷五

禮記

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芣香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節者。以爲發矢之節度也。一節。周禮。射人云。騶虞九節。狸首七節。采芣。采芣。皆五節。狸首之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采芣。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也。七

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

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講

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古者諸侯之

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餒。三不適謂之誅。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

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樂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

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會者。侯

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四正謂舉正。以庶有。庶君。庶卿。庶大夫。凡四也。具皆也。此四

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

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講

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古者諸侯之

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餒。三不適謂之誅。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

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樂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

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會者。侯

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四正謂舉正。以庶有。庶君。庶卿。庶大夫。凡四也。具皆也。此四

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

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講

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古者諸侯之

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餒。三不適謂之誅。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

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樂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

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會者。侯

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四正謂舉正。以庶有。庶君。庶卿。庶大夫。凡四也。具皆也。此四

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

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講

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古者諸侯之

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餒。三不適謂之誅。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

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樂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

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會者。侯

獻諸事然後射以燕以射言先行燕禮而後射也。則燕則樂者燕安也。言君臣上下以射而習禮樂則安樂。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而有名塔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肯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延。進也。晉樂選賢而進其來人有死而無子者。則宗族既為之。又使公罔之喪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喪揚解而語。曰。勿壯孝弟者。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

曰。好學不能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射之為言者。釋也。或曰。舍也。釋者各釋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讎。為人子者。以為子讎。為人君者。以為君讎。為人臣者。以為臣讎。故射者各射已之讎。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人臣所以先盡職事而後敢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母食之時也故曰飯食之謂也飯食食于也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已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及求諸已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

三禮解

射義

五

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何以聽何以射謂射者何以能不干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射之容與樂之音節相應乎言其難而美之也循聲而發謂射者循循樂聲而發矢也中則免於罰故云求中以辭爵也酒所以養老病今求免於爵者以已非也養病者不敢當其養禮耳此該道也

燕義第四十七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投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卒取內死卒子忽反諸子職也下大夫二人掌其戒令以下皆周禮文卒讀為係副貳也此官專主諸侯以下衆庶

三禮解

燕義

五

之子謂仲父之事司馬弗征者以其統屬於天子故司馬不得而征役之也凡國之政事非上文所言大事也游卒俸之未仕者也此既小率乃民庶所為不使國子之未仕者為之蓋彼衆多故總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俸是副貳於父之言燕禮有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俸階之上又育則後廟於作階上故此篇因陳庶子官之義也諸侯燕禮之義君立作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句定位也君席作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爾與通同南鄉而進句絕少進指前也定位者定諸臣之位也通讀為辭自此以下皆記者舉儀禮正文而釋其

此段亦佳

主禮者

燕義

卷之二十一

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獻主代主人舉爵獻賓也。宰夫主膳，食君後以之為賓，則疑於尊卑無辨且嫌於信上也。大夫位卑雖暫尊之為賓，無所嫌疑也。既曰為疑而又曰明嫌者，蓋疑未至於嫌，特明嫌之義而已。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各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量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

君抗禮也。今君舉解於西階之上，以酬賓可也。蓋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為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今舉解以酬賓，賓西階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莫解各再拜，公卒解，賓下拜，公谷再拜，略去勢分極其謙卑，所以通君臣之情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皆是南面東上而進，相次此所謂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在東上，士在西，是大夫次小卿也。士受獻于西階之上，還立于階下，西面北上，庶子受獻于階下。

燕義 卷之二十一

上亦退立於階下，庶子次於士，是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獻者，主人酌以獻也。公取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此所謂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者亦主人獻之也。公又行一爵，亦賸者之爵也。若卿若賓，惟公所酬，亦以旅于西階之上，禮亦如初，此亦是君舉旅而言，卿舉者蓋君為卿舉耳。下言大夫舉旅，士舉旅，其義同而後獻，大夫亦主人之獻也。公又舉其解以賜，是為大夫舉旅也。主人獻士公復賜之，是為士舉旅也。公舉旅之禮止於士，不及庶子矣。而后獻，庶子者，主人獻之於階之上也。牲，狗也。

聘義第四十八 儀禮所載邦國交聘之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此言論出介數，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

敢質敬之至也。細繼也。其位相承繼也。質正也。於所尊者不敢正自相當。故以介制命敬之至也。賓在大門外西北面。介自南向北。為序主君在內迎。橫者出大門自北向南。序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既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

侵陵。用東。自北面拜。既亦主君之拜也。其拜於階上。拜君命之辱者。釋北面拜。既之也。卿為上。大夫為承。士為紹。士為親。禮賓也。

賓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餼。呼既反。卿主國之餼。實以禮賓。是君親禮賓也。私面。謂私以已禮物。面見主國之卿大夫也。牲殺者。口饗生者。曰餼。致饗餼者。聘。餼皆畢。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饗餼。之禮於賓也。還圭璋者。賓來時。執以為信。主君既受之矣。今將去。君使卿送。至賓館。以還之也。還圭璋。加以賄贈之禮。經云。賄用束。統饗禮。食一食。再饗。然無常數。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屬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屬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

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天子制此禮而使諸侯行禮。故使者之誤。主君不親饗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屬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禮畢則還其圭璋。禮之器。故重之而不放。受也。璧與帶皆財也。財在所輕。故受而不還。故曰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

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餼。出既行也。入始至也。饋謂其未與去。皆三饋之積。故云出入三饋也。餼客於舍。謂致饗餼於實之館舍也。三牲。備為一牢。五牢之具。陳於內。謂館一牢。在賓館西階。厭二牢。在賓館東階。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也。禾。索實并刈者也。米。車設於門。東禾。車設於門。西倍禾。倍其數也。禮註云。薪從米。芻從禾。陳云。薪以炊。糞故從米。芻以食馬。故從禾。此四物皆在門外。乘禽。乘行。羣介之禽。鷹鷂之屬也。羣客云。凡禮賓客。國新設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故曰古之川財者。不能均如此。言不能皆如此。豐厚也。然而於聘禮。則財如此之厚者。是欲極盡之於禮也。川財。財雖厚

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餼。出既行也。入始至也。饋謂其未與去。皆三饋之積。故云出入三饋也。餼客於舍。謂致饗餼於實之館舍也。三牲。備為一牢。五牢之具。陳於內。謂館一牢。在賓館西階。厭二牢。在賓館東階。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也。禾。索實并刈者也。米。車設於門。東禾。車設於門。西倍禾。倍其數也。禮註云。薪從米。芻從禾。陳云。薪以炊。糞故從米。芻以食馬。故從禾。此四物皆在門外。乘禽。乘行。羣介之禽。鷹鷂之屬也。羣客云。凡禮賓客。國新設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故曰古之川財者。不能均如此。言不能皆如此。豐厚也。然而於聘禮。則財如此之厚者。是欲極盡之於禮也。川財。財雖厚

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餼。出既行也。入始至也。饋謂其未與去。皆三饋之積。故云出入三饋也。餼客於舍。謂致饗餼於實之館舍也。三牲。備為一牢。五牢之具。陳於內。謂館一牢。在賓館西階。厭二牢。在賓館東階。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也。禾。索實并刈者也。米。車設於門。東禾。車設於門。西倍禾。倍其數也。禮註云。薪從米。芻從禾。陳云。薪以炊。糞故從米。芻以食馬。故從禾。此四物皆在門外。乘禽。乘行。羣介之禽。鷹鷂之屬也。羣客云。凡禮賓客。國新設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故曰古之川財者。不能均如此。言不能皆如此。豐厚也。然而於聘禮。則財如此之厚者。是欲極盡之於禮也。川財。財雖厚

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餼。出既行也。入始至也。饋謂其未與去。皆三饋之積。故云出入三饋也。餼客於舍。謂致饗餼於實之館舍也。三牲。備為一牢。五牢之具。陳於內。謂館一牢。在賓館西階。厭二牢。在賓館東階。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也。禾。索實并刈者也。米。車設於門。東禾。車設於門。西倍禾。倍其數也。禮註云。薪從米。芻從禾。陳云。薪以炊。糞故從米。芻以食馬。故從禾。此四物皆在門外。乘禽。乘行。羣介之禽。鷹鷂之屬也。羣客云。凡禮賓客。國新設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故曰古之川財者。不能均如此。言不能皆如此。豐厚也。然而於聘禮。則財如此之厚者。是欲極盡之於禮也。川財。財雖厚

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餼。出既行也。入始至也。饋謂其未與去。皆三饋之積。故云出入三饋也。餼客於舍。謂致饗餼於實之館舍也。三牲。備為一牢。五牢之具。陳於內。謂館一牢。在賓館西階。厭二牢。在賓館東階。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也。禾。索實并刈者也。米。車設於門。東禾。車設於門。西倍禾。倍其數也。禮註云。薪從米。芻從禾。陳云。薪以炊。糞故從米。芻以食馬。故從禾。此四物皆在門外。乘禽。乘行。羣介之禽。鷹鷂之屬也。羣客云。凡禮賓客。國新設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故曰古之川財者。不能均如此。言不能皆如此。豐厚也。然而於聘禮。則財如此之厚者。是欲極盡之於禮也。川財。財雖厚

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餼。出既行也。入始至也。饋謂其未與去。皆三饋之積。故云出入三饋也。餼客於舍。謂致饗餼於實之館舍也。三牲。備為一牢。五牢之具。陳於內。謂館一牢。在賓館西階。厭二牢。在賓館東階。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也。禾。索實并刈者也。米。車設於門。東禾。車設於門。西倍禾。倍其數也。禮註云。薪從米。芻從禾。陳云。薪以炊。糞故從米。芻以食馬。故從禾。此四物皆在門外。乘禽。乘行。羣介之禽。鷹鷂之屬也。羣客云。凡禮賓客。國新設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故曰古之川財者。不能均如此。言不能皆如此。豐厚也。然而於聘禮。則財如此之厚者。是欲極盡之於禮也。川財。財雖厚

五禮而止不敢加美以沒禮故內不相聘射之
以外不相侵皆為有禮以制之故也
聘射之
禮至大禮也
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
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
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
也
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
肉乾人飢而不敢食
也
日其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
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解
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
之謂勇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
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
所貴於有行者
其行禮也
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
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夫
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能用
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禮
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
勇敢強有力
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
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
如此則民服
治而國安也
節文之多推聘射之位
于貴問於
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
為王之

寡而礪之多與
孔子曰非為礪之多故賤之也
玉之寡故貴之也
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
潤而澤仁也
縝密以果知也
廉而不剌義也
垂
之如隊禮也
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訕然樂
也
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
孚尹旁達信也
氣
如白虹天也
精神見于山川地也
圭璋特達德
也
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
玉故君子貴之也
四聘禮用玉故論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以其記喪服之制
取於仁義禮智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
謂之禮譬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
夫禮言
凶異道不得相干
取之陰陽也
喪有四制變而
從宜取之四時也
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
情也
恩者仁也
理者義也
節者禮也
權者知也
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
斬衰三年
以恩制者也
門內之治恩務義門外
之治義斷恩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其
尊義之大者也
故為君亦斬衰三年
以義制者

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減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于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整僂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喪服傳云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擔假也其為主假之以杖或曰輔病者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皆杖為輔病故也始死三日不忌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

李元九七

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廢素而更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善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履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禮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以婦皆可得而察焉

李元九七

春秋三傳

左傳隱公

公名息姑，惠公之子，自伯禽始受封，傳世二十三年而至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三月公及邾儀

父盟于蔑，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秋七月天王

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于

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元年春王周正月言周以別夏殷。不書即位攝也，惠

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繼室者，元妃死而繼之，非次妃也。次妃者，妾也。宋曰繼室以聲子，生隱公，明隱之當立也。

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

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

隱公立而奉之。是以立為天子，神國人奉之。三月公及邾

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

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

之盟，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

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

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他邑

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姜氏請京

之害也，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

百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

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

制嚴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姜氏請京之害也，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百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

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

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

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

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

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

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

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

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

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

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

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

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

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

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

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

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

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

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

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

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當雉之方，五里，徑三百有二十五步。

下休於罪 叛大叔段段入于郕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
殺之 叔出奔共魯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
殺之 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諱之
左氏傳大 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明鄭伯志在於殺
難言 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
其奔 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類考叔為穎谷封人聞
之 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
小人 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
以遺之 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類考叔曰
三 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
患焉 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
今延 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
道 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
子 子如初君子曰類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
莊公 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秋七月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
且子氏 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
諸侯 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

子已死 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尸木葬 則祿麻除豫凶事 非禮也故曰豫凶事 八
無哭位 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有莖不為災亦
不書 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
也 也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桓
為大子 亦不書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公孫滑
亦不書 之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執師
伐衛 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
非公命 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十二
月祭 與小斂故不書曰
二年春 師入極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裂
縶來 縶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紀子帛莒子盟

干密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桓未為君仲桓未為君仲

鄭人伐衛

二年春公會戎于濬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

公辭首子娶于向向姜不安晉而歸夏晉人

入向以姜氏還司空無駭入極費冷父勝之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九月紀裂繻

來逆女卿為君逆也冬紀子帛首子盟于密

魯故也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惟正月之月君

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秋武氏子來求購子王喪在囿新王未得行其

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末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

二月齊侯鄭伯盟于平門祭未葬宋穆公則葬

公者會葬者在外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

之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

寢不祔于姑故不曰寢不祔夫人故不言葬

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正夫人也鄭武公葬

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子微公虢公仲

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

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肆

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

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實無益

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

苟有明信澗澗沼沚之毛蘋蘩蕪藻之菜筐

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

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

又焉用質風有朱蘩柔蘋雅有行葦河醜昭

忠信也武氏子來求購王未葬也宋穆公疾

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

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

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

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

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質

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

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

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商頌及不必傳于孫家其後也。故稱稱商頌。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償于濟。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姬，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媽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矜之忍反重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夫順效逆，所以速禍也。

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哉。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魯地，在杞之東。十二年，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壽事，距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信十四年，又遷歸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奔。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聲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諸外則皆去族，稱名於記事之體。他國可言其以，而巳因之，亦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為異也。魯人。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善其得免，故不書入於衛。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害謂宋公子馮。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

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
從衆仲羽之之言。羽

左傳隱公

九 四下

父請以師會之。羽父公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觀爲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碚使告于陳曰：『衛國禍也。』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暴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請衛人自蒞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碚使

羽父公將見于不能制

左氏曰衆

其宰獮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碚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也。邾人鄭人伐宋。螽，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伋卒。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宋人伐鄭圍長葛。

左傳隱公

十 四下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衆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獮殺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

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

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

川澤之實，器用之資，草萊之藁，官司之守，非

君所及也。小臣有職。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解以

略之不知西則否矣。遂往陳魚而觀之。陳

張也。公大設捕。倍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

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故曰遠地。曲沃莊

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

侯奔隨。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四月。鄭人

侵衛牧邑，以報東門之役。東門，衛人以

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長鄭三軍

而不虞。鄭人卑將也。二名虎。六月，鄭二

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元也。君子曰：

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

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衛之亂也，鄭人侵衛。

故衛師入鄭。九月，若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

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

四，士二，夫舞。所以即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

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公

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

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

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東門，衛

來告命。書命。公問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

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

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

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冬十二月辛巳，癸傳伯卒。公曰：叔父有微於

寡人，魚不聽。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壽。宋人

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和而不夏五月辛酉，公會

齊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不克而還

而取之，言易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鄭因從而來。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

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納諸郟。晉人謂之郟

此明陳亂之苗

此段外陳侯陳不穆隨在氏文有餘而詳有及案如此

主春

侯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五月庚申鄭伯侵

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

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

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

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

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

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

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耨去草

焉及夷蕞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

信矣秋宋人取長葛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

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雖非王命而公共以稱命已固不足旁請

鄰國故曰禮也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

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

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餒既王也其器反況不禮

焉鄭不來矣為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滕侯卒夏城中丘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

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段外陳侯陳不穆隨在氏文有餘而詳有及案如此

此段外陳侯陳不穆隨在氏文有餘而詳有及案如此

主春

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

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皆終稱嗣也以

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春

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秋宋及鄭平

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公距宋邾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復與宋盟故而受與

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

聘遵戎伐之于楚丘以歸陳及鄭平十二月

陳五父如鄭泣盟壬申及鄭伯盟讎如志洩

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泣

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鄭公子

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忽為質于周故有寵于王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來歸

枋庚寅我入枋夏六月巳亥蔡侯考父卒其父

同盟則亦以名赴其于亦所以繼好也蔡

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辛亥

宿男卒晉荀偃齊河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各

明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八

日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癸亥，十有二月，無駭卒。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均與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齊命衛侯許之，故遇于大丘。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

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各從本國所近之宜。

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周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

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

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無駭卒。羽父請誼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

先自伯見而後公命之，亦大也。鄭伯之命也。
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
鄭伯之命也。
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各從本國所近之宜。
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各從本國所近之宜。

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無駭公子，展之孫。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挾卒。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夏，城郎。書不時也。宋

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邾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結東使秋。

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

此亦公也。從非乃齊兵也。安也。從非乃齊兵也。安也。

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
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各從本國所近之宜。
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各從本國所近之宜。
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各從本國所近之宜。

齊師者
別後者
伏兵包圍
攻師在內
故曰包圍
師出者

聃逐之衷我師前後擊之盡殲為三部伏兵

無剛者先犯我而速奔以遇二倍兵至後復
兵起我遂走祝融反逐之戊前後及中三處
受敵故曰我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

我師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饗師

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

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冬十月壬午齊人鄭

人入郕

主齊

不在齊侯公

主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

盟于鄆為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

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

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于我

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

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下之事上

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者領其

諸侯相引逆之以蔡人衛人鄭人不貪王命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郕猶在郊宋人衛人入

左氏曰奉
王命討不
庭取師
以討不
庭於王而
歸於魯平
丘以美定
其款矣

鄭師奇兵
乘虛入鄭
蔡人從之
戴從宋備
八月壬

鄭乘虛入鄭蔡人從之戴從宋備八月壬

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師之師

伯合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

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冬

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夏公會鄭伯于時

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

月壬辰公薨

主齊

不在齊侯公

大

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

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

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寡有

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

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賜寡人則願以

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夏公會鄭伯

于郕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

於大宮公孫閱與賴考叔爭車賴考叔挾輿

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滕侯受命
以請後而
以之齊見
以之齊見
以之齊見
以之齊見

前齊許
後伐許

傳

許之
之既而
之既而
之既而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賴
 考叔取鄭伯之旗螯弧以先登子都目下射
 之顛瑕叔盈又以螯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
 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
 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
 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
 鄭人節伯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
 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違于許君而假手
 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

左傳卷六

九 四一三

李行簡曰
許莊公與
石穀鄭莊
志登之久
未特以三
國其伐齊
於利故
外假存許
之義內結
許人之心
而又使公
孫獲以餘
饋許叔則
許國之
內臣未未
與非公與
許叔則
許叔則
許叔則
許叔則

使公孫獲與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
 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
 而既卑矣周之子孫自失其序夫詐大岳之
 胤也大岳神農之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
 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
 國家定社稷厚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
 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方而行之相
 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
 殺行出大雞以詛射賴考叔者君子謂鄭莊
 公天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
 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王
 取鄆劉蕪芑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
 田渾原緜樊臨邛橫茅向盟州陘十二懷君子
 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怨而行之德之則也
 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
 亦宜乎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
 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
 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

左傳卷六

十 四一四

蘇氏曰使
鄭伯以
其少與也
其少與也
其少與也

三傳
其少與也
其少與也
其少與也

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公十月
 月鄭伯以號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
 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
 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
 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羽父請殺桓公
 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
 使營菴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
 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
 止焉內諱獲故言止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
 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
 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為氏壬辰羽父使賊
 弑公子為氏立桓公而討為氏有死者欲以
 之罪加為氏而復不能正不書葬不成喪也
 法與之傳言進退無據秋君
 左傳桓公名執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毋仲子
 史記亦名允諡法辟上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
 伯以壁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秋大水冬十月
 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

以壁假許
鄭伯以壁
假許田

三傳

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壁假許田
 周公祊故也取祊田犯三不宜以動故為其
 實不書祊稱壁假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
 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秋大水凡平原出
 水為大水冬鄭伯拜盟鄭伯若自來則經不
 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孔
 夫孔父勝于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
 二嘉孔子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
 夫孔父勝于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
 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
 大廟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九月
 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
 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
 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
 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
 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
 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

左傳桓公

詞氣辭雅
理亦正大
直而不怒
猶有盛周
遺風

主傳

哀伯父子
若名也實
而朝其不
廢也

殤公召莊公子而而立之以親鄭以部

賂公齊陳鄭皆自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

部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滅哀伯

諫曰信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

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黍食不鑿昭其儉

也衮冕黻珽珽玉也帶裳幅舄舄多取紘紃

冠飾昭其度也藻率率律鞞鞞布孔鞶厲游纒

飾馬飾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

左傳禮公

重一三

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

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

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

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宣其賂器

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部

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比鼎非周鼎也也

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

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

主傳

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志諷之

以德信伯諫隱觀魚其秋七月杞侯來朝不

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

楚也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公及戎盟于唐脩

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

宗廟及行飲至會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

來稱地讓事也特相會公與一會也會必

成故但書地有主二人獨命則莫肯為主自參以上則稱地來稱會成

事也成會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

左傳桓公

西一三

生天子命之曰仇條晉地大夫文侯也其弟

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西河界

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

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

之命也今君命大夫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

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

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

國家之立也本末小是以能固故天下

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上行
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
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說觀今晉甸侯也而建
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諸侯而在惠之三十
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昭侯文晉
人立孝侯昭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
翼弑孝侯莊伯桓叔子翼人立其弟鄂侯鄂
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部啓曲
沃伐翼

三傳

左傳桓公

三書 方十三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濰夏齊侯衛侯會命
于蒲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
食之既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
讎公會齊侯于讎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
其弟年來聘有年

齊侯使
其弟年來
聘有年

齊侯使
其弟年來
聘有年

狄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
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
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
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
仲年來聘致夫人也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
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三傳

左傳桓公

三書 方十三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夏周宰渠
伯糾來聘父在故名秋秦師伐芮敗焉小之
也冬主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
如紀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葬陳桓公城祝丘
林祭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冬魯公如曹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再赴也左
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
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夏齊侯鄭伯朝于

齊侯使
其弟年來
聘有年

序此至此
左氏又復
而樂道之
如陳國然
乃知世之
治亂與更
臣為停站
吁可畏哉

三傳

目王亦能
軍見王之
機請曰鄭
伯使祭足
勞王見鄭
之驕慢

紀欲以襲之。絕人知之。王奪鄭伯政。鄭伯不
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
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
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
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
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
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
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
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法車

左傳相公

毛一五五

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
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谷角難陳
法。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旂為之益
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建
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硬敵。蔡衛陳皆奔。
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
中肩，王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毅祝聃請從
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
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
且問左右，仍叔之子弱也。秋，大雩。晝，不時也。
凡祀，啓蟄而郊。啓蟄夏正建寅龍見而雩。建巳

三傳

之月，蒼龍宿之。
體昏見東方。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
閉蟄而烝。建亥之月，萬物皆成。烝，祭宗廟。過則書。淳于公

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公

六年春正月，寔來。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
月壬午，大閱。蔡人殺陳佗。九月丁卯，子同生。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楚武王侵隨，使蓬章
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闕

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

左傳相公

毛一五五

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
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
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後
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闕
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君而納
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
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
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慮於
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

妙妙妙
長短類篇
變化入神

主傳

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許稱功德以欺鬼神。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見神之行情依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君子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備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癘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善也。嘉善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嘉善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

所謂馨香，無諛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牲，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欲滅紀。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二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咸會，齊人饋之。

辭皆天機
此一大機

辭皆君子
也。世則
不可捨則
不可捨則
不足附守
有餘

主傳

饋使魯為其班。後鄭忽以其有功也，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以為辭。秋，大閱簡車馬也。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天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下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

魯以大國不能全紀昏姻何族

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

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謂

同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

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夏穀伯綏來朝鄒侯

吾誰來朝

七年春穀伯鄒侯來朝名賤之也夏穀伯綏

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隱中平秋王以與鄭故求成

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鄭

左傳

不在傳中

三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曲沃伯武公也小子侯侯侯子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天王使家父來聘五月

丁丑烝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祭公來遂逆王后

于紀

八年春後上文滅翼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

雖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

隨不會使遂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

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息

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

以後春秋

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若必左

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救我

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

把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

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

天去其疾矣謂少師見隨未可克也乃盟而

還冬王命虢仲立晉襄侯之弟緡于晉祭公

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於諸侯禮月姓諸侯為之妻祭公

魯故曰禮

左傳

不在傳中

三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夏四月秋七月冬曹

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

王后書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韓服鄧

南鄧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

子使遂章讓於鄧鄧人弗受言非鄧人所攻夏楚使

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聯甥帥師救

鄧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

北走也

楚師伐之
師攻之楚
師攻之楚
師攻之楚

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
鄧師大敗。鄧人宵潰。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
賈氏伐曲沃。冬，曹太子來朝。翼之以上卿禮
也。享曹太子。初，獻樂。秦而歎於父。三曹弑子
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
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冬十有三月，丙
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年春，曹桓公卒，虢仲諳其大夫詹父於王。

主傳

不在傳桓公

三十一

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秋，秦
人納芮伯萬于芮。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
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
罪。吾焉用此，其以買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
劔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
虞公出奔共池。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
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
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
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

不稱侵伐而以戰為文，明魯直請侯曲故。先
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後而退，無敗績。先
書齊衛王爵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
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宋會宋
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
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楚屈瑕將盟
武軫。武軫，二鄭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黎

主傳

不在傳桓公

三十一

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鄭人軍其郊，必不
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春秋於
郊，鄆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春，次於
於鄭。鄭有虞心，而恃其城。特近，莫有阻志。若
欺鄭師，四邑必難。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
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魯之
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上之對
曰：卜以決疑，不疑何上。」遂敗鄭師於蒲騷。卒
盟而還。武軫，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

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于無大

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于突于熈于儀弗

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

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

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

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祭仲之

會非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

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

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

三傳

左傳桓公

五

五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

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

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

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

于宋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首也公欲平宋鄭

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句瀆之丘即瀆

公故多責賂於鄭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

鄭人不堪故不平

虛矣又會于龜宋公辭子故與鄭伯盟于武

父會而卒辭不與鄭平遂帥師而伐宋戮

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

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詩小雅言無

盟則情離情離則誠結故云長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

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也者以

誘之扞衛也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明日

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

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大敗之為城下

三傳

左傳桓公

五

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

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數之羅羅姓國在宜

從南郡枝江縣伯嘉大夫謀何也延備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

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三

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

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

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楚子辭焉不解其

故以益師諷諫

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無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在十一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

三傳

大在齊桓公

三

之莫敖。莫敖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鄭人來請修好。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雷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饋。禮也。夏。鄭子人

以是勝之
之棧也

來尋盟。且修曹之會。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書不害也。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夾渠門入。及大達。渠門鄭城門。伐東郊。遠道方九軌。取牛首。以大官之棧歸為盧門之棧。大官鄭城門。

三傳

大在齊桓公

三

十有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責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堵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于於郊。吾感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注池也。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公載以出。曰：謀及婦

入于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責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堵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于於郊。吾感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其尸以示戮也。公載以出。曰：謀及婦

地公曠而
蔡孫不能
禮如幸位
以故內外
無援

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冬，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十七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冬，城向。書

三傳

左傳桓公

无元二九

時也。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夷姜宣公之庶母也

上注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

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左右屬之子夷姜

終，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討齊，使盜待

諸宰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弄父之

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飯以

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

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

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

牟。黔牟惠公奔齊。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王黃、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夏三月丙午，及

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

季自陳歸于蔡，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衛人伐

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及邾

儀父盟于越，尋蔑之盟也。夏及齊師戰于奚，

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

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如董所備焉。

事至而戰，又何謁焉？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

于陳。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

解歸以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伐

邾，宋志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

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日御

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官，天子掌曆者，不在

言居卿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初，鄭伯將

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

三傳

左傳桓公

早二七

復其也惟
惡長惡不
後謂

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子
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
復惡已甚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
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
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
公。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歸，繡曰：
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以

三傳
左傳桓公

聖
三

昭公有大
功於齊
是齊公
追而報之
也

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
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季公使公子彭生
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
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及，無所歸
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秋
齊侯師于首止，子豐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
戌，齊人殺子豐而輟。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
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
曰：祭仲以知音免，仲曰：信也。周公欲弑莊王

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
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崩，諸
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匹嫡，兩攻耦國，亂之本
也。周公弗從，故及。

三傳

左傳桓公

聖
三

左傳莊公 在位三十二年

各同桓公
子毋文姜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夏單伯送王

姬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尊卑不敵秋築王姬之館

于外公在諒闕慮齊侯當親迎不恐伊以禮冬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於外

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

姬歸于齊齊師遷紀邢鄆部齊欲滅之故往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三月夫人孫

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秋築王姬之

館于外為外禮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

於餘丘秋七月齊王姬卒冬十有二月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禚乙酉宋公馮卒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夏四月葬宋莊

公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郟入于齊久公次于

滑

三年春朔會齊師伐衛疾之也夏五月葬桓

王緩也秋紀季以郟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

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三月

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夫

其國大夫者不反之辭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秋七

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于焉以伐

隨陳也荆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楊雄隨方言子者戰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戰為

將齊人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蕩動也鄧曼

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

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

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楸

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溇營軍

臨隨隨人懼行成時秘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溇水在義陽梁溇也

隨人不意其至莫敖以王命人盟隨侯且請

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紀侯不能

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夫其國連齊難也

謂為齊子
漢水之曲
而歸示隨
不殺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邾犁來
來朝久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五年秋邾犁來來朝名未王命也冬伐衛納

惠公也惠公朔也桓十
六年出奔齊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
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螽冬齊人來歸衛俘

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

周放等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

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

不齊莊公

三一

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

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齊

人來歸衛賈文姜請之也楚文王伐申遇鄧

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聃甥養甥

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

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

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

從三臣柝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

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桓文衛侯
三傳皆作
不齊莊公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
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秋大水無麥苗冬夫
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夏恒星不
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借也秋無麥苗不
害嘉穀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夏師
及齊師圍郟郟降于齊師秋師還冬十有一月
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不齊莊公

四三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郟

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

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

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

是以善魯莊公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代

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

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紉

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

寵使閒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夢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

千 左傳卷六 襄公 五

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蕪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冬浚洙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蕪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

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畏戎路傳乘而歸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秦子梁子以公旌辟于下道二子公御及戎右也是以皆止正獲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僂使相可也公從之

千 左傳卷六 襄公 六

三月宋人遷宿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

計
亦此
亦此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劇曰未可。齊人三鼓。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旗靡靡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臺比而先犯之。雩門南門也

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寘。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二 左傳卷六

七 何二公

宋師再敗
是注公長
于射擊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庚寅。公敗宋師于郟。秋。宋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郟。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僨曰克。覆而敗之曰取其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桑。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不弔。不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宋莊公

為君有恤民之心。冬。齊侯來逆共姬。齊桓公

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

右。欽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欽而初

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不以為敬而以為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紀侯去國而死故姬

二 左傳卷六

八 何二公

歸魯紀季自定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

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

批而殺之手批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

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

牛猛獲帥師圍毫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

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

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

乘車登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駕人曰

之九九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

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

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

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

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北及宋平足

皆見宋人皆醜之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

杏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

柯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

齊人滅遂而成之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齊在通好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背北杏夏

伯會伐宋秋七月天蔡公單伯會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于郵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

之取成于宋而還鄭厲公自櫟侵鄭厲公以

年入櫟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

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

及其二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四年稱伯會諸

臣子不成意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

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

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饒以取之妖

由人興也人無愛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

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

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

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國之

祭侯也祭
仲人及其
宗廟之遠
宗廟之遠
計祭及祭
身死而若
祭侯也祭
也

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入又不念寡

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

宗祏。宗祏宗廟中藏王石室社稷有主而外

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

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

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

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

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莊公子猶有

四人子忽子釐子儀死焉祭侯為莘故

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祭侯為莘故

二 天不奪其公 土 祭侯為莘故

細息媯以語楚子。莘役在十楚子如息以食

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

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

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

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

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避其猶可撲滅者其如

蔡侯侯乎冬會于鄭宋服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鄭

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鄭人

侵宋冬十月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秋諸侯為宋伐

鄭鄭人閒之而侵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

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邾子克卒。克侯父

者蓋齊桓講王命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伯自櫟入綏

告于楚秋荆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鄭伯治

與於雞糾之亂者。在桓十九月殺公子開用

強鉏。二子祭公父定叔出奔衛。共叔段三年

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

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

其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王使虢公命曲沃

伯以一軍為晉侯。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大夫為國諸

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夷

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

周公忌父出奔許。惠三立而復之。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魯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莊王又有僖王勞葬皆不見於經傳惠王立在此年之末。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夏齊人殲于遂。殲盡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冬多廩。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四族遂之。殲宗。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

天左傳卷六

三十一

西秋有饑。冬十月

十八年春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醜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號公晉侯鄭伯使

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后。陳媯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並正其名稱。夏公

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秋有饑。為災也。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縵尹之。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南

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那處楚地。南郡那編縣東南。南

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其巴人伐申。鬬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南郡華容縣。楚子殺之。其疾為亂。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滕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夫人姜氏如莒。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衛奉弗納。遂伐黃。衛奉楚。大關。敗黃師于踏陵。還及湫。有疾。

天左傳卷六

三十一

夏六月庚申卒。鬬拳葬諸夕室。夕室地名。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經皇家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禮。初鬬拳強

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鬬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

為大閹。謂之大伯。若今城門。校尉官。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鬬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

不忘納君於善。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莊王之妾也。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

孫莊王取焉。國之圃以為圃。邊伯之官近於王。

官王取之。王奪子禽視跪與詹父田而收賂

夫之秩。賂夫不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

視跪作亂因蘇氏。蘇氏桓王奪其秋五大夫

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

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秋

七月冬齊人伐戎。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

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

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

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

禍也夫可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

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

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

公

公

二十一年春齊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

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

之略自虎牢以東。略界也鄭武公傳平王手

其地故惠王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瑋

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鑿釜

子之。鑿釜帶而以虢公請器王子之爵鄭伯由

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溫滌衆故以新

之非制所常故書。癸丑葬我小君文姜陳人殺其公子

御寇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冬

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且賈

氏又無傳失禮明故未再期而圖下二傳不見所滅左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

與頡孫奔齊頡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

卿。敬仲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

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難於負擔

公

公

君之

以死

畏我

繼之

酒以

淫仁

謂鳳

與京

生敬

侯使

否曰

有國

孫光

天也

良象

土上

之光

之用

于王

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諂

以死

畏我友

繼之辭

酒以成

淫仁也

謂鳳皇

與京陳

生敬仲

侯使

否曰是

有國乎

孫光遠

天也風

良象

土上

之光

之用

于王

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

于王

焉故曰

異國乎

山嶽則

初亡也

二十有

觀社公

叔朝公

十有二

二十三

不可夫

征伐以

習之非

嗣何

晉莊之

族偃

獻公

患之

而其音
同其音
使自相
滅也

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
為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以罪狀誣之
同族惡其音
強故上為得因而問之。用其所親為譖則以
信離其骨肉則羣公子終所以見滅

秋丹桓公之楹。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謂桓宮之楹也
故為盛飾

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

夫人姜氏入。哀姜也。公羊傳以為姜氏要公不
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

朝廟。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莊公欲奪季夫
人故使大夫宗

婦同饋。大水冬戎侵曹曹躡出奔陳。蓋曹
世子也。赤

歸于曹。赤曹倍公也。蓋為
戎所納故曰歸。郭公

二十四年春刻其楹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

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

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

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

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

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

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晉士

驁又與羣公子謀以殺游氏之二子。游氏
子亦

莊之
族。士驁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
患。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夏五月癸丑

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伯姬歸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子

友如陳。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

故不名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應未作。正月夏之四
月今書六月

非正陽月。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

于朝。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謂
侯用幣于社請殺於上公伐鼓于朝退
而自責以明陰不

宜伐陽以示大義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亦非常也。凡天災行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
水也。祈雨而
不用。

非日月之費不鼓。費猶祭也。月
社也。非日月之費不鼓。晉士驁

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

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十
為之計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

大夫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

朔日有食之。

二十六年春晉士蒍為大司空夏上為城絳

以深其宮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為晉

晉將伐虢張本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者雖存而簡隨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夏六月公會

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

葬原仲冬杞伯姬來首慶來逆叔姬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六傳齊侯

主一三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

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

不越竟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秋公子友如

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冬杞伯

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

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晉侯將伐

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弃

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

愛戰所首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慕畏而後

可用也虢將亡也戰將饑王使召屈慶賜

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于頽也十九年

二十有八年春三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

齊人戰衛人敗績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秋荆

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冬築郕大無麥禾於

冬者丘穀不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臧孫辰告糴于齊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

命取賂而還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

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

六傳莊公

主一三

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

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

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名五

在閭闔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使言於公曰幽

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

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

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

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

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虜莫於晉為都

秋之虞莫
即清結之
地也惡獻
公不與故
同辭而稱
美之

兩人進度
據焉如見
美哉紙品
也

子元出師
亦以僂文
夫人

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廣莫秋地之曠絕也。然公未決故復使二五俱

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

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也。唯二姬之子

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

人謂之二五耦。二邪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聖傷晉室若此。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也。子元。文王弟。盡也。

以淫。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

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事諸

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

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及忘之。秋。子

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闢

御殫鬪。梧耿之。不比爲旃。鬪班王孫游王孫

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達市。郭內道也。

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門

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開。故不閉城。諸侯

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諸侯

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暮

有。鳥乃止。冬。饑。滅孫辰。告糴于齊。禮也。築鄆

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

邑曰築。都曰城。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殿。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冬

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殿。書不時也。凡馬日中

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殿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修之。今以春

不時。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

侵。輕曰襲。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

畢。務戒事也。謂今九月。龍星角亢。辰見東方。三務始畢。火見而致

用。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裁。謂今十月。中。於是樹板。日南至。微陽始。焚皮

叛王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鄆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以賢錄也。無臣。子故不作諡。九月。庚午

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過于魯

濟。齊人伐山戎。山戎。北狄。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

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楚公子元歸自

伐鄭而處王宮，鬪射師諫，則執而倍之。秋中，公鬪，班殺子元，鬪穀於莒，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秋，築臺于秦。冬，不雨。

三十一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木在齊公

重 方三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齊邑，濟北，穀城，中者則不。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秋七月癸巳，公

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倍叔也，飲醉而死，不以罪告，故得善卒。八月癸亥，

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子般，莊公大

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公子慶父如齊。慶父既殺于般，事無君，彼赴告之禮而行。狄伐邢。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秋七月，有神降

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問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

虢公使祝應宗、史醫享焉。神賜之土田。史謂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初，公築臺，臨黨氏，當

夫。見孟任從之，闕。孟任，黨氏女，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梁氏，魯大夫女，圍人犂自牆外與之戲。圍人掌養馬者。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可殺之，是不可鞭。」犂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先而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犂。」

木在齊公

重 方三

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巫之曰飲此則有後
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
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
次于黨氏即喪位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圍人
犛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左傳閔公名啓方莊公庶子是時年八歲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

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冬

齊仲孫來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還使齊侯務障

左傳季公

毛一三三

齊桓正而此則管子所行
故經但書仲孫之來而傳尋仲孫之志也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狄人伐邢管敬仲

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

不可弃也安安既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

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

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

以緩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

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齊侯許之使召

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冬

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

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

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

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

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

弃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

有禮因重固間構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晉

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公將上軍大子申生

將下軍趙風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

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風耿賜畢萬魏以

為大夫士蔣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

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

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

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

子其無晉乎上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焉為數

也魏大名也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

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焉數其必有

衆以魏從萬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三三下

左傳閔公

天二二九

坎之比 三三坤下坎上比屯
上之九變而為比 辛廖占之曰吉
屯固比入 吉孰大焉 其必蕃昌
密所以 震為土 震變 車從馬
足為 兄長之 震為 母覆之 坤為 衆歸之
六體不易 初一爻變 合而能固 安而能殺 公
侯之卦也 比合屯固 坤安震
復其始 卑萬公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
莊公 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王於廟廟之遠至
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祭

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孫姜氏 齊侯使
慶父出奔莒冬齊高子來盟 蓋高侯也齊侯使
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
貢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 十有二月狄入
衛鄭奔其師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涓泚舟之僑曰無德
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夏吉禘于莊公
速也初公傅奪十齋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
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開成季以僖公遺邾

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開成季以僖公遺邾

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其人
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
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
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
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
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季
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卜卜之曰男也
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兩
周社亳社兩社之
間朝廷執政所在 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

遇大有三三 離上之乾 三三 乾下乾上乾大
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筮者之辭也乾為
見敬與君同 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
之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
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
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
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
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
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三傳
三傳
三傳

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衛侯死
昭伯之君
昭伯之君
昭伯之君
昭伯之君
昭伯之君
昭伯之君
昭伯之君
昭伯之君
昭伯之君

見衛之君
臣地蓋所
在不多

此皆戴公
事也本無
李而文公
亦在其公

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
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
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
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
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丞於宣
姜不可強之昭伯惠公庶兄宣公生齊子戴
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
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宵濟
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勝
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盧于曹許穆夫人
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
三千人以成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
雞狗皆三百與門材衣單複具曰門材歸夫
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然細者以二
匹也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
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晉
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皇落氏里克諫曰大
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左傳閔公

三十一

七人參獻
謀不能
見大子于
難其用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社稷守
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
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
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
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
且臣聞皇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
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
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
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
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
偏衣偏衣左右異色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
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
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也握兵之要
請佩金玦將上軍非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患
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威權在已可以遠害親以無災又
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膏也
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
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始率閱其

左傳閔公

三十一

事也。冬十二月。開畫之時。衣之有服，遠其躬也。有。佩。

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有涼

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

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服於社。

服宜社之內。盛以服器。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

幸弁服軍之常也。尤偏衣。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

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

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妨也。言雖狂。曰盡。

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

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

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

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

寵並后，外寵二政，憂配適，大都耦國，亂之

本也。周公弗從，故反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

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

也。有功益見害，故言。就與危身以召罪。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

之。繇，卦兆之占辭。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之元

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

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

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

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三傳

二

三傳

二

不左傳開公

書 阿矣

左傳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高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遷如歸故必自悉為解齊師宋師曹

師城邢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

歸書地也明在外葬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

伯曹伯邾人于櫟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冬十月

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大夫生獲例在耶

一十三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三傳

六左傳僖公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

開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諸侯

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奔師北之師師遂逐狄人具

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

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犂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

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冬首八

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鄭獲莒子之弟

挈非卿也嘉獲之也若既不能為魯討慶公受魯之賂而又重求其

友之獲而書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夫

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

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在大家有罪非父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邑不城夏五月

辛巳譚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秋九月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三傳

六左傳僖公

書所會後也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

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

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

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

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

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前是冀

鄭則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將欲假道故極

今魏為不道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魏猶是

邊心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

號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號。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號。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秋。盟于貫。服江黃也。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豎貂也。多魚。地名。傳言。紹。漏。洩。桓公軍事。為齊本。號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楚人侵鄭。圍章。囚鄭聃伯。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徐人取舒。六

三傳

不左傳傳本

三一

月。雨。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弃德不祥。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強齊欲。而次陘。楚強齊欲。而次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齊人執陳轅濇。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則。楚界猶未至南海。則。楚界猶未至南海。則。

三本

不左傳傳本

四一

仲對曰。昔君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復東至于滌。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無棣。皆齊竟也。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後所賤後之界。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善若茅之為。與未審。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人諱而不赴。諸侯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時漢非楚竟。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夏楚子故不受罪。師強弱。師退次于召陵。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陽。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

三傳

天左傳傳公

五一

侯盟陳。陳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當有共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猶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卒斂。冬。叔

申侯之友
其病

數言足明
中主之無

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渝。變。除。美。也。言變乃除公美。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實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宿六日。公祭之地。地墳與

三傳

天左傳傳公

六一

犬大驚。與小臣小臣亦驚。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于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若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絳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杞伯姬來朝其子。

春正月日 南至則正 春至則正 則言不順 事不成則 冬至則未 開春至也 春至則反

時子年不在十歲不成朝禮 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 哀公孫茲如半公及

齊侯宋公陳侯備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

于首止也首止衛地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伯逃歸不盟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

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

登觀臺以珍而書禮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

者凡分至皆閉必書雲物分春秋分也至冬

夏開立秋立冬雲物氣為備故也晉侯使以

殺大子申生之故初晉侯使士蔞為二

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寡將焉夷吾訴之公使

讓之士蔞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畏而感憂

必讎焉讎猶仇也無我而城讎必保焉保而寇讎

之保又何保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

忠失忠與吸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

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

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戎茸一國三

公吾誰適從言城不堅則為公所謀堅之及

千左氏特 以明周之 建王正月 春正月日 南至則正 春至則正 則言不順 事不成則 冬至則未 開春至也 春至則反

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抗

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袂遂

出奔翟夏公孫茲如半娶焉因聘而娶故會

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

鄭而立王謂故齊陳轅宜仲怨鄭申侯之

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所曰美

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

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譜諸鄭伯曰美城其賜

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為七年鄭殺申侯傳秋諸

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

之以晉可以少安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鄭

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

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

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

聽逃其師而楚關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

於是江黃道於方睦於齊皆弦納也弦子恃

之而不事楚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微道於

虞以伐魏官之奇諫曰魏虞之表也魏亡虞

是謂其可

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旤一之謂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

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

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執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虢不

唯儼乎桓莊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也公患其偪蓋殺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

左傳傳公

九

祀豐穀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

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

德繫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

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官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聚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

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魏國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

童謠

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也丙子日在尾故曰龍尾伏辰見不均服振振取贖之於鶉之貴貴天策焯焯

火中成軍號公其奔鶉鶉火星也天策傳說光耀言丙子平日也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星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丙子旦日在尾月在

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號公醜奔京師師

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勝以屈辱之而脩虞

左傳傳公

十一

祀且歸其職貢於王命祀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許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許伯諸侯故不復更敘冬公至自伐鄭

六年春晉侯使賈筆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言不如重耳之賢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

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秦既大國且魏姬在故欲因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以末之

於此後
於此後
於此後
於此後
於此後

圍新密，鄭所以不特城也。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偃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楚子退舍，武城有急，志而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榭。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榭，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

左傳傳公

十一

盟于寧母。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濇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

鄭文公不
命
使太子
命太子

左傳傳公

十一

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開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寧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變，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靜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恣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誓矣。作

三傳

左傳傳公

三

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也。介因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聽于華故。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夏秋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

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祫不祭於眾。於禮不應。致故倍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其常。故書之。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生。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謂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晉里克帥師。宋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耻。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號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秋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陰秋禘而致哀。姜焉。

是時重耳在狄也

左傳傳公

三

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葵丘也。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嵬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

齊。桓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恐墮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受秋。齊侯盟諸

以此知齊桓公之賢乃若老之

齊侯之將
亂而逃
之也

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

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三南伐楚

在四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

向東必不言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動於行言

有亂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不鄭欲

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

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

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

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

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

忠也送往事居稱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

死事生兩無疑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

曰三怨將作三公子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

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

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

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知我我欲

無貳而能謂人已言不能止里克使冬十

六左傳傳公

五

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長書曰殺其君之子

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立卓子而黜

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

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此

詩人重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粱而還

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晉卻芮使夷吾

重賂秦以求入卻芮卻克祖曰人實有國我

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

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

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

不好弄能鬪不過有節長亦不改不識其他

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

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

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

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

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宋襄公即位以公

子目夷為仁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

六左傳傳公

五

魚氏世為左師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國中

早與齊居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公

皆已即位 喪故稱君也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

里克秋七月冬大雨雪二十地尺

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

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

衛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 夏四月

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

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

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

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

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劔而死於是平鄭聘

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晉侯改葬共太子秋

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新城遇太子太子使登僕忽

相見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

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

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

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

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

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平

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

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聘問之幣

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茂不濟矣冬秦伯使冷

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

也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

行買華叔堅驪歛繫虎特宮山祁甘里平之

黨也七子七平約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

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

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夏公及夫人

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天王使

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

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

自弃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

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

長世夏揚拒泉旱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

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王子帶甘昭公也召戎欲因以篡位

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為二十四年天

王出居鄭傳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

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郭懼狄難也黃

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郟及

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王以戎難故

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

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

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

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

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

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位卑而說齊政故欲以職尊之

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敢以職自君高卒受本位之禮

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

自郟及黃
九百里
然無源
下不三
可矣至何
難不備而
取滅也

左傳傳公

十一

愷悌君子神所勞矣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求其無驗

左傳傳公

十一

左傳僖公二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

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

帶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

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平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

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冬晉君饑使

乞糴于秦

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

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

焉無眾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

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

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

曰汎舟之役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于緣陵夏六

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季姬魯女鄆夫人也

鄆子本無朝志為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鄆子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

有闕也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惠不終也鄆季姬來寧

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

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

有大咎幾亡國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

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

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皮之不

存毛將安傅

慶鄭曰背信背鄰患孰

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

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

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

曰君其悔是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

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父之子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

伐厲厲楚八月會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鄭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棠林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秋伐厲以救徐也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

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嫡秦穆夫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晉侯悉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上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秦伯涉河則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已故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三艮上曰千乘三

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步揚師之父乘小駟鄭入也師所獻馬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聲腠債興外彊中乾狡憤於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秦梁入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

此夏九月也打清七月七日而
不勝材亡
手杜氏之
誤如此
三不保種
曰馬在後
詞精誠
天左傳傳公
三

八君臣感
居深廣深

至

九游標登
登朝請

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

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

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

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言必敗

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淳而止泥也還

駟不調故泥中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上固敗

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

爲右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鄭以救公諛之

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

從之反首亂頭髮下垂也秦伯使辭焉曰二

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

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狐突不寐而與神晉大

夫三拜稽首曰君復后土而戴皇天皇后

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

將至以大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復新璧

登臺而着璧康公名弘其姊弟也簡璧璧弘姊古之

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

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

君朝以入則婢子女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

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國之故臺亦所以抗

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

歸焉用之君將晉侯入則大夫其何有焉且

晉人感憂以重我謂反前天地以要我圖

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

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彘曰不如殺之

無聚惡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

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

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

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環呂帥甥且

召之取呂帥甥即呂甥也蓋子金教之言曰

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

稷矣其上貳圉也武也也國惠衆皆哭晉於

是平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呂甥曰君

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

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繕也

諸侯聞之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

十二占卦
田祖禱天
風雲從

十二推折
天機細羅
萬物化神
故物生而

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

於是乎作州兵。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初晉

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三三。兌下之睽

三三。兌下離上歸妹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

曰：士刳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

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

睽，乖離之象。故震之離，亦離之震。卦變而

曰無相相助也。震之離，亦離之震。卦變而

為雷為火，為羸敗姬。姬者，秦姓。姬者，秦姓。震為雷

母，女嫁及害車說其輔，焚其旗，不利行師。

敗于宗丘。宗丘，秦之宗廟也。敗于宗丘，故火焚

旗，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

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歸

妹睽孤，寇張之弧。此，此上辭。姪其從姑，震為木

火從本生，離為震妹。於火為姑，謂六年其避

逃歸其國而弃其家。家，謂子園。懷麻，明年其死於

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

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公惠公在秦，曰：先君

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

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

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

後有數
言男女權
生故有象
而後有滋
益養一生
三三三三
三生萬物
故有數
有數

不以
馬治音節
為難

辭外是
動人

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

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傅沅背憎

職競由人，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

隱惡焉。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

之。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楚敗徐于婁林。徐

恃救也。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

飴，即呂甥也。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

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

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

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

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

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

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

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

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

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

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

乎。蛾析，晉大夫。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

言魯未取也

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聞其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隕石之月，重言是月，據同日，鵠本鳥，高飛，過風而退。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三月。

天左傳傳公

壬申，公子季友卒。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鵠遇迅風而退飛，風高不爲物害，故不記風之異。周內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

故也。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秋，狄侵晉，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廚，晉三邑。王以戎難告于齊，齊教諸侯而戍厲。冬十一月乙卯，鄭殺于華。十二月，會于淮，謀郟。且東略也。郟，爲淮東所病。城郟，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東城而還。」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天左傳傳公

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夏，晉大子圍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征河東，置質，司在十五年。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圍，女曰妾。圍，養馬者。妾，不聘曰妾。及于圍西質，妾爲宦女焉。宦，事秦爲妾。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齊侯之夫人三。

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

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少

衛姬。生惠公。公子鄭姬。生孝公。公子葛嬴。生

昭公。公子密姬。生懿公。公子宋華子。生公子

雍。華氏之公與管仲屬。孝公以宋襄公以為

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

於公。雍巫。雍巫人名。既。有寵於公。為長。牙。亦。有。寵。於。公。許。之。立。武。孟。牙。

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

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易牙入。與寺人

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

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乃。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

敗績。狄救齊。八月丁亥。葬齊桓公。葬。於。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

無虧。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故。楚子賜之金。既

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齊

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靡。立孝公而還。秋八月。

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

國讓文兄子弟。及朝。眾曰。苟能治之。燬請從

焉。眾不可。而後師于訾。襄狄師還。梁伯益其

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秦取

之。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

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巳酉。

邾人執鄆子用之。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

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梁亡。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宋人執滕宣公。夏。宋

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

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

用大牲。而況取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

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

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

不多語也

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秋。衛人伐邢。以報蒐圃之役。於是衛大旱。上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用。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

不在傳傳公

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宋襄公處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故思齊桓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夏。郟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改塞從勝。門戶道橋。謂之隘。城郭墻壁。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不在傳傳公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諸侯所疾。故摠見。衆國共執之文。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尪。女巫。

也。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似城郭，貶食省用，務

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廷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其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任宿須句，顛夷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

左傳傳公

古

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猶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稍夏，亂諸夏。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紆禍也。紆，解也。為明年伐邾傳。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三

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許此去辛有過百年。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

左傳傳公

圭

敢言，遂逃歸。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猶近也。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云，成也。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復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

五車指指
同錄

無謂邾小。遂蠶有毒而泓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胃。縣諸留門。魚門邾城門。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

六左傳傳公

去一

者師行則在君左右，城蓋也。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不以阻隘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詐勝以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

六左

三傳

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儻儻未整陳。丙子晨，鄭文夫人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鄭文公。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師縉楚樂師也。楚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戎事不遞女器。非近婦人。丁丑，楚子入饗于鄭。為鄭所饗。九獻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饗畢，夜。出文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城

六左傳傳公

去一

漢終為商臣所弑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春秋稱侯，莊十七年，紀稱伯，至此用夷禮，庶稱子。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煩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

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遠呂臣也。對曰吾以

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

有幾。言必矜功為亂不可不賞。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

從亡人。懷公于圍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

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

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

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

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

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

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

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十一月杞成

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夫禮以終其

伯仲尼以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

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謂未

則否。辟不敏也。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更

官之制也。內外之宜。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

不同。故傳重詳其義。

把先代之後傳而伯自齊而子仲尼之也杞夷之也人因而伯之子之

也。晉人伐諸蒲城。五年在蒲城人欲戰重耳不

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

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

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虜

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

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

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

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

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

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

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積首受而載之。及齊

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

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鸞妻在其上。以生薑

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

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

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

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

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有羈之妻

本欲逐逐也曹曹共公也

及鄭

二十三年
五月不寒
公羊傳不
足恃遂行
逆如

三傳

及楚

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
 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
 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
 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
 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
 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
 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
 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
 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
 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
 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
 子餐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
 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
 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
 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
 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
 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彈弓木
無緣者
 案以受箭鞬以受弓屬
 者也周旋相追逐也 于玉請殺之楚子曰

公伯明
子人

三傳

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蕭而寬忠
 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
 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
 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
 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秦匭沃盥既而揮之怒
 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
 日公享之于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
 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
 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
 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
 王出居于鄭襄王 晉侯夷吾卒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
 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驪綆從君
 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
 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
 如白水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
如此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皦皦
 日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人桑泉取曰衰

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繁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粱。不書，亦不告也。呂卻畏偃，呂甥，卻芮，惠為文公所備害。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披所斬文公衣袂也。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人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曰：卻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

左傳傳公

三

千人實紕。紕之僕，新有芮御之難，國未解時，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諫之事，皆秦卒共之為之紀綱。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滅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洩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嬖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卿嫡妻為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

左傳傳公

三

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郟霍。魯衛毛聃。邵雍曹滕。畢原。鄴郟。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

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動親親。雖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龔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公友。周厲王之母弟。弃壁寵而用三良。七年殺變。六年殺龍子于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聵。目不辨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淪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典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

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

公于子帶也。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

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隗氏王所

也。特廢。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

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

其謂我何。先后惠后也。諫大。使諸侯圖之。

王遂出及坎。魯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

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

毛、伯冏、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

于溫。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十六年。殺

聚鵠冠。鵠鳥名。聚鵠羽以。鄭伯聞而惡之。使

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

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

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

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宋及楚平。宋

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

武子。對曰：宋先伐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

事勝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皇宋

三傳

左傳卷公

宋

三傳

左傳卷公

宋

公有加禮也。冬，王使來告難曰：穀不德得

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鄭在鄭地，汜敢告叔父。

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

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

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

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

宣多，各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衛

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禮

衛大夫。守謂。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為明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夏，四

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宋殺其大

夫。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葬衛文公。冬十有

二月癸亥，公會衛子晉慶盟于洮。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

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

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秦

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

徑行動
不與秦
以便非報
安處厚之

二占木卦

三占木卦

三占木卦

三占木卦

三占

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

而信宜於諸侯今為可矣使上偃下之曰吉

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

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

遇大有三三離上之睽三三兌下離上睽大

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又

公而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得辭也三為三

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宴養也戰克而王饗

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

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

之在天垂曜在天子在上大有去睽而復

亦其所也言去睽卦變論大有亦有天子降

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

師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

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

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隰王之

而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

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橫茅之田晉於是始

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

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而已秋秦晉伐

郟郟本在商密秦楚界上下楚圍克屈禦寇

以申息之師成商密商克申公子儀屈禦寇

今南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與人以圍商

密昏而傳馬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密析

為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傳宵坎血加書偽

城不欲令商密知因非析人宵坎血加書偽

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成

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

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成亦楚令尹子玉追秦

師弗及不復言晉者遂圍陳納頓子于頓參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

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

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

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

大夫狐溱為温大夫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

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首平也晉侯問

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晉趙衰以空食孫從

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故使處原從

言也。或疑有大功猶德。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左傳上

幸

公

二十六年起三
十三年終止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

盟于向向莒地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

及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

師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秣歸縣冬楚

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

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

三傳

左傳傳公

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

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

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

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

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

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

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

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

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悅無縫

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

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做邑用不敢保，聚曰：

豈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

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遠東門，襄仲滅

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

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 夔子不祀

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

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

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

天左傳傳公

二一

為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鬪

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宋以其善於晉，侯

也。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 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

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緄，公以楚師伐齊

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已。 寘桓公

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魯本與季公爭立，故使居

偃齊。楚申公叔侯成之。為一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 桓

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季公不心撫公族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

侵公此舉甚不義

卒。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無傳，三月而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曰：八月無乙巳，九月六日。

久，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言楚子使書人者，耻不得志以徵者，皆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 十有二月，甲戌，公

會諸侯盟于宋。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奸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

卑，杞杞不共也。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

紀禮也。秋，入杞，責無禮也。楚子將圍宋，使子

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文欲委重於子下，故略其事。 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報七人，賈

三，人耳。國老皆賀于文，于文飲之酒，為賈尚

天左傳傳公

三

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

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

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

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

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無後之有，三百

萬二千多。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五百人。

三

教之所必

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

三傳

左傳傳公

四

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年入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重言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官民聽不感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

而霸文之教也此左氏章法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以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二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

三傳

左傳傳公

五

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杞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遂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齊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

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

買成衛魯欲與楚故成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

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

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

人之謀曰：解舍於墓與家也舍墓為將發冢。師遷焉。曹

人兇懼遷至曹人墓為將發冢。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

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

不用信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信負羈之宮。而免

六在傳信公

六一

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

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魏犇負羈氏，魏犇傷於晉。公

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

犇東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

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起也曲踊跳也。乃

舍之，殺顛頤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

舟之僑故黃丘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犇為先歸張本。宋人使門尹般如

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晉楚不

詐，我欲戰矣。齊素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

六在傳信公

七

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

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

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

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二十六

成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

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

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患懷

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

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

謂矣。子玉使伯楚請戰。伯楚子越椒也。曰：非

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譏，愿之口。閒猶隙也

楚謂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

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有左右廣又大

給之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子玉使宛春告於

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

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

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

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

執宛春

師老壯也

傳

禮與父

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干楚而後復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昔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愁次干城濮，楚師背鄆而舍。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可以謀立新功，疑焉。其舊而新是謀，不足念舊惠。公疑焉。謂已背舊。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樂員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盭之。思小惠而忘大耻，

楚伏已

傳

楚左右師

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盭，其腦。盭，咬也。其腦，腦也。楚子一作咬，音可。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犯審見事宜，故惟言以答夢。子玉使鬪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高固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鞞鞞鞞鞞。五萬二千五百人，在前曰鞞，在後曰鞞。鞞鞞鞞鞞。」鞞，音日，鞞，音日，鞞，音日。欒枝對曰：「君之師，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亦足也。已巳，晉師陳于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走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

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

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楚不大敗晉師三日館穀

及祭酒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

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

晉樂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

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

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

既發又命晉侯助以東帛以將厚意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

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

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

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

四國。糾逃王。應。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

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

入三覲。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

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

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

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

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

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

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

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

孟諸之麋。孟諸宋數澤水弗致也。大心與子

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

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

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

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

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

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

以為戮。孫伯即太心子玉子也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

也。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

已。為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或

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

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

復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按聽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

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

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

殺武
其不仁

殺武

左傳

十二

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圍牛曰牧馬曰圍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不倍宰子先長祥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宰子志公之欲速故先公子欲安衛侯也公子欲大華仲前驅衛侯木備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欲

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城濮之戰晉

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旆大旆名擊旆曰旆通帛曰旂祁賈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

侯使茅筏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

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

俘按餼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

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

罪而民服三罪類類祁詩云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冬會于溫討不服也

作三行

左傳

左傳

三

衛侯與元咺訟宰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宰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宰子職納橐籥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禰貨登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

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

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

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

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

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

六行先蔑將左行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公至自圍許夏六月

會于平丘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甯

泉秋大雨。冬，介葛盧死。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

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

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濇、秦小子憇盟

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非

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秋，大

雨，電為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

朝，禮之加燕好也。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

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三傳

介葛盧備

十四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秋，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

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介

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

遂如晉。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秋，閒

晉之有郟虞也。夏，狄侵齊。晉侯使醫衍既衛

侯，衛侯皆醫使游其醜，不死。公為之請納玉

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

侯使賂周，欲治塵，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

衛侯

不

三公子

周治殺元王，及于適子儀。公先君周治

既服，將命，以獻先人。及門，遇疾而死。治塵辭

卿。九月甲子，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

且貳於楚也。晉軍由陵，秦軍汜南，伏之。狐言

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

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

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

于，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

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

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

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

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

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

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

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

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

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

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

三傳

不

十五

人之力而傲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宜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冬主使周公闕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三傳

左傳傳公

共一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上常祀而上其牲日牛卜日

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趙衰為卿冬狄圍罷之更為上下新軍趙衰為卿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筮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節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取文公子傳為納瑕張本

三傳

左傳傳公

共一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若滑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

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晷。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寝。殯。霜不殺草。李梅實。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三十三年春。秦師遊。周北門。左右死。賈而下。

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食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斂。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

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

三傳

左傳傳公

子

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嬰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

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狄侵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陵小。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臼季齊臣也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

三傳

左傳傳公

主

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極。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非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及自其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

與之冀遂其父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冬公

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小寢夫人寢也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禁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

子瑕三十一門于枯株之門瑕覆于周氏

之汪車傾覆外僕兒屯禽之以獻殺瑕以文

夫人歛而葬之鄆城之下晉陽處父侵蔡楚

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泝而軍陽子患之使謂

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

戰則吾退舍于濟而陳欲辟楚側遲速唯

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

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平涉而

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

曰楚師道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丙臣譖子

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

殺于上商臣怨下葬僖公王非禮

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王特加於王烝

嘗禘於廟

卷終

左傳文公在位十

文公名倬魯公子母聲姜諡法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二月

癸亥日有食之不書朔天王使叔服來會葬使大夫會葬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

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

師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

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商臣穆公孫敖如齊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

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于難

也收子穀文伯難惠叔食于奉祭穀也豐下

必有後於魯國豐下蓋面方為八於是閏二

月非禮也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未先王之正

時也復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日月之

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行又有

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

事則不悖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

來賜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命晉文公之

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

懸。晉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

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

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

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

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競大其。故使報伐，示已力足。

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趣

國而謀。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王之禮。秋，晉侯疆戚田，故公

三傳

左傳文公

二一

孫敖會之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

尹。子上子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

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遂目而

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

職，而黜太子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察

告其師潘崇曰：君之何而祭之？潘崇曰：事江

羊而勿敬也。江羊，成王妹嫁於江。從之。江羊怒曰：彼

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潘崇曰：信

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行乎？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官甲圍成王。王

請食熊蹯而死。侯掌其膳，將存外叔。弗聽。丁未，王縊。

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忍甚，未斂而加惡。穆王

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宰

環列之。尹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

必出豆，設饗，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

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

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殺之役。在信三。晉人

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

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

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

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

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

復使為政。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主者，廢人以前，則入於

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

公陳侯鄭伯晉士毅盟于垂蔭。自十有一月不

左傳文公

三一

雨至于秋七月。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禘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於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晉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後以冬，晉人宋人陳人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

無地御戎，狐鞠居為右。精簡甲子，及秦師戰

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

三年將，拜君賜故世之。戰於殺也，晉彘弘御戎，萊駒為

三傳

左傳文公

四

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

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臆，取戈以斬囚，禽之

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箕役在僖三十三年，臆又甚焉。

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臆怒，其友曰孟死

之，暉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暉

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明堂，禮廟，所以

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

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

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

通鑑卷九

四傳

三傳

左傳文公

五

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使大夫盟公，以恥魯也。書曰：及

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猶抱也。晉以非禮盟於涉，故文厭之以示譏厭。

反。適晉不書，諱之也。公未至，六月，穆伯會

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

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

達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音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秋八

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

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

大故鬼小。弗忌明言其所見。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

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

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

先父食久矣臣等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先

契文武不先不宿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

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

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親而先

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

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

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

三傳

左傳文公

六

絕末遊而廢之妾織蒲三不仁也與民爭利作虛器謂居

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

為禘命國人祀之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

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

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襄

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

娶元妣以奉桑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晉人宋人陳人衛

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雨盞于宋多公如晉十有二月已

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

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衛侯如

陳拜晉成也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

弔如同盟禮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

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

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

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

三傳

左傳文公

七

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

能舉善也詩曰子以采芣于沼于沚子以用

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孟明有焉詔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林

雨盞于宋隊而死也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

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

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

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人懼其無

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公如晉及晉侯

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

以公比君子也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

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

也晉侯降辭降階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狄侵齊秋楚

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

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

免之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止會受首賦之政

傳

左傳文公

八

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

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晉也文公

見出故曰出姜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

之弃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

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王之謂也

秋晉侯伐秦圍利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

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魯不舉過數大夫諫

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

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衛甯武子來聘公

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

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魯人失所賦甯

武子作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

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

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

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

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冬成風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

傳

左傳文公

九

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夏公孫敖如

晉秦人入郟入例在十五年秋楚人滅六六國今廬冬

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

禮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初都叛楚即

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郟六人叛楚即東夷

秋楚成人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

蓼蓼今安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畢陲庭堅

不祀忽諸德之不述民之無援哀哉皆與六

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晉陽處父聘于衛。

反過寤寐靡從之。及温而還其妻問之。蘇曰。

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

其不没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

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

成子欒貞子霍伯曰季皆卒。成子趙衰貞子

齊臣。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

三傳

左傳文公

十一

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驪卒冬十月公子遂如

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

奔狄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文公以閏非常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傳三十一一年晉蒐

二軍復三軍之制。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

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

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

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

正法罪辟獄刑董通逃由質要。質要券契也治樽

沔本秩禮續常職。備廢官出滯淹。拔賢能也既成以

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

常法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

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秦伯任好卒以子車

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

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

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

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

三傳

左傳文公

十一

不長是以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

之詰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

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

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

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

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

也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

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

起所比也
善也何難
行操而聽
婦人

三傳

裏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
 曰立公子公庶弟杜祁之子好善而長先
 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
 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
 君有此四德者難必行矣賈季曰不如立公
 子樂辰辰嬴侯嬴也立其子
 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
 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
 而出在小國辟也毋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速

六左傳文公
 十一

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
偏姑姑姓之女生襄公為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已上以狄故讓季隗而
 已次之故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詁狄時妻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班
 二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
 大而近足以為援毋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
 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
 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賈季怨
 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為佐而知其無援公
 晉也少族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公書

三傳

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
 伯簡伯續賈季奔狄宣子使夷駢送其帑夷駢
 夷之蒐賈季戮夷駢夷駢之人欲盡殺賈氏
 以報焉夷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
 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
 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
 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
 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
 親帥扞之送致諸竟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
 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
 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為民

六左傳文公
 十一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郟夏四
 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戊子晉人及秦
 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狄侵我西鄙秋八月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冬徐伐莒公孫敖如
 莒位盟

七年春公伐邾聞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

寘文公之子焉非禮也夏四月宋成公卒於大

公子成爲右師莊公公孫友爲左師目夷樂

豫爲司馬戴公玄孫鱗隴爲司徒桓公公子蕩爲

司城桓公華御事爲司寇華元父也傳言六

親信之所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

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

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

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

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搢貳

左傳文公

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

穆公棄公之子孫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

二子在公宮故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

讓公子甲公弟昭公卽位而葬書曰宋人殺

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秦康公

送公子雍于首曰文公之入也無備故存呂

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麻日抱犬子以啼

于朝曰先君何罪其辭亦何罪舍適爾不亦

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嬰

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諫子曰此

子也才吾受王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宣子

教訓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

與諸大夫皆出心穆麻且畏偏乃背先蔑而立

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

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

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重陰宣子曰表者受

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

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遂

左傳文公

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餼食

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已

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

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

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

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

爲賦板之三章義取芻蕘之言又弗聽及亡荀伯盡

送其輅及土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

士會存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仁

時賈季春
在休故
宣子使入
何故也

三傳

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
 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已非慕先義及
之義而從之。及
 歸遂不見。奔先義為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
奔惡存黨。士會歸在十三年
 秋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
 問郤舒。且讓之。郤舒秋刑。讓其伐魯。郤舒問於賈季曰
 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
 夏日之日也。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
 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
 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
 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穆伯娶于莒。曰
 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穆伯公孫敖也。惠叔也。惠伯也。
 難也。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
 襄仲聘焉。襄仲公孫敖。從父見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
 盟。穆伯如莒。位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
 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
 伯諫。惠伯叔牙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
 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
 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子

左傳文公

未

三傳

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敖反之。還昔復為兄弟
 如初。從之。為明年公孫敖奔莒傳。晉卻缺言於趙宣子
 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
 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
 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
 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
 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
 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
 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
 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
 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蓋使
 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
 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
 子遂會雜莒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丙戌奔莒。魯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廡之田于衛。且復

左傳文公

十一

致公增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晉君女

塔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申鄭夏秦地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

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秋襄王崩晉

人以扈之盟來討前年盟扈公後主冬襄仲會晉趙

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維之戎書

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刊國家者專之可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已氏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

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

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卯皆昭公之

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

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意諸公子蕩之孫公以其官

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卿達從大夫公賢其

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於而使士穀梁益耳

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狐

趙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七年晉禦秦帥於董陰以軍事奪其

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

作亂為明年說先克張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共葬事夫人姜氏如齊二

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

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

士穀及箕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

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

月癸酉地震冬楚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

成風之祿葬曹共公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所使也

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

也不書王命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范山言

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

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尤及集

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

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鄭不書緩也以懲

不恪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

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役陳

懼乃及楚平。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子越椒令從子。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質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滅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

齊

不齊傳本公

年十一

復初。楚范巫裔似謂成王與子玉于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公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謗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關宜申。及仲歸。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陳侯鄭伯會楚于干息。冬，遂及蔡侯次于

三傳

不左傳本公

年十一

厥貉。陳鄭及宋麋子不書者，宋鄭執單苟免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之遂也，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麋九倫及。將以伐宋。宋垂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時楚欲誘呼宋共戰，御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毅也，在梁國睢陽。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五田，梁陳名。謀直觀及。期思公復為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今弋陽切思縣。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將，蘇朱兩戰，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命右司馬一人當中央。戰吉，然反命。

風駕載燧。燧，取火者。不風駕，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疆之有。子舟無畏字。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詩大雅美仲山甫不，毋縱詭隨，以謹罔極。猶慎也。同無也。極中也。九委是亦非辟疆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為宣十人殺子。厥貉之會，麋子逃歸。為明年楚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會，麋九倫及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弟。

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音

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於防渚

成大心子王之子大孫伯也防渚麋地潘崇復伐麋至于錫

錫穴糜地復扶又反錫音羊或呈歷反夏叔仲惠伯會晉卻缺

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

會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襄仲聘于

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

見賢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在年楚大叛鄭將以伐宋鄭

購侵齊鄭購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鄭所未反購莫干反遂伐我公

上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御臣

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駟乘四人其車乘繼逐反下皆同

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鄭君長三丈不書喪夷狄也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

埋其首於子駒之門魯郭門管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以

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二子因初宋武公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初宋武公

之世鄭購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而班

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

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綠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門關門征稅也

謂之彤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

襄公之二年鄭購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

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

簡如鄭購由是遂亡長狄之種邾大夫朱儒自

安於夫鍾安處也夫鍾邾邑國人弗徇徇順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杞伯來朝二月

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

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

曲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魯邑

十二年春邾伯卒邾人立君天子自安於外邑故大夫

以夫鍾與邾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

故書曰邾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杞桓公

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

之不絕昏立其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

叔姬言非女也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

尹羣舒叛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夏二孔

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秋

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

聘。且言將伐晉。襄王曰：君不忘先君之

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

敢辭玉。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

也。王入三辭，寡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

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

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

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

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秦為令狐之役，故

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

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

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

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

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

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

我師也。趙盾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

勳，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

三傳

左傳文公

五

左傳文公

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退也秦伯以璧祈

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

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棄糧坐甲，固敵

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

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

秦獲穿也，復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

皆出戰，交綏。司馬游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者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秦行

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

相見也。愁缺也史駢曰：使春目動而言，其懼

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

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奔之，不惠也不待期而

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為宣元年放胥甲傳秦師

夜遁，復侵晉，入瑕，城諸及鄆，書時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

子遽除卒，自正月不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

之室。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

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林。

三傳

左傳文公

五

十二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

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

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栢子曰請復賈

季中行栢子荀林父能外事且由舊勳有狐偃之舊勳卻成

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

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

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奴於

晉使夜逸魏壽餘與萬之請自歸于秦秦伯

許之許其邑獲士會之足於朝士會足秦伯

師于河西將取魏人在東壽餘曰謀東人之

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

魏魏人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

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行

去心示已無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爾者有

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樹昭別枝之

以展情誠朝秦大夫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示已覺既濟魏人謀而還士會秦人歸其帑

其處者為劉氏士會妻後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姓邾文公卜

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

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

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

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

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

公卒君子曰知命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

共也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杏請

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

皆成之皆字好鄭衛或于楚長音故因公請平鄭伯與公宴于棗子

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

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芣之四

章鄭伯拜公答拜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矣

西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星

見而後入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九斗非常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宋子哀來奔。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繼之。

左傳文公

王二

家財盡從公及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苗。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苗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商人兄也。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不能免我。必殺我也。爾為之。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晉趙盾

楚莊王

三傳

公孫茶
生三子
伯嬰叔
從已氏
生三子
共

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苗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糶。且長。糶。糶。定公。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不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訟。理。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楚莊王立。穆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燮。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儀為師。王子燮為傅。盧戢黎及叔麋誘之。遂殺闕克。及公子燮。闕克子。初。闕克囚于秦。在傳二。十五年。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實。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傳言楚莊王所以不。公孫敖能與晉競。穆伯之從已氏也。在八年。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穆伯生二子於首。而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

左傳文公

王二

請葬弗許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

公而出逐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齊

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懿公立齊

三月而齊公子元不顧懿公之為政也終不

曰公曰夫已氏猶言某甲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

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

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懷魯恃王

又執子叔姬欲以取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

三傳

左傳卷之六

季

來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辛

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晉郤

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

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

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

郭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

也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

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官辭曰君之先臣督

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

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亞旅大夫也魯人以為敏

無故揚其先初之罪魯人以為敏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

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齊人或為

孟氏謀孟氏公孫魯爾親也飾棺實諸堂

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議

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

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魯

叔毀請且葬視共仲制如慶父聲已不視惟

三傳

左傳卷之六

季

堂而哭魯已惠叔母怨敖襄仲欲勿哭怨敖

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

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平災祭敬

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

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

二子來敖在昔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

或諧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

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

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窺一人門于

庚丘皆死在庚丘門六月辛丑朔日有食

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

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齊人許單

伯請而救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

之也新城之盟在前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

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息戊申入蔡以

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

入之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

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

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執

且數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

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

惡其受賂不能討齊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

與而不書後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齊

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遂伐齊

其邪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

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

三傳

左傳文公

三十一

三傳

左傳文公

三十一

以順天天之道也巳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

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

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

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十八年商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

及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六月戊辰公子遂及

齊侯盟于鄆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

臺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

君杵臼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

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使君聞

齊侯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

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有蛇自泉宮出入于

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魯秋八月辛未齊侯

薨毀泉臺齊人以爲蛇妖所出楚大饑伐

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

于陽丘以侵晉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康君

八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
不啓借中楚人謀徙於阪高孫叔敖父賈曰不可我
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
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
濮誰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
五日百濮乃罷漢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自廬以往振廩
同食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瀝使
盧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翥
管屬梁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衣馬不如

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師叔即潘
楚大夫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
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武王又與
之遇七遇皆北唯桀魚人實逐之桀魚三邑
輕楚故但使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
備楚子乘駃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
石溪子貝自伊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
蠻從楚子盟蠻見楚遂滅庸臣所以與宋
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弟文公也宋饑竭其粟而

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
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
也親自相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
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
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
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曜為司徒蕩意
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
壽辭司城壽蕩之子請使意諸為之意諸壽之子既而
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弃官則族無

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
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
以實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
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
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
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
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
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夫
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

杵曰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毋弟須爲司城
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

三傳

左傳文公上

三未

左傳

文公二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
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鄭六月癸未
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
公子遂如齊

公子鮑林
殺鄭公
不能討而
及立之也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
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
書失其所也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

左傳文公

十一

以緩齊侯伐我北鄭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
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
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
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
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
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
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
事滅桓也難未盡而
行言汲汲于朝十二年六月歸生佐侯

聖之辭命

君之嫡夷夷大子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

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獻謂陳事陳事成前好戲

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

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

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

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

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

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生自謂也雖我小國則蔑以過

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遑吾志敝邑有亡無以

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

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

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則欲蔭休於楚如鹿走險鎗頂及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

敝賦以待於脩唯執事命之欲以兵距晉

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

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

疆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

朔行成於郟趙穿公堵池為質焉秋小甘歌

左傳

左傳文公

卷七

左傳

左傳文公

卷八

敗戎于郊謂垂乘其飲酒也冬十月鄭大子

夷石楚為公于晉襄仲如齊拜

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

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

偷必死偷猶苟且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晉

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六月癸酉齊

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

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晉弑其君

庶其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而有疾晉曰不

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尚無及期

死以中龜惠伯令龜以上事上楚丘占之曰齊侯不

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齊侯終令龜有咎

龜者亦有凶咎見於上兆為惠伯死張本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

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丙之父爭田弗勝及即

位乃極而刑之而使歐僕納閭職之妻而使

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歐

納穀公尸
於中

惠伯
公仲
公仲
公仲

以扶扶職感以指。職之曰。人奉女妻而不
 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別其父而弗能病
 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
 飲酒訖乃去。齊人惡惡齊人立公子元桓公子
 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
 拜葬也。文公二妃敬。羸生宣公。敬羸嬖而私
 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
 仲不可叔仲。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
 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
 公。惡天子視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
 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
 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
 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
 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不絕夫
 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也。每
 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
 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吾紀公生天子
 僕。又生季作。愛季作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

左傳文公

左

左傳

左傳文公

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
 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
 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
 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
 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
 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
 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
 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善要掩賊為藏。掩
 也。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以掩賊賴
 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
 父還觀吾僕。其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
 賊藏姦。為凶德。夫吾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
 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
 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
 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
 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敫。檮。欒。
 欒。大臨。有降。庭堅。仲容。叔建。齊。聖。廣。淵。明。

允馬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思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罔諧庸回服詭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阨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置四門

大畜文公

主一

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魘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賦昭公故武族彼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湯也司馬子伯華稱也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孫師莊公之孫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樂呂戴公之曾孫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二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

大畜文公

主三

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以賂齊人

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

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夏季

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宜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晉

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

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齊辛甲之子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死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會也六月

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西

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

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晉討齊皆取賂而

還文十五年十七年二魯之盟皆受賂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

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

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

師救陳宋會于斐林以伐鄭也楚為買救鄭

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晉欲求成於

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

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伐鄭以報北

林之役於是晉侯後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

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

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得大夫

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

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冬十月

乙亥天王崩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

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

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

十人馘百人狂狡輅狂狡鄭人鄭人入于井狂狡

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

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

華元將王
城之將王

主傳

言曰
而及向者
其何向者
及人又言
其有皮而
未成甲也

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鄆卡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叔牂其人叔牂也叔牂故不敢譏罪既合而來奔言畢遂奔鄭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城者合猶答也

六在傳其公
主傳
一七六

諷曰睥其目疇其腹弃甲而復睥出目矚大腹弃甲謂亡于思西才及于思弃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邪何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谷寬而容衆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圍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鄆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知殆將斃矣聞椒若救之族自于文以來世為公

主傳

尹姑益其疾乃云之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實諸芥本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濫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關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共右提彌明知之右軍趙盾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啖夫羹焉明搏而取之盾曰弃人用大難公

六在傳其公
主傳
一七六

何為國且出。提飛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冀諸靈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靈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當。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初。麗姬之亂。詛無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宦仕也。為置田邑。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其庶子為公行子。庶子亦治餘子之政。

左傳宣公

二十七 二十九

安子也。學。率公戎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外孫。冬。趙盾為旄車之族。旄。車名。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屏季。使其為衰之適。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牛不稱牲。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禮記。曾子問。大。不行。既禩而祭。自啓至于反。子。筋。未。禩。五。祀。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晉。侯。伐。鄭。及。鄭。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象。所。圖。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

左傳宣公

二十七 二十九

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豸固凶，其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歷一世三十七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使戴桓之，以作亂事在文十八年。

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以是為而子。以蘭為名，女子名。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

信故欲計所賜，蘭為懷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神淫季父之妻。

宋左傳宣公

九十七

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醜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媯，媯其子孫必蕃。媯，姓宜為媯，配祖。媯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媯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元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太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穆氏所以大興於鄭，天所啓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邾人皆取。莒、齊、魯、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邾人皆取。莒、齊、魯、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

宋左傳宣公

九十八

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人獻龜於鄭靈公移公大公子宋與子家將
 見宋子公也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
 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
 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
 而弗與也欲使持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
 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
 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子及譜子家子家懼
 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
 夷權不足也子家懼不足以禦亂懼君子
 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
 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
 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
 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
 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
 舍之皆為大夫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
 文曰必殺之子文子是子也能虎之狀而豺
 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

齊世家

卷之六

是乃狼也其可畜子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
 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
 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
 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般子文之
 子越為司馬為買為工正譜子揚而殺之子
 越為令尹已為司馬買為椒譜子揚子越又
 惡之惡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贏於轅陽而
 殺之圍也伯贏為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
 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于漳濞秋七月戊
 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泚伯楚射王汰輪
 及諛眡著於丁寧伯楚越椒也輪車輻也
 又射汰輪以貫笠兵車無蓋尊者則遠人
 射名曰笠此言箭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
 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楚竊其二盡於
 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邲
 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
 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弃諸夢中虎乳之
 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遂使

楚世家

卷之六

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荒於菟故命之曰關穀

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所實為令尹子文

國氏始自子文為令尹其孫箴尹克黃黃子揚之子使

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

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

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

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

生交楚于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

逆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

寧固及馬楚人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駟於鄭國

君而於廣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秋九月齊高固來迎女自

鄭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來來友馬也

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

晉荀息侵陳夏四月秋八月

冬十月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使子

服求后于齊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

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益其質將

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及召桓

公逆王后于齊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鄭公子

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

德而會其在周易豐三三之離三三豐上六

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純必以變言其義

豐上六曰豐其屋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

三歲不覲凶義取無德而弗過之矣鄭人殺之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于黑壤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夏

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

不與謀曰會亦狄侵晉取向陰之禾鄭及晉

平即子公公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

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

復。已右，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

人滅舒。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

巳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

葬。城平陽。楚師伐陳。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

謀殺諸絳。市。六日而鮪。有事于大廟。襄仲卒

而繹。非禮也。楚為衆舒叛故，伐舒。滅之。楚

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晉晉克有瘡疾

卻缺為政。秋，廢晉克，使趙朔佐下軍。秦葬敬

嬴，旱無麻，始用葛。蒞，雨，不克葬。禮也。禮，下葬

先遠日，辟不懷也。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平。

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

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

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陳

殺其大夫洩冶。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

為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

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宋人圍滕

因其畏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

皆棄其相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

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

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

謂乎？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卻缺救鄭。鄭

伯敗楚師于柳。楚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

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自是晉楚交兵伐陳十二年卒有楚子入

鄭之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以賂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巳巳。

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

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歸父。襄公之子。晉人。宋人。衛

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孫歸父

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

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楚子伐鄭。

齊

不在此傳

卷之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

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

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

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

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謂聘。不然則否。公如齊。齊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

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

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

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

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來報聘。師伐邾。取繹。

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

武子來報聘。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遂楚師

于潁北。諸侯之師伐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

公之亂。斷子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四年弑君。故也。斷薄其

棺。不使從。禮。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

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首。秋。晉侯會狄于橫田。

齊

不在此傳

卷之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楚子而稱丁亥。人計賊辭也。丁亥。

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人。也。君。弑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讎。內。結。強。援。於。國。故。

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弑君之賊。於時陳成公

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

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

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楚左

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鄭。令尹蒍艾獵城沂。艾。孫叔。使封人。處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無慮。計功。以授司。

孫叔。使封人處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無慮。計功以授司

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春義和工物
 議遠通略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
 不愆于素晉卻成子水成于眾秋眾秋疾亦
 秋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橫函眾秋服也是
 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
 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
 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冬楚
 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之
 少西氏少西後舒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
 栗門因縣陳滅陳以爲楚縣陳侯在晉成公午申又
 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
 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
 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
 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
 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
 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
 矣而奪之牛可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
 罪也今縣陳食其膏血以討召諸侯而以會

三傳

木在傳宣公

元一三九

楚莊王善
 知過知非
 本休其性

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及
 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
 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
 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
 陳書有禮也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
 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自厲之
 北兩篇故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
 與伐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
 下相包通之義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秋七
 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
 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上行成
 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犬且巷出車吉出
 於巷示國人將見遷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
 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
 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
 君使君懷怒以及於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

三傳

木在傳宣公

三十一

楚莊王

三傳

三傳

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澗亦唯命其窮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宜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尃入盟于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

下軍樂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韓朔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逐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變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若無怨讟政有經矣

記曰楚莊王攻之而歸

見於賦筆

楚莊王

楚莊王

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輅陸其不好矣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楚陳以前矛慮無慮無如今軍行見窮賊萃楚陳以絳帟絳帟為步賊步賊為白精白精為中極後中極後為動軍制謀後以制謀後以首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實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與從禮順者之

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為曰於鏢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君子能我弗為也以中

勝楚兵克敵國服罪是得魯

偏之十五乘為一馬法百人今

二十五乘亦用舊法右廣初駕數及日中

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

虞不可謂無備于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

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

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上也鄭不可從趙

括趙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

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

也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趙莊子曰樂伯善

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率如晉師曰寡君

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

二先君楚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

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

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

彘子以為諛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

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口無辟敵羣

臣無所逃命楚子文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此謂者

此謂者

此謂者

此謂者

此謂者

此謂者

此謂者

此謂者

此謂者

此謂者

此謂者

此謂者

此謂者

此謂者

此謂者

此謂者

此謂者

盟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

師挑戰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靡壘而

還靡旌靡壘疾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

善者敢側留及代御執纜御下兩馬掉鞅

而還兩師也掉正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

勦折敵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

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樂伯左射馬而右

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麗

龜麗著也龜背之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

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

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

也既免止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

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

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饋獻

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

者新殺為鮮見六得叔黨命去之潘党之子

趙旃求鄭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也

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

子曰：「憾往矣。」願子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不肯七

季使楚朔韓穿帥七覆于熬前。殺為伏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俱

六左傳宣公 三十七

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也。說舍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軫車兵潘黨擊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極子不知所為，敗於軍中。曰：『先濟者有實，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執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關四十乘，游車補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軍中易乘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東左得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楚人甚之，脫扃，扃也，扃車上兵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校衡，乃出。遠便旋不進旆，大旗也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極子不知所為，敗於軍中。曰：『先濟者有實，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執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關四十乘，游車補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軍中易乘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東左得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楚人甚之，脫扃，扃也，扃車上兵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校衡，乃出。遠便旋不進旆，大旗也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極子不知所為，敗於軍中。曰：『先濟者有實，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執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關四十乘，游車補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軍中易乘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東左得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楚人甚之，脫扃，扃也，扃車上兵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校衡，乃出。遠便旋不進旆，大旗也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極子不知所為，敗於軍中。曰：『先濟者有實，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執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關四十乘，游車補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軍中易乘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東左得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楚人甚之，脫扃，扃也，扃車上兵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校衡，乃出。遠便旋不進旆，大旗也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極子不知所為，敗於軍中。曰：『先濟者有實，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執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關四十乘，游車補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軍中易乘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東左得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楚人甚之，脫扃，扃也，扃車上兵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校衡，乃出。遠便旋不進旆，大旗也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極子不知所為，敗於軍中。曰：『先濟者有實，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執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關四十乘，游車補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軍中易乘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東左得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楚人甚之，脫扃，扃也，扃車上兵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校衡，乃出。遠便旋不進旆，大旗也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極子不知所為，敗於軍中。曰：『先濟者有實，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執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關四十乘，游車補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軍中易乘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東左得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楚人甚之，脫扃，扃也，扃車上兵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校衡，乃出。遠便旋不進旆，大旗也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極子不知所為，敗於軍中。曰：『先濟者有實，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執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

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關四十乘，游車補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軍中易乘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東左得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楚人甚之，脫扃，扃也，扃車上兵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校衡，乃出。遠便旋不進旆，大旗也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極子不知所為，敗於軍中。曰：『先濟者有實，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執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

車小止可
載二人送
大夫趙趙
舟同載三
子乃下車
而走不前
趙趙兄弟
皆死

三齊
知莊子既
彼楚人因
其子必求
報射於必
深射而前
納諸厨子
之而食也
欲得利也
而復敵也
雖不傳已
然亦獲二
人生四一
人亦少價
矣

差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

馬二消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

弃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

無領不飲也顧曰趙使在後怒之使下指木

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綬以免明日以表尸之

表所指木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楚能負羈

囚知齧知莊子以其族反之知齧知莊子

武子御武子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每

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抽擗也敢好厨子

怒曰非子之求而潘之愛潘楊柳可董澤之

潘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

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

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

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

終夜有聲言其兵衆丙辰楚重至於郟重轉

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

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臣聞克敵必示子孫

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

楚在秦
此除其
伏之有
也有利
及

三齊

左氏傳
楚二事
王孫
及無

為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一又載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元王保之又作武其卒

章曰者定爾功其二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

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

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

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

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

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

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

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

示子孫其為先君官告成事而已祀先君

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

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厲今罪

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

乎祀于河作先君官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

與是復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

公子魚昆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

也君子曰更佚所謂悖悖亂者謂是類也詩

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

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殺

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

直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

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

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

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

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

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

復其位。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

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

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甲公巫臣曰師人

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城

績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

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叔展曰

有麥麩乎。曰無。有山鞠騶乎。曰無。河魚腹

奈何。曰。目於晉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

已。叔展又救結茅以表。明日蕭潰。申叔視其

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晉原穀宋華椒衛

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

不責不實其言也。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

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

十有三年春春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魯。晉

殺其大夫先穀。

十三年春春師伐莒。晉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

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成今宋見伐晉衛

以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

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

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

謂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

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

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凡大國

之許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

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敵

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

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夏晉侯伐鄭為鄭故也

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

大在傳宣公

昭二十

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

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

召之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

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

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曰鄭昭宋聲晉

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

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

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

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復及

楚莊王

三傳

於室皇室皇殺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

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

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

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

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孟獻

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

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

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

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為明年歸

父會楚

昭二十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

人及楚人平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

子嬰兒歸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棗初稅畝公田之法十

一獲其餘畝復十收其一今又

一遂以為常故曰初冬螽生螽子以久生避寒

饑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

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

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運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陵蔽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及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

三

六左傳宣公

四十五

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貲，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侯也。侯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

子反與高
華元所
又問其
城依

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將，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將左右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此道，華元益用。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鄭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鄭舒有三雋才，不如待

三

六左傳宣公

四十一

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春酒二也，弃仲章而奪蔡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微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之，盡在狄矣。晉侯

公之子不
從公之

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
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
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
及毛伯衛卒立召襄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
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
跡新破次上地未安故別遣立黎侯而還狄
魏驅晉秦而東行定狄地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
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
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

左傳卷本

卷三

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
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墮而顛故獲
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
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晉侯實桓子狄巨室
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于之功
也微子吾畏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
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
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
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

也本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
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
咎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初稅畝非禮也穀
出不過藉借民力以豐財也冬螽生饑
幸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師滅赤狄甲氏今夏成周宣榭火
又并置其外宣榭火秋鄭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左傳卷本

卷三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獻冕
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
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
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
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
也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
天火曰災秋鄭伯姬來歸出也為毛召之難
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

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般蒸

蒸升也升武子私問其故蒸當饋薦而殺王

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

享則牛解其體而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

所以示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武

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

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祭文公六月癸卯日有

食之巳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

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微會于齊齊頃公唯

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歡而發

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

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

命矣使齊齊之罪乃復命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

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

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

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

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皇使見晏桓

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

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

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

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

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

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

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

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

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秋

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變乎吾

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

怒亂庶遘沮君子如祉亂庶遘已君子之喜

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

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

卻子逞其志庶有身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

請老卻獻子為政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

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比稱

弟皆母弟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甲戌，楚子旅卒。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疆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嚴，故得逃。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秋，邾人戕郕子于郕，凡

春秋

左傳卷本

季

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亂殺皆殺也。弑者，漸戕者，卒暴之名。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不能堅事齊，言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故云失大援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

仲父許其名也。將為司寇，主行刑。遂逐東門氏。子家環及笙父字，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於帷介，副地將去，傳介命。於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在國，君位，公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

左傳卷本

季

三傳

左傳成公

成公卽黑彤宣公于 盤法安者立政口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三月作丘甲。

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牛三頭，四頭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轅一乘。此甸所賦，今當使也。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冬十月

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

左傳成公

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

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二月癸未，敗

績于徐吾氏。

徐吾氏，茅戎之別也。

爲齊難，故作丘甲。聞

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秋，王人來告敗。冬

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

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

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

以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

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

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

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

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

于袤婁。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

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

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

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郚人、鄆人盟于蜀。

於楚盟也。然則楚解於楚是始與中國事。

左傳成公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項公之嬖人盧

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

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

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

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

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

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

戰也。」夏，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

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

也。隕于辱矣。隕見禽獲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此於

師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

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

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軒縣也。天子樂官。縣

左繁纓以朝許之。諸侯之服。仲尼聞之曰。

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

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非可

左傳

左傳成公

三十一

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

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

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

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

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六萬卻克將中軍。

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

魯。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

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

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

左傳

左傳成公

四十一

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

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

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

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

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

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詐。

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

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

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

鞞。邢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

鄭丘綏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

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履。未絕鼓

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

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綏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

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

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若之何。

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

韓厥以...
左...
果...
左...
果...
左...
果...

傳

韓厥...
取...
取...
取...
取...
取...
取...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弁纒，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從齊師敗績，逐之。三

周華不注。山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

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

左。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射也

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

韓厥倪定其右。倪俯也，右被射仆逢丑父與

公易位，將及華泉，驟絀於木而止。丑父寢於

輶中。輶，附車也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轡馮前。馮，馬絆也

臣僕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已不敏攝承空乏

從君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左

車，宛復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

車，宛復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

車，宛復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

車，宛復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

車，宛復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

車，宛復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

車，宛復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

車，宛復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

送

傳

韓厥...
取...
取...
取...
取...
取...
取...

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

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輶出其狄人，使晉狄卒皆退，遂入狄卒，狄卒者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

衛師免之。狄師長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之遂自徐闕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

君也。齊侯單還，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

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

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

何乃奔？奔，走也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予之石筮。石筮，晉師從

齊師入自丘輿，擊馬，壓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王磬與地。婦人，也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使也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毋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備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及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道。子實不優，而弃百禄，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晉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左傳成公

七十一

雖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實我亦得地而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晉大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師克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皆魯侯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歷辰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輪檜。四阿四法梓也，輪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為。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不敵，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成禮。衛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

左傳成公

八十一

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鄭靈公夏殺御叔。御叔夏弒靈侯。陳靈公夏殺御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郊，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其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于子。與襄老之凡以求之。王子楚公子微臣也。鄭人懼於郊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

楚代魯至陽。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申叔曰：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卻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宣公使求好于楚莊。

王卒宣公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
 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
 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
 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
 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
 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
 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民
 口已責，奔適速鰥救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
 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躬
 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
 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回將退矣，無功而受名
 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
 執鍼織紵。楚斷位人執鍼女工織紵縵布者皆百人。公衡為
 質。公衡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
 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
 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
 夫盟于蜀。卿不書，置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
 與楚盟，故曰置盟也。置之蔡侯、許男不書，蔡楚

數語感
 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
 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
 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其是之謂矣。楚
 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
 之不宴，以奔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
 必有任，是夫國弃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
 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
 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
 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
 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
 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
 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
 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
 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
 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
 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
 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
 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

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
王使委於三吏。三吏也。三公也。禮之如
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
勿。藉。相相禮者藉也。王畏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
三日哭。喪畢。宣公神主新乙亥葬宋文公。夏公
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

僑如帥師圍棘。棘。田之邑。大雩。晉卻克衛孫良夫
伐厲谷。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
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
盟。鄭伐許。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
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
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汶陽
之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
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子于楚。以求知

傳

左傳成公

十三

傳

左傳成公

十四

楚於是首佐中軍矣。首。首也。故楚人許之。
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
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
歸。即觀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
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
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累囚。以成其好。
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
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
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

以君之靈。寡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
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
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
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
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
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
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
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晉卻克衛孫良
夫伐厲谷。如。討赤狄之餘焉。厲谷如潰。上失

民也。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

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

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

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

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

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

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

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

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為六軍，借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筆

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

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

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

齊侯曰：服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

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營之在楚也，鄭賈

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

歸之，賈人如晉，荀營善視之，如賈出已。賈人

曰：吾無其功，敢有其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

此項屬也。追記。然左氏之詞，其神筆此可見。

三傳

大左傳成公

五

誣君子遂適齊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

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郕。鄭伯伐許。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杞伯來朝，歸

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夏，公如晉，晉侯見

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

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

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

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

臣睦而遷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

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

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冬十一月，鄭公孫

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

鉏任，泠敦之田。晉樂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

變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及救鄭

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

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

三傳

大左傳成公

六

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
以知二國之成。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
盾弟莊

趙朔妻
朔盾之子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
在前年仲孫蔑如

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
于蟲牢。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
屏。利嬰之兄。嬰曰我

三傳

六左傳成公

十一

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

有能有不能。言已雖淫而能
令莊姬護趙氏。舍我何害。弗聽

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使問諸士貞伯。

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
伯從人。曰。神福

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
放遣

為祭之之明日而亡。為八年晉殺
趙同趙括傳。孟獻子如

宋。報華元也。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歸

諸穀。野饋曰饋。運糧
饋大國也。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

宗。伯宗辟重。曰。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

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

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

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

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

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

遂以告而從之。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

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成及于國。故鄭

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

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

三傳

六左傳成公

十一

華元享之。謀。謀以出。謀以復入。曰。魯攻

華氏。宋公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
德圍。適代已為質。故怨而欲

攻華。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

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
龜也。十一月

己酉。定王崩。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取

鄆。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八月。邾子來朝。公孫

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

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

如晉音樂書帥師救鄭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二月，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取鄭言易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寤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鉞，衛人不保。不守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

三

左傳成公

九

儀圖是乃韓氏之遠謀

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郕。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鹽池是鹽音古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覩，易覩則民愁。民愁則墜隘於是有沈游重隄

出圖是定國是

三

左傳成公

十

之疾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民驕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六月，鄭悼公卒，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

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

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

之主也。三鄉為王。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樂書得從眾之義且為八年晉侵蔡傳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

食其角。乃免牛。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吳伐鄭。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

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

會吳入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七年春。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

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

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

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

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夏

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

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

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楚圍宋之役。師還

子重請取於申。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

臣曰：不可。此申。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

北方。若取之。是無申。申也。言申邑。賴此田。成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

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

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

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

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

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

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怵事

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

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

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

鏃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

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

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及戚焉。戚。林父也。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齊服事晉。晉樂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奔。猶以成人禮書。

之終為杞伯所。美故稱杞叔姬。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士燮齊人邾人伐邾。衛人來勝。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

辭命

左傳

左傳成公

三

之終為杞伯所。美故稱杞叔姬。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士燮齊人邾人伐邾。衛人來勝。

三傳

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王。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樂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左傳成公

三

過許見其無聲。伯如莒。逆也。自為逆婦而書。備因攻之。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請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樂卻為徵。樂氏。卻氏亦徵其為亂。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願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齔寡。所以明德也。乃立

杞叔姬何
事而自未
詳

三傳

武而及其田焉。秋。召桓公來賜公命。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晉。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晉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天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變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鄭。衛人來騰。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騰之。異姓則否。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騰。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晉潰楚人。

六卷成公

章一

三傳

入鄆。鄆。晉別邑也。楚偏師入鄆。故稱公。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已杞齊復強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二月。伯姬歸于宋。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于成。于鄆。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晉人來騰。禮也。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獨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

六卷成公

章一

魯國一
事送方二
古人字
不誤
亦有六事
解而事
有詳略之
間不可不
知

法三虛
此左氏
大體也

三傳

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天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天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首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

八在傳成公

三

公孫申謀
則其去而
為不遠者
所與也
無則則
是以以物
與世于
處相似

三傳

脩城郭。決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紆。緩也。勿亟遣。使請晉。示欲更立。君必歸。君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上。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勝。丙午。晉侯孺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十年春。晉侯使糴茂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鄭公子班聞申叔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子如。公。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髡頑。鄭成。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

天在傳成公

三

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

襄鐘。子罕穆公之廟鐘。鄭襄公之廟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

為質。子然子駟皆穆公之子。辛巳，鄭伯歸。晉侯夢大厲被

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

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

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

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

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

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逃之。其一曰：居

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

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

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

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

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

諸廁，遂以為殉。傳言巫必明，見殺。鄭伯討

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

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為忠，不

得其人，還害身。秋

公孫車來
殺身
伯氏歸
二十五年

豎不事示
少時先疾
而死

三傳

左傳成公

元

此公母也
魯人行止
不其若

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茂未反，

晉使羅茂至楚，結成晉，謂魯貳於楚，故留公，須羅茂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

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

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鞮來

聘。己丑，及卻鞮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

如如齊。冬，十月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

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卻鞮來聘，

且泄盟。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叔肸之妻。穆姜曰：吾

不以妾為嬖。穆姜宣公夫人。宣弟生聲伯而出

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

伯以其外弟為大夫。管子奚之子。而嫁其外妹於

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卻鞮來聘，求婦於聲伯。聲

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

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言不與卻鞮婦，婦

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

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

也。

三傳

左傳成公

三十一

聲伯之母
叔肸之妻
穆姜宣公
夫人宣弟
生聲伯而
出

庇其仇儻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狐而殺之。
 將何以終。遂誓施氏。晉不復為之婦夏。季文子如晉。
 報聘。且泣盟也。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
 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
 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秋。宣伯聘于
 齊。以脩前好。晉卻至。與周爭鄆田。鄆。別邑。王命
 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
 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晉周克商。使諸侯撫封。
 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
 卽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
 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
 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
 爭。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
 楚人既許。晉糴棧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
 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為成。將會于
 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
 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卻犇盟。秦伯于河
 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

三傳

左傳成公

季

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
 而背晉成。

三傳

左傳成公

季

左傳

成公二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八月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蔡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

左傳成公

下

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費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狄人聞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郤至如楚聘且泄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堂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

傳

左傳成公

下

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道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杆城其民也故詩曰越越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會會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越越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范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泄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有二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

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廬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為。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已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

左傳成公

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賑。社之內也。盛以賑器。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牒。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及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

秦呂相魏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彊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

左傳成公

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命。命文公恐而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在傳三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

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

稷，帥我蚤賊以來，蕙搖我邊疆。謂秦禍我是以

以有令狐之役。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

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

之戰。在文十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

也。及君之嗣也。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

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

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

是以有輔氏之聚。在宣十君亦悔禍之延，而

欲徵福于先君，獻稷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

吾與女同好，弃惡循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

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在十君又不祥，背弃盟誓，曰狄及君同州，君

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

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

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

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

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生具天上

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

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

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隳就寡人。

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

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

侯以退，豈敢徵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

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

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

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

晉。晉樂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

缺佐之，韓厥將下軍，荀息佐之。趙旃將新軍，

卻至佐之。卻殺御戎樂鉞為右，孟獻子曰：晉

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

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

及不更女父。不更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

及侯麗，而還。迂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目眇，求入于大宮，不

能殺子印子羽。大宮，鄭廟也。十年，班出，與許

分及軍于市已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
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駟孫叔孫知曹人使
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
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
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于
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
請焉子孫乃及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
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

左傳成公

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
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
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犖遂孫林父
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
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
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
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
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

左傳成公

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
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
取禍之道也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
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
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
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
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九月僑如以夫
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
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衛侯有疾
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行以為大子
敬嬖定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
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
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
言獻
必從已始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醵也
使主社稷醵行之
母弟大夫聞之無不登懼孫文
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真諸戚而甚
善晉大夫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

十歲也
公子喜

齊卒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
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
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
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冬十有一
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
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許遷于葉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
而自立事在
十三年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
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
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
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
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
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楚將北師
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
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一年子
襄莊王于公子貞
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
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

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
石樂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
民將叛之無民孰戰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
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
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
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
弱公室殺公子肥肥文
公子華元曰我為右師君
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
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載
族也華元司城公孫
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
也向帶魚府皆出桓公
魚石將止華元魚
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
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
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
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
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
氏殺于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
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

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

及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

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

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則決睢澨澨水閉

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

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

靖國人晉二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樂弗忌

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

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

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

直言必及於難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

也許靈公畏偃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

申遷許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寒過節冰夏四月

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

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

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收績楚殺其大

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

左傳成公

三十一

子沙隨不見公不及鄢陵戰故公至自會公會尹子齊

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暫伯歸自京師九月晉人

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荏丘冬十月乙亥叔孫術

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鞮

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

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于盟于武城

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

敗諸洧被退舍於夫渠宋師不備鄭人覆

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

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

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

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樂武子曰不可以當吾

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樂書將中軍士

變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

卻至佐新軍荀偃居守卻鞮如衛遂如齊皆

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非謀矣有禮

故和其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

左傳成公

三十一

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公
 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子公過申，子及入，
 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
 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
 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
 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
 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
 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
 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

左傳成公

卷十一

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而外絕
 其好，潰齊盟而食話言，好時以動而疲民以
 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
 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及
 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
 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友曰：
 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
 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

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
 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
 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
 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
 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盪，不盡
 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
 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稱
 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以
 軍之未備而先擊。軍吏患之，先陳范匄趨進，

左傳成公

卷十一

曰：塞井夷竄，陳於軍中而䟽行首。當陳前決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
 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楚師輕
 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
 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
 子及，王卒以舊。罷老鄭陳而不整，營軍而不
 陳，陳不違晦。晦，月終也。在陳而蹶，合而加蹶，
 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
 必克之。楚子登莫阜，以望晉軍。果車，子重

州州公
八海公
使上正使
隨同其
晉人習
事也
此區章
法甚妙

三傳

道貴皇
亦美入齊
晉人習
楚之隨
晉人習
之

使大宰伯州犁侍十王後王曰聘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於先君也微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蹕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貫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苗貫皇楚國椒子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貫皇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併合戰與苗貫皇意異苗貫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玉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曰南國賊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賊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洎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洎也步殺御晉厲公樂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樂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洎樂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

職公為
侵官
為難
切難
也

三傳

死能
死矣
死矣
死矣

失官慢也去將而離局離局茲也謂曲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狄公以出於洎也癸巳潘在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微七札焉謂其能陷堅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言女以射自多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殺弓以一矢復命而中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戢也有棘章之跡注君子也見不毅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歸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罪事不得若故肅使者肅手至地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離

行則與
本國來
各不讓
也文歸
禮亦在

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
 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蒞
 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歸
 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兵擊進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
 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
 乃內旌於殺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
 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石
 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楚師薄於
 險薄迫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

左傳成公

二十一

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政
 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受而飲之免使者
 而復鼓免脫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
 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
 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
 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
 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登獻飲於子反
 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
 以待乃宵遁晉人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
 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
 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
 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
 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
 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
 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
 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
 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
 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

驅逐之使
至二千七
百餘年史
法以後來
自也所以
緊著左氏
細辨史源
深且又左
氏大視
是也中

左傳成公

二十一

侯出于衛公出于壞墮壞墮魯邑亦衛後

故不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

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

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

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公待於壞墮申

宮做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

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卻鞮

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卻鞮將

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之屬取

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曹人

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

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

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

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

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七月公會尹武

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

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

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子叔聲伯
二齊成公
行不

三傳

左傳成公

二十一

侯者約也

介其約者

介也

以待晉師

至而食之

至而食之

至而食之

至而食之

三傳

左傳成公

二十一

約叔孫僑如來僑如於

是逆作亂約因奔齊為食於鄭郊食晉師

逆以至聲伯成叔孫以必須聲伯四日不食

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言其忠也諸侯遷于制田

知武子佐下軍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

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

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將王與曹人復請

于晉晉侯謂子臧及吾歸而君子臧及曹伯

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宣伯使告卻

鞮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樂范也政令於

是乎成公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

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

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

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

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

請季孫于晉卻鞮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

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于

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

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微周公之福使寡君

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

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

讎治之何及郤犇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

魯之常隸也謀賊敢介大國以求厚焉秦寡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

求范文子謂樂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讓惠而

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

請邑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圖其身不忘

其君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

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

如奔齊諸大夫共盟十二月季孫及郤犇盟

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姜所指召叔

孫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子通僑如齊孟于

女母未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

奔衛亦聞於卿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

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

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

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

怨是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

其可乎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

單于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

鄭故假天子威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

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晉侯使荀偃來

乞師冬公會單于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

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

卒于狸辰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

且卒晉殺其大夫卻鉞卻犇卻至楚人滅舒庸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

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大子駘頑

侯孺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

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咸童至于曲

洧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

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

者正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六月戊辰士燮卒。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闕。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舊索簡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

三傳

左傳成公

二五

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初鮑盧高氏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上宰。匡句須士。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此。蔡猶能衛其足。蔡傾葉何日冬諸侯伐以蔽其根鄭十一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

魯侯即子
也

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賑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傳或數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使以高氏難告晉齊

三傳

左傳成公

二五

欲計師作故國共于於外。晉厲公後。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復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

御氏多怨
之山又叙
屬公作性
之由此左
氏以事之
宋七

三傳

御氏多怨
之山又叙
屬公作性
之由此左
氏以事之
宋七

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郭蒙
子開訓君孟嘗使諸周而祭之郤至眇于周
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
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厲言
無道先婦人郤至奉豕進之寺人孟張奪之
而後解位寺人郤至射而殺之公曰李子欺余季氏御
奪孟張豕厲公將作難齊童曰必先三郤族
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
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

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
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
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
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
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
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
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黜助之抽戈
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
伯苦成叔於其位温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

左傳成公

三十一

三傳

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
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
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
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
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偃而不討不
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
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
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
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
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遂
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
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首於趙氏孟姬
之讒吾能違兵昔將討趙氏而厥古人有言
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子不能
事君焉用厥也尸主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
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
楚公子燮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樂書
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民不與郤氏胥童道

左傳成公

三十一

君為亂故皆事焉。晉殺其大夫。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齊並庚申晉

弑其君州蒲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

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公至自晉晉侯

使士勾來聘秋祀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

困已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

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

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丁未葬我君成公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

左傳成公

天

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卑一乘不

以君使荀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

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

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

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三子用我今日否

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

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

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之屬

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齊

遂不喜
大夫齊
中在
其
天

齊

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

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

齊殺其大夫國佐奔命專殺以穀叛故也

本疾洋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
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
使清人殺

國勝待命于清者、國弱來奔、弟王湫奔

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

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二月乙酉朔晉悼公

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

左傳成公

天

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

武為卿荀家荀會樂壓韓無忌為公族大夫

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

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為

之法并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

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

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

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過寇為上

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

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
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
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
霸也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
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
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
以十五年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其惡
依四大國以兵成還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

存傳成公

二十

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
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
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閒吾
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
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逞姦
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
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公至自晉晉范宣
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秋

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改公以晉君語之
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納昏七月宋老佐
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八月邾宣公來朝即
位而來見也築鹿圃書不心也己丑公薨于
路寢言也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在政曰欲求得人
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
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士
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滅武仲對曰伐

存傳成公

三十

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車之佐也今彘季亦佐
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矢班爵而加敬
焉禮也從之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
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圍彭城孟獻子
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于葬我君成公書
順也

左傳襄公六年止

名午成公
子母定姒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於是公年四歲仲孫蔑會晉欒

廡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

宋彭城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

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使

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

剽來聘晉侯使荀偃來聘

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八年

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於是為宋計地犬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

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

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侯

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為討二月齊犬子

光為質於晉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

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

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鄆以鄆之

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

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

犬丘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

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

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

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賁卒晉師宋

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

姜叔孫約如宋齊還為鄭冬仲孫蔑會晉荀

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

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鄭楚殺其大夫公

子申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齊侯伐萊萊人使

正與子賂風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寺人

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

靈也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積以自為櫬

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

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

成公母齊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

行季孫於是為不替矣。且姜氏君之妣也。

適母故曰君妣。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降福孔偕。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

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鄭成公疾。

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

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

言，其誰暱我？力一本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

月庚辰，鄭伯賂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

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

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

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鄭之

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齊叛，營將

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復憂齊將

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

得請謂齊人應命。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

告諸侯會築虎牢。城虎牢，足以豈惟寡君賴

之請，諸侯之福也。服鄭息征伐。豈惟寡君賴

之，穆叔聘于宋，迺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

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

左傳卷之六

三

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遂成虎牢。鄭人乃

成。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

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

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

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

單于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子、邾子、齊世子光

已未，同盟于雞澤。同盟，王新即位，使王官伯陳

侯使表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戊寅，叔孫

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秋，公至自會。冬

晉荀偃帥師伐許。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克鳩茲

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

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以侵吳。吳人要而擊

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

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

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

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

左傳卷之六

四

之遂遇心疾而卒。公如晉始朝也。夏盟於長
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
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不在東
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晉為
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
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
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
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
郟外。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

三傳

左傳卷八

五

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於是
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
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左
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
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簡書
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
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
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
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六月公會。單頃公及

此左氏章法

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
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楚子辛為令尹。侵欲
於小國。陳成公使表僑如會。求成。楚使欲表僑
四世孫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
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陳請服也。晉侯之
弟揚于亂。行於曲梁。行陳魏絳戮其僕。晉侯
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于為戮。
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
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

三傳

左傳卷八

六

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晉侯將伏劍士魴
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
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
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
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于。無所逃罪。懼白
武不敬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
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既而出曰。
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
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

此錄錄清
此錄錄清
今之卷八

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

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韋臣旅會今欲顯絳

故特為設禮食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楚司

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

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嬖氏薨。成公妾。葬陳成公。八

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

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

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

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

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

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

也。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

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

樊三。口韶夏一名。過四日。納夏一名。渠益擊鐘而奏此三夏曲。工歌。文王之

三。又不拜。王大明。縣。歌鹿鳴之三。三拜。雅

三傳

左傳襄公

七

三夏文
鹿鳴四
皇華
也

之首鹿鳴四韓獻子使行人子貢問之。曰。子

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

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

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

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

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晉以叔孫四牡。君

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

臣。曰。必諮於周。忠信為周言必於忠臣聞之。

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

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秋。定姒薨。

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

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

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

匠慶請木。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為略匠慶用蒲圃之

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

及也。其是之謂乎。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

公請屬郟。公時年七歲。益相者為之請晉侯不許。孟獻子

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

三傳

左傳襄公

八

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
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楚
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無終子
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因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魏絳子晉侯曰戎狄
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
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
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

左傳卷公

九

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極其言不對曰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
民以代夏政仲康卒子相恃其射也不脩民
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危圍皆羿
之賢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乘
臣北海平壽縣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夷信
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
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
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

引后羿為
三十一
字經一
事而三百
二十字似
甚矣體然
古人欲詳
欲更任其
走筆不拘
非若後世
史士之撰
有實前後
多寡通均
也明年此
缺遺于文
矣

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
奔有鬲氏靡發遺臣事羿浞因羿室就其生
澆及豷恃其說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
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處
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
以滅浞而立少康夏后相少康滅澆于
過后杵滅豷于戈后杵少有窮由是遂亡失
人故也浞因羿室故不昔周辛甲之為大史
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

左傳卷公

十一

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
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
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鹿牡武不可重用不恢
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獸臣司原敢告僕
夫獸臣虞人告僕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
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
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賈賣易土
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積人成
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咸懷三也

與和戎事
不倫然總
是則大善
功之建發
併及之

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鑿于后

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

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冬十月邾人

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故救之

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鬻曾於是乎始鬻鬻合

也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

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

豹鄭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

道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

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

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不復殊吳者公至自會

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

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五年春公至自晉王使上叔陳生憇戎于晉

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王叔及有二心於戎夫奉使之義故晉執之夏鄭子國來聘通詞

君也穆叔覲鄭大子于晉以成屬鄭言曰叔

孫豹鄭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吳子

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

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

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入于會吳于善道皆受晉命而行

秋大雩旱也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

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

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陳

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

之且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掩其罪

人與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根彌篤乃怨而

歸罪于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

刑為失其節詩曰周道挺挺我心局局講事

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

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

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鄭為不利使鄭

大夫聽命于會鄭近魯竟故欲以為屬國既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

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
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
無之而後可冬諸侯伐陳子囊伐陳十一月
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季文子卒大夫入斂
公在位在西階宰庀家器為葬備此具無衣
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
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
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左傳

左傳卷公

三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
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晉人滅鄆冬叔孫豹
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宋華
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
以弓楛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對其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司武
言其懦弱不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
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
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

古人成節
實成之也
五年晉人
伐鄆殺孫
叔孫宿是
秋之也公
孫之說雖
然非春秋
之意似為
繁瑣

左傳

左傳卷公

十四

從子罕善之如初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晉人滅鄆鄆恃賂也鄆有貢賦之賂在魯
穆叔如邾聘且脩平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
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聽命十一月
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風沙衛之謀於鄭子
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
寅埋之環城傅於堞堞女牆堞土山也周及
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
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棠棠
邑北海即墨縣三人帥別邑兵來

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冬十
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
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謀救陳陳侯伯鬃
逃歸不成故鄭伯鬃

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實為子期所陳。賦以難疾赴陳。

侯逃歸。畏楚逃晉而歸。

七年春，鄆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

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

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建寅之月耕。謂春分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昭伯惠伯。

欲善季氏，而末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

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小邾穆公來朝，亦

始朝公也。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

緩報，非貳也。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

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

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

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人蘇言。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起好仁。

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

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

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

左傳襄公

五

三傳

使掌公族大夫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

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

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

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嘗過吾子。其

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

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

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衡，不順道。必毀折。為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木。

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

救之。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

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

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翹諸晉而廢之。子

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

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

而以瘞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

往而執之。公子黃，哀公弟。楚人從之。二慶使生，陳侯

于會。白，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

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左傳襄公

夫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季孫在會而公先歸公至自晉。晉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于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于熙。于侯于丁。辟罪也。加孫擊罪以戮之。孫惡出奔衛。庚寅鄭子國于耳侵蔡。獲蔡司

三傳

左傳襄公

七

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晉侯也。晉人伐我東鄙。以疆鄭田。秋

三傳

左傳襄公

六

九月大雩。早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于國于耳欲從楚。子孔于矯于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太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弃鄭。楚師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傲而師徒。以討亂略。

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變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自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

公傳 九

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唯君圖之。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 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實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傳二 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勾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番梘。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廵。文城繕守。備表火道。火起則從其 使華臣具正徒。令隧

左傳 九

正納郊保。奔火所。隨火所起 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戍討左。亦如之。同戍 使樂道庀刑器。亦如之。樂道 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校正主馬 使西鉏吾庀府守。府六官 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視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謂火

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為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為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陶唐氏之火正關伯居商丘。關伯高辛氏之子。辰大火。今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關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商人閔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穆姜薨於東宮。太子宮也。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三。

三傳
左傳襄公
主 許一

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易筮變者。占遇一爻。變義與則。論柔。故姜亦以柔為占也。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專。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弃位而姤。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

遇艮之六三
不獲之爻
此處隨艮之隨則民
之九六皆
矣而隨二
之不獲也
第一爻不
極其隨其
心不快也
隨其不利
故以互爻
占得隨
卦之義
而隨之

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帶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廩。而欒廩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

三傳
左傳襄公
主 許一

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偃士匄門于鄆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廩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行栗表道樹。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餼糧。歸

穆姜之占
此隨子
地之六五
占法相同

老幼居疾于虎牢。諸侯已敗鄭虎牢故肆告使諸軍疲病息其中肆告

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

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

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吾三分四軍與

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

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大

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

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

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

嘉公孫輒公孫蔓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

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

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

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

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

其鬼神不獲歆其禮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

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

後鄭國而不唯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

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亦以

三傳

左傳襄公

三

一

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聖言焉若

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

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

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

今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

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

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

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五日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閏月戊寅

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

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

曰不可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

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在成

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

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

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

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

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

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

三傳

左傳襄公

三

一

廟假鐘磬焉禮也。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于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于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不用，賓以特牲務崇，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躰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相。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左傳襄公

五

一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戍、鄭、虎、牟、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年春，會于相。會吳于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弃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相。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

固請內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董重如役，以從師。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縣門發，郕人紇執之，以出門者。諸侯故攻之。縣門發，郕人紇執之，以出門者。諸侯之士在門，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楹。魯人魯左執之，右拔鞅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弁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

左傳襄公

五

一

前後與班
無法度視
主將也

成小國以
若臣處院
私而忍行
事亦備而
後先君而
神後君也

夏大也
題識也旌
夏大也

左傳襄公

士句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
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
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
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
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
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
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

左傳襄公

左傳襄公

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
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于宋
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殿天
于之樂名
荀罃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
有稀樂宿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舞師題以旌夏旌夏大旌也題識也
以大旌表議其行列晉侯懼
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
林見祟見於
卜兆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罃不
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

後漢書
此類書不

左傳襄公

左傳襄公

之晉侯有閒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
俘詩傳中國
故謂之夷偃陽妘姓也使周内史選其族
嗣納諸霍人禮也使周史者
亦有王命師歸孟獻子以
秦董父為右生秦不茲事仲尼六月楚子囊
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衛侯救宋師于襄牛
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
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
子展曰得罪於二天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

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
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
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
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
蒯獲鄭皇耳于犬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
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
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
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莒人問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伐

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已

酉師于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

之師而黜其車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

復四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復

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漁司氏堵氏侯氏子

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

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富國子國為司馬

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

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

左傳襄公七

元

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

如北宮知而不告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

焉尉止等五子西聞盜不傲而出尸而追盜

先陳尸人皆士也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

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置守屯羣司具衆

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

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矯帥國人助之殺

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

臣尉嗣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

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一職位以大夫諸

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

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

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

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

安眾子得所欲欲為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

欲無成犯眾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

之外眾而後定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

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

左傳襄公七

辛

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服欲以還鄭追書

及晉平楚一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

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

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

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

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矯曰諸侯

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從之將退不從

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

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夜渡畏欒黶欲伐鄭

師荀彘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篋門闈實之。」

王叔

左傳襄公

三十一

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旄者言得重之，祖皆在其中，駢旄赤牛也，舉駢盟不以犬難。曰：「世世無失職，若篋門闈實，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篋門闈實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合要。

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契之辭王叔奔晉，不書。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夏四月，上下郊不從，乃不郊。無傳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無傳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無傳楚人執鄭

王叔

左傳襄公

三十一

行人良霄。冬，秦人伐晉。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穆子曰：「政將及于子，子必不能。」政者，魯國之制，實賦必重，故憂不能堪。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偃闕。諸五父之衢。王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三子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

諸大夫志
晉楚而子
展之如
此皆據
之詞也

三傳

皆據
之詞也

其乘之人以其役色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

季氏者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無公征

入已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孟氏使半為臣征之民碑倍征故盡為季氏

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叔孫

氏使盡為臣其父光歸公而取其不然不舍不如是

蓋三家盟誦之本言鄭人患晉楚之故諸

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

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

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我為惡

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

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

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

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

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

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

宋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

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

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

左傳襄公

三傳

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圍鄭觀

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

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

道做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

盟毋蓋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惡救災患恤

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開茲命司慎司盟名

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

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蹈其國家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

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

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奘如楚尚

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

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

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古者兵

其間所以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

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

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

蕭魚庚辰救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備也

左傳襄公

三傳

神入際音之物可也
早矣如之
亦首則後
則加以
百戰水以
則何以
小國何以
侯何以
生財之法
成而不位
可惜也

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告諸侯亦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惺師觸師獨廣車軸車淳十五乘甲兵備也淳精也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歌鍾二肆及其鑄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救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

三傳
左傳襄公
三十一

九合諸侯諸侯無應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女思德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渡河南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

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晉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十二年春晉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

左傳襄公
三十一

遂入鄆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同姓於宗廟所出王同宗於祖廟始封君同族於禰廟之廟同族謂高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祖以下為邢凡將茅昨祭臨於周公之廟六國皆周別封為國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

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

不敢舉亦不敢人毀故曰若如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

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

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結成也公如晉

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秦嬴歸于楚楚司馬

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音秋九月庚辰

楚子審卒共王也冬城防

三傳
左傳襄公
三十一

夏邾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音秋凡書取

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荀密士魴

卒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

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

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

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

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

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

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

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臆

君子曰讓禮之王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

黶為汰弗敢連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

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

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平周

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

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

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應黜

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

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

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

之敝恒必由之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

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

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

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

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窳窳之事所

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廬大夫擇焉

三傳
左傳襄公
三十一

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諶，大
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
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無有蠻夷奄征南海，
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諶之。共
大夫從之。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
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
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
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當。君子以吳
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冬，城防渚。

左傳襄公

元

事時也。於是將早城，滅武仲，請侯畢農事，禮
也。鄭良霄大宰，石臯猶在楚。石臯言於子囊
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
習則增脩德而改上。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
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
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
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
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
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
括、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伐秦。己未，衛侯出奔齊。莒人侵我東鄙。秋，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
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襄公

早

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
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
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
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
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諸漏洩，則職女之
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
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
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也。母是翦焉，
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

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也與晉踣之。踣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構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費焉。費也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好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

左傳卷公

聖

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兔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驕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下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驕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欒黶自專故奔之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今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

左傳卷公

聖

士鞅反。樂廩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能自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廩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

三傳
存
對
美
公

聖
一

子平樂廩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將於盈乎？在秦伯以為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既不釋冠，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孫文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二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

三傳

存
對
美
公

聖
一

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弁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蟻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季公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子行，擊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鄆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子魚，庾公差射兩鞫而還，鞫，車軌也。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子，鮮公母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

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弃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

本傳

左傳卷六

襄十

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糴歸其音。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

或晚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薨，葬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

本傳

左傳卷六

襄十

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早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

人誘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

三傳

左傳襄公

昭一

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茲幸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

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三傳

左傳襄公

昭一

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非卿也。天子不親。昏使上卿。迎而公監之。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蔣子馮為大司馬。公子囊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官殿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

此處之通。詞性注。子凡非是。

楚康王

此對之。也。到公名。或若生。

三人也明
可臣不在

三傳

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觀心。詩云：嗟我懷人，實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甸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伐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翮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子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乘相謂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矯送葬。宋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王人，王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

左傳卷公

完一

本

會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子，代其父祁奚。韓襄樂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傳言晉將有濞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

左傳卷公

辛天

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董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鱗諸侯。鄭子蟠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夏六月次于榘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

左傳襄公

至一

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道。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討敝邑之急。朝不及父。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

齊人自以齊何可也

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匈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

左傳襄公

至一

左傳襄公

十七年止
十六年止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

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

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邾不投備卑宋也衛

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甕重丘人

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

禮

左傳襄公

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

曹人愬于晉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

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

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魯師畏齊不敢至防鄆叔紇臧疇

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

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齊師去之失臧齊人獲

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

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

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夙沙衛奄人冬邾人故謂之刑臣

送而復還
齊師不遠
歸天

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宋華閱卒華臣劫其地

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

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

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界余而大壁宋

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

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

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

禮

左傳襄公

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彘

狗彘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

陳華臣不自安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

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

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

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

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園廬以辟燥濕寒

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

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誦有祝

禍之本也齊晏相子卒晏嬰麤線斬直絰帶

杖管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

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

三傳

左傳卷六

三

齊襄公

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鼓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僂。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僂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墜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衛曰。不能戰。莫

西北之正
山非此之
山也

三傳

左傳卷六

三

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疏陳之。斥陳。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旃先。形也。建旃以先驅。與柴而從之。塵也。揚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

齊法妙

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鳴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班。通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衛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為私。晉州綽曰。有

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內州神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衿甲不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楛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

左傳卷六

五十一

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晉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左傳卷六

六十一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

子公至自伐齊。無傳取邾田自瀆水。取邾田以瀆水為界也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夏衛孫林父帥師伐

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

穀聞齊侯卒。公還。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

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

無傳城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母

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

我田。取邾田自瀆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

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

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

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溲洎生瘍於

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友。士

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鄭甥荀偃其母鄭女二月

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

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

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

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

左傳

左傳卷公

七

如此傳見

大夫也。晉欒魋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季武

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

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

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

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

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

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

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

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

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

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

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釀聲姬生

光。以為大子。顏釀皆二姬母。姓因以為號。釀聲皆諱諸子仲子

戎子。戎子健。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

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

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

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

左傳

左傳卷公

八

此叙諸大夫以與相之由為相

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風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風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於四月丁未，鄭公孫滿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半晉伐秦，子蟜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澤。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誅西宮之難。十年制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也。士子孔，圭媽之干也。圭媽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信之。

左傳卷公

九三

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緹納師會食。醢衛于軍城。西郭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慶其本，必不有其宗。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叔

左傳卷公

十一

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傳季孫宿如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

揚之盟故也。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夏

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

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蔡公子變

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

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

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

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

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

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

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

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

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

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齊子初

聘于齊。禮也。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楮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

去所歸也。賦常棣也。常棣之詩。

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公

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衛甯惠

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

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

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

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

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間

丘來奔。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

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

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于商任。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

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

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

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

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

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

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絕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早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千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親戚。成崔慶之勢。終有弑殺之禍。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

方暑闕地下。冰而沐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其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樂相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樂氏。故與樂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相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肩通。樂祁相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先後祁姓。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怨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相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嚴責怒。而與吾同。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范公族大夫。而執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者而逐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熊。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雖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

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弃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笑矣。夫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

左傳卷公

車馬一

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暮勲，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卜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蘇、殽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

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子為王所命，故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歷不能保任其父之勞，犬君若不弃書

左傳卷公

夫馬一

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弃書之力而思歷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遂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侯出諸轅，轅，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會於商任，錮樂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糾刑，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

子力
子力
子力

子力
子力

三傳

子力
子力
子力

子曰盍及州綽刑刺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

之勇也奈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

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

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

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勝而先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

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迨還於門中識其

枚數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

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僕然二子

者磔於會歐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

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

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

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

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

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傳言穆叔夏晉人徵

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

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

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

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

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

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

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

先大夫子蟻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

平有蕭魚之役謂我做邑適在晉國晉諸草

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

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

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

討之湟梁之明年子蟻老矣公孫夏從寡君

以朝于君見於嘗耐與執燔焉閒二年聞君

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

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

罷病不虞存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

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

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
做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
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秋樂盈自楚適齊晏
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
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
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
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
弃也弗能久矣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
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
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
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
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
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
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冬會于沙隨復錮樂
氏也樂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
晉不可以不懼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
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
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

三傳

左傳卷公

左三

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
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
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
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
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
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
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
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縊其父先君臣之
復使遠子馮爲令尹公子黜爲司馬屈建
爲莫敖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
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
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
吾懼不敢不見吾適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
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
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
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都曰吾見
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
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都而後王安之十

三傳

左傳卷公

左一

二月鄭游販將如晉米出竟遭逆妻者奪之
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
子展廢食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
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
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
己巳杞伯勾卒夏邾界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

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諸侯納晉樂盈復入于晉以惡人入于曲沃秋
之曰歸晉樂盈復入于晉

三傳

左傳襄公

王

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
雍榆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
邾晉人殺樂盈齊侯襲莒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

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關

禮諸侯絕期故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

以鄰國責之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

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

板隊而殺人殺入各殺其長

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

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晉將

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樂盈

及其土

見胥午而告之

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

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

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

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生而

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

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樂盈帥

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

佐魏莊子於下軍

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

韓趙方睦

樂氏

親

知

程鄭雙於公

三傳

左傳襄公

王

荀氏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

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

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且樂氏多

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

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

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

有如喪王鮒使宣子墨綬冒經一婦人輦以

如公樂氏有內應罪之奉公以如固宮官

有憂說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成列既乘

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

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乘

持帶乘必持遂超乘上殿右撫劍左援

帶劫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

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

盜犯罪沒為官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

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

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下

乃出豹而閉之閉者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

傳

存傳集公

三

杜作地

前錄曰先
驅大日中
相則事曰

三傳

存傳集公

三

隱短督戎踰入豹自後擊之而殺之范氏之徒

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子謂鞅曰矢及君屋

死之鞅用劍以帥卒射短兵拏樂氏退攝

車從之鞅攝宣遇樂樂樂盈曰樂勉之死將

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注屬矢則乘槐

本而覆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肱而死樂

魴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秋齊侯伐衛先

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前申驅成

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華為右申驅大前軍

子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

公盧蒲癸為右貳廣公啓牛成御襄罷師狼

遽疏為右左翼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跽為右

右翼日肱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大

後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

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

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

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聞大國之敗而

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

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

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一隊。入孟門。登太行。孟門晉隘道張武軍於焚庭。張武軍

壁。成鄂郛。取晉邑而守之封少水。封晉戶於少水以為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復在十八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羣。趙勝趙海之子八月叔孫豹帥師救

晉。次于雍榆。禮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超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容。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使與通行為旅季氏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不從。季氏

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忠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黜好羯也。騶孟莊子之庶子。子秩之弟。孝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黜謂

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口。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答之。且夫子之命也。遂起遂立羯。秩奔。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孺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

左傳卷八

三傳

左傳卷八

三傳

左傳卷八

三傳

左傳卷八

三傳

左傳卷八

三傳

左傳卷八

之何滅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藥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滅氏將為亂不使我葬

季孫不信滅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

則藉除於滅氏辟穿滅也於滅氏借人除葬道滅孫使正夫

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

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滅氏見其有乙

亥滅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滅宣叔娶

傳

左傳卷八

季

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

子也好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

愛之故立之滅賈滅為出在鑄遠男也滅武仲

自邾使告滅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

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

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

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已請遂自

為也為日為請滅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

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

傳

左傳卷八

季

不辟邑乃立滅為滅紇以防而奔齊其人曰

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滅孫曰無辭廢長

季孫所忌故謂將盟滅氏季孫召外史掌惡

惡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

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

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

常蕩覆公室季孫曰滅孫之罪皆不及此孟

椒曰蓋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滅氏

曰無或如滅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滅孫

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孫子之孫子

伯服惠晉人克樂盈于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

樂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樂盈不言大夫言

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齊侯還自晉不入遂

襲晉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

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

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

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奔命亦君所

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

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和梁把梁即莒人行

成勝大國益齊侯歸遇和梁之妻於郊使弔

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

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

其室傳善婦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

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對曰多則多矣

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

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

鼠如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

止左傳襄公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辨

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

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怨施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

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

鄭公至自會陳鍼宜谷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

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

子曰昔勾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

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

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

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

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夫上有

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

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

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范宣子

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

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

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

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

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

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

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

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怨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為明年鄭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夏楚子為丹師以伐吳，不為軍政，不設賞，無功而還。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因閱數軍器，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伐之，言無信也。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

左傳襄公

三傳

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詩侯使張骼格輔躒力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大木，喻小國。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車已皆乘乘車，安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張戀反。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根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胄於橐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會挾囚也。禽獲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子而先出，皆起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胡再不謀，不待而馳，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也言其性急，楚子自棘澤遠使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

左傳襄公

三傳

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遂下

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

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

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為明年楚滅舒鳩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谷出奔楚。齊人城

邾。邾王城也。於是穀維陽。駭王宮。齊穆叔如邾。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穆叔如

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晉侯

發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

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

語然明。然明。明也。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

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

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

鄭。其有亡譽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

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公道於民。罪崔杼也。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

師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

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

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

巢卒。巢。諸樊也。為吳牛臣所殺。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

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

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

不寇。寇。不為寇。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

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

之。使偃取之。為也。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

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三之大

過。三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

而為中。男故曰夫。變風隕妻。不可娶也。隕。能

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

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

所歸也。崔子曰。蒺藜也。何害。先夫當之矣。言棠公已

當此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

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

乎崔子因是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

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報侍人

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開公何公開隙夏五月

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樂諸北

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

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

楹而歌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

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

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官近公宮

陪臣干擲有淫者不知二命手擲夜言行

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師公孫敖

封具鐸父襄伊儂堙皆死臣為公所發者

祝佗父祭於高唐遂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

氏申廟侍漁者侍漁監取退謂其宰曰爾以

魚之官

怒免命宰之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

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驪蔑于平陰傳言莊公

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

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

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

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

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

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

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

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

舍之得民庸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

之在齊也宣伯齊叔孫僑如叔孫還納其女

於靈公嬖生景公遠齊辱公子納丁丑崔杼

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

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

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敵諸書未終

易其辭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

四日飲

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軒之罪所以弔。間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醜，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舍中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馬也。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

左傳卷六

莊公

速來奔。道廣泉得用。故不可當。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不於於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死十三日。僕不待五月。四翼不踣。行入下。七乘不以兵甲。晉侯濟

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

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太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

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識者。使叔向告於齊。齊有使師自宜。退。使叔向告於

諸侯。告齊。齊侯受賂。還不識者。使叔向告於齊。齊有使師自宜。退。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含有罪以

諸侯。告齊。齊侯受賂。還不識者。使叔向告於齊。齊有使師自宜。退。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含有罪以

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柩。以求五鹿。衛侯欲得衛之五鹿。故留。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煙木。刑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相子曰載余。陳之。不欲載公。遇賈馯。馯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換公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詳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禁侯掠。陳侯使司馬相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自以係。子展執繫而見。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于美。入數俘而出。于美。也。但數其所獲。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師。司空致地。乃還。被除也。師兵符。陳亂。故正其。還。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

左傳卷六

莊公

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

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

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于美。入數俘而出。

司空致地。乃還。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

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

前年什處
人歸詞不
叛遂其請
歸以符共
卒今本叛
矣故云

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

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若

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為二十七年晉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

蕩為莫敖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

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

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子彊息相子

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吳

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子彊曰父將整隘隘

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

以待我簡師精兵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

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

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

逐之傳諸其軍吳逐逐五子簡師會之吳師

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

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城舒鳩衛獻公入于夷儀鄭子產獻

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

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

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

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

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

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他桓公弟殺蔡

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

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

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

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

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諸首未獲成命則

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當陳墜者并埋

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

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

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

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

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

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

士城濮之役文王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

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上

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也。

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

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

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

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

辭不為功。慎辭哉！楚為掩為司馬。為子馮之子

木使庀賦。治數甲兵。甲午，蔣掩書土田，度山

林，鳩數澤。鳩聚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燎。辨京陵。京陵，京大阜，曰陵，別之以表淳鹵。淳，厚也。薄之地，數疆澆為冢墓之地。表淳鹵。表，異也。輕其賦稅。數疆澆

疆，別有流沙者。司數，減其租入。規，偃豬也。其受水多少。町，原防。屬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開地不。牧，隄旱。隄，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量，入脩賦。量，九水厓下，瀾為。井，行沃。美之地。量，入脩賦。量，九芻牧之地。所入而治。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賦，車兵理其賦稅。賦，車籍馬。籍，以備軍用。賦，車兵。

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十二月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千巢，巢牛

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門也。我獲

射之必殪，是晉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

馬，半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

三傳

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蔣子之功也，以與蔣掩

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為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實以與其

子。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

言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

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

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也。今吾見其

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

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

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

儀使與甯喜言。來復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

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

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

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

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

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

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

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齊氏出公及喜，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其五月，秦

九世也。

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游盟秦伯車如晉游盟

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不結固也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

左傳集公

聖

召行人子貞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貞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如強命之對曰君無

信臣懼不免敬如曰雖然以吾故也詐諸初

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

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如以公命

與甯喜言曰苟及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

告籛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

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孫氏從近關出遂行從近關出告石

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穀公

天下誰首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

貳悼子解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

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

亦無覺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悼子

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

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孫文子在

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二月庚

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

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

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

角子叔衛衛侯制

左傳集公

聖

臣之罪一也

三傳

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餞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圍。

左傳襄公

聖

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行居，謂刑也。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三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蒯威父言更還，遂殖綽圍衛地。雍釗獲殖綽。孫氏臣復愬于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蓋請之於子，先八邑，賜

三傳

長庚論

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

左傳襄公

聖

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戍，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犂焉。言為王，子所得。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成城麇。印董父，鄭大夫也。楚人囚之以獻於秦，秦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請董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

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彊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

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弱賦藜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舞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侯罪下以故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

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名伯姬也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產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

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許作盟處為大子反而聘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弃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駭而與之語語諸語微使佐夫則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

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伊戾左師見夫人之

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

君夫人余胡弗知聞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

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弃使某獻

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

今使改命也傳言宋公聞鄭伯歸自晉使

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

戾使夏謝不敏夏子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

必先下之言鄭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

五禮

左傳襄公

與

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

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

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

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

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

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

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

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

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問

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

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

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

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

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

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

五禮

左傳襄公

手

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此以知其勸賞

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

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

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

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

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

十四年晉人宣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

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窵易震蕩也若

多鼓鉦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

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

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鄭於是不敢南面。

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諸雍

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

郤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

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

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

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逾

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

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

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至臣。而雍害其事。子

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

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其

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見棘

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

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

人與之苗。在宣四年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歷

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

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龜成陳。以當之。

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鉞中行

幸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

王夷師燔。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子潛反。子反死之。鄭叛吳

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

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

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

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

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

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

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

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

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

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

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實於

勇。奮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

九人者
之攻門者

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宰旅。冢宰之下士。言職。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齊人城邾之歲。在二十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

傳

之魯以
地以通
齊文而
治也

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木實。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就可使也。對曰。晉侯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能無用師

三傳

傳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鱗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未盟于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受地必周。諸邑邑謂齊魯宋衛也。則密使鳥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具車徒以

餘具車徒。以受封。鳥餘以地來烏餘以其眾出。出受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

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寧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于死余矣夏免餘復攻寧氏殺寧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表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鱗實使之使齊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肖及河又使之止使者而盟於河不託於木

三傳

左傳集本

卷三十八

門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想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總也服無月數而獻公事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寧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餒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大叔儀

不飲自出
其出卷之
許之謂卿
公孫臣謀
使攻寧氏
弗克皆死
公曰臣也
無罪父于
死余矣夏
免餘復攻
寧氏殺寧
喜及右宰
穀尸諸朝
石惡將會
宋之盟受
命而出表
其尸枕之
股而哭之
欲斂以亡
懼不免且
曰受命矣
乃行子鮮
曰逐我者
出納我者
死賞罰無
章何以沮
勸君失其
信而國無
刑不亦難
乎且鱗實
使之使齊
君遂出奔
晉公使止
之不可不
肖及河又
使之止使
者而盟於
河不託於
木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弒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三傳

左傳集本

卷三十九

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成盟載之言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

此說行國
君是長無
善矣宋
向戌是
下卯在
此盛正

伯州犁伯
能于
能于
能用

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
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
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馭謁諸王王曰釋
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
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于黑肱
素要齊其辭至
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
歸生至晉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晉
相忌
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伯夙曰楚氛甚惡
趙孟曰楚氛甚惡
懼難言楚有變
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

何管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管
辛巳將盟於
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
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
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
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
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
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
州犁告人曰今
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
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
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

左傳集本

四

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能止
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
者不病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
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
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
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
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
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
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
重故欲敵小國既而
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
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
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爭先
歃血
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
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
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
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
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
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
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

左傳集本

五

晉之居原
木之於水
亦有水故

三傳

古者謂文
明曰文
明曰文
明曰文

客于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視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泄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

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籠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鷄之賁貴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

子賦詩
而過文
子多則其
言多矣
亦能得法
左氏之法

三傳

左傳卷
左傳卷
左傳卷

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

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

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

喜之謂乎樂喜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成

之謂乎善向成能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

日券券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狐入曰棠

無咎謂也東郭偃相崔氏崔氏有疾而廢之而

立明成謂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

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成與

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

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

夫子敢以告夫子謂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

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

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

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

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

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

駕不得使圍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

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遂見慶封慶封曰崔

其慶封也
之慶封也
之慶封也
之慶封也
之慶封也
之慶封也
之慶封也
之慶封也
之慶封也
之慶封也

慶封與
之慶封也
之慶封也
之慶封也
之慶封也
之慶封也
之慶封也
之慶封也
之慶封也
之慶封也

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

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

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

妻縊郭姜縊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

無歸矣乃縊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

聞先人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楚遠罷

如晉泄盟報荀盈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

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

命不忘敏于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

民政其焉往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

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

楚能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可歷

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

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

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也乙

未楚子昭卒康王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

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

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陰不埤陽

乘龍龍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

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角元為鄭故以龍為宋

星鄭之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枵星在其中

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義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注

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夏齊侯陳侯蔡侯

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

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

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

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

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衛人討甯氏之黨故

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

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邾悼公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祀邾悼公

來朝時事也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

入于鄭鄭伯享之不做于產曰蔡侯其不免

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辰廷勞於東門之外

而傲廷作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憐

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已心將

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

父通大子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年蔡世

子班試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

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

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

謂吾子姑遠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來于

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

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

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

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

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

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

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

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

憚于大叔歸復命告于展曰楚子將死矣不

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

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之願。三三曰送復。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弃其本。復歸無

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

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

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

及楚子皆將死。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

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帑。星紀

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

鳥。星曰帑。帑。火。鷄。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

受其咎。俱論歲星過大。梓。惟則曰。宋鄭儀。裨

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惟人

主。在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

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

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

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

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

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

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

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

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

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

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

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則以其

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

而告。數日。國遷朝焉。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

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反盧蒲癸。

癸臣于之。子之。有寵妻之。子之以其。慶舍之

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慶

盧蒲氏。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

皆姜姓。

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

皆雙。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

皆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公。隱曰。雙雞

之膳。食。饗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

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飲使諸

矣。王何之。然。洎。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慶封告

其。當。反。肉。汁也。盧蒲癸白。譬之如禽獸。吾寢

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

左傳

左傳卷公

主

左傳卷公

左傳

左傳卷公

主

左傳卷公

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

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所又焉用盟告北郭

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

佐子車名陳文子謂相子相子無字曰禍將作矣

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莊有

此木積於六執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盧

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

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

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

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慶季示之兆曰死奉

龜而泣無字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曰禍

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禍作必於嘗歸

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

幸而獲在吳越十月陳無宇濟水而莊舟發

梁莊或壞也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

告我必不捷矣姜矣妻癸告之告欲殺姜曰

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慶舍癸

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

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

麻嬰為尸慶與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

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陳氏鮑氏之圍人

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

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名優在樂高陳鮑

之徒介慶氏之甲樂于雅高子尾陳子尾抽

楯擊扉三以楯擊扉為期盧蒲癸自後刺于

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楯動於

費費屋以律置投殺人而後死言其遂殺慶

繩麻嬰慶美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

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慶

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

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弗克反陳于嶽嶽里

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

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且其亡也

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汜祭遠散所祭

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

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

居之富於其舊。丁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廢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安于邠，殿其鄙六十。弗受于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邠，殿乃足欲。足欲亡

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今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尸，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六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執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末，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屋，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咎。伯有不遠為節，受戰必害。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瀕，藻實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弃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

不其甲之
足漢而
之何也
爾矣志

反楚屈建午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世
甲之際不以此。王人來告喪問弔日以甲寅
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
楚庚午衛侯術卒。閻弒吳子餘祭仲孫羯會齊
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
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秋九月葬衛獻公齊
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三傳

左傳卷公

大

計百六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
也楚人使公親禴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禴
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茱先被殯楚人弗禁
既而悔之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
不入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
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
楚郊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于羽曰
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公
還及方城子武子取卞使公治閭墜書追而

飲表祭
祭表祭

三傳

左傳卷公

九

計百六

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
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
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䟽也公問公冶曰吾
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對曰君實有國誰敢
違君公與公治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
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勸公歸也五月公至自
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
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
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
以冕服斂非德實也。言公畏季氏而實且無
使季氏葬我葬靈王鄭上卿有事于展使印
段往伯有曰弱不可于展曰與其莫往弱不
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
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
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與吳人伐
越獲俘焉以為關使守卞吳子餘祭觀舟聞
以刀弒之。言以刀弒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
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于展之命餼

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是以得鄆

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

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

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

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

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

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

升降乎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

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十大

叔與伯石往于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

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

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弃諸姬亦

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

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

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

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

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方斃

三傳

左傳卷公

平

許三頁

左傳卷公

三傳

左傳卷公

主

許三頁

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范獻子來聘拜城杞

也公章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

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

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

耦言公室甲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

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

人愠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先君若有知也

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競焦滑霍揚

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晉是以大若非侵小

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

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

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焉歸之魯之於晉

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

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濟魯以

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用老

臣杞文公來盟書曰于賤之也吳公子札來

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于其不得死

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

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
 禍必及子亦即四年暨請觀於周樂使工為
 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
 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
 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
 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
 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
 也是其先亡乎識其煩碎為之歌齊曰美哉
 泱泱乎大風也哉洪洪弘表東海者其大公
 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函曰美哉蕩乎樂而
 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
 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
 歌魏曰美哉風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
 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
 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
 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自鄆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
 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

左傳卷八

三

三傳

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
 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
 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遠而
 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
 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
 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
 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箏南籥者皆文王曰美
 哉猶有憾文王恨不及見舞大武者武王曰
 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
 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
 舞大夏者禹之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
 能脩之見舞韶箏者舜曰德至矣哉大矣如
 天之無不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
 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
 請已周秦詩謂之夏聲開頌曰五聲其出聘
 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
 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
 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

左傳卷八

三

三傳

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於鄭見于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于產獻紵衣焉。吳地黃縞。鄭地黃紵。紵故各獻已所貴。謂于產曰。鄭之執政。後。難將至矣。政必及于。于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遽瑗。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魚。公子荆。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能適音。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窶。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為高氏之難。故高

左傳卷公

高

三傳

左傳卷公

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鄒。敬仲高侯。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絳而宣旃。晉人善晉。其致邑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于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三十年春。玉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天

左傳卷公

重

三傳

王殺其弟佖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

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助之，匿其情矣。子蕩素貴，郊放微，弱諸侯皆如其將為亂，故穆叔問之。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督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終縣人，或年長矣，無守而往，與於食，有與疑于

紀年國之大數皆不從此年也。以國紀年亦非常矣。

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蓋癸未。史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上。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畫在上，併三六，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亥下二畫，上二畫，併三六。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

六旬也。文伯士弱之子。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又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任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復陶，主示服之官。以為絳縣師。縣師，縣師摩地城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衛，於是魯使者往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喻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容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

朝多君子其庸可媿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月

月巳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

之不已也。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

子弑。景侯然于產言初王僖季卒僖季明其

子括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單公子愆期

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

有此夫。欲自此朝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

感而願。大視蹠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

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佖。

夫。佖夫靈王僖夫弗知。戊子。僖括圍焉。遂成

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茂

甘過。羣成殺佖夫。括瑕康奔晉。書曰。天王殺

其弟佖夫。罪在王也。或叫于宋。大廟曰。譖譖

出。出鳥鳴于臺。社如曰。譖譖。皆火甲午。宋大

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

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六月。鄭子產如陳。泄盟

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米

粟。結城郭。恃此三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

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

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為昭八年秋七月。叔

弓如宋。葬共姬也。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

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故謂

伯有。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

分散。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

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

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

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

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皆豐公孫

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人謂

子產就直助彊。時謂子皙子產曰。豈為我徒

徒。黨也。言不國之禍難。誰知所敵。或生彊直

難。乃不生。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姑成吾

所。欲以無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

殞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印段從之。義子

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

子禮於死者。況生者。子遂自止之。壬寅。子產

入癸卯子石入子不皆受盟于子哲氏乙巳

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

之外鄭城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

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

自墓門之瀆入鄭城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

伐舊北門馬師頡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

之子子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

從人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

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

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

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

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

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

帶也子上駟使公孫舛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游吉

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出

位絕非復於子蟻之卒也孫蔓將葬公孫

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過伯有氏其門上

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

婁中而巳婁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婁

也歲在娥訾之口娥訾管室東壁二十八

在娥訾是歲星娥訾管室在玄枵今三十年

停在玄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

有與之皆死伯有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

頡馬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

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

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鉏子罕

頡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蔣掩而取其室蔣掩

五年為大司馬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

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

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而王之四體也絕

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

祥大焉何以得免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

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

孫蔓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

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

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

山石出子
石公孫氏

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太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氏有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事欲使之

左傳集公
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為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大史更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長其作亂，子產故寵之

今則其
行也無
也

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臣有封疆，庶并有儀，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謂於公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又音處上聲，綿絮裝衣取我田疇而伍之，口指蘇頌，褚無長貫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不左傳集公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公下勢
若不能自
言之可以
樹善君子也

若趙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

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起有君子之德

善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

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

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

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

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

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

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

侯魯不堪晉求讒惡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平丘會在昭十三年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

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魯以師伐閭

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伐魯者

也伐陽州不魯不成伐工樓灑消竈孔虺賈寅出奔莒

四子嬰出羣公子昭十年樂高之公作楚宮

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

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

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

三傳
左傳襄公
三書
昭二十九年

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

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次于季氏秋九

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廢已亥孟孝伯卒立

敬歸之弟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大

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

鈞則上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弟之子且是

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

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

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社如故

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

知其不能終也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情而

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

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癸酉葬襄公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

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

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

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勤辱在寡君者何是以

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段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勾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官

左傳卷本

卷本

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殿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塹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宿。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率官各陳其物。以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上。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筮。舊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

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禍不戒。有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

左傳卷本

卷本

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展與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罪在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至臣之手成。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

果立乎巢。諸樊在二十一年。吳在二十一年。

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

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

其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

事存。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

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二

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

過鄭。印段廷勞于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

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

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

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

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

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

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

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

而又善爲辭令。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

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

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謀。乘以適

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移

子大叔使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

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

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

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

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

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

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

聞而棄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

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

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

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

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

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

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

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

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

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患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衛侯乃子皮之力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

左傳卷公

卷二十一

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

左傳卷公

卷二十一

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傳

左傳卷六

昭

五年

左傳昭公

元年 五年止

昭公名利。與公子毋齊。歸在位二十五年。避于齊。在位二十二年。葬于乾。侯。法。威。儀。恭。勇。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約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三月取鄆。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秋。晉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巳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傳

左傳昭公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取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伍舉。椒舉。介。副也。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兵以入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為彈行昏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孫段。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

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為欺。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綏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號，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

一傳

左傳卷八

二

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

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泰，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害。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不之盟書。楚恐晉先歆，故欲從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於前以自衛。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

三傳

左傳卷八

三

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有二執戈者，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為殿，屏蔽也。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假以飾。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言三十。昔我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當璧謂弃疾，卒在昭十三年。言將有難，不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愆矣。言子圍及伯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

學事成 衛齊子曰苟或知或雖憂何害齊子

言先知為備雖 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

有憂難無言 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

吾從之基虎 馮河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

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羽子家

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 皆保世之主也

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

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

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

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

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季武子伐莒取

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

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 樂桓子

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

焉弗與梁其經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

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

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

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思之吾又甚焉雖怨

季孫宿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

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

之曰帶其福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患

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

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

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

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

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

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

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 魯叔孫豹可謂

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

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

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

也邦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

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

有觀扈商有桀紂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

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

為盟主又焉用之焉用治 封疆之節何國

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盟楚之執事
 豈其顧盟晉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
 亦可乎晉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
 社稷可無元也去煩宥善其不競勸于其圖
 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
 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
 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
 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
 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
 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
 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
 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遂以淫虐弗可
 久已矣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
 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鸛葉
 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
 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
 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邊豆於幕下

左傳

左傳卷六

木

之制大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室
 之卿五獻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室
 矣冢室子皮請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
 宴鄉會公侯享宴穆叔賦鸛巢趙孟曰武不
 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為繁大國省穡而用
 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
 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
 吠受于皮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兕爵
 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
 吾不復此矣不復見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
 於禕館於維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
 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
 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
 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
 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
 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弃神
 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
 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

左傳

左傳卷六

木

此叔孫物也至其之不放如此也世而復也

三傳

以年叔孫歸曰天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恨季孫伐莒曾天謂曾曰孫家臣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曾以相怒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踟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

左傳解

不

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衣布幣而出幣帛子皙公孫黑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起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藥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六節有五女皆好之畏君

力不能制必先行楚是子產一時之權

三傳

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息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楚曰吉不能元身焉能元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蔡上素葛反下如字未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為二年孫黑秦后子有寵於相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數其罪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為八反之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每十里備各以次載幣而還不經平故言八及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秦鍼欲書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

左傳解

九

車不內設
轉然不知
之極遠

三件

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多故出奔。女叔齊以告公。叔齊可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弊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其與幾何？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闔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

左傳卷八

十一

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乘始乃駁車以為行

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乘始乃駁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爲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隨時處置之。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荀吳能用善謀。昔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約去疾，展與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昏胡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昔展之不立，弃人也。棄羣公子

秋人可弃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懷胎夢帝謂己，余

左傳卷八

十一

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
 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
 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
 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
 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洙宣猶
汾洙二水名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
 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今晉主汾而
 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
 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
 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
 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
 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
 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
 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雍閉淤底
 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
 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
 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
 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

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六司也今君內實有
 四姬焉同姓姬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
 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據異姓天同姓故言省叔向曰善哉胥未之聞也此皆
 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聞鄭故焉且
 問于晉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
 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
 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
 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
 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
 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
 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管
 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
 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
 儀節也非以愖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
 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
 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淫陰

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
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
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
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王相
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
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
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
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
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濁惑亂

左傳

左傳昭公

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
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皆同物也。
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楚公子圍使
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黑肱王子圍。鄭
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
子也。二子謂黑肱。伯州犂。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
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
遠。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
疾。縊而祆之。遂殺其二子。暮及平。夏。右尹子

左傳

左傳昭公

子出奔晉。子比官廩尹子皙出奔鄭。殺大
宰伯州犂。于邲。葬王子邲。謂之邲。敖使赴于
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
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此告終稱嗣不
子于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
皆百人之餼。其祿足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
向曰。底祿以德。德釣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
國不聞。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
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禦。秦楚匹也。使后子
與于千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
來。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唯主人命。且臣與驕齒無
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即
位。遠罷為令尹。遠啓疆為大宰。鄭游吉如楚
葬邲。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
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
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十二月。晉既烝。趙孟
適南陽。將曾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温。庚戌。卒。
終劉定公。秦鄭伯如晉。平及雍。乃復。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穀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

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韓子

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

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

王傳

左傳昭公

未

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

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

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

召子旗子旗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

主也不臣志氣元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宣

子謂之如子旗亦不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

之曰夫子君子也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

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

澳宣子賦木瓜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

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

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

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

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與晉

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

蓋少姜謙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

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國曰女無敢為賓

微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

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

祿也得通君命則已為榮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

王傳

左傳昭公

未

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

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秋鄭公孫

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

所傷故欲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四氏與

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子產在鄙聞之懼弗

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

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

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

隳之盟。女嬀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子督之子。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溺於所幸。

主傳

左傳昭公

十一

為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甲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

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

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

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佈。君刑已頗。何以為

盟主。且少姜有辭。請請無字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甲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

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

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主傳

左傳昭公

十一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卿共交葬。禮甚。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晉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

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

事矣。譬如火焉。火心。星。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

而暑退季冬。且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

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

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隱諱。無丁未

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齊侯使晏嬰請繼室

於晉。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

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

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

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通夫人及遺姑姊妹者，而人言如常人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緣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

齊

齊

齊

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區五區為釜，則區二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斗，釜八斗，鐘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食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

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樂卻晉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愓憂，公室之卑，其

齊

齊

齊

何日之有？護鼎之銘曰：昧且平顯，後世猶息。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同祖唯為宗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踰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谷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

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復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上。唯鄰是卜。二三

左傳

左傳解

卷一

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

連發齊年
皆以終也
子之類

此段敘三
子之心事
其意無二
字滿非左
此向人有
此者左
世同馬子
式則有之
然不如左
之簡與

縣樂豹之邑也。及樂氏亡。范宣子趙文子。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卻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二子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

左傳

左傳解

卷一

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後還晉。因自欲取之為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為之。碑仇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禮晉韓起如齊。逆女。公逆公孫董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

不說也
左傳

即不備不
請之
七

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曰微
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
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
之盟云相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
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條宋
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
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猶焉君實有
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
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

左傳卷八

卷八

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
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復來畏大國尊夫人
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趨也小邾穆
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
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
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
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
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菅盧蒲癸見泣且請
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

左傳

左傳卷八

卷八

子子子子子子雅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
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
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燕簡公多嬖寵欲去
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
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
也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
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齊公
孫寵卒寵子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齊大夫曰又喪
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不臣姜
族弱矣而嬖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齊惠公
孫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
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
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合諸侯楚人執徐子秋七月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九月取鄆冬十有二月
乙卯叔孫豹卒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

難之

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
二君待之二君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
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
歲之不易言有難寡人願結驪於二三君謀事
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
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
方後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
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
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

左傳鄭公

宋

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
楚將弃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
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
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
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
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
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
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
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

左傳

左傳鄭公

宋

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字若何
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
公孫無知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
平鄭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
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
濟若其許之紆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
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
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
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
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
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匪
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
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
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
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
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
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
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大雨電季武子問於申

豐曰。電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

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

冰堅而西陸朝覲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昂

春分之中奎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返寒。

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

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

玄冥北方之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

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

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謂二

分獻羔祭非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見東方

謂三月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

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輿人納之。隸人

藏之。夫冰以風壯。冰因風而以風出。順春風

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

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留霜

霜。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

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電之為苗。誰

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夏諸侯如

楚。管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

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

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

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

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

臺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

有鄭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

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

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

相。用會。召左傳昭公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

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

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

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

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

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

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

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

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恨其後至故

會布幣乃相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以執罪 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

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

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

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中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奔命也今君

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

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

十年侈其惡不遠惡而後弃則人弃之善

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

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

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

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

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此其肯從於戮乎

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

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

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

圍弑其君况之于陳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

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

與櫬從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王問諸椒舉對

曰成王克許許偃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

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

賴使闕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宇

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

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民其

居乎言將有事不得交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

命乃禍亂也九月取鄆言易也昔亂者丘公

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

師徒曰取著丘公去疾也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

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國人謗之曰

其父死於路已為蠶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

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

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

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

言善不遷矣遷移也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

寬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

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勝。其先亡乎。偪而

無禮。蔡偏楚。曹勝偏宋。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楚偏晉。政

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權時。

救急。譚罕。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

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歲尹宜咎。城鍾離。

遠啓疆城。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

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關韋。龐城賴之師。初穆子去

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倚如之。難奔齊。庚宗齊地。遇婦人。

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

左傳昭公

幸

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

夢也。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顴。喙號之。

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

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倚如穆子之兄。

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

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父矣。言見始為龍也。

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在齊生。孟丙。

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齊召之。問其姓。

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

六歲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

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臣也。

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知。大夫子明。

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田於丘。猶。

地。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

盟。不可。欲使從已。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

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以。殺。豬。血。接。

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

左傳昭公

幸

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容謂公孫。

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丙。

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

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

曰。何為。牛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見公。

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

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杜洩。叔孫孫怒欲使杜洩殺之。

對曰。求之而至。又何

去焉言求食所得無為去豎牛蓋豎牛曰夫

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介而退實置也

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

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絕糧牛立昭子

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

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使惡杜

洩於季孫而去之情洩不與杜洩將以路葬

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

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

左乎冢卿謂季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

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

之路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君不敢逆王命

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

謂季孫也書音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請故

名定位號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

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

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

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

之國叔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楚殺其大夫

屈申公如晉誓晉平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

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晉師于蚡泉

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

越人伐吳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單公室也罷中軍季

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孫稱左師毀中軍于施氏成諸

氏季孫不欲親其謀勅二家會諸初作中軍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季氏盡征

之無所入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孟氏取

其半焉復以子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

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

三家三家隨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

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

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

投之帥士而哭之痛叔孫叔仲子謂季孫曰

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西門非

門季孫命杜洩命使從杜洩曰卿喪自朝魯

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

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善杜洩能辟禍仲至自齊

而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

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

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王也司官射之中

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

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

亂太從從順也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救罪

昭子不知豎牛其父故但言其見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

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

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

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

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

遇明夷三三上明夷三三下明夷初九變之謙

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行出而歸為子祀

以護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

日夷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

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中當王貨時當公平且為卿

雞鳴為士夜半為卑人定為與黃昏為執日

入為徐脯時為僕日昃為臺閏中日出闕不

在朝尊王日上其中日中盛明食日為二公

公厥其位日為三卿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目乎

故曰為子祀莊叔卿也十羽為日之謙當鳥

故曰明夷于飛離為日為鳥離變為謙日光

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於鳥為垂翼象日

之動故曰君子于行在明傷之世居謙下當

三在日故曰三日不食且位在三又非食離

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焚山山敗離艮合

人為言良為言敗言為讒為離所焚故曰有攸

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為良故言有所

有言言而見純離為牛離畜牝牛古故

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焚山則離勝

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謙不足飛不翔垂

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

之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蒐。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為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好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宋也，言魯君與民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無異。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

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閭，以羊舌肸為司官，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彊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頰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熟食為殮，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言楚若其人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

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未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幣。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驛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以諸圍辭。不敢見禮也。未及使君命

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晏子也夏吾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吾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間。隙也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吾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吾未陳也。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遂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瓊。聞吳師出。遠啓。滬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人使其弟驟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饗鼓。王使問焉。曰。女上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上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息。

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馬震雷，馮怒，虐
執使臣，將以覺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
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
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景軍鼓而
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中
龜，其何事不卜一藏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
之兆，其報在郊。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
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
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
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
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厥由歸。楚子懼
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疆，待命于雲夢。
禮也。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左傳卷本

卷一

三傳

左傳昭公

六年正月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
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
雪。楚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甲如同盟禮也。大
夫如秦，葬景公禮也。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
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
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
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
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
忠，擇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
泄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王之遺，明察之
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
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訟有爭
心，以徵於書，而微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
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

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未論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臆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

春

左傳卷八

二

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望周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夏季孫宿如晉，拜苜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焉。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貶，得貶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謙也。敢聞加貶，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

殺之。欲以求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詩為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欲得合比矣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比公使代之。代合比見於左師。左師，左師臣，向戌也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六月丙戌，鄭災。楚公子弃疾如

春

左傳卷八

三

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玉。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言弃疾共而有禮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

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秋九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遂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官廩尹弃疾國韋龜之父子蕩歸罪於遂洩而殺之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十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四

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匄晉大夫相為介得敬逆來者之禮晉侯許之十

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為明年整齊平傳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燕與齊平三月公如楚叔孫

姑如齊蒞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命而退侯憂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璽玉積擘耳不克而還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闖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五

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圍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所以得天下

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

隱器盜所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

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之是無陪臺也

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

曰紂為天下逋逃王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

王始末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

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為盜王曰取而臣

以往盜有龍未可得也盜有龍王自謂遂赦

之赦無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

三傳

左傳昭公

六

宰遠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召公辭

曰昔先君以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

先君之好特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

以輯寧爾氏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

失墮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

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

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

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王

趾辱身寘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

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何蜀之敢望言回欲

不厥望如蜀使君來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

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寡君將

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請問公將

往夢襄公祖祖祭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

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

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

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

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

三傳

左傳昭公

七

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夏四月甲辰朔

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

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

衛地如魯地衛地不章也魯地降婁也日食

故禍在衛大魯小周四於不章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

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於是有災魯實受之

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子魯將上卿公

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

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

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

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晉人來治杞田。

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假故復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

氏邑本謝息為孟孫守不可謝息伯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天子從

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

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又不聽晉。魯罪

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聞晉

而取諸杞。侯晉開陳可復代杞取之吾與子桃成。反誰敢

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

三

左傳解公

八

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

杞取成。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

大屈。婁好之賜大屈弓名既而悔之。遂啓疆闢之。見公

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

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

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鄭子產

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

夢章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

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

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

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

夏郊。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為

豐苑歸州田於韓宣子。豐苑鄭公孫段之子

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

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

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

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

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

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

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

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

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

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

原晉邑以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

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

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帶助子晉殺伯有壬子六年

三

左傳解公

九

三月明年子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

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

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

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

也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

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

何為復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

以故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無義

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讓民心從政

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

木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

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

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

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

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

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

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最爾國而三

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

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

三傳

左傳昭公

十

二

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

有惡馬師氏公孫之子罕朔齊師還自燕之

月罕朔殺罕魁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

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

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罪人

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

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實之得免其

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

使從嬖大夫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

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

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鷓鴣在原兄弟急

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

是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

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

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

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

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

事上帝余敢忘高國亞圍二圍周之先也為

三傳

左傳昭公

十

二

追命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

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

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

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

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

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

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鬻

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

三傳

左傳昭公

三

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單獻公弃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

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

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

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

以配日，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嬀始生

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成子衛卿孔也。元，孟縶弟。夢，昧元未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子苟。與孔烝錡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

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嬀始

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

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

三三，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三三之

比三三坤下坎上比也。初九爻變。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

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

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

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

卦皆云：于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

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繇足者，居侯主

居侯主

三傳

左傳昭公

三

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單獻公弃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

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

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

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

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于紅。陳人殺其大

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

子招放之于越。復稱公子于殺陳孔奭，葬陳哀公。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

三傳

左傳昭公

古

二

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

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讎動于民，則

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

讎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

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

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

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

舌是出，唯躬是瘁，奇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

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

有咎。夫子知之矣。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

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

雙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

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

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緘，于徵師赴

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

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

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

殺之，罪不在行人也。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

三傳

左傳昭公

五

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

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

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前

侯畏晉，非獨鄭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

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七月甲戌，齊于尾卒。于旗

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

于成子工于車。三子于尾之屬。皆來奔，而立子良氏

之宰。子良氏，子尾之子，高強。其臣曰孺子長矣，

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

樂高相攻
陳氏之利
陳氏之利
陳氏之利
陳氏之利
陳氏之利
陳氏之利
陳氏之利
陳氏之利
陳氏之利

至氏何獨
三家之情
理之知有
至氏何獨
三家之情
理之知有

三傳

重王亦有
則重不記

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于旗子旗不信

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

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脈而逆之去成備請

命問桓子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

曰弗聞子蓋亦授甲無字請從子旗曰子胡

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

之其若先人何子蓋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

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

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陳公子招歸罪

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

孫吳圍陳孫吳悼天子偃宋戴惡會之冬十

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表克殺馬毀玉以葬陳

也表克嬖人之貴者楚人將殺之請寘之置馬既又請

私私書君私於幄加經於頰而逃幄帳也逃

臣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麋之役不諂城麋

襄二十六年戌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麋之役

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

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晉侯問於史

左傳昭公

十六

三傳

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

陳顛頊之族也歲在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

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

用也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實

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

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

也繻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九年春叔弓合羣于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

災秋仲孫覆如齊冬榮郎圍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

于陳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

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

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

城外入於許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

夫襄也閻嘉晉閻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

之戎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

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

左傳昭公

十七

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
毫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
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
因以敵之。童子垂髮始冠成。禮而弁其始冠。先王居檣杌于
四裔以禦螭魅。言構杌則三苗在其中。故允姓之姦居
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伯父惠公
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
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各在音。后稷封
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

三傳

左傳昭公

六

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
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
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音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
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冀戴天
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
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
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
周弔。且致閭田與繆。及賴俘。王亦使賓滑執
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夏四月。

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
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
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
也。水得妃而興陳與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妃以五成。故曰五
年。歲五及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
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四歲而及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為純。故五及鴉火。火盛水衰。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

三傳

左傳昭公

九

公使算。公之使人執算。酌酒請為之佐。許之。而遂酌以飲。工
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
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
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
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
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
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
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

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躒之子孟僖子知氏大有功子

以清其心

如齊殷聘禮也。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月

三編

左傳昭公

子

叔孫婁如首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

顛頊之虛。歲歲星也。顛頊之虛謂玄枵姜氏任氏實守其

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

維首邑姜齊大公文姜之母星占婺女為既條之女既條女為處女邑姜齊之嬖女妖星在婺女齊得邑姜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歲故知備歸邑姜。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股諸侯居齊地者逢

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吾是以讖之。齊惠樂高氏皆嗜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

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駟。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

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傳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

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

三傳

左傳昭公

王

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鈔率

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樂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樂施

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

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蕙利生孽。姑使無蕙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

利生孽。姑使無蕙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

公而請老子莒桓子召子子孫所逐私具

帷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棘于子

商亦如之而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

于子周未無邑故反于城于公公孫捷八年

所逐而皆益其祿比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

分之邑桓子以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

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

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

氏始大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

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

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

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戊子

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

如晉九月叔孫婣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

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于

產曰喪馬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

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

二傳

左傳昭公

左

左

三傳

左傳昭公

左

左

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

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

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

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

重受甲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

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

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

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

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

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

哉昔慶封亡于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

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

推之其子不能任是在此忠為令德其子

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弃

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

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歲于位

將至則去之此葬又有寵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仲孫閱會邾子盟于稷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

左傳昭公

酉

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般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十二歲歲復在豕韋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立於大梁歲在大梁到昭十二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八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弓曰楚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酉

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緝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五月齊歸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稷祥脩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暮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弃也僖子使助遂氏之遣反自稷祥宿于遂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

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憇。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于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可。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雍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單子會韓宣子于厥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禴。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禴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關。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

左傳昭公

美惡 二

殆其失國。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十二月。單成公卒。楚子城陳。蔡不葬。使弃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亭。實殺子游。齊渠。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

左傳昭公

美惡 二

子產不
如子產
使人之
廟而毀
矣

三傳

也。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塤，弗毀則日中而塤。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夏

宋華定

通嗣君也

公享之

為賦

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澗，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佻趨進曰：日盱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謂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六月葬鄭簡公。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昔陽，齊國也。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臯歸。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原伯絞，周大夫，原公也。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絞奔邲。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悼公，即過也。成公之孫鮑，鮑平也。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廛，及之子過。過，劉獻公殺，殺于市。及官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夫及庚，過皆甘悼公之黨。

存傳昭公

元

不遠千里
無所不至
又往也
則不
說矣

三傳

周家原廿二
族所以遂微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南
子季氏子仲公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吾出季氏而歸
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
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
也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
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
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
人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
禍殺適立庶故姑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
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者矣昭子朝而
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
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
氏愁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
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
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
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
淺謀適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
蒯枚策之遇坤三三之比三三曰黃裳元吉

左傳昭公

三

三傳

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即如
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
敗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
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
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
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
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
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
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
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
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
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
昭子逐叔仲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
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楚子狩于州來
次于穎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躋尹午陵尹
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熬以為之
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鞶被豹舄執鞭以出
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破衣

左傳昭公

三

余則答
首尾事
純然一
真許為文
字之祖

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
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
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
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
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
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
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
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
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

三傳

左傳昭公

三

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
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
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
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
專足畏也。又加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
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鍼秘。敢請命。王入
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
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
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

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
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
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
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
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
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
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
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

三傳

左傳昭公

三

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
乾谿。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
自晉歸于楚。楚字下當更有弒其君虔于乾谿。
比非首謀而反書弒比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
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非國惡晉人執季孫
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

于陳冬十月葬蔡靈公。蔡復而後以君禮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楚子之為令尹也殺

左傳昭公

三

大司馬遂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鬪韋龜中犇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通申會所圍固城克息丹城而居之息丹楚邑城殺者圍固城克息丹城而居之之堅固者朝吳故蔡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朝吳故蔡大夫聲子

觀從未本朝吳會此

費蔡子于子皆費

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未本朝吳會此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使于于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並偶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賦謂于于子哲也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

左傳昭公

三

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而依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遠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御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

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則師及晉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章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

三傳

左傳昭公

手

王

歸于楚。王公夏將欲入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干曰：王至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殺囚衣之

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

三傳

左傳昭公

手

馬

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雙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雙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雙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玉善其有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校龜詎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昇，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其王無冢，適有

左傳昭公

此段九五
命

命

此段九五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寵于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

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王社稷乃徧以璧見

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

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

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于皆

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鬪韋龜

屬成然焉且曰弃禮違命楚其危哉子于歸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對曰難宣

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

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

有人而無王二也有王而無謀三也有謀而

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于在晉十三

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

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召子于時

為驕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

王虐而不忌楚君子于涉五難以弒舊君誰

能濟之楚借君子于以有楚國者其弃疾

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惡不作盜賊伏隱私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命

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幸姓

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

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

去五難誰能害之子于之官則右尹也數其

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

矣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

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

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

為輔佐有首衛以為外王有國高以為內主

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

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

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

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

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

為外王有樂卻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

志彌篤惠懷弃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

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

於子于共有寵于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

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晉

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

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

威乃亟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于良水

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

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

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

張行幄幕軍旅之帳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會

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于產次于之適宜大叔之從善

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衛之而致貨衛

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

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

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及錦曰晉

有羊舌肸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

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禁芻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貳晉侯使叔

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

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

子產以幄幕九張行
子產以幄幕九張行
子產以幄幕九張行
子產以幄幕九張行
子產以幄幕九張行

左傳昭公

昭公

左傳昭公

昭公

文辭重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

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

君叔回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

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

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

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

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

不明并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

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

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

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

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王盟懼

有不治奉承齊儀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

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

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

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

有閒矣不可以不示眾八月辛未治兵建而

不旆建立旌旗不與其旆旆游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左傳昭公

昭公

軍將戰則旆故
夷旆以恐之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
伐我幾亡矣
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邾晉人信之所謂謾應
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
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
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
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唯君寡
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
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
有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

左傳

左傳昭公

聖一

憂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
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
弗克魯人懼聽命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
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
除地為壇
癸酉退
朝
先盟也前
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
除帷
子大叔
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
往乃無所張矣
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
及盟子產
爭承
承貢賦
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
之次
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

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
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
行理使人通聘問者
無月
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
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
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
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
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
亦陵何國之為公不與盟
信邾莒之訴
晉人
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

左傳

左傳昭公

聖三

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
錦而入
蒲伏猶往飲季孫冰
晉人以平子歸
子服湫從
伯從至晉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
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
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
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
合諸侯藝其事禮也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
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
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楚之滅

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三傳

左傳昭公

盟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

經

三傳

為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勝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

三傳

左傳昭公

盟

子意恢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祭。二人南蒯家臣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間差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眾而盟。欲因令眾以作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出奔請期。

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
 臣欲張公室也子韓誓曰家臣而欲張公室
 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未歸費齊侯使鮑
 文子致之不從未申屬齊夏楚子使然丹簡
 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
 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救災患有孤寡赦
 罪戾詰姦惡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勲合親任
 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
 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

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
 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
 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
 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
 與許之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
 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闞
 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闞辛居郢以無忘舊
 勲辛子旗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
 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

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晉邢侯與雍子爭鄙
 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久而無成士景伯如
 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
 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殺罪邢侯殺罪邢侯
 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
 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
 其罪而賂以買直耐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
 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
 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

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
 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
 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未可謂直矣
 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
 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
 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
 除三惡加三利殺規益榮猶義也未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
 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蔡朝吳出

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曰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禋非祭禘也喪氣也其在泄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泄事魯人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諱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

左傳昭公

吳

子莫之知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

荀吳

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備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煩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買怠不如完舊買怠無卒

左傳昭公

吳

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棄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穆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壽

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鞶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鉞鉞鉅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

三齊

左傳昭公

手

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謂在叔父當在誰邪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

豈非樂何以致此不務終身齊來而澤不來也耳

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志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昭公。晉昭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至

之也。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信，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元也。無信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且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三月，晉韓起聘

此處疑氣
所發如滿
溢然

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閒，執政禦之適容。後又禦之，適縣閒。縣樂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未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昆

三傳

左傳昭公

五

子產其廉
不伐其德
而德歸之

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賑歸賑。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

三傳

左傳昭公

五

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閒，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冷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其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用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買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買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州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

皆得此
政而弗與
人亦弗與
公室之卑
似有傳之
之意

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匈奪。爾有利市實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僞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

傳

左傳昭公

音

二

之風從此
始信自魯
賦案亦
繁動之

善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澗。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宣子思已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動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欲令鄭人求他人。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稗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曰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賦不出其國，二三君子數

皆得此

傳

左傳昭公

音

二

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暨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魏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鄭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芻，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

一
亦與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有

其能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

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

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

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

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

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

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

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奮夫馳，庶人走。

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言此六月當夏

春傳昭公

庚

家之。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

君君矣。秋，郟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

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郟子曰：吾祖也，我知

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受命有雲端，故以雲紀事。

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

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

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

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

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

三傳

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青鳥氏夏至，鳴冬至，止。

司啓者也。青鳥，鷦鷯也，以立春鳴，立夏止。

丹鳥，鷦鷯也。以立秋來，立冬去。

去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

祝鳩，鳩也。鷦鷯，孝也。鷦鷯氏，司馬也。鷦鷯王，故為司徒，主牧民。

鷦鷯氏，司空也。鷦鷯，鷦鷯也，故為司空，主水土。

鷦鷯氏，司寇也。鷦鷯，鷦鷯也，故為司寇，主盜賊。

鷦鷯氏，司事也。鷦鷯，鷦鷯也，故為司事，主五工。

五雉，為五工。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鶉，雉東方曰鷩，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鵒，雉伊洛之南曰鷩，雉伊洛之北曰鵒，雉伊洛之南曰鷩，雉伊洛之北曰鵒。

九扈為九農之務。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

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

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郟子而學之。

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

信。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襄

弘謂劉子曰：容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

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便祭史先

春傳昭公

庚

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芻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字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當須火出乃布散為災。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年。其與不然乎？言必也。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木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衛星營室，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尚未，知今。

左傳昭公

庚午

子星當復隨火星，但伏不故言。若，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鄭禪，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陽句，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順江而下，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擊之，及泉，盈其隄，炭陳以待命。隄，出。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送。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吳光有謀。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郟。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昭公

庚午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

代之其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後

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後惡而毛得以積熟以乙卯日與祭同義

濟修於王都不亡何待三月曹平公卒夏五

月火始昏見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

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七日其火

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

午大其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

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禪竈

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禪竈欲用禪竈禪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實以

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

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

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

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

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

左傳昭公

卒

子產卒

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

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于上巡羣屏

攝至于大宮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使公孫登徙大

龜使祝史徙主禘於周廟告于先君石函周廟屬王廟也有火災故合身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徹其

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令真諸火所不及

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燧城下之人伍

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

史除於國北為祭處於國北者就大陰禳火禳火于玄冥回

禳禳去冥水神禱也禱于四廊書焚室而寬其征與

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

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

許之先亡也六月邠人藉稻邠姓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蓋

之履行邠人襲邠邠人將閉門邠人羊羅攝其

首焉門者頭也遂入之盡俘以歸邠子曰余無

歸矣從祭於邠邠莊公友邠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與周大夫

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

左傳昭公

卒

又曰者大人之言也

三傳

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引俗
適多漸以及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
學無學不害者以惑其意。不害而不學則
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
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七月。鄭子產為火
故大為社。被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
兵大蒐。將為蒐除。城內地也子大叔之廟在
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蒐也過期三日。小
不得一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
左傳昭公 五元

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
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
言子產仁不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
忍毀人廟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
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
之邊。更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
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
也。今執事憫然。授兵登陴。憫然動將以誰罪。
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

三傳

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
懼讒慝之閒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
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
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
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
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
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
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
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
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雖不可啓。
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
析。實曰羽。
左傳昭公 五元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
弑其君買。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及葬
許悼公。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
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
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鄭陽封人

止是藥不
藥而治
殺之非殺
而

三傳

紀而後
紀而後
紀而後

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請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羸氏至自秦，鄆夫人朱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重歸鄆俘，夏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識止不含藥物所以加賦君之名。邾人、郈人、徐人會宋公。乙亥。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同盟于蟲。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織連所紡以度或獻諸報者欲以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或獻諸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傳

子占。子占使師夜緦而登。緦，繩也。登者六十人。緦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子產憎其為人，且以為不順。令子立叔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父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卜，亦弗子。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

左傳昭公十一

左傳昭公十一

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乎？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楚

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成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

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

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

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

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

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

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平王所以不能霸。鄭大水

龍闔于時門之外，涓淵。時門，鄭國人請為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闔龍不我覲也。龍闔，龍見也。

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

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于。令尹子

瑕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弟五。曰：彼何罪

諺所謂室於怒而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

面執其弟。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三傳

三傳

耶合三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秋

盜殺衛侯之兄繫。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

奔陳。與君爭而出。皆書名惡之。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

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

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

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

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

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

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

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

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

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

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

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

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

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

三傳

左傳昭公

左

三傳

左傳昭公

一

從政如他日。善其言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

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

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

謂其弟貞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

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

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

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

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

伍尚歸。奢聞貞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

三傳

左傳昭公

二

將有吳憂。楚人皆殺之。貞如吳言伐楚之利

不得早食。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

於州于。州于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

其讎。不可從也。貞曰。彼將有他志。先欲殺僚

而貞亦知之。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

見鱣設諸焉。而耕於鄙。宋元公無信多私。而

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

諸。恐元公殺已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

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

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

向行於其廩。八十皆公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

劫之。劫公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

為質。樂界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

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

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縶公兄也。齊豹齊惡

奪之。司寇與鄆。鄆豹之子為衛司寇。狎輕也

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紮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也。還豹使行

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

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馬。將作

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

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

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

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

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

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

於葢。獲之門外。有事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

甲焉。齊豹之家使祝肅。實戈於車。新以當門。要其前也

三傳

左傳昭公

三

將有吳憂。楚人皆殺之。貞如吳言伐楚之利

不得早食。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

於州于。州于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

其讎。不可從也。貞曰。彼將有他志。先欲殺僚

而貞亦知之。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

見鱣設諸焉。而耕於鄙。宋元公無信多私。而

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

諸。恐元公殺已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

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

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

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實戈於新尋其後使華齊

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閔中齊氏用戈擊公孟

宗魯以背蔽之衛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公聞亂乘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

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駝駟乘于公

鴻駟駝駟公乘一車四人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

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

以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以蓋當侍從空闕之

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

左傳昭公

不欲令踰而從公踰郭公如死鳥死鳥析朱

鉏宵從寶出徒行從公朱鉏成于齊侯使公

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

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

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

子無所辟君命實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

下執事阿比也命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

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比邑鎮撫其社稷則有

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

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善其敬已故

物實將振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

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賈曰寡君

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

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鏹終

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

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

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

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

左傳昭公

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閔月戊辰

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

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未

死而賜謚衛侯告寧于齊且言于石子石公

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皆

衛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言青若有罪亦

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

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繁

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紫君子

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

不益不義不犯非禮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

子公孫忌樂舍合樂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

那申出奔鄭八子宋大夫皆其徒與華氏戰

于鬼閭八子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

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

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

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

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

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大子臣

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

其詞詢耻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

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向寧欲殺大

子華亥曰子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

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煙以歸煙華亥曰子之

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送公

可以自明公子既入華經將自門行公遽見

不規之信

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六復而所齊侯

亦遂疴疴瘧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

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

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

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

史歸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

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

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

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

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

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

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

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

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

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

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

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

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

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讒不憚
 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
 罪也其益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
 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
 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媢
 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
 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
 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仍望守之縣鄙之
 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
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為承嗣大夫強易
通關所征稅往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強易
 其賄布常無藝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
 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
 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
 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
 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
 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
 而後可公訟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
 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

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丸
 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
 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肆
 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遯臺子猶馳而造
 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
 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
 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
 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
 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
左傳昭公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
 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
 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饜餼無言時
 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
 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
 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
 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陳以
 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
 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

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以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

左傳昭公

十一

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練，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無射，冷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與以行之，小者不窳，大者不樛。樛，橫大不入戶化反。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也。億，安也。窳，不充也。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也。窳則不咸。不充，滿人心咸本。今鐘樛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

左傳昭公

十一

解于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

將從之。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為

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

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

使鞅從其卑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

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為哀七年

吳徵百牢起。宋華費遂生華。龜華多僚。華登。龜為

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龜相惡。乃譖諸公曰。龜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

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為大司馬。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

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

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

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

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

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

龜。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

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勾尤之。張勾華龜臣尤怪賜之厚

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劔而訊之。子皮華龜

左傳昭公

十一

宜僚盡以告。張勾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

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也。吾又重之。不如亡

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

御司馬而朝。張勾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

鄆。翮殺多僚。任翮亦籍家臣。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

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怒。華。恠。禦。諸。橫。華氏

居廬門以南里叛。廬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宋城

舊廬及桑林之門而守之。秋七月壬午朔日

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

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

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

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于

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

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戍宋。烏枝鳴齊

夫。廚人濮曰。濮宋廚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

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

諸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

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

左傳昭公

十一

苦雒偃州負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
蔚人濮曰吾小人可精死而不能送亡君請
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眾從之公自揚
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
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
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
用劔從之華氏北復卽之蔚人濮以裳裹首
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
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

公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僕新說甲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
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
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楮丘
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鸞鄭翩華氏黨子祿
御公子城莊萁為右子祿向宜干犇御呂封人華
豹張弓為右呂封人華豹華氏黨相遇城還華豹曰城
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將注豹則關矣注傳失關引只
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公子城之父豹射出其

間出子城子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狎鄙
抽矢不射城射之殪殪張勾抽及而下射之
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車軾又射之死死干
犇請一矢死城曰余言女於君欲活對曰不
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干刑而從子
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殪大敗華氏圍
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龜曰吾為樂氏
矣晉樂盈還入龜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
廷廷忍使華登如楚乞師華龜以車十五乘徒

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逸之乃復
入入南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
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
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蔡
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債於東國而謂蔡人
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
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
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
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

此段文字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此段文字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此段文字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此段文字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此段文字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此段文字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此段文字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此段文字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蔡無他心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

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間。夏四月乙丑，天王

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

以王猛居于皇。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碎于朝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即位。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鄭駘今河南得還。冬十月，王子猛卒。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

食之。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泄盟。

莒子如齊，泄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

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思宋以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貍、華登、皇奮、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也，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為犧，往奉宗廟，故自殘毀。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雞犧，鮮然卒當見殺若人。見龍飾則當貴盛。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犧何害言設使寵人如寵後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極在已則無患害已喻子

朝欲使王王弗應夏四月壬田北山使公卿

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知單劉不欲立子王朝欲因田獵先殺之

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

子單子立劉盆五月庚辰見王見王遂攻賔

起殺之朝故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正故單劉立之

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偏羅

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

三傳

左傳昭公

六

鼓子為鞮歸使涉他守之丁巳葬景王于

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

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壬戌劉

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子王子

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

癸亥單子出夫王故王子還與召莊公謀莊公

召伯與子朝黨也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

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

不克頃子樊頃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及

領大盟而復領周地欲重盟今殺摯荒以說

委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平時

於荒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周地

背盟故亡走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其黨丙

駸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于朝奔京其黨丙

寅伐之單子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

故得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

敗焉甘鞏二公周卿士叔鞅至自京師言王

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

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

王如平時遂如圍車次于王出次以劉子如

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處子猛黨

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鄆肸伐皇鄆肸子大敗

獲鄆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鄆八月辛酉

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前

百工叛司徒醜巳巳伐單氏之官敗焉百工

氏為單氏所敗庚午反伐之單氏及辛未伐東圍百工

在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

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

三傳

左傳昭公

九

至城也

至後也

蚩以王師敗績于郊為子朝之黨所敗前城人敗陸

渾于社前城子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雖未即位

周人諺曰悼王不成喪也釋所以不稱王崩已丑敬王即位

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向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

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

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師

分在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

大夫三子晉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

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

左傳昭公

二十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婍如晉癸丑叔鞅

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晉人圍郊夏六月蔡

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戊辰吳

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

滅國雖存君死曰滅獲陳夏齧大夫死生通曰獲天王居于狄

泉今洛陽城內尹氏立王子朝八月乙未地震冬公

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

郊郭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

告聞庚戌還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

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立

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

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

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

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婍如晉晉人執之

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言使人也晉人

使與邾大夫坐坐說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

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

左傳昭公

主

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

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

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

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

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

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

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即於牛于服回士伯聽其

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

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

晉之主夫
大自執政
以下皆命
祭食何以
厭相侯

三傳

王城在河
南平王東
連成
同公所營
澠淵之間

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

都別都叔孫旦而立期焉立待命也從乃館

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貸於叔

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既送作冠法又進二冠為叔孫故申豐以

偵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偵見而不

出留申豐不使得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

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

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夏

左傳昭公

主

四月乙酉單子取皆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

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圍誘劉佗殺之

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

至而敗劉子遠巳丑召伯奂南宮極以成周

人戌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

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鄆

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

鄆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莒子庚

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

三傳

左傳昭公

主

將叛晉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

存執父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

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

遂來奔齊人納郊公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

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

子瑕卒楚師燔子瑕即令尹吳公子光曰諸

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

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頗與許

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

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

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

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

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

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

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因徒不習戰三國爭之

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

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

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鬻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襄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奔之矣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楚太子建之母在郢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其之死也乃縊於蘧澨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二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

左傳昭公

孟

之重也

馬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除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姑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厲以甘桓公見王于朝劉子謂長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鄆子朝稍強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

左傳昭公

孟

梁其踵待于門內曰余左傾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姑至自晉尊晉也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泣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朝曲故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

三傳

積聚也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于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嚳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秋八月大雩旱也終如秋冬

左傳昭公

主

二傳

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鸛鶴來巢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傳昭公

主

二十五年春。叔孫姑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

右師樂大心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

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

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

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

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

子右坐。坐宋公右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

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

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

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

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

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曾將逐之。曹氏宋元夫人

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曾君

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

公矣。宜成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

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

必憂。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

必憂。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

左傳昭公

元

二口必稱子
也

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

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

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

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

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

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

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

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

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

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姊妹甥

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

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懼

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

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

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

戰鬪。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

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

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

左傳昭公

元

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

三傳

左傳昭公

手

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用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有鸛鶴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鶴之公出辱之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鶴踈踈公在乾侯徵褻與禡鸛鶴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鶴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鶴來巢其將及乎秋書再雩旱甚也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

鸛鶴之巢
而猶不情
何故此必
追書之
童謠可
句論後
十四句

季公若

左傳昭公

二傳

臧昭伯

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妣與襄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適之妻妻公鳥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犊余又訴於公甫公甫平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亦平子弟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師之雞

鬪季氏介其雞以膠沙播師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師氏以自益且讓之故師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護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為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

欽三公子
由在

上室生始
終以爲不

叔孫昭子
出而除

三傳

請以五乘
二行以可
也若此機
會可待也
則不復入
矣子家
言是節

五

之亦無命也。無勅命懼而不出數月不

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

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

孫。臧孫以難告。邠孫。邠孫以可勸。告于家懿。

伯懿。伯懿曰：諷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

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

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

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

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

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

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

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于家

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

焉。窮困約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

衆怒不可蓄也。季氏蓄而弗治。將蕩蕩。蓄民

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君必悔之。

弗聽。邠孫曰：必殺之。公使邠孫逆孟懿子。叔

孫氏之司馬。駸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

三案五相
親切而殺

之極不

宋之

三傳

三案

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

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駸戾曰：

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

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

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邠孫伯殺

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于家子曰：諸臣僞

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

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

臧孫如。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

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

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

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

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

做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

也。公喜于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昨君。不過

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

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

三家合一

昭子歸而

昭子歸而

昭子歸而

從者將盟。載書曰：勑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繆終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

左傳昭公

卷

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于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幃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饋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昭子為平子所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因禍而自殺。徒執之。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門，弗克。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

左傳昭公

字夏金

昭子歸而

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楸柎所以藉幹者，楸柎棺中笭也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初，臧昭伯

左傳昭公

卷

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下為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邠。邠魴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及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

郭子大

也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皆人焉使熊相稜郭巢季然郭卷郭使三大夫為巢卷樂也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三傳

左傳昭公

三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偵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二兩為一兩縛一如珎也卷使如充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齧能貨子耳易謀載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齧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十廛高齧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齧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欲據有異焉

宋元公

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上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貨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許齊師言欲降使來

三傳

左傳昭公

三

取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以厭眾心不欲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告齊言眾不欲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聲子魯射之中楯瓦奔奔胸汰軫匕入者三寸入楯瓦也胸車軾舟車軾過也矢激也矢激也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殪也改駕人以為駸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子車即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野

平子不欲
與陳太子
之此見齊
之與季氏
林連城苑
何足厭

三傳

即於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九子又叱
 之亦叱之言齊無戰再豎射陳武子中手失
 弓而罵武子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誓鬢鬢
 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元諸子彊武
 對曰謂之君子何敢元之偽言不敢林雍羞
 為顏鳴右羞為右故苑何忌取其耳不欲
 但截其耳下車戰顏鳴去之其右見獲苑子之御曰
 視下復欲使苑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
 乘於他車以歸鑿一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
 雍乘言魯人皆致少於季四月單子如晉告
 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
 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秋盟于鄆
 陵謀納公也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
 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
 次于荏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
 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闕塞
 西南伊闕口也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
 守之備子朝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也王
 子

左傳昭公

三

三傳

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
 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
 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援王有適
 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壬秦將來亂嗣
 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
 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冬十月
 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
 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
 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
 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
 忌奔晉以叛陰忌子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
 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
 周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
 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
 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
 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事文
 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
 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愆也諸侯

左傳昭公

三

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闔王政。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邾郈。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

天子朝拜命不徒更通辭也

頤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頤。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

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放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于朝。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

大氏性性能讀通去凡丁木連等情德義心民之自既本可知

辭何為。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

時其也
其後亦此

解詩妙

三傳

傳善而
所以下附

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

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

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也

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收公厚歛焉。

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

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

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

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

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

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

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

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

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

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

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

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

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

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左傳昭公

聖

三傳

左傳昭公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楚殺其大夫卻宛。無極楚之說，人宛信之收。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勝、人會于鳳。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言在

外也。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

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羨尹然、工尹麋帥師

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

以濟師。都君子，在郟邑之士，有復除者。王與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枝人也。與

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

楚師強，故吳不得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

欲圖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役，以弑王。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

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

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

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

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

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

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

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

左傳昭公

聖

務。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

甲於堀室而享王。堀室，王使甲坐於道，及其

門。生道邊，門，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

者，厭體改服於門外。厭，進食也。執羞者，坐行

而入。生行，執鉞者，承之。羞者，及體以相授

也。鉞及進羞者，皆王。光僂足疾入于堀室，恐難

也。以所負杖王。素辟之，縛設諸實，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

鉞交於胃。諸胃，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

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王，社稷有

左傳昭公

聖

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

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

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

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言聞吳亂，明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駟將

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

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

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

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

甚矣，謂之可也。甲可也。謂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駟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執

左傳昭公

聖

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執，令曰：不執

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

焉。編菅，苦也。秉秆，把也。秆，柔也。國人投之，遂弗執也。令尹炮

之。炮，燒也。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

完及佗。佗，令終陽。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

呼於國曰：駟氏貴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

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

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秋會于扈，令成周且

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

此無伯一五

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貞子備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鄆伐鄆欲鄆人奪公將戰于家子曰天命不恒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言君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

左傳昭公

聖

名一

誘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夏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讒至于今不巴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駟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謗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使宰為主獻獻爵也請安君不敵臣宴大夫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之子曰重為

左傳昭公

聖

子家子誣

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也十

而奔齊齊欲使重見從安媒也子家子乃以君出夫人十二

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

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卒卒六月葬鄭定公秋

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

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執矜之其造於竟弗聽

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

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一个而即安於甥

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

之逆者乾侯也言公不晉祁勝與鄔臧通室

也二子祁盈家臣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

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言寄

徒家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亂詩曰民

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

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

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鉞將皆

死然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

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楊叔向邑食

也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

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

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

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其母曰子靈之

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

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

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子貉早死無後

而天鍾美於是是夏姬也將必以是大有敗

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

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

憚無厭念額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

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

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

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

向嫂伯華妻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

也姑叔向母

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畏羊舌氏矣。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鄆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

左傳昭公

辛

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鱗。鱗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昭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醜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

左傳昭公

辛

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醜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笑。夫今子少不鵬。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

左氏之說
有誤此
大然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其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

左傳

左傳昭公

至

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心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厭于辭，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至，不傳見晉。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王君。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

張來唁公。稱王君。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

左傳昭公

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于朝堂也。稱伯魯子終不說。

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于朝之，故敗。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啓服，馬名。塹而死。公將為之積。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能輔於齊侯。補名。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公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務人，公為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至

為之積。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能輔於齊侯。補名。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公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務人，公為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

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知信乎。對曰人
 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泰龍氏。
 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
 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安有裔子
 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
 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
 董氏。曰泰龍。封諸豸川。豸夷氏其後也。故帝
 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
 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
 未獲。泰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
 擾龍于參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
 之。賜氏曰御龍。以夏后章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
 章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
 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
 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
 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
 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鬱湮
 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

左傳昭公

卷五

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
 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
 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
 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三三之姤三三
 曰潛龍勿用。其同人三三三曰見龍在田。其大
 有三三三曰飛龍在天。其夬三三三曰亢龍有悔。
 其坤三三三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三三三曰
 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
 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
 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
 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
 濟窮桑。此其三祀也。窮桑少皞之號。顛項氏濟成少皞之功。顛項氏
 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
 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
 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為
 稷。自商以來祀之。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
 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
 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

左傳昭公

卷五

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并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

左傳昭公

幸

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

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

徐子章禹奔楚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

曰悼公之喪子西甲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

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

左傳昭公

幸

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

王更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

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

人不能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

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考尹然左司馬

沈尹戍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

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

此楚所以

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
 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辭。以重怒之。無
 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
 姬通。今而始大。比干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
 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
 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
 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
 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
 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

左傳昭公

辛

克之。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
 荀躒于適。歷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
 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
 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
 也。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
 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
 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
 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
 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
 君不事。周有常刑。于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
 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
 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
 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
 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
 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
 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

左傳昭公

辛

八

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謀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既憂君，君一荀躒以晉侯之命，言使晉必逐之。

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

三傳

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君弱復自薛伯殺卒，同盟故書。秋，吳人侵楚，伐夷。

在。薛伯殺卒，同盟故書。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還，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

三傳

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請不書其人，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蓋力為之不，是以春秋書齊豹由盜，三

三傳

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負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故釋日不釋其夢。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

三傳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左傳昭公

楚之仇敵唯吳
故知入郢必吳

原在卷外
春秋左傳
卷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郟。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秋八月

三傳

左傳昭公

卷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玉。宜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盍賊

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

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

馬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不信。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

三傳

左傳昭公

卷

子南面。衛彪僕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高。度厚。度深。薄。仍溝洫。日仍。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

十家之言

在廷言

問而見

卿而無

宗足之所

德恒同對

成進而免

文選言季

氏之與魯

若夫國皆

有大數

主傳

文字類

起伏不生

故常

文選言

公之歸魯

公之歸魯

公之歸魯

公之歸魯

公之歸魯

公之歸魯

公之歸魯

公之歸魯

公之歸魯

公之歸魯

公之歸魯

公之歸魯

公之歸魯

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二后之姓。於今為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

三傳

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左傳昭公

去全

左傳定公

元年

定公名宋襄公也

元年三月晉人執宋

仲幾于京師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告於廟戊辰公即

位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秋七月癸巳

葬我君昭公公在外葬故九月大雩立煬宮煬

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時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冬十月隕霜殺菽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

左傳

左傳定公

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涖臨也代天子大夫為政

衛彪僂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

事好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

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

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荒蕪之地火田

命而田也魏子為政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

裁裁設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鄭吾役也使

三國代宋薛宰曰宋為道絕我小國於周

左氏曰

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

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

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舊為薛宰曰薛之

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

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薛王宮何

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故薛焉得有

舊言居周世不得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矣

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君于楚受功

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

其志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

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

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

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不叩

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不

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

免叔寬女襄弘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

遠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好也

為哀三年周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

左傳

左傳定公

子家子不
見叔孫

孫家同欲
於子家氏
有以服其
心也

子家氏不
見叔孫

子家氏不
見叔孫

季孫曰子家子。望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

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託辭以距叔孫。

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羈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羈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

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

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

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

溝焉。闕。魯葬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榮駕

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大夫榮

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於

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

公。九月立煬宮。周鞏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遠人。異族也。為明年鞏氏賊簡公。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秋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弃。

以賂所桐叛楚。桐。小國。在舒。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舒鳩。楚。曰。以師臨我。我將歸。楚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吳伐桐也。為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為伐其

叛國以取婚者也。欲使楚不思吳所謂多方以誤之。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從舒。吳人見舟于豫章。將為而潛

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

私出酒。聞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和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和

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闢以餅

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闢曰。夷射姑旋焉。

便命執之。見其不潔。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

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

下急而好潔。故及是。下。驟疾也。秋九月。鮮虞人敗

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冬盟于邾

脩邾好也。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

左傳定公

五

一佩。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

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

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

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

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

檢於司敗。猶馬者。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

弃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

人謂養馬者。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

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

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父也。官不共

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

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蔡侯如

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

楚。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

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

左傳定公

六

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阜。馳杞

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

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即劉也。葬杞悼公。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

二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

敗績。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犬奔曰。楚囊

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

也。晉荀寅來貨於蔡侯。弗得。言於沈。獻子曰。

勿實之食
不亡

三傳

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無援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晉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析羽為旄，王者遊車之所建。明日，或施以會。或賤者也。繼旗曰旄，令賤人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敬子行衛大，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子魚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

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稷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馳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

三傳
大辨

三傳

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使六周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步同。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皆令即屬。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曲阜也。分康叔以大路，少皞

精茂旂旄。通帛為旂，析羽為旄。精，七見。反。莜，步貝反。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武父，略界也。北界圃田。鄭數名。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有閭，衛所受胡宿邑也。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湯沐邑。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疆，理土地也。周法，索法也。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鞶。甲沽洗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命以唐誥，而

封二

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大原近涉而寒不與中國

同法自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

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

唯不向年也管蔡啓商甚閒王室道紂子以

毒亂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以素達及以

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

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

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

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

封三

宰康叔爲司寇昭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向

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何非

尚年也以伯爵居何服言小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

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

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

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昔期藏在周府可

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

如之何甚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

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

以上凡五
段以載書
尤信

辨五

辨四

辨三

封二

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

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

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沈人

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

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

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詭爲吳大

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

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

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

封三

過蔡而舍之舍吉故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

常曰子浴漢而與之上下絲漢上下遊使勿渡以誤之我

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者

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

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城大夫曰吳用

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

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若司

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二隘名是衛道之隱名是衛

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

設舟夾陸
黃新五陸

二沈尹戍

伯州犂
之子

昭王夫圖
共有二千
餘徒其之

子常敗

左傳定公

十一

小別至于大別。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

奔。史皇曰：安求其事？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

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

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

皜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

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

克弗許。夫皜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

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

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

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司吳

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皜王曰：困獸猶鬪，

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

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

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

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

妹季芊昇我，以出。沙雎。雎水出新城，昌都縣

是楚王。鍼尹固與一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

西走。吳師燒燧象，象

吳師赴吳師，吳師

我生

四

左

天樂王
敗楚
楚瓦之不
仁史皇
以吳子
常擊
足以

五大樂王
爭官無
故不克

司馬曰

死

左

王孫

八節公
之子

官。以尊卑班次山處令尹之官。

皜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皜王入之官也。

左司馬成及息而還。故楚敗吳師于雍澁。

傷。司馬先敗吳初，司馬闔廬故恥為禽焉。

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

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

用也。已句卑布裳，到而裹之而裹之，司馬已死藏其

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

于雲中。人雲夢澤中所王寢盜攻之，以戈擊

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即鍾建

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部公

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

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

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盟凌弱，

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

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

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

九隨人保

春秋初楚
武王伐隨
至今存之
於在隨
於亦義

三傳

一處公說
兩要言

十一申包

昭王雖出
然楚實也
臣是後

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討於楚。而君又竄之。出。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辟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昭王兄。公子結。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

左傳次公

三

楚安也。鍾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言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于期。鍾作鐘。金名。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此約謂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

三傳

左傳定公

三

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於越入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終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稔無資。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璜璠斂。君所佩。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季孫行。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謂逐也。申包胥以秦

十二秦師
救楚

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遠射於柏舉。

遠射楚大夫。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

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伐楚故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為吳王，夫槩奔楚。

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欲舊祀。言焚吳復楚，祭祀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

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閭與罷闔閭，罷請先遂逃歸。與罷楚大夫言吳唯得楚，遂逃歸。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後臧之母楚定臧，弃母歸。葉公終不正視，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陽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乙亥，殺公何藐，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誛，遂公父歌及秦。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六
八

造皆奔齊。吹印文伯也，秦造平子，楚子入于郢，初鬪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藍尹麇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鬪辛，王孫由于王孫圍鍾建鬪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鬪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獄王。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于旗，其又為諸。于旗，莫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失王。

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失王。

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辭不能。于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賢臣也。王所以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郟。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

二

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往不假道於衛周地。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奴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

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辱三桓。弁求婦於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晉人兼享之。魯故不復兩設禮。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若欲使晉必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變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不辭也。

以入晉。今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累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周僖嗣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關外。六月。晉閻沒。成周。旦。城胥靡。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

此段簡略
年事未看

跌後取
不故也

不故也
從後取
不故也

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

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寅知前

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

見溷而行。溷，樂祁子也。見趙簡子逆而飲之

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

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

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

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

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

祁、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

社，誣于五父之衢。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蘇，

辟僖翩之亂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

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七年春二月，周僖翩入于儀栗，以叛齊人歸。

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夏四月，單武公劉

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僖秋，齊侯鄭

翩共為亂也。

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

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

我。欲以齊師齊侯從之，乃盟于瑱。齊國夏，伐

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

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以

兵。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也。而女苦夷曰：虎

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

不敗。傳言陪臣強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

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已王入于主，城

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

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

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

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

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

將正二公之位，大所順。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

非一，說盡故通言先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

此章亦在

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

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

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

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

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

二月巳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

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趙

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

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

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

私謂于梁獻子范鞅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

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溷樂祁子梁以告陳

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弃溷也不如待之

自代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

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公侵齊攻廩

丘之郭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

遂毀之郭主人出師奔後師走往助之陽虎

偽不見再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陽虎歸言卷五

陳寅為子
樂祁歸後
如見

三傳

左傳定公

主

此必以甚
復敗猛逐之
顧而無繼偽
顛丘人虎曰
盡客

氣也言皆客氣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

苦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夏齊國夏高

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

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

鴈魯於是始尚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

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

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尊者牛耳主

諸侯將敵涉佗接衛侯之手及掩接掩也

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

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

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

大夫問故公以晉詭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

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

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

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

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

三傳

左傳定公

主

後一曰子
十切情也
會云陸
音子對切

此必以甚
復敗猛逐之
顧而無繼偽
顛丘人虎曰
盡客

此段尤細
左傳定公
 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補邑之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壬辰先祭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

左傳定公
武叔既得
季孫既得
入乃開門
與武叔
之子州仇也
以伐孟氏
公斂處父
帥成人
自上東門入
與陽氏戰
于南門之內
弗勝
又戰于棘下
陽氏敗
陽虎說甲
如公宮
取寶玉大弓
以出舍于五父之衢
寢而為食
其徒曰
追其將至
虎曰
魯人聞余出
喜於徵
死何暇
追余從者曰
嘻
速駕
公斂陽在
公斂
陽請
追之
孟孫弗許
陽欲殺桓子
季氏以強
孟孫懼
而歸之
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
而出
猶周備也
陽虎入于謹陽
闢以叛鄭
駟歛嗣子
大叔為政
于然也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得寶玉大弓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

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

尸巢向戌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

樂大心子明逐使出門去曰吾猶衰經而

子擊鐘何也恣其不逆父喪因右師曰喪不

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

三傳

左傳定公

左

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

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

門右師鄭駟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命而私

造刑法書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

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

管焉彤管亦管筆女史竿旄何以告之取其

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

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

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然則大

三傳

左傳定公

左

叔為政斯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

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

陽虎使焚萊門陽關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

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

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

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

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

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

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

不親仁君焉用之君當於季氏而大於魯國

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

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

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

之鐵刻也欲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輻

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

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秋齊侯伐

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

齊人也室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

之為取婦

無存中
登城非
樂人所
樂

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登城非樂人所樂

故謀衆使後而已先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

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彌遂自先下亦讓也

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

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

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晉車千

乘在中牟殺夾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

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其不從也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

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

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郭師請東

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德齊車

十五年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

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晉

憤而衣狸製皆白也憤齒上公使視東郭書

曰乃夫子也吾覘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貧

旅也言彼地我若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

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

乃得其尸公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
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哀也君
者不方爲位而哭故挽喪敢立親推之三

左傳定公一

天

左傳

定公二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左傳定公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倖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倖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

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還也。曰而不反。

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汶陽，田名。齊歸汶陽田，乃當共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書，故略不書。齊侯將享公。

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

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弄禮也。若其

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

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

之田。陽虎九年，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

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衛人助齊。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燿，及晉圍衛。

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

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及

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

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

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汝侗亦遄矣哉初叔孫

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叔孫

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

家臣武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郕宰武叔既

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武

人之圍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

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

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

犯以郕叛犯以不能討武武叔懿子圍郕弗

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

師駟赤曰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

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

矣叔孫稽首謝其受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

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

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

為之宣言於郕中詐為齊曰侯犯將以郕易

于齊齊人將遷郕民謂易其衆兇懼不欲駟

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易於齊

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紆焉何必此言以

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

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

司觀郕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

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

之射侯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

許之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郕

人閉之閉其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

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

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還犯謂駟

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駟赤止而納魯

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致其名宋公子地

雙遽富獵地宋景公弟十一分其室而以其

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驂向魍魎欲之

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魍

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

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單。應亦有。虞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廷。欺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

春秋

左傳定公

主

以為寡君賜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龍向。贈古也。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隨郈。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

五臣注

忌帥師。隨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國內而皆至者。成皆告廟。

春秋

左傳定公

主

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言伐小國。當如仲畏者。以誘致之。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射實為引地

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十有二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囿。圍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

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薛弒其君比。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郟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郟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郟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

齊景公

左傳定公

古

二

諫乃亦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責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家言衛以五百為是，故與邯鄲親。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衛與邯鄲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不用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廩不可。午家故囚之，使不肯說劍。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入欲謀叛。

丁丑趙鞅
國衛人
世五百
宋衛皆
邯鄲今欲
衛之可也
晉陽也
也

三

左傳定公

車

午也。二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別族，別封邯鄲。遂殺午，趙稷涉廩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籛秦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官，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文子荀寅也。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昭子士。故五子謀。五子范臯夷、梁嬰父、知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

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十年

奔晉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

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可盡克也。克之君

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

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

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經所以書十二月

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傳錄晉初衛公

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

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貧。罪其及子乎。文

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

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

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

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

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禍於公叔戍。

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

黨宋朝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二

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

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亦黨公叔五月於越

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

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來歸

賑。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源書

蒯聵黨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

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無傳公叛晉助范氏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

宋。戍來奔。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

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蓋

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

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

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

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

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

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王命戮

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

盟。知伯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頓子牂欲

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夏。衛北宮

結來奔。公叔成之故也。吳伐越。越下勾踐禦之。陳干構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大夫闔廬傷將指。取其一獲。其足大指見斬遂還卒於陘。去構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荀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

左傳定公

大馬

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齊魯助范中行。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二于夫范中行。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泚。范氏故也。謀救范氏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泚。大子蒯賁獻孟于齊。過宋野。孟邑名就會獻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豸。婁豬求于豬。以喻南子。艾豸喻宋朝艾老也。大子羞之。謂戲陽速。

左傳定公

左傳定公

左

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賁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二子黨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十有五年春正月。邾子來朝。臧卒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陳。邾子來奔。喪。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定公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辛巳。葬定公。冬。城漆。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子貢觀焉邾子

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

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

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

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

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

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王其先亡乎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

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

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夏五月壬申公薨仲

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鄭罕

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濼挈謀救

宋也秋七月壬申奴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

不祔也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葬定奴不

稱小君不成喪也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三傳

左傳定公

二十

三傳

終

左傳哀公元年起二十七年終止

元年起二十七年終止蓋夫人定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

圍蔡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

侯隨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

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栢舉也里而栽栽設板

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如子西之素子西

三傳

左傳哀公

二十

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

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

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

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

殺斟灌以伐斟鄩過古宋反澆夏后相后緡

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

此段學敘
平太詳左
氏每有此

二傳

正慕澆能戒之思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

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而邑諸綸綸虞有田

一成有眾一旅方十里為成布其德而兆

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女艾

臣謀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杼杼遂滅過戈

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

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

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

左傳卷公

二

陸三六九

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

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

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

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

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

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夏四

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穆以邯鄲叛

也五鹿晉邑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

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

三傳

左傳卷公

年

陸三五〇四

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

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

禍楚未可弇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

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

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

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

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

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

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

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

吳侵陳脩舊怨也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

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

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

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

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

室不觀觀古亂反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在國天有苗穢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

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共音恭其所嘗者卒乘與

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

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

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

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

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

已。安能敗我。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邾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

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夏四月丙子。衛侯元

卒。滕子來朝。無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

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

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十有一月

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邾

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

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郟不

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

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

公子郟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郟異於他子。且

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郟必聞之。且亡人之子

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

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

界。賊在河外。晉軍已渡。使太子繞。繞者始發

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欲為衛人逆。喪之服

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

姚子般送之。子般。平達。子般。弘士吉射逆之。趙鞅禦

之。過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旒。與罕

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

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

之。必大敗之。從之。上戰。龜焦築丁曰。詩曰。爰

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故兆

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

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弃君助臣。二

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

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

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國免志，父無罪，君實

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

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

辟，重屬音獨。次大棺也。辟，步歷反。親身棺也。

重大夫。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

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登鐵上

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

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

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

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

麋之。麋，東縛也。丘，隕反。吏詰之，御對曰：瘡作而伏，瘡

疾也。詩曰：衛大子穉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

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勝，鄭解

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執討之。蒯聵

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

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

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繁，路

獲其塗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

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

孟喜曰：可矣。傅偃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

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龙稅焉。范氏

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得，范以

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獻，簡子吏請殺

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

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塗旗於

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

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

簡子曰：吾伏強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

大子曰：吾救王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

郵良曰：我兩軻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

駕而乘材，兩軻皆絕。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

納師，師畢入，衆知之。元年蔡請遷于吳，蔡侯

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駟，故因聘裝之。蔡侯

遷墓於蔡，遷于州來。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戚，子

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季孫斯叔

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無宋樂，斃帥師伐曹。無秋

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夏五月辛卯

司鐸火。火踰公宮。桓禧災。救火者皆曰

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曰

疋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

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

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

瀟帷幕。鬱攸從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

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文伯至

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

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

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

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彙。孔子在陳

其粟積道。還公宮。聞火曰其桓停乎。

劉氏

觀人火
以見則禮
在禮則有
公氏未可
揚也

主禘

胡氏曰祖
信與其
何以不禘
季氏者出
於桓子於
桓子者出
政其請以
是為禮而
不毀壞

女氏之
志節子
厚有矣

季氏本在
之則不
以禮其孤
不其孤
節未也

主禘

氏世為婚姻。蒞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
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蒞弘。秋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
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
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
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國臣曰。南氏生男。
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
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正常不反。

左傳卷八

左傳卷八

畏康子也。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郭。使其徒自北門入。犯師而出。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阜夷。惡范氏也。

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阜夷。惡范氏也。

族言遷怒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

奔吳。葬秦惠公。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

于楚。城西郭。六月辛丑。亳社災。

無傳天火也

亳社殷社諸

侯國之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無傳冬十有一月葬蔡昭公無傳葬滕頃公無傳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音懲蓋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翩蔡大夫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翩以矢自守其門文

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併行如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

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夏楚人既克夷虎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

諸梁致秦於魯三子楚大夫此秦之故地會其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負函繒關皆楚地曰吳將

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為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曰便襲單浮餘圍蠻

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淮以東至

左師軍于菟和菟和山在淮東右師軍于倉野倉野在淮東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命大夫別曰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

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澤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蠻子且將為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謀為蠻子而盡俘以歸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

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

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

夏伐晉取邢任欒郤逆時陰人孟壺口孟壺口在邢地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邑也蒞施

五年春城甌無傳夏齊侯伐宋無傳晉趙鞅帥師伐

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

葬齊景公無傳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人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

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相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王

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

遂死於相人為吉射距夏趙鞅伐衛范氏之

故也遂圍中牟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

齋奴之子茶嬖茶安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

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

曰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

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茶國夏

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

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

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哀羣公

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

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

攸暨子思子產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

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六年春城邾瑕無音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柵無秋七

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

君茶弒茶者朱毛與陽生也冬仲孫何忌帥師

伐邾無傳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吳伐陳復

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

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齊陳乞僞事高國者

必言諸大夫非過曰彼皆僞寒將并子之命

皆曰高國得君必僞我盍去諸固將謀于子

早圖之圖之莫如盍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

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

講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又謂諸大夫曰二

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

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

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

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

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

管仲死魯一也
也謀諸大夫二也勿
夫二也勿
于可馬令
尹三也不
於河可危
也也相三
可則其夫
如命守義

傳

楚昭王之
賢不陳者
之禮也

敗高國也。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留
弦施來奔。秋七月。楚子昭在城父。將救陳。卜。戰
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
如死。弃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
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
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
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吳師所在子閭退曰。君王舍
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
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

左傳卷八

十一

行

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二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

傳

左傳卷八

十一

行

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八月。齊邢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齊公子。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人共載。以試馬。為駢。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闕止陽生家臣。子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戒之。遂行。戒使無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國人知而不言。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隱於僖子家內。與饋者皆入。饋食之人入。虞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鮑牧。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醜。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茶也。景公茶。牽之。茶頓。地。故折其齒。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

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為君。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奴。茶之。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賓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茶之黨也。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冒。淳。恐駘人不從。故毛駘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及冒。齊地名。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鄆。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晉師侵衛。衛

不服也。夏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宰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弃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注。過。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之。子之牢。以為天之大數也。今弃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弃天而背本。不與必弃疾於我。乃與之。大宰詔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詔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為無能為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

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夫二

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

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對曰。禹合諸侯

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

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

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魯德

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忿答大夫。今魯

衆可乎。言不可。不樂而出。季孟意異。佞直。秋伐邾。及

范門。猶聞鐘聲。邾不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

告於吳。成子邾大夫。夫茅夷鴻。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

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

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

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

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前者魯

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

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

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

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

左傳哀公

太二四九條

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志而不違。言魯成

無違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

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

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爲明年吳宋人圍曹。鄭

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

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

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

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

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

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

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

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

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

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邢。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宋公既

恐諸師之誦怒。而反兵一舉。吳伐我。夏。齊人取

謹。及闡。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

亥。杞伯過卒。無齊人歸謹及闡。

左傳哀公

左五

左五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大夫

曹人詬之，不行。前曹辱也，不行，殿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

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魯人

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

焉。退而告公。公曰：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

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

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

為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卿。

左傳卷之六

不以其私怨惡廢卿，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

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若使子率，子必辭。王

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王問於子洩。子洩對

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鑿諸侯將救之，未可

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

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

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

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僑田，拘郈人

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郈人亦僑田，吳滋漚也，漚烏豆

反管古類及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伐武

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

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害。

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盟伐

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

與析朱鉏。朱鉏為三人，皆同車。獻於王。王

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

左傳卷之六

故不可。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

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

庭。於帳前設格。格，卒。三百人，有若與焉。終得三

行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

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

三遷。長微虎也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

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

虜，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

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

鮑牧之言
以死之
之無益
之無益
之無益

門以言不見從故負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

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釋舍也

爲了欲因留景伯爲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

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

止吳人盟而還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

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女

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

師伐我取謹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

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

所以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大宰

囚諸樓臺桡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

爲政革邾太子桓公也秋及齊平九月臧賔如齊

泣盟賔如臧會子齊閭丘明來泣盟且逆季姬以

歸嬖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

有馬千乘使爲君也鮑牧本公子愬之公謂

鮑子或諧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

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

左傳卷公

三

鮑牧之言

殺之亦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闡季姬嬖

故也東傳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宋皇瑗帥師取鄭

師于雍丘夏楚人伐陳秋宋人伐鄭冬十月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

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

將進受命於君爲十年吳鄭武子賸之嬖許

瑕求邑無以與之賸罕達也瑕請外取許之

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作聖

輒徙舍左傳卷公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子姚武

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

惜其能以邾張與鄭羅歸鄭之有夏楚人伐陳

陳卽吳故也宋公伐鄭報雍秋吳城邳溝通

江淮於邳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

寒邳音晉趙鞅十救鄭遇水適火木火占諸史

趙史墨史龜皆晉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

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子伐

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于水位

左傳卷公

三

鮑牧之言

也。趙快姓，魯宋姓，水盈坎。名位敵，不可予也。言不可予。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

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水，其故為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雙龍伐人，救鄭則不吉，不知

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之需三三

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微

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為昏

使來傲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

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

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無葬齊悼公。無衛公孟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終子

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郎。齊

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

師乃還。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

行也。於是乎取犂及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秋，吳子使來復傲師。冬，楚子期

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

名。務德而安民，乃還。今七十七年壽陵卒，時季子已能謀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

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十一年春，齊為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

出奔宋。

此意篇有
情可思可
玩不宣款
延

字傳

精兵隨已
老幼守

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
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求曰居封疆之間
竟內近二子禦諸竟求曰居封疆之間
郊之地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
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
人也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羣室都一室
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
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
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
公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
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
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
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已不退而蒐乘孟孺
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顏羽御邴洩為右
氏臣二子孟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
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
也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
徒卒步兵老幼守宮次于雲門之外五日右
師從之五日乃從公叔務人務人公為見保

管周父
樊遲
孟之反

林不狃
伍

林不狃
公為
汪錡

冉有能以
美甲兵

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
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
死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
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于也請三刻而踰之
與衆三如樊遲言師入齊軍冉
刻約信如之衆從之乃踰溝師入齊軍冉
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陳瓘陳莊涉泗二
夫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
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不狃曰誰
不如我不知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
戰惡足為賢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
皆無戰志徐步而死壯士但季孫不能使
師獲甲首八十冉求齊人不能師其師宵
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
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二子與
同子羽銳敏子羽顏羽銳我不欲戰而能默
心雖不欲洩曰驅之言驅馬公為與其嬖僮
口不言奔洩曰驅之欲奔孔子曰能執干戈以
汪錡乘皆死皆殞也皆俱孔子曰能執干戈以
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冉有用矛於齊
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不

不書敗勝 夏陳轅頰出奔鄭。初轅頰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頰進稻醴，梁榘腹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謀？』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為郊戰，故公會吳于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中軍從王。吳中軍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橫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

不書敗勝 負不殊 賦封田以嫁公女 有餘以為已大器 國人逐之 故出道 渴其族 轅頰進稻醴 梁榘腹脯焉 喜曰何其給也 對曰器成而具 曰何不吾謀 對曰懼先行 恐言不從 為郊戰 故公會吳于伐齊 五月克博 壬申至于贏 中軍從王 吳中軍門巢將上軍 王子姑曹將下軍 展如將右軍 三將吳 齊國書將中軍 高無平將上軍 宗橫將下軍 陳僖子謂其弟書 爾死我必得志

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丘明：「陳昔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以兵從，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故以勞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王賜之甲，劔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申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齊也。元首，實之新篋，襲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實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詰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子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

此吳與齊 於何行今 乃水可 此所以為 吳公也 此吳與齊 於何行今 乃水可 此所以為 吳公也

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改姓為王孫欲 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 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 矣盈必毀天之道也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 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冬衛大叔疾出奔宋 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嬖所娶 女之娣子朝出孔 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 妻之娣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 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 州人奪之軒以獻取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 使室孔姑遺疾之弟孔姑孔 文子之女疾之妻疾臣向魍納美 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魍不與由是得罪 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 處巢死焉殯於鄆葬於少禘終言疾之夫所 也巢鄆少禘皆 衛地初晉悼公子憇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僕 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大叔 儀之孫遂聘之 生悼子悼子大 叔疾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戊 悼子 之甥悼子亡衛人翦其 戊翦其 爵邑孔文子之

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 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 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 召之乃歸於是自 衛反魯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 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 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於 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 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 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 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 六井出戎馬一疋牛 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 厭則難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 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弗聽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會 吳于橐臯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宋向巢帥 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蝘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

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

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李

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絕喪冠也。孔子以小

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經。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

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

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

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

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

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

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也。

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

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弃疾於人

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

標也。孫國狗之瘼，無不噬也。瘼，狂噬也。而況大

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郟，公及衛侯宋皇瑗盟

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藩，藩子服景伯

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

地主歸餼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吳不行禮於

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若也。子孟見大宰，乃

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若木不為，大宰嚭曰：

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

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

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

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

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

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

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

尚幼。子之，公孫彌平也。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

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輒後，卒死於越。冬，十二月

魯，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

蠶者畢。伏，在心星也。火，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猶西流，言未盡。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

彌，作頃。丘玉暢，岳戈錫。凡六子產與宋人為

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

為之城，岳戈錫。城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

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

嬴丙申墜宋師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嬴夏許男

成卒無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夫差欲霸中

去其借號而稱子以告今諸侯故史承而書之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無傳

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無傳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

方手且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盜殺陳夏區夫十有

二月螽無傳

十三年春宋向魍救其師鄭子賡使徇曰得

桓魋者有賞魍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嬴獲成

謹郟延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為虛空虛之各不有夏公會

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

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

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

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未縣

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所獲故不可以

見離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

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

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

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

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

也自到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

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

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

臣之罪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

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

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

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

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

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

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

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

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

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

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而如邾以事

晉如邾六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

何种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將

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

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

外黃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

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

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

景伯不會坐為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

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語言於王曰：「無損於

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

乞糴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曰：佩

玉繫。余無所繫之。言吳王旨酒一盛。今余

與褐之父。睨之。言但得視對曰：「梁則無矣。麇

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

出糧故為私聽。庚王穀。癸主木。傳王欲伐宋。

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會黃池大宰

語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絕筆於獲麟所感。小邾

射以句繹來奔。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晉史記

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

以續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

還卒。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陳宗豎出奔楚。宋

向魍入于曹以叛。莒子狂卒。六月，宋向魍自曹

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秋

晉趙鞅帥師伐衛。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

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轅買出奔楚。

有星孛。饑。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獲麟。車子鉏商者。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

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

「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

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

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

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

之也。由弗能。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

簡公悼公陽生子也。及即位使為政。陳成

子憚之。驟顧諸朝。心不安。顧諸御鞅言於公曰：

「陳闕不可立也。君其擇焉。」擇用弗聽。子我夕

諸御鞅之言不

夕視 陳逆殺人子我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遂

執以入陳氏方睦欲謀齊國故宗族和使疾而遺之潘

沐備酒肉焉使許病因內潘米汁可以沐頭潘音朝饗

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失陳逆懼其反初陳豹欲為子我臣豹亦陳氏族

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

豹者長而上樓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

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

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

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

於陳氏矣言已疏遠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

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

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

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

得厄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幄帳也聽

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于我侍人禦之我

侍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公與婦人飲酒于

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其

失言

左傳卷公

美

左傳卷公

左傳卷公

美

左傳卷公

欲作 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

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

抽劔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

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天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

徒攻聞與大門聞宮中小門也皆不勝乃出陳

氏追之失道於奔中適豐丘奔中狹路豐丘陳氏邑豐

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

方子方子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

中行人車子方取道及而眾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出

雍門城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

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

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賈即子方庚辰陳恒

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不

誅陳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特寵公使夫人驟

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未及

難先謀公請以鞅易薄鞅向難邑薄公邑欲

作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鞅七邑而請享

公焉偏喜於受賜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甲兵公

對弟而謀
於兄宜其
不濟也

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今將
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
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
向魋兄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
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
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曰逢澤有介麋焉。
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
告子。難以遊戲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
車逆于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

左傳卷公

卑

三傳

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于者。上有天下有先
君。言雖誅魋要。不負言使禍難及于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
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
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魋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
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願駢而告桓司
馬。子願桓魋弟。桓司馬欲入君攻子車止之
車亦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
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
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還入

三傳

左傳卷公

卑

三傳

國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欲以劫曹人子弟而質之
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
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
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
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
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
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
適齊。牛桓魋弟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末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
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亦不與魋同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
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阮氏魯人也錄其卒葬所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
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
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
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
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
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初孟孺子洩將圍

馬於成

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成孟氏邑

成宰公孫宿不受

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

病謂民貧困孺子怒

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

恨志故鞭成有司之使人

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

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

請聽命懼不

歸

不致歸成為明年成叛傳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不出

奔北燕鄭伯伐宋秋八月大雩晉趙鞅帥師伐

衛冬晉侯伐鄭及齊平衛公孟彊出奔齊

春

左傳卷公

聖

成十五年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以偏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

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

聘禮若賓死未將命

則既續以棺造吳子使太宰詬勞且辭曰以

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墮大夫之尸以重寡

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辛尹蓋對曰寡君聞

楚為不道存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

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

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

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

一日遷次

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

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

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

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

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

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

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

士

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墮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

過也吳人內之秋齊陳瓘如楚

瓘陳恒之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斷

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

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

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

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

宿也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

為子役其有不貳乎

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子周公之

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

春

左傳卷公

聖

成十五年

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齊有危亡之禍。成曰善哉。

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陳成子館客。

伯子贛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

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

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

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

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

謹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

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

其兵甲入于麻。麻齊邑。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

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

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請大

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二死

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為大子請閏月良夫

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

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為婦人服也。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

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

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糶

從之。介被甲。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與政故劫孔悝欲令

逐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孰聞亂使

告季子。季子于路時為孔氏邑宰。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乘車言

不敬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

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

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可。季子曰

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

敢門焉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季子曰是公

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

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

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

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厲敵子路。二十

以戈擊之斷纓于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

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故政輒

先謂司徒購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

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比褚

子為明年購成奔杞。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聩自戚入

于衛衛侯輒來奔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即蒯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

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弟子

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

終於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已下

無復經矣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鄆武

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曰蒯聩得罪于君父君

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寘諸

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

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

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

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夏四月己丑

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憚遺一老俾

屏余一人以在位營營余在疾嗚呼哀哉尼

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

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

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

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君兩失之六月衛侯飲孔懼

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

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懸負孔載伯姬於平陽

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柝於西園使副車還

圃孔氏廟所在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

柝柝主石函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

于公請追之遇載柝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為

反柝孔怪載柝者久不來使公遇之曰與

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伯季子也必使先射

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殛傳言子伯不

或以其車從從公得柝於梁中孔懼出奔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

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

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

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暴虐於

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

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

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子西曰

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

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

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言

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

處吳竟為白公曰楚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

也言楚國新復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

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

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

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

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

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

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

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子西不悛勝謂石乞

石乞勝死我乃不復成人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皆五百人

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曰市南

有熊宜僚者君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

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

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

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

夫吳戰之所備器械皆備而欲因以為亂許之遂作亂秋

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

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

弗終挾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

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

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

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

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

險微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

脩也而後入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白公

欲以子閭為王子閭平王子子閭不可遂劫

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

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

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

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

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葉公亦至及北門或

遇之曰君胡不胃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胃

乃胃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胃國人望君如

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未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

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未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

左傳卷之六 昭公二十六年 楚子西之孫燕奔。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尹司馬。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之子。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傳終。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倍子。不得。與上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屏左右。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召若不材。器可得也。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皆為師。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輿。甸兩牡。表甸一。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無故。偏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三

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曰：服，其本。

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權曰無辟晉師，豈

敢廢命？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自將往戰。簡子曰：我上

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畏子。楚白公之亂，陳

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私也。楚既寧，將取陳麥，楚

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

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

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

穀曰：觀下父都倅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

州。夔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倅也。文王

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

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諂，疑也。令尹

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天若亡之，

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

左史有二倅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

城尹吉。武城，尹子西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

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

陳。終鄭裨，言五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

及鴉火陳卒亡。

令尹。子良，惠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也。志，其本。

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攻卜子國

而使為令尹。子國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

吾之觀。衛有觀，在古被髮北面而諫曰：登此

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謂使衛公

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公

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實之而

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衛侯貞牛，其

繇曰：如魚鏡尾。鏡亦也，魚勞則衡流而方羊

裔焉。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大國滅之

將亡，閭門塞寶，乃自後踰。此皆冬十月，晉復

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

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

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

般師出。辟，初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

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翦，壞其公

使匠久，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未及而難

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

曰其也復
其其也
入其宋春
九其十
而莊公
試乃死子
已氏之子
惡不在大

三傳一

于北方而墜折股乃自後陰戎州人攻之太
于疾公子青踰從公弟疾戎州人殺之公入
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
使髡之以為呂姜莊公夫既入馬而
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
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
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
也也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公會齊侯盟于蒙
平公齊侯簡公弟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
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
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季羔曰鄆
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發陽之役衛石
旻武伯曰然則旻也旻武伯名鄆衍則大國
執者無常故武宋皇瑗之子麋瑗宋有友曰
伯自以為為可執田丙而奪其兄鄆般邑以與之鄆般愠而行
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
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仲仲初子仲將
以杞奴之子非我為子為直子杞麋曰必立

左傳卷公

孟孟

小百五十九

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
則老矣不識麋也言右師遂不能為公執之
麋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

使皇緩為右師言宋景公無常巴人伐楚圍

鄆初右司馬子國之上也觀瞻曰如志子國

令尹時上為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命故命之

志觀瞻楚開十大夫觀從之後命

司馬及巴師至將上帥王曰寧如志何上焉

國也使帥師而行請承承白寢尹工尹勤

先君者也相率之從寢尹與出于以背受成

勤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鄆

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

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蔽斷也其是之謂

乎志曰聖人不煩上筮惠王其有焉夏衛石

圍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

圍而復石旻與大叔遺皆削賸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

公孫寬追越師至寧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

左傳卷公

孟孟

小百五十九

伐東夷三夷男女反楚師于救冬叔青如
京師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長弘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

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吳公子慶忌驟

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

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

以說于越吳人殺之言其不量乃十一月越圍吳

趙孟降於喪食趙孟哀于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曰三

年之喪親暱之極也王又降之無乃有故乎

楚隆真子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

先主簡子質盟信也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

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

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

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

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

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

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

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

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

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

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

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

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日喻所為而反笑史黯何以得為君子晉史黯

四十年吳當亡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

言王曰宜哉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青稽

首稽首不見答顧齊地因歌之曰魯人之臯

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臯纒也唯其儒書以為二

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

辱舉王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

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請

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不敢勤齊僕為魯除館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

職球味
賢人也

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天子革奔越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庸東前刺越何章縣東也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宋元公夫人季康子使冉

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

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求舟與衆也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

其所以稱旌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纒也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高無平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

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

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

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

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承聚秋八月叔青如越始

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

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

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

氏臧石帥師曾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軍

治戰備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

復言也復過也戶快及役將班矣晉師乃還

領滅石牛大史謝之晉大夫曰以寡君之在行

牢禮不度敢展謝之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

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公子荆之母嬖

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鬻夏獻其禮對

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

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

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

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

為大子國人始惡之公閏月公如越得大子

適郟適郟越王太子得相將妻公而多與之

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
語而納賂焉乃止公因越討已故懼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也

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

子鞞而登席古者見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

人若見之君將殺之報許角反是以不敢公

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執其手抵徇

執形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

今日幸而後亡恐死以得公之入也奪南氏

邑南氏行南之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

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公有忿使

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以其祭賜彭封彌子

彭封彌子彌子取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

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

孫為從孫甥與孫同列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

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奉彌優狡

也奉彌衛大夫使俳俳優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

鞞登公孫彌牟喪邑公文要失車司寇亥政

席者

者司徒期因三匠舉奉彌以作亂皆執利兵

無者執斤使奉彌入于公宮信道之而自大

子疾之官謀以攻公鄆子士請禦之衛大夫

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不見

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刺也亂不速

去今早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眾

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

信不可將適鄆鄆齊晉界上邑彌許彌曰齊

晉爭我不可將適冷冷近彌曰魯不足與請

適城鉏城鉏近以鉤越越有君宋南近越乃

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

載寶以歸載寶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

彌所得陳名公為支離之卒支離因祝史揮以

侵衛祝史揮為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為見子

之子之公孫彌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

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君

君有入勢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見

其為君聞不審察私共計之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

揮在朝使吏遺諸其室

先逐其室揮出信弗

內再宿五日乃館諸外里

如越請師諸師伐六月公至自越

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

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公宴於五梧

武伯為祝欲使公盡極以觀之惡郭重曰何肥也

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

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速行

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飲酒

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為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卑如后

庸宋樂夜納衛侯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

君復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

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出禦之大敗衛師

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于褚師

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齊衛大夫王孫

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

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

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

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心衆曰

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重也衆曰

設守備欲以恐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

公使人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

為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

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

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夫者其甥及

夫人者遂復及遂卒于越終其之也終效宋景

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

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

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夜為司城樂

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

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大尹常不告而以

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

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敵乎

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連中大

尹與空澤之士壬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

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

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

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

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

司城殺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盪其君而專

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

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盧

宋東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大國也已為烏而集於其上。味加

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北門大

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

為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

皇。非我。襄祝名皇非我。因子潞。子潞樂後門尹得樂

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

國曰。大尹惑盪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

君者也。眾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

利公室。與我者無愛不富。眾曰無別。惡其號

無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樂得曰不可。彼以

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

施罪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

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城鉏

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

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

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

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

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

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

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

于駟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駟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

皆從。皆從后。邾從。言及子贛。曰

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

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于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言不備

之多。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

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會

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

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鄭國參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表製。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東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

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此時奔齊齊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眾。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成子欸其有為晉之心也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

左傳卷之六 襄公 五年 齊人伐魯 齊師敗績 於平陵 齊人遂伐魯 魯人欲戰 公患三桓之侈也 欲以諸侯去之 三桓亦患公之妄也 故君臣多間 公游于陵阪 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 曰 請有問於子 余及死乎 對曰 臣無由知之 三問卒辭不對 公欲以越伐魯而去 三桓秋八月甲戌 公如公孫有陘氏 因孫于邾 乃遂如越 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悼之 四年 晉荀瑤帥師圍鄭 悼公哀公哀公出孫 魯人立悼公 未至鄭 駟弘曰 知伯愾而好勝 早下之則可行也 乃先保南里以待之 知伯入南里 門于桔株之門 鄭人俘鄆魁 鄆魁

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愾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株之門。鄭人俘鄆魁。鄆魁

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惡貌醜也。簡子發。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悅。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愾。故韓魏及而喪之。韓魏公之十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三傳

三傳

公羊傳一

隱公

元年春土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

歲之始也。王者執謂謂文王也。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

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為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曷為先言王而後言

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

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

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

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

又賢，諸大夫拔隱而立之。拔，引也。隱於是焉而

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

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

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

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通謂適夫人之子，尊

左右股及姪，婦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

無子，立左媵。桓何以貴？母貴也。右媵母貴，則子何

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人，夫人，風氏薨。

辛亥葬我小君成風也。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及

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

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

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

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為稱字？襄之也。曷為襄

之？為其與公盟，與公盟者衆矣。曷為獨襄乎？

此因其可襄而襄之。此其為可襄奈何？漸進

也。昧者何？地期也。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克

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

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

如勿與而已矣。如者，不如也。不如當初不段，使與國政，則猶全之也。

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

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

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

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

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

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

君故毋亦不終為夫人也。鄭人伐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何以書。記異也。

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

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

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

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二月庚戌天王

崩。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

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

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

曰卒。士曰不祥。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

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

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

王崩。諸侯之主也。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

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

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

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

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

五月而葬
有天子存
則有動王
存喪等事
或不傳如
期而葬也
平王崩尹
氏未葬為
外禮與奔
喪之主與
恩錄之
通下者
以天求
諸侯通

六公羊隱公

五夏四月

于下也

繆公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

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

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

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

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

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孟終為君矣。

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

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

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

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

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

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

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

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

公為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何。杞

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曷為以國氏。當國也。

三傳

六公羊隱公

六一夏四月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者何。不期也。二君出。

一君要之也。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鞏

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鞏者何。公

子鞏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弒公也。

其與弒公奈何。公子鞏諂乎隱公。謂隱公曰。

百姓安于諸侯說子。盍終為君矣。隱公曰。否。

吾使脩塗。裹吾將老焉。公子鞏恐若其言。聞

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

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弒隱公。於鍾

巫之祭焉。弒隱公也。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冬。十有二月。衛人立

晉。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

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碓

立之。石碓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

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

易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登。讀言得來。得來

人名求。得來。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百

三傳
隱桓未死
季孫何謀且
稱雖失望

六公羊隱公

七
二十七

金之魚。公張。一解言登來之意也。張謂張開

之。登來之者。以美大之之辭也。其言大而急

利之辭也。當說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棠者何

耻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

濟上之邑也。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盛

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

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

少稱人。右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九月。考

仲子之官。考官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

也。考成也。成仲子之官廟而祭之。所以居其

鬼神。不就惠公廟者。妾毋卑。故雖為夫人

猶特廟而祭之。禮。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其

妾廟子死。則廢矣。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其

死。說猶尚不祭。其子未君之時。不祭明矣。故

難之。然則妾母之貴。正由其子為君。即元年

傳云。母以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

子貴是也。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

何言爾。成公意也。初獻六羽。初者何。始也。六

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

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柰何。天子八佾。諸

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

六公羊隱公

八
八

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王之自陝而

西者召公王之相處乎內陝者若今弘農陝縣是也始

偕諸公助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

此偕諸公猶可言也偕天子不可言也前偕於惠公廟天邾婁人鄭人伐宋螾何以書記

災也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龜卒宋人伐鄭

圍長葛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疆也惡其疆而無義

也必欲為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音成

也何言乎墮成墮許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

吾魯也稱魯人之辭故加曰吾與鄭人未有成也未無吾

與鄭人則曷為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

時與鄭人戰於狐壤狐壤為鄭所獲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獲

不言師改諱故以輸平諱也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

艾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

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

然後為年冬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不書此何

以書父也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父暴師若象居外故書以疾之不繫鄭

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父暴師若象居外故書以疾之不繫鄭

舉伐者明四上伐圍取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伯姬之媵也至是國也媵歸書者有賢行紀侯為齊所滅紀年以鄭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滕侯卒何以不名微國也小國故微國

則其稱侯何不嫌也下常稱子不嫌稱侯桓

春秋貴賤不嫌同號若齊亦稱侯滕亦稱侯微者亦

美惡不嫌同辭若繼體君亦稱即位

夏城中丘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

書以重書也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齊

侯使其弟年來聘其稱弟何據諸侯之子稱弟

稱弟母兄稱兄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公

親厚異於群公子也秋公伐邾婁冬天王

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者

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

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尊天玉命責

與國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

何大之也不地以衛者天子大夫衛王命至

難當與國君等也錄以歸者

惡凡伯不死位以辱王命也

惡凡伯不死位以辱王命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來歸

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

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庚寅我入邠其言入何

難也魯受邠與鄭同罪當誅故其日何難也

以歸後乃日也言時重難其言我何言我者

非獨我也齊亦欲之齊與鄭魯比勝夏六

月巳亥祭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宿本小國

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為始受

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喪之也秋

三傳

六公羊隱公

土五三三

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八月葬

蔡宣公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卒當赴

君前臣名故從君而葬從至人葬有常月不

自從蔡臣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赴天子故

葬不告不告天九月辛卯公及晉人盟于包

來公曷為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從者

也實晉于也言晉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

不肖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

二月無駭卒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

也故終其身不氏入極之事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庚辰大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傲甚也傲始怒也始

也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八日之間先

示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大

者也無氏降於大夫書卒隱夏城郎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邠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前為鄭

鄭人伐宋此公子壹也何以不稱公子貶辱

為賤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六月壬

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郟辛巳取防取邑

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

而再取甚之也甚魯因戰見後內大惡諱此

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

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取邑為小

小惡中甚者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

耳故書也

三傳

六公羊隱公

土五三三

人伐載鄭伯伐取之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

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

人之力也載為為上三國所伐鄭伯無仁心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其言朝何諸侯來

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滕序上者

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夏五月公會鄭伯于

祁黎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危錄

隱公也為弟守國不尚推讓數行不義又復構怨入許危亡之舉外內並生故危錄之

三傳

大公羊隱公

三

五十四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何以不書葬隱之也

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

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

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讐非子也葬生者之

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

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

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復為終篇去止

凡明隱終無有國之心但桓變而弒之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

言即位何如其意也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

隱也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三月

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三月

公會鄭伯于垂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桓弒

無王而行與人交接則有危也故為臣子憂之鄭伯以璧假許田其

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

為恭也曷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

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

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

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

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

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

田邑多田少稱邑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

于越秋大水何以書記災也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

夫孔父及者何累也累從君而死弒君多矣舍此

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

息無累者乎曰有叔仲惠伯是也有則此何以書賢

三傳

大公羊桓公

三

五十五

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鳩公。孔父生而存。則鳩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魚諱。隱賢。

公羊桓公

二一五

而桓賤也。賤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此取之宋。其謂之郕鼎何。器從名。從本主地從主人。從後所屬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即爾。非就取之者皆持以歸為有。為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郕鼎。至于地之與人。則不然。凡取地皆就有能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為取也。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媼無時焉。可也。媼。媼也。明其終不可有也。以媼為妻。終無可時。若作名字。言器不可從。今主之。

名地不可作。後主之存也。地不得為今主之有。而經不繫本國以正之者。從可知者。文。戊申納于太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秋七月。紀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誰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前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凡致者。臣于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無王者。以見桓公。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爾。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晉命者何。相命也。

公羊桓公

六一四

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六月。公會紀侯于盛。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既者何。盡也。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

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
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宣十大豐年也僅
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日苗

苗毛也秋曰蒐蒐簡也冬曰狩狩猶也常事不書此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禮諸侯田狩不過郊諸侯曷為

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渠伯糾者何天

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何下大夫也下時

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諫及下聘之故為貶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曷為以二日

卒之愆也愆者狂也齊人語甲戌之日亡巳丑之日

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君子謂

以二日卒之者闕疑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此

何以書雖不言會也辭絕不與會天王使仍

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

政也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天子後

州公如曹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就

謂謂州公也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

之化我也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州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比

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

乎淫淫乎蔡蔡人殺之九月丁卯子同生子

正也喜國有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

正何父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三傳

六公羊桓公

七 九三

三傳

六公羊桓公

六 九三

感隱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有正。而不以冬。世子稱書者。欲以正見無正。疾桓公也。

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焚之者何。樵之也。樵

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

攻也。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參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疾其暴而不信。

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君在咸丘。邑明臣于常。赴其難。與在國等也。

吾離來朝。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

君在咸丘。邑明臣于常。赴其難。與在國等也。夏。穀伯綏來朝。邾侯

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邾本同。為諸侯。今失土來朝。託寄。

義不可用。故當待之如初。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者何。冬祭也。春日祠。夏

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讓

何讓爾。讓也。或。數也。屬十二月。巳。烝。今復烝也。烝則黷。黷

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黷則怠。怠則

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天王使

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何以書。讓也。秋

伐邾。婁冬十月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

冬十月。雪。空切。來未。

立憲

不時也。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者何。天

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王時

者有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

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

可。則因用是往逆矣。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為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須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天下之疑若逆婢矣。謂海內何哉。女在其國

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

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

猶曰吾季姜。明于尊不。加於父母。京師者何。天子之居

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

衆大之辭言之。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

世子射姑來朝。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

朝何。春秋有讓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

在齊與曹與。在齊者。世子光也。聘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

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會者何。期辭

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

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有耻。冬十有二月丙

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郎者何？吾近也。

也。吾近也，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

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

言戰，言戰乃敗矣。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舉國無大小，當戮力拒

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使微者盟為魯，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

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仲者何？鄭

三傳

木公羊桓公

三

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

也。祭仲知國重君，輕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為賢也。其為知權奈何？

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郟公者，通

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野，郟也。傳本上

事者，解宋所以得執祭仲，因以為戒。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

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宋莊公也。謂之曰：為我

出忽而立突。突，宋外甥。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

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

易亡。少遲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

祭仲熱正而猶不亡，何謂行權

不可得則病。終能出突而反忽，則為權之然。成若不能如是，乃為其病矣。

後有鄭國。費功力猶愈於國之亡也。古八

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及於

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

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身蒙逐若之，不害

人以行權。已納突，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

君子不為也。祭仲死，則忽死，忽死則鄭亡。宋

行人者，時不衛君命，突歸于鄭。突何以名？挈

乎祭仲也。挈，猶提挈也。時祭仲勢可殺，突以

三傳

木公羊桓公

三

其民外未能結，款諸侯如殺之，則宋軍強乘其弱，滅鄭不可救，故少遲緩之。其言

歸何？頌祭仲也。順其計策，行無惡。鄭忽出奔衛，忽

何以名？據宋子既，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

貶。辭無所貶，皆從于夷狄，進爵稱于是也。忽

葬名義也。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者

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凡內大夫不書氏，有

無氏而此與使是也。貶者亦無氏，即無駭與羣之屬是也。公會宋公于夫

童。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

衛侯卒
不宗上日
重者內以
得言遷葬
記卷

三傳

盟于毆蛇。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

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不書葬者。公會宋

公子鄭。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龜丙戌公

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二月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不言伐。此其言

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時宋主

不言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以明之。此偏戰也。何以

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

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曷為後日。特外也。其特外奈何。得紀侯鄭伯

然後能為日也。得紀侯鄭伯之助。內不言戰

此其言戰何。從外也。從外諸侯相與戰例曷為從外。特

外故從外也。明當歸功於紀鄭。故從紀鄭言戰。何以不地。近

也。惡乎近。近乎圍。鄭亦近矣。鄭何以地。鄭猶

可以地也。鄭雖近。猶尚可言其處。今親戰三

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為龍門之戰。死傷者秋

七月。冬十月。

六公羊桓公

三傳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何以書

記異也。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夏五者何

無聞焉。爾。未盟者聘而盟也。不言聘者。梁重

氏以五字。也。來盟例不言月。而此言夏五。何

或衍文。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者何。桑

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

嘗。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新

有御廩災。而嘗之。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

矣。當廢一時祭自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

父卒。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以者

何。行其意也。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何以書

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三月乙未

天王崩。桓王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

伯突奔蔡。突何以名。奪正也。明祭仲得出

正不以失。衆錄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其稱世子何

不稱世子。復正也。稱世子。明復正曷為或

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

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許

六公羊桓公

三傳

叔入于許。春秋前失爵。公會齊侯于鄆。邾婁人至。

人葛人來朝。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桓公行人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二人為夷。象足責。故夷狄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未言爾者。未也。曷為未言爾。祭仲亡矣。則鄭國易得。故明也。入邑則祭仲亡矣。則鄭國易得。故明也。

祭仲亡矣。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言忽微若匹夫之出耳。故不復錄。皆所以終祭仲之言。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後。伐鄭。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朔。十二也。所以朝廟而不能使衛小衆。時天子使發小告朔也。

越在岱陰。齊。越猶走也。岱。岱山。岱。泰山也。山北當及是時。未能交連。屬負茲舍。不即罪爾。託五國之兵早誅之。

也。兵。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皆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雒。與魯公盟。明元功之臣。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夏。有誅而無絕。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夏。也。此戰蓋由桓公曰。同非吾子云爾。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蔡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蔡季。而疾害季。季碎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蔡三年。卒無怨心。癸巳。葬蔡桓侯。能任用。及疾故賢而字之。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皆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皆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皆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皆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皆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皆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皆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皆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皆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皆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皆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皆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皆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皆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皆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皆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皆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皆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何以書葬君子？
辭也。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讐而不復，乃責之。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

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

孰隱？隱子也。隱痛先子之禍，不忍言即位，莊

而子言子者，凡諸侯於其三月，夫人孫于齊，孫

者何？孫猶孫也。適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

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齊未有來文。念母也。

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時莊公練祭，念母

書孫者，明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賤，曷為賤？與

弑公也。其與弑公柰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

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

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撻幹

而殺之。以手撻折其脊。念母者，所善也。則

曷為於其念母焉？賤不與念母也。念母則忘

也。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

天子者，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

之者，何？使我主之也。逆者，魯自往之文。魯使自

逆之。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平諸侯必

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大夫必使

大夫同姓者主之。必使同姓，有血崩之屬，宜

之。我王書者，惡天子也。禮齊秋，築王姬之館

于外，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

也。時魯以將嫁女于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

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王姬者，必為之改

築。主王姬者，則曷為必為之改築於路？寢則

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謂女公，則以卑

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冬十月乙亥，陳侯

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錫者何？賜也。命

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王姬歸

于齊，何以書？我主之也。魯主文為父母，道

師遷紀邢，鄆都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

為不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襄公，後歸於

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將大滅紀，從此

三傳

三傳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秋七月齊王姬卒。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為錄焉。我主之也。魯主女為父母道故卒錄之明當有恩禮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蒯會齊師伐衛。蒯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夏四月葬宋

三傳

六公羊莊公

卷三十四

莊公五月葬桓王。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桓十五年經書三月己未天王崩何言未有言崩者。正以此年事不相接故也。天王之崩去此七年。是改可知。桓星不見。周人榮奪。改葬桓王塚。死尸復據終不覺。秋紀季以鄒入于齊。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季必亡。故以鄒首服。先祖有罪於齊。請為五廟。廟後以鄒共祭祀。存姑姊妹。稱室賢之。冬公次于郎。次者兵舍。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惡公既教人辟難道遠故書其止次。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迎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大夫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卒乎

周。殺之。紀侯諱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誰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襄公答卜者之辭。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耻。猶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猶先君之耻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

二傳

六公羊莊公

卷三十五

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

行而後食
於此皆也
公之見矣
也

者不得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

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疾痛也。賢襄公為諱者，以復讐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夫去者為襄公明表，位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時無明王，賢伯以誅無道，緣其有恩痛于先祖者，可以許其復讐矣。故曰緣恩疾者可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國滅無臣子，徒為齊侯所殺，故痛而書之。此復讐也。曷為葬之？不兩行，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柰。

何復讐者？非將殺之，逐之，以為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郕。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微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馬諱於讎者將壹諱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諱焉。莫重乎？其與微狩也。於讎者則曷為將壹諱而已？讐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讎，不可勝諱，故將壹諱而已。其餘從同同。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諱，二同衍文。

公羊莊公
至
四二六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倪黎來

來朝，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

微國也。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此

伐衛何？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辟王者，兵也。王人子突是也。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因為內諱。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為繫諸人？王人耳。刺王者，朔在位陰齊時，一使可致，夫可誅而

緩令交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遂以自納。王遣貴于突，卒不能救，遂為天下笑。故為王者諱，使若遣微者為愈。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纂辭也。上辟王不得言納，故復從纂辭書入也。國人立之曰立，他國立之曰納。從外曰入。不書公子，留出奔者，天子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留因為天子諱微弱。秋，公至

自伐衛，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家有危，故重錄所從來。衛侯

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今此定以不致會而致伐者，不敢勝天子，得意所使若更以他事伐衛，不為納朔。螟，衛侯朔

公羊莊公
至
四二六

兵歷四時乃反。齊人來歸衛寶。此衛寶也。民煩擾之所生。冬。齊人來歸衛寶。此衛寶也。

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

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

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時。謝得國。齊齊侯推功歸齊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略齊當以讓除惡寶者玉物之凡名。惡魯犯命。後舍。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

恒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恒者何。列星也。列。

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反者星。復其位。如雨。

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

曰。星實如雨。明其狀似雨。不當言雨。星不若。尺者。實則為異。不以尺寸錄之。

何以書記異也。秋大水。無麥苗。無苗。則曷為。

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得無麥。然。

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冬。夫人姜氏會齊。

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次不。

言侯。此其言侯何。託不得已也。師。出本為城。盛。與陳蔡屬。

與魯伐衛同心。又國遠。故因假以許。滅同。甲。

午。祠兵。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振。其禮。

一也。皆習也。也。何言乎祠兵為久也。為久。積。

曷為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

詩為久。留辭使若無欲。滅同姓。夏。師及齊師。

圍成。成降于齊師。成者何。盛也。以上有祠兵。

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因魯有成。

似。故。曷為不言降吾師。辟之也。辟。滅同姓。言。

圍之而去。成自從。秋。師還。還者何。善辭也。此。

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為病之。

非師之罪也。所以慰勞師之罷病者。明君之。

也。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襄公也。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公曷。

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為其。

諱與大夫盟也。使若眾然。鄰國之臣。猶吾臣。

從命行。而反。歎血。約誓。故諱。使若眾然。公伐齊。納。

糾。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

傳

公羊莊公

三傳

傳

公羊莊公

三傳

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

子君前臣名也。齊小白入于齊，曷為以國氏

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秋七月丁酉，齊

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自誇大其曷

為伐敗復讎也。復讎以死。此復讎乎。大國曷

為使微者。據納子糾公猶自行。公也。公則曷

為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為不與公復讎

復讎者在下也。實為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

夫以為不如以復讎伐之。非

誠心至意也。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其取之何

內辭也。齊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

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以君薨稱子某言之

為齊。冬浚洙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

曷為深之。畏齊也。米在魯北。曷為畏齊也。辭

殺子糾也。齊新見齊畏齊浚之。備防也。其故

殺之。畏齊。怒為備。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

曷為或言侵。或言伐。捕者曰侵。將兵至竟以

則引兵而去。精者曰。精猶精密也。使責之

之益深。用。精者曰。精猶精密也。使責之

意稍精密。戰不言伐。舉戰為重。合。圍不言戰

舉圍為重。以。入不言圍。舉入為重。得。滅不言

入。舉滅為重。取。書其重者也。明當以重者罪

者論之。三月宋人遷宿。遷之者何。不通也

以其不通所遷之地。正以。以地還之也。遠繞

上不通也。不通反為遷者。宋及欲遷宿。君取

其國宿之。不肯先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

宿窮從宋求。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

也。宿不得通四方。宿君遷宋。因臣有之。夏六

不復以兵攻取。故從國辭稱人也。夏六

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其言

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

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二國繞

成于伐。密即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言次也。秋九月。荆敗蔡師

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

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

字不若子。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聖人為文

本有奪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

七等。以進退之。若自記事者。書人姓名。主人

習其讀。而問其傳。則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

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秋，宋大水，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外以見。冬，王姬歸于齊，何以書，過我也。時王女於齊，塗過魯，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婦者，王者無外故，從在國辭。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鄒，其言歸于

三傳

公羊莊公

三

鄒，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

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為叔，來歸不也。書歸鄒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鄒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國之起有五廟存也。

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

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復反覆發傳者，樂道人之善也。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

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戰者乘丘時獲乎，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

月然後歸之，歸及為大夫於宋，與閔公俾。道此者極其稱也，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於傳戲相慢易也。

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萬見婦人皆在側，故許閔公於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顧謂側婦人，爾虜焉。

故，謂萬也。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掇仇牧碎其首。掇，素葛，不，齒著乎。

門闔，謂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冬十月，宋萬

三傳

公羊莊公

三

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知婁人會于北杏。齊桓行霸尊天，故為此會。夏六月，齊人滅遂。北杏，故也。秋七月，公會齊侯盟于柯，何以不日，易也。相親信，無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自傷與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

將却之辭。

莊公曰，諾，於是會

莊公曰，諾，於是會

敘事皆詳
杜厲然切
盟事不經
口說其後
公考詳

乎桓莊公升壇必有壇者為升階曹子手
劔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桓公卒愕不
言曹子曰城壞壓竟齊取邑君不圖與管子
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
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
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劔而去之時曹子端
已盟乃標劔置地與要盟可犯臣約其君曰
桓公相去離故去爾要盟要盟見要齊
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
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三傳

六公羊莊公

无 三二六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
宋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本期而後刺其不
功薄從不義兵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
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野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野
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兒
邾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
荆伐鄭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同盟
者何同欲也邾婁子克卒卒者為慕霸者有
尊天子之心行進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鄭瞻者何鄭之微者
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倭也
為甚倭故書惡之然不得為夏齊人濊于遂
伯討者事未得行罪未成也濊者何濊積也眾殺戍者也濊者死文濊之
之辭故曰濊積衆多也以兵守之曰戍齊人
戍遂遂民不安欲去齊強戍之遂人共以藥
投其所飲食秋鄭瞻自齊逃來何以書書甚
水中多殺之

三傳

六公羊莊公

單 三二六

取齊注安
是魯之
說文云

倭也曰倭人來矣倭人來矣重言來者蓋痛
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冬多糜何以書記異
檣刻楠卒為後敗也也糜之為言猶迷也象
魯為鄭瞻所迷惑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
西以兵逐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
中國追也知其不限所至此未有伐中國者
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
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大公除害恩有惑何
以書記異也惑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
體不可見象魯為鄭瞻所惑其

毒害傷人將以大冬十月。亂而不能見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

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媵者何諸侯娶

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

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

娶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一人喜

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不再娶者所

以節人情開滕路即穀梁傳云一人有子三

人緩帶范氏云欲共享其祿也防嫉妬謂三

人不相疾也開滕路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

謂亦有為媵之望也。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

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

者則專之可也于出竟通齊宋欲深謀伐陳

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

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

竟乃得專之也此陳侯夫人姜氏如莒冬齊

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大

災者何大瘠也瘠病也齊大瘠者何刻也刻者

民疾疫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

書及我也秋七月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

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肆者跌也跌過

大結反過度也肆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謂

省請如戒省之省也。知日也夏以知日亡股以于日亡先王常以

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救得無獨有

此行于常若聞災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

自省故曰災省也。諷始忌省也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

禮哭不避于知日所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故

念毋而讓忌省者本不事毋則已不當忌省

猶為商人賁不討賊文姜罪實宜絕之公突

既不絕宜盡于道而反忌省故得責之。癸

丑葬我小君文姜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陳

人殺其公子禦寇書者殺君之子重也夏五月秋七月

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齊高侯者何貴大夫

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直

公諱與大夫盟也冬公如齊納幣納幣不書

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時莊公

法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

無庶耻為譏不讓喪娶者舉淫為重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桓之盟不日其會不

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穢

公一陳佗也。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桓六年。蔡人殺陳佗。陳君也。淫于蔡。蔡人殺之。祭叔來聘。天子下聘。小人不與。夏公如齊觀

社。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諱淫言觀社者。與視納幣同義。謂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因其有事于觀社。故以觀社譏耳。

公至自齊。荆人來聘。荆何以稱人。始能聘

也。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制者。許夷狄者不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其言朝

公。公在外也。廟禮聘受之於太廟。若于謀

不取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秋。丹桓宮楹。何以書。譏

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楹。柱也。丹之者。為大示。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

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

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莊公有淫泆。行汚貳。故日之也。曾子曰。

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解云。非齊惡我也。我行汚貳。故日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何以書。譏何

譏爾。刻桓宮楹。非禮也。葬曹莊公。夏。公如齊

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諱淫。故使若秋。公至

以得禮書也。

以得禮書也。

以得禮書也。

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其言入何。難也。

其言曰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僕。不可使

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僕。疾也。約。約。遂。廢。委也。夫人稽留不肯疾

宗婦覲用幣。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覲者何

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

見夫人之法。卿大夫宜用羔。屬宗婦。宜用麋。而皆用幣。是為非禮也。然則曷

用。棗栗云乎。股修云乎。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為宗子者也。

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曹羈者何。曹大夫

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言乎曹羈。戎

將侵曹。曹羈諫曰。戎眾以無義。君請勿自敵

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

為得君臣之義也。赤歸于曹。郭公。赤者何。曹

無赤者。益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天

者。出奔也。郭公置赤下者。欲起曹伯為戎所殺。故使若曹伯謚之。為郭公。而赤微者。自歸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敬老也。正以稱宗。異於諸

侯。大之例。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

故知其老也。

故知其老也。

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日食則不鼓。

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求也。以朱絲管社。

或曰脅之，或曰為鬮，恐人犯之。故營之。社者

之主也。日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木也。朱絲管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鬮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為日

光蓋天間，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

伯姬歸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其

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與日

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為，雲實出于地，而施于上，乃雨歸功于天，猶臣歸美于君。冬，

公子友如陳。

六公羊莊公

聖一異一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

大夫，何以不名？衆也。曷為衆殺之？不死于曹

君者也。曹大夫與君仇，敵戎，曹伯為戎所殺，諸大夫不伏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于立而誅之。春秋以為得其罪，故略之。不名君死乎位曰滅，曷為

不言其滅為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

戰為曹羈諱也。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曹羈之意，唯恐其滅，欲其不戰，是故諱其

戰滅之文。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

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夏六月，公會

大季

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

陳葬原仲。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

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

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

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

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

公。語在三十二年。公曰：牙謂我曰：魯一君一及君，已知之矣。是也。季子起而

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

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六公羊莊公

聖一異一

惡莊公不能任。杞伯姬來，其言來何？直來

曰來。無事而來。大歸曰來歸。大歸者廢棄來歸也。莒慶來逆

叔姬。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

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杞伯來

朝。杞夏後不稱公者，僖二十三年十有一月，杞子卒。注云：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為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取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

齊人戰，衛人敗績。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

也今日至便以今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

之日也至日便伐明春秋伐人者為客伐者

為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

罪焉爾益為幽之會服父喪未敗者稱師衛

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未得成列為師也

有罪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善中國能相救冬築微

大無麥禾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

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臧孫辰告

羅子齊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

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

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

譏也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無一年之高危亡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廢新延廢者何修舊也

爾凶年不修夏鄭人侵許秋有蜚何以書記

異也豈者臭惡之蟲也象冬十有二月紀叔

姬卒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初夫

之時雖為媵妾至莊四年三月伯姬卒

三傳

公羊莊公

聖一七

三傳

公羊莊公

聖一七

之後紀國未滅之前紀侯立之為夫人其年

夏紀侯大去其國叔姬乃歸于魯至十二年

春歸于鄭之時為夫城諸及防諸君邑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

鄆鄆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

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外取邑不

書此何以書盡也襄公服紀以過而復盡取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

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于叔爾謂

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

魯濟齊人伐山戎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

為貶子司馬子曰益以操之為已感矣操迫

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桓公力但可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何以書譏何譏爾臨

民之所激浣也無垢加功曰浣去垢曰浣

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何以書譏何譏爾

遠也禮諸侯之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齊大國

不道邾

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哉

獲而過我也以過魯也刺齊桓驕慢付益非

所以就秋築臺于秦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

也言國者社稷宗廟朝廷皆為國明皆不當

也臨也臨社稷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不慢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殺

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

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

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

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

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致與季子曰

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

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父死子繼曰生

慶父也存時莊公以為季子曰夫何敢是將

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

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

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時世大夫諱不宜

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

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保氏

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益名辭曷為

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視謂

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毋弟直稱君者甚乏也

季子殺毋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

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醜之行誅乎兄隱而

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八月癸

亥公薨于路寢路寢者何正寢也公之正居

侯皆有二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

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毋妻從夫寢

夫人居小寢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子卒云子卒此

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緣

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

父也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既葬

稱子緣終始之義一年踰年稱公不可踰子

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

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未踰年

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

一年不二君也稱卒不地者降成君也公

子慶父如齊如齊者奔也是時季子新陳牙

於季子故出也不言奔者
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 狄伐邢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

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

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

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

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論季子當從

律親親得 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

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官

三傳

大公牛莊公

幸 閔二 一六九

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

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

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至者

勢不能獨正其真偽 齊人救邢夏六月辛

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

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逼齊恐為

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

為此 季子來歸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

何喜之也來齊仲孫來齊仲孫者何公子慶

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

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

尊者諱為閔公諱為親者諱為季子親親而

為賢者諱受賊人也為親者諱受之故諱也

春秋為春秋慶父之賢故為諱也子女子曰以

春秋為春秋夫子修史記為春秋今言以春

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齊有高國崔杼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

莊公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

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

三傳

大公牛閔公

幸 閔三 一七〇

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

可以稱官廟也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

不稱官廟未可入大廟禘之于新宮故

明皆非也曷為未可以稱官廟在三年之中

矣當思慕悲哀未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諒何

諒爾諒始不三年也秋八月辛丑公薨公薨

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

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

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緩

追逸賊親親之道也九月夫人姜氏孫于柩

婁二嗣子出奔公子慶父出奔魯。齊高子

來盟。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

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

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

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

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

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

爭門至于史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曰：猶望高子也。立僖公城魯不書者，謙微弱喜而加高子者，美大齊桓繼

絕于魯，故尊其使，起其功。鹿門，魯南城東門。

十有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

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三傳

三傳

僖公

公羊傳二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

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僖公閔公無兄臣子一

例也。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救邢，救

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

邢已亡矣。刺其救急舒緩，使至於亡孰亡之？蓋狄滅之。曷

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

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何氏云：有而無，無

問其無，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掘叔孫豹君也。

言救，今此先言次，知實諸侯。君則其稱師

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故沒君文，但舉師而已曷為不與

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

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實與之何？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

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夏六月，邢遷于陳。儀

遷者何？其意也。其意自欲遷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夷者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打。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繆。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犁。獲莒挈。莒挈者何。莒大夫也。莒無

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柰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平齊。齊人不納。却友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溪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猶欲令人云休。一上罷去已。自非竟之辭。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軫經而死。小車。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

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傳云。爾者善季子念不加暴得君子之道。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然則曷為不於弑焉。貶。必以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城也。孰城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

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虞師晉師滅夏陽。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

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一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猶曰虞郭豈見於君之心乎荀息素知獻公欲伐此二國故云爾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實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唇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

天公羊傳公

四 列二九

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王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冬十月不雨何以書記異也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何以書記異也徐人取舒其言取之何易也六月雨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傳公飭過求已六月澍雨宣公復古行中其年穀大豐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此大會也曷為未言爾未者淡言盟桓公曰無障谷利也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冬公子友如齊莅盟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莅臨也春秋王魯故言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稱諸侯盟法度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此亦因魯

天公羊傳公

辛 列二九

漢使若來之京師盟白華于王不加益者來就魯魯已尊矣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

潰邑曰叛遂伐楚次于陘其言次于陘何有

俟也孰俟俟屈完時楚強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土象桓公先犯其與國

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不煩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止

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

召陵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

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

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

再言盟喜服楚也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鳴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

者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楚無王

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

交楚滅鄧穀伐蔡鄭狄滅中國不絕若綫桓刑衛至于瀉交亂中國

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服以此為王者

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以從內文知與桓公為天

下霸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

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續也序次也續功也累次桓公

三傳

六公羊傳公

六 卷之三

三傳

六公羊傳公

七 卷之三

之功德莫大於服楚齊人執陳袁濤塗濤塗之罪何辟

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

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

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

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時濤塗與桓公俱行執者曷為

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

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

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

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

者師不正故也故今濤塗有此言不修其師而執濤

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楚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

盟也為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濤塗故也葬許穆公冬十有二

月公孫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曷為直稱晉侯以

殺殺世子毋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甚之者甚惡殺親親

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

也與其子俱來朝也。因其與子俱來。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耻所以辟教戒之不明也。夏公孫慈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王世子于首戴。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

世子猶世世子也。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諸侯何以不序。一事

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鄭伯逃歸不盟。其

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

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諸侯以義

三傳

六公羊傳公

八所云

桓約而鄭伯懷二心。故言逃歸。楚人滅弦。弦所以神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楚人滅弦。弦

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

公。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

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言滅者王者起當存之。故為善辭。

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

伯伐鄭。圍新城。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疆也。

惡桓公行霸。疆而無義也。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婁子來朝。鄭殺其大

夫申侯。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

夫之辭也。諸侯因禮以大夫為股肱。故以國體錄。秋七月。公會

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曹

伯般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

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王人者何。

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上命也。桓公德衰。甯母之盟。常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違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鄭伯乞盟。

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

與。奈何。蓋酌之也。酌。挹也。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夏。狄伐

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用者何。用者

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

人。非禮也。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而因禘。諸人非禮也。公廟見。欲以省煩。遂不謹。敬故識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

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

先至者也。魯公本聘楚女為媵。齊女為媵。齊先改其女。脅僖公使用為媵。故從

父毋辭言致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
致其女然後齊魯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
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何以不書葬

為襄公諱也襄公昔嘗出會守周公有不于
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夏公會宰周公齊侯
不書葬使若非葬也

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宰周公者

何天子之為政者也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此

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不以殤禮降也九月戊辰諸

侯盟于葵丘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

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

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

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元陽矜
之貌矜

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色自美大之貌甲戌晉侯詭

諸卒不書葬者殺世子也冬音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殺

未踰年君之號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欲弒溫溫子奔衛晉里

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荀息者何累也
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
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
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
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
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
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
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
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
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
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
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
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
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
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夏齊
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里克弒二
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
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

三齊

太公羊傳今

十一

三齊

太公羊傳今

十一

傳

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

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

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為不言

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

踊齊人語若爾西言澤矣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澤皆不書悉為文公諱故也為文公諱

者欲明文公之功大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

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

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

下故為之諱本惡也秋七月冬大雨雹何以

不金筆傳公

主

書記異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夏公及夫人

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雪冬楚人伐

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

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

月大雪冬公子友如齊

傳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孰城之城杞也曷為

城杞城也孰滅之蓋徐首脅之曷為不言徐

首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

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

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

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

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

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

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

不金筆傳公

主

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夏六月季姬

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鄆子曷為使乎

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

請娶已以為夫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

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避鄆子淫泆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故卑鄆子使

乎季姬以絕賤之也月者甚惡內也秋八

月辛卯沙鹿崩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

也其言崩何襲邑也

鹿芴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

原缺第十四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實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曷為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碩然。視之則石。祭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曰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祭之則鷁。徐而祭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王者之後有亡。後非親王安存之象。

香

大公平傳公

五

故重錄為戒。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三月

壬申。公子季友卒。其稱季友何。賢也。夏四月

丙申。鄆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冬十

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邢侯曹伯于淮。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孰滅之。

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

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

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

功。故君子為之諱也。言嘗者時桓公德衰功廢而滅人。嫌當坐故上

述所嘗盛美。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

公至自會。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

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

靡。齊師敗績。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

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

主。曷為不使齊王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

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

為是故伐之也。秋。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

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名者者會叛天子命者也。不得為伯討者。不以其罪

執之。妄執之。所以著有罪者。為襄公殺也。也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鄆子會

于邾婁。其言會盟何。後會也。魯本許嫁季姬法使鄆于請已而許之。二國交怨。襄公為此

盟。欲和解之。既在會間。反為邾婁所欺。執用

鄆子。耻辱加於宋。故已酉。邾婁人執鄆子用

之。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

香

大公平傳公

六

會叛天子命者也。不得為伯討者。不以其罪執之。妄執之。所以著有罪者。為襄公殺也。也

魯本許嫁季姬法使鄆于請已而許之。二國交怨。襄公為此

盟。欲和解之。既在會間。反為邾婁所欺。執用

鄆子。耻辱加於宋。故已酉。邾婁人執鄆子用

之。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

其鼻以血社也。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

於此明當痛其女禍而自責

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公會陳人蔡人

楚人鄭人盟于齊。梁亡。此未有伐者。其言梁

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梁君

峻法不姓一且相率俱去狀若魚爛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

常也。惡奢泰不奉夏郟子來朝。郟子者何。失

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郟晉之同姓

絕明當遇尊之異於鄧五月乙巳。西宮災。西

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

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

之有三宮也。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

官知二國女於小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是

寢內各有一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是

僖公為齊所脅以齊媵為適楚女廢在西宮而

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鄭人

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虢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

上。夏。大旱。何以書。記災也。秋。宋公楚子陳侯

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

執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

夷狄之執中國也。冬。公伐邾。邾人使宜申

來獻捷。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

宋公貶。曷為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

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疆而無

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

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

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

伐宋。詐讓劫質諸侯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

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

至此乎。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

之國也。所以堅宋公意於是歸。設守械而守

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吾國。吾將殺子。君

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

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

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

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

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公

本會楚欲行霸愛中國不用日夷之
言見執發亡其國故諱為沒國文此圍辭

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日夷諱也日夷遭難故權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

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善傳公能與楚議釋賢者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取須朐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

升陘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偏戰者巨爾此其言朔何春秋

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追

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可忍行也既

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追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

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

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
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所以敗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緜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疾痛也重故喻若重故創

卒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宋三世內娶內娶甚矣為寡公行仁義故諱之盈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為徐莒所脅不能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秋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

母也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

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襄王毋惠后惠后于隱后隱后襄王后也御士欲攻之晉侯夷

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戚邢衛侯

燬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夏四月癸

酉禰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宋蕩伯姬者

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

稱婦何有姑之辭也宋魯之問名結婚姻為兄弟稱婦者見姑之辭

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

內娶也三世謂惠父王臣處曰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毋

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

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彊威權下流

正分二門萃生篡結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

頓何以不言遂兩之也後者不別別之於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

子首慶盟于洮首無大夫書首慶者尊敬所

來逆叔姬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晉子衛甯邀

盟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舊弗及

其言至舊弗及何後也後猶大也大公能却

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精猛引齊人伐

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乞師者

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為

三傳

三公羊傳公

三十一

補

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秋楚人滅陳

以隗子歸楚人伐宋圍緡邑不言圍此其

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

命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此已

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為未得

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魯內虛而外

齊會齊侯肥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杞本公為但春秋微

莊二十七年冬杞管來朝是也至二十三年

經書杞子卒者但以微弱為徐首所脅不能

死位故以其夏六月唐寅齊侯昭卒秋八月

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杞雖

於人不當乃入之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

男圍宋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

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非楚前執宋公僖

復圍杞宋故取終僖之篇十有二月甲戌諸侯盟于宋

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據僖蔡遂

伐楚言遂

三公羊傳公

三十一

謂買也
不可使往
成也

謂成衛公
之不害也
殺公子則
以說於

而以下
成也

謂買也
不可使往
成也

今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為兩
事也以此言之初發國即有兩伐之意未

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

意侵曹則曷為伐衛置侯將侵曹假塗于衛

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言衛不可得塗

公子買成衛不卒成刺之不卒成者何不卒

成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

成衛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

曷為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楚

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

昇者何與也其言昇宋人何與與之也曹

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

言也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傳曰晉侯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

于城濮楚師敗績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

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賤曷為賤

大夫不敵君也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

楚晉文逐之不書逐之者以王事五月癸丑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陳侯如會其言如會何後會也公朝

于王所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

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

也特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

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

書朝所以見文公之功六月衛侯鄭自楚

復歸于衛刺天子歸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

卒不書葬者為晉文諱陳秋杞伯姬來公子

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

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狩

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使若天子

也魯子曰温近而踐土遠也此魯子一說也

言狩踐土遠狩地故不言狩也上說是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

何錄乎內也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晉人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何歸之于者何

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之于者罪未定也罪未

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此難成十五年晉侯歸

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

可知矣罪定不定自在天歸之于者非執之于

六公羊傳公

重

一

六公羊傳公

重

天子之側者也。罪不定，未可知也。諸侯貴不得

自相治當辭之于天子入惡衛侯之罪何殺

雖未可知，孰有罪當為伯討？

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

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

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

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踐土之會

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

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此晉侯

也，其稱人何？取曷為取衛之禍？文公為之也。

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

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衛元

咺自晉復歸于衛，自者何？有力焉者也。言有

屬巴力此執其君，其言自何？元咺出奔晉而

以歸以元咺，誅執之怪，為叔武爭也。以元咺為叔

誅其君而助之而助之，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

諸侯圍許。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也，不更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葛盧者何？夷狄之

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不能升降公

春

大令幸傳公

至

補

至自圍許。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

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文公圍許不能服

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秋，大雨雹，

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

咺及公子瑕。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

也。衛侯鄭歸于衛，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

惡乎？元咺也。衛侯歸殺無罪，則曷為歸惡乎

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

出，以為不臣也。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不

公令矯君命聘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惡乎取之？取之曹也。

曷為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

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

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

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本

大令幸傳公

至

為霸者所逐當時不取又後有悔。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

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曷為或言三卜或言

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

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卜吉凶必有相

求決必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

于不卜郊以其常事故不須卜郊何以非禮

魯郊非禮也成王命魯使郊非正故三卜

者天人相與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

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四方羣神凡三十六

所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

不祭也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

魯卜郊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為牲作玄

未練矣使有司玄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為天

不敢留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

天牲不謹故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為

牛天牲故以本牛名之非禮者非天牲不當

復見免但當內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

祭大山河海曷為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

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

六公羊傳

羊一三

雨乎天下者唯大山爾河海潤千里亦能

致雨潤澤及于千里猶者何適以已也何以書譏不

郊而望祭也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秋七月冬

祀伯姬來求婦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

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書者無狄圍衛十有二

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

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

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

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

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

木拱矣宰冢也拱可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

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

嶽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

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

六公羊傳

羊一三

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

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殺矯

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

軍中語也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

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

亦微者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

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

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

以日蓋也惡其不仁匹馬不及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

三傳

六公羊傳公

卷一 三十三

公伐邾婁取叢秋公子遂率師伐邾婁晉人

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月者善公念齊恩及于孫十有

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實霜不殺

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晉

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其言來會葬何會葬非

禮也文公不肯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夏四月丁

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錫者

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

也增加其衣服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

令有異於諸侯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

聘為貢職天子當得異方之物以事宗廟衛

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

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作僖公主者何為僖

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

練主用栗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用栗者藏

主也藏于廟室中作僖公主何以書護何護爾不

時也其不時奈何欲父喪而後不能也禮作

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五

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

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此晉陽處父也何

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

公陳侯鄭伯晉士毅盟于垂飲自十有二月

不雨至于秋七月何以書記異也言早大旱

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之日短

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

以異書也。彼一時不雨此則歷四時故言最甚事者也。八月丁卯

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

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

禘。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禘。五年而再

殷祭。殷盛也。謂三年。合五年禘。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

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

祖也。升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冬。晉人宋

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納幣不

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

之外。則何譏乎。喪取三年之內不圖婚。僖公二年。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幣。皆在三年之內。故云。吉禘于莊

公。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據吉禘于莊公。始不三年。

三年之恩疾矣。疾。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疾。痛不忍娶。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

為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

吉者主於已。上於已。身不如祭祀。尚有念先人之心。以為有人

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變者變物。哭泣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

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王子虎

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

新使乎我也。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為王者。使來會葬。明當有恩禮也。秦

人伐晉。秋。楚人圍江。雨蝨于宋。雨蝨者何。死

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

為王者之後。記異也。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已

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此

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譏也。其為譏奈何。伐

楚為救江也。欲救江而反伐楚。以為其勢必當引圍江兵還自救也。故云爾。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其謂之逆婦

姜于齊何。不書逆者。主名。不言如齊。不稱女。娶于大夫。賤不可以奉宗廟。故略之。

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狄侵

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覲。舍者何。口

實也。其言歸舍且覲。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去天

者合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三月辛亥葬我小君

成風成風者何信公之母也王使召伯來會

葬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都秋楚人滅六冬

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

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謹卒冬十月公子遂

如晉葬晉襄公書遂者辨公生時數如晉葬

大夫甲葬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薨使

狄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

三傳

天公羊文公

三

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

也其漏言柰何君將使射姑將謂作中陽處

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

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

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

父於朝而走明君漏言殺之君不密則失臣閏月不告月猶

朝于廟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諸侯受十二

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

于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曷為不告

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七年春公伐邾鄆三月甲戌取須朐取邑不日

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使若公春伐

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

娶也信二十五年傳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

令狐晉先昧以師奔秦此偏戰也何以不言

師敗績敵也俱無此晉先昧也其稱人何貶

曷為貶外也其外柰何以師外也懷持二心

也無功便持師出奔故於何以不言出遂在外

侯晉大夫盟于扈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

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柰何諸侯不可使與

公盟音伏大夫使與公盟也以目通指曰朕

喪而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為諸

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為不可知之辭朕

反乙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莅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

三傳

天公羊文公

三

曷為貶外也其外柰何以師外也懷持二心

也無功便持師出奔故於何以不言出遂在外

侯晉大夫盟于扈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

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柰何諸侯不可使與

公盟音伏大夫使與公盟也以目通指曰朕

喪而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為諸

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為不可知之辭朕

反乙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莅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

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

公子遂會伊維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

至復。丙戌奔莒。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

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

遂公意也。不使君命塞塞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諱

若從外來不敢復還者也。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

來奔。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皆以官

之。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如黨爭惟相殺朝廷久空故但舉官

六公羊文公

三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時王新有踰年矣。

何以謂之未君。在八年踰年當即位即位矣而未稱王

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

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

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

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

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

二君。故君薨稱子。既莫稱子。不可曠年無君。踰年稱公。緣孝

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

雖即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

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據

王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

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

王之法。無求而來。故譏之也。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

失。姜氏如齊。奔父母之喪也二月。叔孫得臣如京

師。辛丑。葬襄王。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

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

六公羊文公

三

故書葬。以大夫會之。曰者。倍公成風之喪。襄

且昭。召伯。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

氏。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楚

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冬。楚子使

椒來聘。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

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

狄者。不一而足也。許與也。是其氏。則當純以中國禮貴之。嫌夷狄質薄

公仲子從也
公仲子從也
夫也公子
說非

不可詳備。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其言僖
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及成
風。成風尊也。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
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
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屈貉。

魯恐故書
刺微弱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圍。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
承匡。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

三傳

六公羊文公

三十一

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狄者何。長狄也。

蓋長
百尺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

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
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

之也。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與師
動矣。然後殺之。如大勝。其日何。大之

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盛伯者何。失地
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前為魯所滅。今
來見歸。猶當加
意厚遇之。即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杞
者何。盛也。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杞

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此未適人。何以

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

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毋弟也。

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遂來聘。遂

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

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能變奈何。

惟設設善。婦言。俾君子易息。而况乎我多有

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

是難也。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

曲。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為以

水地。河曲。既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河曲流二
國之君歎
與兵相伐。不別曲直。而
地以河曲。明兩曲也。季孫行父帥師城諸

及運。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

婁子遠條卒。自正月不雨。至秋七月。世室屋

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

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

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

三傳

六公羊文公

三十一

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

前魯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

當以魯公為祭祀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

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

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

用白牲白牲股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用騂

牝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羣公不毛所以降于尊

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器曰盛也周公盛者謂新穀滿其

新魯公壽壽者即也周公盛者謂新穀滿其器魯公壽者謂下故上新穀可牛

羣公廡廡者連新於陳上財令牛相連爾此謂方禘祭之時序昭穆之差

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簡忽以聯修治

至冬壞敗冬公如晉衛侯會于沓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

會于斐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鄭伯會于

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及黨鄭伯會公于

斐故善之也盟不序後能救鄭之難不逆王者之求上得尊尊之義下得解惠之思一出

三為諸侯所榮故加錄於其還時皆深善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婁人伐我南

主齊

鄆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

卒潘立儲嗣不明作欲立舍作欲立商人至使臨蒞更相篡弒故絕其身明當更立其

先君之次即下九月齊公子商人欲其君舍是其臨蒞相篡弒之矣六月公會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者

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有

中何以書記異也孛者邪亂之氣彗者掃故

政所出公至自會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

克納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

主齊

大其弗

克納

何大其弗

克納

何大其弗

克納

何大其弗

克納

何大其弗

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

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九月甲

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此

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已

殺之。商人本正當立。恐舍糾潘。意為害故先立而弑之。成死者而賤

生者也。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宋子哀來

奔。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孔子畏時速寄。口

齊人執子叔姬。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

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以其所衛

之。晉人執我行人。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

人叔孫舍是也。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

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單伯之罪何

道淫也。惡乎淫。淫于子叔姬。時子叔姬嫁當

伯送。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

內辭也。使若異罪然。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

齊者諱道淫書單伯。見執者不書叔姬歸于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

來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何以

稱

六公羊文公

皇

稱

六公羊文公

皇

不言來內辭也。齊我而歸之。筭將而來也。筭

竹。便一名編與將送也。為叔姬淫惡魯取

其尸置編與中。傳送而來。齊魯令受之。六

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

齊。患禍解也。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晉卻缺帥師伐

蔡。戊申入蔡。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

也。其日何。至之日也。何氏云。用兵之道。當先

之。今日至。使以今日伐。秋。齊人侵我西鄙。季

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

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其言來何。閔之也。此

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

欲服罪然。言齊人。不以棄歸為文者。今與敖

者何。恢郭也。恢大也。郭。城外大郭。入

郭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

其實我動焉爾。齊侯魯曾實為子叔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

及盟。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與齊期盟

中見簡。隱不見與。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曷

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

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

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不復視朔政事。委任公子遂。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

于屏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泉

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

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

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

居而已矣。但當勿居。不當故毀。恭揚先祖之惡也。楚人秦人巴

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處。曰弑君

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

名氏。賤者。窮諸人。賤者謂士也。大夫相殺。稱人。賤

者。窮諸盜。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

癸亥。葬我小君聖姜。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瑩

卒。秦穆公也。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商人

齊人。已君事之。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

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子卒者孰

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之。弑也。

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夫人姜氏歸于齊。

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留故

去也。有去道書者。重絕不復反。凡言大歸。一

出不及。季孫行父如齊。首弑其君庶其。稱國

以弑何。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一人弑君

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生絕也。

國人。人人

公羊傳

宣公

公名侯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大

人穆姜在位十八年

三傳

公羊宣公

一車四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

言即位何其意也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是也公子

遂如齊迎女讓喪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

齊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

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賤曷為賤

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賤夫人內無

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賤

一體也耻辱與公共之夫其

三傳

公羊宣公

三十一三四

稱婦人有姑之辭也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

見行遂意也言之言以者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

胥甲父于衛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

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

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

也不忍遠去君所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

門重孝子之恩也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

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禮

練男子除乎帶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

人心言古者不敢斥君即近也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孫順不誦其君也公會

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

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

賂齊為弒子赤之賂也子赤齊外孫宣公篡

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秋邾婁子來朝楚子鄭人侵

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

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此晉趙盾之師也

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冬

晉趙穿帥師侵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天子之邑也

田也大夫守之善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

天子也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絕柳不使繫之于王晉人宋人

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

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秦師

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

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癘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死乃不

郊猶三望其言何緩也辭間容之故為緩不若食角急也

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扱稷

牲而卜之先卜帝牲養之有義更引稷牲卜之以為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不

復郊帝牲在于滌三月滌宮名養帝牲三牢其滌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於稷者唯具

是禘視其身體具無災言而已不特養于滌官所以降復尊帝郊則曷為

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

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匹合也無所與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間昧故推人道以接之

大公牛宜公

大公牛宜公

大公牛宜公

大公牛宜公

大公牛宜公

大公牛宜公

大公牛宜公

大公牛宜公

大公牛宜公

大公牛宜公

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葬匡王楚子伐

黃渚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鄭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

也為公取向作辭也耻行義為秦伯稻卒夏

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

逆子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

來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

固之來則不可公羊之義以為夫妻言及者遠別之稱刺其無別是以下

注云言其雙行匹至似於鳥獸子公羊子曰其諸為其雙雙

而俱至者與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趙盾弑君此其復

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

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

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癘趙盾曰天子

大公牛宜公

大公牛宜公

大公牛宜公

大公牛宜公

大公牛宜公

大公牛宜公

大公牛宜公

大公牛宜公

大公牛宜公

三

三

三

三

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入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平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避丸。也音丸，巴諸大夫也音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菴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菴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能蟻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膳，謂旁擊也。

項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趙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慙而再拜。慙，羞也。靈公先拜，在使不復言。趙盾遂巡北面再拜稽首。趙而出，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已責其當，慶悟故出。靈公心忤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

三

三

三

三

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眾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官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佗然從乎趙盾而入。佗然，壯勇貌。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劔，蓋利劔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劔，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劔於君所。趙盾知之，躊躇而走。躊躇，猶趙也。靈公有周狗謂之葵，呼葵而屬之葵，亦躊躇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踈之。以足逆，謂曰踈。絕其領。趙盾顧曰：君之葵不若臣之葵也。然而官中甲鼓而起。約勒問鼓聲，當起殺盾。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余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介，甲也。猶曰：我昔君誰為。此甲兵豈不為盾乎。子

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
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
人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里釐夏四月秋八
月蠓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

復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

復讒何讒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

反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仲遂者何

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爲弑子

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於文則無罪

於子則無年此解十八年秋如齊不貶意也

罪於文公無十八年編於文公貶之則雖有

之明日也禮釋綱昨日事也萬者何干舞也

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人去籥何去其有聲

者廢其無聲者廢置也置存其心焉爾存其

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明其心猶

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爲之欲道有存於樂知

何通可以已也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

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

已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

克葬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熊氏楚女宣公

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

乃乃難乎而也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

平陽楚師伐陳而淺下是日陳久故言乃城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善宣公事齊合古禮

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

牟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

諱亟也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來加禮

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

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

于扈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

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

會也。左右皆臣民雖卒於會上危冬十月癸

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卻缺帥

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泄洳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齊

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

為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齊已言語其言

未之齊也。其人其言取之矣齊已言語其言

取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已已齊侯元卒齊

崔氏出奔衛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

何貶曷為貶議世卿世卿非禮也公如齊言

奔齊者五月公至自齊祭已陳夏徵舒弑其

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齊

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

季子來聘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

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公孫歸父

帥師伐邾取類大水季孫行父如齊父公

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餒何以書以

重書也。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與楚子伐鄭

季傳

夫公至自齊

三三

問答類編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

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橫

函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此楚子也其稱

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

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為

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

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

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

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

也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此

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徵舒弑君

如楚訴徵舒之黨從後絕其位楚為討徵

舒而納之不以助公見絕故言納公黨與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

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

之而無所討也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

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大夫不

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

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

季傳

夫公至自齊

三三

此皆假筆
持以相推
形容憔悴
左氏之石
其公亦第
一兼也

三傳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
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
垂之臣邊垂之臣謙不敢斥莊土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
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
地使帥一二耆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
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言君之不善臣屢往來為惡言
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不至乎此莊
王親自手旌自以手持旌也左右搗軍退舍七里將
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
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
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
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杆飲水器穿蠹也言杆穿皮蠹乃出四方喻已出征伐士卒死傷固其宜也不當以是故城有鄭恥不能早服也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
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
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
荀林父也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
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

六公羊宣公

三傳

續聖段
尤習

三傳

吾威之疆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
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言還者時莊王勝戰也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
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噫吾兩君不相好百姓
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佚猶過得過渡邨來去也秋七
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薺蕭晉人宋人衛
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有二年春齊師伐衛夏楚子伐宋秋蟻冬晉
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
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薺曹文
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
人及楚人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
已也巴二大夫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
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
司馬子反乘堙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
出見之堙堙堙土城具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

六公羊宣公

三傳

元曰憊矣。曰何如。曰見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秣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及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

三傳

左公羊宣公

六三三〇三

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大其平乎已也。仁思。此皆大夫也。

齊左公羊宣公

三傳

左公羊宣公

七 吳二平

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言在下者。君側不先。以便宜及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以去俗歸義。亡故君子閔。傷進之日者。痛錄之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明不當絕。當復其氏。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初稅畝。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時宣公於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無思信。索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而頌聲作矣。冬。螽生。未有言螽生者。此其言螽生何。日。螽。即。螽。也。始生。日。螽。大。日。螽。螽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

之云爾者何上變易常田謂宣公發少公田舊制而稅取應是而有天災其諫則宜於此焉變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謝災成周者東周也宣謝者何宣

宮之謝也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

無室曰謝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

爾宣王中興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

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孔子以春秋當新

而新之於成周侯若國文點秋鄭伯姬來

歸冬大有年大公羊宣公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十未蔡

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

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

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

弟叔貽卒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貽不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

月秋七月邾婁入戕鄆子于鄆戕鄆子于鄆

者何殘賊而殺之也甲戌楚子旅卒何以不

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葬即葬王

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種聞

君薨家遺家為魯壘掃地曰壘哭君成踊

反命乎介因介自是走之齊善其不以家兒

成公子之道

元年春王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三月作丘甲何以書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敗績于貿

戎孰敗之蓋晉敗之以晉比齊而敗之或

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據使齊

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正其義使若王自裁

若不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

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

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喬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鞞齊師敗績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魯衆四大夫不樂重者內多也虛國家悉出用兵重錄內也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表婁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繞晉卻克投戟遂巡再拜稽首馬前途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葦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斫前仕略於是前途丑父已酉及齊國佐盟于表婁為不盟于師而盟于表婁前此者晉卻克與滅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蕭同姪子蕭同也凡無高下有絕國名踊于楛而闕客加蹠板曰楛若口反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迂跛者使眇者迂眇者一大夫出相與踣聞而語移日然後

大公羊成公

三十一

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鞞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麇及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使耕者東畝見侮戲本由西如晉地且以蕭同姪子為質蕭同姪子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麇請諾及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則晉悉以齊為土地是地不可行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卻克朕魯衛之使使其辭而為之請以國佐辭為國然後許之逮于表婁而與之盟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遫卒取汶陽田汶陽田者何鞞之賂也不言取之乘勝齊求賂得邑故諱使若非齊邑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鄆人盟于蜀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

大公羊成公

三十一

何得一貶焉爾。得一貶者獨此一事得其罪也。不序諸侯大夫者要齊專政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

災。三日哭。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

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親之精神所依而災也。孝子隱痛不忍正言

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傷鬼神

臣素縮哭之。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葬宋文

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率師伐許。公至自

三傳

六公羊成公

五二二五二

晉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棘者何。汲陽之不

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不聽者故也。言

大雩。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咎音古。刀

唐祭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

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

盟。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鄭伐許。謂之鄭者惡鄭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

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夏城運。鄭伯許。許年君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

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梁山崩。梁山者何。河

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

也。山崩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汭。外異

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秋大水。冬十

有一月巳酉。天王崩。定王十有二月巳丑。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

三傳

六公羊成公

五二二五二

同盟于蟲牢。約備楚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武

宮者何。武公之宮也。在春立者何。立者不宜

立也。立武宮。非禮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

臧孫許伐齊有取鄭。鄭者何。邾婁之邑也。曷

為不繫于邾婁。諱也。諱魯背信也。魯相

其邑故使若衛孫良夫率師侵宋。夏六月邾

婁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楚

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秋仲孫蔑叔孫僑如

率師侵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樂書率師侵鄭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

食其角乃免牛鼯鼠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農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吳伐鄭中國交重錄魯不覺鼯鼠重有災也

至升平乃見故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

望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八月

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

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何內辭也齊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

我歸之格本齊邑鞏之戰齊師大敗齊師歸甲死

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

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

所取侵地晉侯開齊侯悔過自責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鞏之所喪品皆宜

也聞義自歸之爾不得使晉樂書帥師侵蔡公也王書者善晉之義齊晉樂書帥師侵蔡公

孫嬰齊如晉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

孫嬰齊如晉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

孫壽來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伯姬守節逮火而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

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其稱天子何元

年春王正月正也正者文不廢也其餘皆通矣

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

齊人邾婁人伐邾衛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

書錄伯姬也伯姬以賢聞諸侯諸侯爭欲媵之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杞伯

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齊而歸之

也杞已棄而魯晉歸其喪使若杞伯自來逆之左氏四年杞伯來朝將出叔姬先修禮

朝魯五年杞叔姬來歸出也八年冬杞叔姬

卒魯其見出來歸故書其卒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魯請之也叔姬

雖絕於杞魯復強杞使還取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

如宋致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

伯姬也晉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

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

樂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運，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夏四月，五下

郊不從，乃不郊。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

乃不郊也。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諱使若重難，不得郊。五月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

勝，勝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勝，非

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

三傳

大公羊成公

天 丙午

多為侈也。伯姬以賢為三國所爭，勝故後大其能容之。丙午，晉侯

孺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州來

聘。己丑，及郤州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

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周公者何？天子之

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

也。私土者，謂其國也。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秋，晉

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

師。月者善公，尊天子。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伐秦。其

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鑿，猶更造之意。公鑿行，奈何

不敢過天子也。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不禮而後行，故時

善而哀成其意。曹伯廬卒于師。秋七月，公至

自伐秦。月者危公幼，而速用兵。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

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

三傳

大公羊成公

天 丙午

率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

齊卒。仲嬰齊者何？襄仲之子，公孫嬰齊也。孫歸父之弟。

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

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

也。更為公孫之子，故不得復氏。公孫

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

孫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已

為後

絕也。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叔仲者，叔彭生氏也。文公死

子幼。子赤也。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

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

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

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弑君為重，叔仲惠伯事與荀息相類。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

者相也。臧孫許，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

曰：昔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

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譏歸父之家。時見君幼，防有

微樂故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櫻

聞君薨，家遣壘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

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傷其先人也，逐絕。於是使嬰齊後之也。弟無後，兄之義為也。子之親，故不言仲孫。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

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婁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為案，喜時。公至自會。夏

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

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元華

三傳

公羊成公

夫 王 五 五

三傳

公羊成公

元 王 三 對

以愛國為大夫。山所譜出奔晉宋人及華元誅山，故繁文大之也。宋殺其大

夫山。宋魚石出奔楚。與山有親，恐見及也。冬十有一月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

林父、鄭公子鮪、邾婁人、會吳于鍾離。曷為殊

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

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

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難也。許遷于棗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木冰者何？雨而

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

類也。冰齊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

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

侯使欒廬來乞師。甲午晦，晦者何？冥也。何以

書？記異也。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

鄭師敗績。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瘳也。

王瘳者何？傷乎矢也。時為飛矢，所中然則何以不言

師敗績？末言爾也。末無也。無所取於言師敗績，傷人君當舉，傷君為重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

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

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

公至自會。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不待命

執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文七年秋公

夫盟于扈。傳云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

名。公失序也。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跌晉大夫

與公。不耻也。曷為不耻。公幼也。因公幼被

盟也。耻為諱。辭公

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曹伯歸自

京師。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

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

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

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治

于京師解。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

免使來歸。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

難矣。賢喜時為兄所篡。終無怨心。而復深

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執未有言

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愉

矣。愉悲也。曰在招丘。可悲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

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

來乞師而不與。兵凶戰危。不得已用之。公會

晉侯。隨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

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也。

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

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

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

也。於是執季孫行父。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

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

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內殺大夫

日無罪日者。正謂此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夏。公會尹子

單于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

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用者何。用者不宜

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易用。郊用正

月上辛。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常用也。三

制。或曰用然後郊。或曰用者先有事。晉侯使

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于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齊人邾婁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軫。非此月日也。曷為

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為待

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

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

歸至于狸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國人未彼

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許

為大夫。即受命矣。然後卒之。善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就公至月卒之。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婁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州卻至。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

弑其君州蒲。正月。庚申。二月。庚申。日死也。厲公。殺四大夫。人人恐見及。以

致此禍。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

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公至自晉。晉侯使

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婁子來朝。築

鹿囿。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已丑。

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彭

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

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時欲行義為宋誅魚石。故善而

為信辭。丁未。葬我君成公。

三傳

三傳

六 公羊成公

三 襄公

三傳

襄公

公羊傳三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

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

彭城。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

也。其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

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

罪也。魚石此是入彭城以避禍。非叛也。故無大罪。楚已取之矣。曷

為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夏。晉韓屈帥師

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

于合。刺欲救宋而後不能也。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婁子來朝。冬。衛侯使公

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

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賁卒。晉師宋師

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已丑。葬我小

君齊姜。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

三傳

六 公羊襄公

十 襄公

左氏春秋
子請擊虎
虎在門前
色合為言

宣夫人與成夫人與。左氏以齊姜成公夫人

不然者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

後卒理宜為婦實無文據以順言之叔孫豹

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鑿齊崔杼宋華元衛

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

戚遂城虎牢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

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

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

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

乎大夫也使若大夫自生事取之者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

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樛公至自晉六月公

會單于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

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

大夫及陳袁僑盟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

袁僑盟也陳鄭楚之與國陳侯有慕中國之

和親故殊之復出秋公至自會冬晉荀鑿帥

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弋以職反弋女葬

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定弋者何

襄公之母也定弋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妻

公俱為舅出故知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

豹鄭世子巫如晉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

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

與之俱益舅出也巫者鄭前夫人襄公母媵

出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

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當以兵取後乎

莒也其取後乎莒柰何莒女有為鄭夫人者

蓋欲立其出也時莒女嫁為鄭後夫人夫人

孫節子愛後夫人而無子仲孫蔑衛孫林父

欲立其外孫書者善之秋大雩楚殺

會吳于善稻晉侯欲會吳于戚秋大雩楚殺

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

吳人鄭人于戚吳何以稱人吳鄭人云則不

辭。經書昔人戒節。夷狄尚知。父死于繼故以甚節也。公至自會。冬。成。

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

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國

被獲楚之害。中國宜雖然同心救之。乃解息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楚公

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

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

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鄆。莒公子。鄆外孫。

稱人者。從莒無大夫。言滅者。以異姓為後。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滅。冬。叔孫豹

如邾婁。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曷

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下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婁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螻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

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鄆。鄭伯

鬯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操者何。鄭

三傳

六公羊襄公

四 五三三五

三傳

六公羊襄公

五 五三三五

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

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為不

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

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

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

中國為義。則伐我喪。據城虎。牢事。以中國為疆。則

不若楚。言楚屬圍。陳不能救。於是弑之。疏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

卒。鄭伯鬯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于舍而卒

也。舍。昨日所舍止處也。以孫定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其言如

會何。致其意也。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弑。故善遂而致之。所以達賢

者之。陳侯逃歸。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恩痛自疾之心。於是

懼然後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鄭之會。鄭伯以弑。陳侯逃歸。公獨修禮於大國。

得自安之道。故善錄之。夏。葬鄭僖公。賊未討。何以書。葬

為中國諱也。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此侵也

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值其不備。獲得之易。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

于邢丘。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

零。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句來聘。
 九年春宋火。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
 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
 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
 王者之後。記災也。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
 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
 月己亥。同盟于戲。凡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
父脫危而至。今不書致。似
六公羊襄公
吳二十七
季三
 若不脫然。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
 祖。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公至自會。楚公子
 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
 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
 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左氏尉止
等五族聚
羣不逞之
徒。以作亂。以鄭虎牢。乾戍之。諸侯戍之。曷為

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刺諸侯既取虎牢以為蕃。諸侯已取之矣。曷
蔽不能離然同心安附之。為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及繫之鄭。諸侯
利虎牢之心。欲共以距楚。爾無主。
有之者。故反繫之鄭。見其意也。楚公子貞
 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
為軍置三
卿官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
 卿下卿。上士下士。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
卿各一。襄公委任疆臣
國家內亂。不推其原。乃益司
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夏四月。四下邾。
六公羊襄公
七
吳三十五
季三
 不從乃不郊。襄公但不免牲禴。不怨對成公
數卜。郊不從。怨對。故不免牲。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婁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
 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此伐鄭也。其
 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中國以鄭故。三
年之中。五起兵
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
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得鄭為重。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秦人伐晉。為楚攻鄭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邑不

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

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蕭魚之會。服

長和親復相會。犯故諱而言圍。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大

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時公

政教不行。故季孫宿遂取郚而自益其邑。夏。晉侯使士彭來聘。秋

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

晉

三傳

六公羊襄公

八 陽行年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詩。詩者何。邾婁之

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也。諱背蕭魚之

蕭魚之會。凡邾婁在其間。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

人宋人衛人鄭公孫囑曹人莒人邾婁人滕

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子向。刺諸侯委

會。強也。以強。二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

結鄭公孫囑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婁人伐秦。已未。衛侯行出。齊。為孫

氏所逐。說在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

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

父鄭公孫囑曹人邾婁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

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夏者何。天子

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

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賤去大夫。明非禮也。外逆女不書

此。何以書。過我也。明魯當其六夏。齊侯伐我北

三傳

六公羊襄公

九 陽行年

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兵不敵。不敢進也。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

郭。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婁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

小邾婁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諸侯皆在。是

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

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

夫君若贅旒然。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歸者甚惡晉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

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儀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矰卒。宋人伐

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

洮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

華臣出奔陳。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八公羊襄公

十 陽三月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

以不言朝不能朝也。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婁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

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羊之義不信者且

今上文同盟下即執邾婁子是為不信而不自者襄與信辭故也。晉人執邾

婁子。公至自伐齊。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

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

抑齊為其亟伐也。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

處乎諸侯之上也。取邾婁田自泲水。其言自

泲水何。以泲為竟也。何言乎以泲為竟。泲移

也。泲本與邾婁以泲為竟。泲移入邾婁界。魯

也。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

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晉士匄帥師侵齊

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

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

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禮兵不從中。御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思

動孝子之心。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廢數年。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

其大夫公子喜。冬。葬齊靈公。城西邾。叔孫豹

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遫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

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遫帥師伐邾婁。

八公羊襄公

十 陽三月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復出奔楚陳侯

之弟光出奔楚為二慶所請還在二叔老如

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婁庶其以漆

間丘來奔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

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惡受叛臣邑夏公

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

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

子于商任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時歲在巳卯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

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婁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

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

巳巳杞伯句卒夏邾婁鼻我來奔邾婁鼻我

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

近音也以齊無他義自近始也者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實陳侯之弟光自楚

歸于陳前為二慶所請出奔楚楚人治晉欒

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者何晉之邑也

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

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淮淪曷為先言

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君命救晉仲

孫遯卒冬十月乙亥臧孫訖出奔邾婁晉人

殺欒盈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稱

者欲從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屬是討

賊之辭實非篡而作討賊之辭者大其除亂

也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

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儀二傳作冬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會自會陳咸宜

谷大饑有死傷曰饑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大饑無死傷曰饑

二十有五年春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

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首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

子于陳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諸侯欲誅崔杼故詳錄之

公至自會衛侯衍入于陳儀陳儀者何衛之

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諛君以弒也為則所

箕遂不能以義自復謂厥居是邑為難臣然

后侯間伺便使審喜弒之君子耻其所為未

詳墓從此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

嚙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

卒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

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欲伐楚

暴入巢門門者以為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

未至乎舍而卒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甯喜為衛侯衍弒剽不衛孫林父入于戚以

叛衍盜國林父未君事衍言叛者林父本逐衍衍入故叛甲午衛侯衍

復歸于衛此諛君以弒也其言復歸何惡剽

也曷為惡剽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此諛立

親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矣皆緣親

故衛人未有說喜由此得成諛爾然則曷

為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

衛侯失眾出奔故不書剽並來聘公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澗淵秋

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衛甯喜此執有罪

何以不得為伯討甯喜弒君者稱不以其罪

執之也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

侯陳侯伐鄭蔡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

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衛

侯之弟鱗出奔晉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

之弟鱗曷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

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

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

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固納必也。

女音汝。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

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

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

所用盟。請使公子縛約之。喜素信。縛以為獻

公謂公子縛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

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縛約之。子固為我

與之約矣。公子縛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鎖。從

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

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縛見獻

不敢。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

爾。欲以此語迫公子縛不得已而與之約。已

約。歸至。殺甯喜。縛約殺甯喜。公子縛挈其妻

子而去之。慙志不能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

與之盟曰。苟有復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昧。割也。時割雉以為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

盟。則如彼矣。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兒

未為大惡。正以甯氏殺逐兩君。累世同惡。雖

納舊君。未足掩其前罪。今獻公違約殺之。故

謂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三傳

大公羊襄公

夫 一四三

曷為再言豹。殆諸侯也。卒危也。危諸侯故再出豹懼錄之。曷

為殆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

是矣。衛侯衍不信。而使惡臣石惡來。故深為

是矣。諸侯危懼其將負約。為禍石惡惡者下

出奔。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婁子

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

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正月。公在楚。何言乎公在楚

正月以存君也。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

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父在夷狄。為臣子危錄之。夏五月。公至自

楚。庚午。衛侯衍卒。闞弒吳子餘祭。闞者何。門

人也。守門。號刑人也。以刑。刑人則曷為謂之闞

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

死之道也。刑人不自殺。而用作闞。由之仲孫

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

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

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說稱子者

傳

大公羊襄公

七 一四三

此氏之
不可用

三傳

自陳杞王者之後，實為公春秋之義。微魯為
 王，新周故宋，黜杞為伯，是以莊二十七年冬
 杞伯來朝，說在
 僖二十三年。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
 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
 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
 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
 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進而與季子
 國，注：越也。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
 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
 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
 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
 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
 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
 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
 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
 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
 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為君乎？」於是使專
 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
 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

六公羊襄公

大九十四

三傳

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
 延陵，延陵，吳下邑。終身不入吳國。既不忍，則闔廬
 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
 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
 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
 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故降
 名。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
 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不書闔廬，則
 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
 國闔廬，欲其高之，故為沒其為罪也。九月
 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來聘，夏四月，蔡
 世子般弑其君固。不日者，深為中國隱，痛有
 日。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天王殺其弟年夫
 惡失親。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
 親也。共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
 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
 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
 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毋不下堂。

六公羊襄公

九十四

傳至矣。毋未至也。逮乎火而死。鄭良宵出奔

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宵。冬十月。葬蔡景

公。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為中晉人齊

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宋災故

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也。會未有

言其所為者。此言所為何。錄伯姬也。諸侯相

聚而更宋之所喪。更復也曰死者不可復生

爾。財復矣。復者如故時諸侯共償復其所喪此大事也。曷為

三公羊襄公

手一六六

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卿不

得憂諸侯也。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

宮。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已

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

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貌會晉趙武。楚公

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

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邾。此陳侯之弟

招也。何以不稱弟。八年經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貶曷為

貶。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

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

言。將自是弑君也。明其欲弑君故今與弑君謀在招世子君之副貳今而殺之從是以後

有弑君之心。故稱其名氏。不作爾。下相殺。辭

矣。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

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未以

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

三公羊昭公

手一六五

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

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

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

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明楚先以正罪討招乃滅

也。三月取運。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

不聽也。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取夏。秦伯之弟鍼

出奔晉。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

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

子謂之出奔也。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晉荀

吳師敗狄于大原。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大

原。古史文及夷狄之人皆謂之大鹵。而地物

從中國。諸夏之稱皆從地之形勢為名。謂之

謂之大原者。正以曉中國。邑人名從主人。

名曰夷狄所名也。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

故從夷狄辭言之。此主人謂夷狄也。言大原

狄皆謂之大鹵也。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

曰隰。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

田疆運田者何。與莒為竟也。與莒為竟則曷

為帥師而往。畏莒也。畏莒有賊臣亂子而與

失操。嫡。葬邾婁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

卷卒。楚公子比出奔晉。難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

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其言至

河乃復何。不敢進也。難辭也。時聞晉欲執

難而反。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夏。叔弓如滕。五

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婁子來朝。八月。大雩。冬。

六公羊昭公

三十一

二傳

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

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

世子佐。淮夷會于申。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

而蔡中國。楚子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

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

殺之。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

其為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

則曷為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故奪言

慶封之罪何。魯齊君而亂齊國也。備侯而執

義兵。遂滅厲。九月。取鄆。其言取之何。滅之

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冬十有

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

舍中軍者何。舍中軍者何。復古也。音舍

拾襄十一年。置中軍之官。助司馬。添前司

三軍以讓之。今還依古禮。舍中軍。然則曷為不言

三卿五亦有中。二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此

中則益三之中。舍中軍。楚殺其大夫伯申。公如晉。

六公羊昭公

三十一

軍則則前
三可知矣
北公羊疑
明發之而
所以不
作中軍之
故

夏晉平夷以罕婁及防茲來奔。晉平夷者何

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

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義不可

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秋七月公至自晉。

絕之。罕婁君邑。防茲私邑也。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濇泉。濇泉者何。直

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秦伯卒。何以不名。秦

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嫡子生以不名。令于四

以夷狄之人。不其名何。桓秦伯嫡得之也。猶

尚文德故也。嫡得之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

人越人伐吳。吳未服。慶封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襄二十三年春三

襄二十九年。杞子來盟。張葬秦景公。夏季孫

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

大雩。楚遠頤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

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三月。公如楚。叔孫舍如

齊。位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

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

三傳

六公羊昭公

五西

三傳

六公羊昭公

五西

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說在元年

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殺君也。夏四月辛丑。陳侯溺

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

公子留。出奔鄭。秋。鬼于紅。蒐者何。簡車徒也。

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

簡車徒謂之大蒐。今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

之于越。殺陳孔瑗。殺陳孔瑗。左葬陳哀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陳已滅。復見者。從地

不舉小地者。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火。陳已滅

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陳已滅。復火者。死曰

存陳。憐矣。善火存陳者。若曰曷為存陳。滅人

之國。執人之罪人。罪人。招也殺人之賊。孔瑗。弒葬

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憐矣。楚為無道。說討賊

虛心待之。而滅其國。若是。則天存之者。悲之也。秋。仲孫穉如齊。冬。築

郎圍。

十年春王正月。夏。晉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隱

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

蔡侯般弑父而立。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也。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

氏薨。大蒐于比蒲。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說在桓六年。仲孫獲會知婁子盟于侵羊。侵羊二傳作侵祥。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衛北宮佗鄭軒虎曹人杞人于屈銀。屈銀並如字。二傳作厥懋。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歸氏胡女。襄公嫡夫人。冬。十有

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

成其子也。靈公即般也。不君。不與靈公生。紂父誅不得為君也。不成其子。不成

有得稱子。繼父也。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不稱子。君薨稱子。其既葬稱子。踰年稱公。不

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父誅子當絕。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

用之防柰何。蓋以築防也。持其足以調築防。惡不以道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子謂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索史。此則公羊未視國史。為。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陽者是公子陽

生。但在側之徒。寧可強更之乎。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

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立有罪焉爾。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然。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代鮮魚。

十有二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廢于乾谿。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止也。歸無惡於弑。立者。

三公羊昭公 三傳 二 陽字三 一 陽字三

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

子棄疾宵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

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殺罷而去

之靈王經而死時棄疾詐告比得晉力可以死而不立而君因自經故加弒也言歸者謂其本無弒君而立之意加弒責之財楚

公子棄疾弒公子比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

其意不當也齊比而立其意不當則曷為加

弒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

人此其稱名氏以弒何言將自是為君也故使

與弒君而立者同文也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諸侯欲討

至自會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

執何以致會不耻也曷為不耻諸侯遂亂反

陳蔡君子不耻不與焉言公不與盟者不宜

與也故因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此

為公張義

大公羊昭公

夫

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故侯若有

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

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

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二月癸酉有

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其言去樂

卒事何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

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臣聞君之喪義不

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大夫聞大夫之喪尸

事畢而往大夫祭謂之賓尸夏蔡昭吳奔

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

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曼子殺之楚

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為不

疾右不疾乃疾之也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

亥首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隱如如晉冬十

大公羊昭公

元

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潁。

渾戎。冬。有星孛于大辰。字者何。彗星也。其言

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謂心

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伐謂參也。大火與

晚。大火蒼龍宿之心。以候四時。在中最明。故時侯主焉。是也。北辰亦為大

辰。北辰北極天之中也。迷惑不知東西。何以

書。記異也。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為書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

何敵也。俱無勝負不可言戰。故言戰也。不月者略兩夷。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

衛陳鄭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

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

也。六月。邾婁人入郟。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

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夏五月戊辰。許世子

止弑其君。買已郊。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

曷為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

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譏于道之不盡也。其

譏于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

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

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脫然

貌也。言消息得其節。言于春視疾之時。消息得其節。止進藥而藥殺。是

以君子加弑焉爾。多其消息。宜曰。許世子止弑

其君。賢是君子之聽止也。聽治。止罪。葬許悼公。是

君子之赦止也。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赦止

者。免止之罪辭也。但得免罪而已。無嗣父之義矣。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奔

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時會盜鄭。畔

則曷為不言其畔。當言公孫會。為公子喜時

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諱使若從鄭出奔者。故與自南里同

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

廬卒于師。在成十三年。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喜時

廬弟。公子負芻從與。負芻喜。時廬兄。或為主于國。或

三傳
公羊昭公
卷之九

為主干師。古者諸侯師出世于率與守國次

曹伯無子。喜時其母弟也。當守國。公子負芻者。庶兄也。禮當從。公子喜時見

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

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

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

為之諱也。君子不使行善者有後患。秋盜殺

衛侯之兄。輒毋兄稱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

疾爾。惡疾也。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

陳。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患。明當防之。十有一月辛卯。

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二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

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

以畔。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因諸者。齊

地。公羊于齊。故以齊喻也。博物志云。周曰。因。因諸是也。秋七月壬

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漣卒。冬。蔡侯朱

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

宋南里出奔楚。春秋之例。大夫奔大蒐于昌

三傳
公羊昭公
卷之九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

京師。葬景王。王室亂。請王猛。何言乎王室亂

言不及外也。宮謂之室。朝周室之微。邪。庶並

一家之亂也。故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其

稱王猛何。當國也。時敬當王者位。故稱王猛

故加以以者行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

城。王城者何。西周也。時居王城也。其言入何

纂辭也。特雖不入成周。已得京師地。稱王

西周者無冬十月。王猛卒。此未喻年之君也。

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

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十有二月癸

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癸丑。叔鞅

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晉人圍郊。郊者何。

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與

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齏。此偏戰也。曷為

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上而言戰則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

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下壞敗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王之

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

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曰獲者即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者即此獲陳夏鬻及哀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鬻何

吳少進也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辨治之見極以自滅為文明本死位乃敗之爾見極之滅以其死戰當合加禮

故退滅文於下使天王居于狄泉此未三年

其稱天王何時廢孽並集天王其難而事之尹氏立王子朝八月乙未地

震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何言乎公有

疾乃復殺耻也國有疾以殺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叔孫舍

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

雩丁酉杞伯鬱釐卒冬吳滅巢羹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夏叔倪會晉趙鞅

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

人薛人小邾婁人于黃父有鶴鶴來巢何以

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

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雩者何又

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九月己亥公

孫于齊次于楊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唁公者

何昭公將弒季氏告于家駒曰季氏為無道

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

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

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

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

也且夫牛馬維婁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委已者也而柔

焉言牛馬之數猶順於已之人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

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

侯唁公于野井曰柰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

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

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

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鉄鎖。賜之以

死。再拜。頌。謝為齊侯所慶。高子執箒。食與四脰。脯。國

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未就。敢

致糗于從者。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

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祗受。高子曰。有夫

不祥。君無所辱。大禮。高子見昭公拜。辱大甲故云。昭公蓋

祭而不嘗。食必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所先。景公曰。寡人有

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

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

六公羊昭公

卷五十五

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

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

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

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

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

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

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欲令受之。故。昭公

曰。喪人。其何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招。公

稱執。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噉然而

哭。感景公言而自。諸大夫皆哭。魯諸大夫既

哭。以人為。蓄。蓄周垣也。所以。以辟為席。備

覆。吾蓋。帶。虎。狗。獺。大。夫士鹿。帶。狗。獺。大。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諸

侯出相。遇。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冬十

月戊辰。叔孫舍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

于曲棘。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

不地。此何以地。愛內也。時宋公聞昭公見逐

幸。故思。十有二月。齊侯取運外取邑。不書。此

何以書。為公取之也。為公取運。以居

六公羊昭公

卷五十四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

齊。居于運。夏。公圍成。公失國。幸而得運。復秋

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剡陵。公至

自會。居于運。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

王入于成周。成周者何。東周也。是時王猛自

下。因謂成。其言入何。不嫌也。上言天王者。有

為。莫不言京師者。正居在成周。尹氏召伯毛

伯。以王于朝。奔楚。正王于朝。海東尹氏出奔

尹氏當先誅渠。渠後治其黨。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夏。四

月。吳弑其君僚。楚殺其大夫卻宛。秋。晉士鞅

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

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婁快來奔。邾婁快者

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

近書也。襄二十三年。夏。邾婁鼻我來奔。傳云。何以書。以近書也。何氏云。以治近升。

也。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

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寤卒。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齊侯使高

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

倪卒。秋。七月。冬。十月。運潰。邑不言潰。此其言

潰何邪之也。邾曷為邾之。君存焉爾。昭公居

國言潰。明罪在公也。不言

國之言邾之者。公失國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閔公運潰。無尺土

以存君書。明臣

于當憂納之。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

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

禹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隱如會

晉荀櫟于適。歷。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

使荀櫟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弓以

濫來奔。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黑肱。乃邾婁

邾邑。不言邾婁。則通濫為國矣。襄二十一年

春。邾庶其以濫。閔來奔。則以濫。閔繫邾婁矣。

通濫為國。故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

賢者孰謂。謂叔術也。叔術者。邾婁

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顏公

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

懿公與。孝公幼。不知孝公者。邾婁

外孫。邪將妻于邪。顏淫九公

子于宮中。所與淫。公于凡九人。謂顏公一

人。不應並淫九人。故以所言之。因

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

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

之妾。士之妻。禮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

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不離人母子。因以

何假。二人乎。則未知臧氏之母。臧氏之母聞

為是大夫之妾。為是士之妻。臧氏之母聞

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

弑之弑氏子也不知欲弑孝公者納篡邪將利其國也臣有鮑廣父

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滅氏之母曰公

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

之周愬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

公子魯顏夫人者姬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

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殺顏者鮑廣

婦人以貞一為行云爾非德也盈女也者謂此老姬是盈姓之女叔術為之

殺殺顏者而以為妻利其色也有子焉謂之肝夏

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也為顏公夫人時所

三傳

六公羊昭公

平一五六

夏父顏公之二子謂為肝幼而皆愛之叔術

女皆愛肝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

食肝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以彼物來人

未足夏父自謂也而肝有餘言肝所得常多叔術覺焉覺

也知少爭食長必爭國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

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

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

然後受之五分受其一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

春秋時於邾婁君為父兄之行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

言人之區賢若此者言賢者寧有反妻殺

誅顏之時天子可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

術本欲讓迫有諍天子在爾故天子死則讓無妻殺感兒爭食之事當此之

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何

死當吾天子遺生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

下未有濫也欲見天下實未有濫天下未有

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

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

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大夫不世

六公羊昭公

單一四九

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與威國繼絕世故君子為之諱也十有二

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闕者何

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也與取

故以為而諱之矣夏吳伐越秋七月冬

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

叔甲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

邾婁人城成周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

尊尊之心是以書見十有二月己未公薨

于乾侯

定公

元年春王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

得人不得人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

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

知已之有罪焉爾主人謂定哀也上以諱尊降思下以辟容容身慎之

也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

不衰城也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為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

三傳

六公定公

聖一傳于六

所主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

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

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

也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位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

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正棺

者象既小斂夾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

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於此

於兩楹之間大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

于庭葬于墓考子沈子曰定君乎國定昭公之

喪禮於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

也書日所以得變禮者癸亥之日公喪乃至

之禮故錄日以明之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

公九月大雩立煬宮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

春秋前場公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

也冬十月實霜殺叔何以書記異也此災殺

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災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其

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

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時災者兩

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

災也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大災之當減損如諸

子之禮故言新侯制而復修大倍天

修以是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

爾不務乎公室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

婁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婁莊公冬仲孫何

忌及邾婁子盟于枝

三傳

六公定公

聖一傳于六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

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

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

子齊國夏子召陵侯楚楚以一乘之故尚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

諸侯推然後之會同最昭公數年然後歸之

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為不召召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杞伯戊卒于會六

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

三傳

六公羊定公

昭公數年

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劉卷則上會劉子我主之者因上主魯故

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

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外大夫不書葬此何

以書錄我主也其實以主我思錄之故云爾冬十有一月

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

績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

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闥

盧聞盧曰士之甚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

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

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

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

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

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

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

人聞之怒為是與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

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

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與

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

三傳

六公羊定公

昭公數年

讎奈何曰父不受誅不當誅也子復讎可也

父受誅子復讎推刀之道也一往一來復讎

不除害取讎身而已朋友相衛而不相迎相

不使為讎所勝迫出表辭猶先也不當先相

擊刺所以伸孝子之恩迫音峻又音進迫者

謂不顧步伍勉力先

往之意故曰出表辭古之道也楚囊瓦出奔

鄭庚辰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夷狄也其

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

蓋妻楚王之母也舍其室因其婦人為妻日者惡其無義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

孰歸之。諸侯歸之。言不言諸侯歸之。歸至

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時蔡新被遷楚之

同義歸至。離於越入吳。於越者何。越者何。於

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有狀能

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

狀不能與中國通者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

可以見善惡。吳新憂中國士卒罷敵而入之

疾罪重故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秋七月壬

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

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

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祈犁。冬。城

中城。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運。此仲孫何忌

也。曷為謂之仲孫何忌。二名。二名非禮也。為

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

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

無所為諱。唯有二名非新玉禮不謂非古禮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

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

沙澤。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

齊。三月。公至自侵齊。侵伐例。時而此月者。內

齊故危之。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

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此晉趙鞅秋七月戊

辰。陳侯柳卒。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蔡曹

蟬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

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從祀

者何。順祀也。復文公文公逆祀。去者二人。諱

從而去之。逆祀也。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諱不以

先禘而後祖也。日盜竊寶玉大弓。盜者執謂。謂陽虎也。陽虎

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

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

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送而食之。

賊而鉸其板。謂以指爪刻其簡器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

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梓林之御之

孫御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

為季孫御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

三傳

公羊定公

吳 明 子 子

三傳

公羊定公

聖 子 子 子

世有子言我李氏累世子可以不免我死子

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

之從弟也為右為季孫車右實衛之諸陽之

從者車數十乘至於孟衝孟氏衝四達臨南

投策而墜之策馬極也欲將季孫由孟氏免

取策陽越下取策臨南駮馬而由乎孟氏陽

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莊門孟氏所入門

門閉故然而甲起於琴如也琴如地名二家

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弒不成却及舍于郊皆訖然息

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

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賊而曰彼哉彼

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公斂處父

氏將兵之將左氏氏將兵之將左氏懂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

寶者何璋判白青藏諸侯皆得郊天故錫以

自弓繡質質附也言大者力千斤斤龜青

純純絲也千歲之龜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嚙卒得實玉

六弓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六月葬

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欲伐魯也魯

而故書次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頰谷

至自頰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運謹

龜陰田齊人曷為來歸運謹龜陰田孔子行

乎季孫三月不違不言政行乎定公齊人為

是來歸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宋樂世心出

奔曹宋公子池出奔陳池左氏冬齊侯衛侯

鄭游邀會于棠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

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惡仲佗悉欲帥圍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

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世心自曹

入于蕭不言叛者從及鄭平叔還如鄭蒞

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

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郕衛公孟彊帥師伐

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墜費曷為帥師墜

邱帥師墜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

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墜邱帥師

墜費雉者何五板而堵八尺曰板九尺曰堵五堵而雉

二百尺百雉而城二萬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

會晉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仲孫氏邑明成月又致者公

視圍成不能服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特之

三傳

入公羊定公

手一三十四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彘帥師伐曹秋晉趙鞅

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

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言歸何以

地正國也軍以井田立以其地正國柰何晉

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

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

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無君命者

謂之叛君子誅意不誅事晉陽之薛弒其君甲者趙簡子之也以邑中甲逐之薛弒其君

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成來奔晉趙陽出奔宋趙陽左氏作

帥師滅頓以頓子捨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

月於越敗吳于醉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

侯于堅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

使石尚來歸脤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天子

以名脤者何俎實也脤曰脤熟曰燔衛世子

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彘出奔鄭宋公之弟辰

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婁子來會公城晉

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鼯鼠食郊牛

牛死改卜牛曷為不言其所食指食漫也漫

備食其身災不敬也何氏云春秋以內為天下

下瀆務則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

辛亥郊曷為以夏五月郊魯郊當上春三正

月成十七年傳云川郊用正月上辛穀梁傳

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

時五月郊不時養牲不過三月宣二年傳云帝性在于滌三月滌官名養帝性三年之處

三傳

入公羊定公

至一三十五

也謂之勝者取其勝勝漆清三年者各
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也。三卜
之運也。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
得其事雖吉。壬申公薨于高寢鄭軒達帥師
循不當為也。

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濼條。左氏作邾婁子來

奔喪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禮天子崩

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
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秋七月壬

申。奴氏卒。奴氏者哀公之母也。奴氏何以不

稱夫人。母以子貴禮妾子立則母哀未君也

未踰年。得為夫人夫人成厥是也。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

不稱公。天公羊定公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

見乃克葬。辛巳。葬定奴。定奴何以書葬。未踰

年之君也。哀未踰年也母以有子則廟。廟則

書葬。如未踰年君之禮稱謚踰年稱夫人會

日葬先輕而後重。定公五月薨。定奴七月葬。

非其並有喪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奴。若其

同月當定冬城漆。如先葬定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

蔡。麀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徐

侯衛侯伐齊。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邾婁

來奔喪。邾婁子來奔喪在十五年夏也。既來

奔喪於魯有恩而魯伐之為惡。明矣。宣九年

秋。取根牟。傳曰。焉為不繫乎。邾婁謀也。魯

亦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葬而取其邑

其惡深矣。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師伐邾婁。取郕東田及沂西田。郕沂皆水名

邾婁子盟于句繹。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

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戚

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

不得有父也。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

也。輒出奔不書。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

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

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長楚蔡殺其大

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齊國夏曷

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

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

義為固可以距之也。曼姑臣也。拒之者上為靈公。下為輒推曼姑。

得拒之則國夏。輒者曷為者也。崩贖之子也。

然則曷為不立崩贖而立輒。崩贖為無道靈公逐崩贖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

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崩贖命。崩靈公命。崩靈公命。

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是靈公命。崩靈公命。

行乎崩贖。重本尊統之義。故絕文姜不為不孝。拒崩贖不為不順。齊靈社不為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

卑。上行於下是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父見讓不立是

私家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命行乎子也。夏四月甲午。

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

不復見也。但逐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故餘輕處不復見之。所以然者。正以哀

自立之還於哀世災之善惡。獨在于哀。故得省文。何以不言及。搢維

兩敵也。親雖過等。何以書記災也。以其不宜立。故災之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宋樂髡帥師

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

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亥。秦伯卒。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弒君賤者窮

諸人。此其稱盜以弒。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

孰謂罪人也。罪人者木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為人君深

成。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

婁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晉人

執戎。曼于赤歸于楚。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

其言歸于楚何。于北宮子曰。辟。晉而京師

楚也。晉人執戎曼于。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若

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赤歸者。自歸于楚。主書此事者。惡晉以楚為京師。

背叛天子命。城西郭。六月辛丑。蒲社災。蒲社

者何。亡國之社也。左氏穀梁以為為社者封也。

柴其下。故火得燒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秋八

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

滕頃公。

五年春。城比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

九月癸酉。齊侯處曰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

齊景公聞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

請哀

功以下諸喪當

以閏月為數喪為以閏數喪數略也

功以下之喪所以得數閏月者正以思殺故

也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

數都謂大

功以下也

六年春城邾婁

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魯數

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有

夷狄之行故諱之明惡甚

晉趙鞅帥師伐鮮

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

于相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舍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

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諛也此其

為諛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

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

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

陳乞欲拒

言不可恐

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

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

必殺正者吾不立于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

教陽

生走與之玉節而走之

節信也折玉與陽生

當其半為後當迎之

今以為信

防稱矯也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

于諸其家

人語也齊

除景公之喪請大夫皆在

朝陳乞曰常之母

常陳

乞子有魚菽之祭

齊俗婦

事言魚豆者示

薄陋無所有

願諸大夫之化我也

言欲以

福共飲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

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

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雷諸大夫

見之皆色然而駭聞之則闖然

闖出頭貌五

反

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

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

往弑舍

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

後往弑舍不舉陽生織者諛成于乞

也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宋向巢帥師伐

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郟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

婁以邾婁子益來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

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為

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

惡言

邾婁無已復入獲之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

入不致者得意可知

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伯陽

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也曷為不言其滅諱

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

不救也吳伐我夏齊人取譚及鄆外取邑不

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

婁子益來也邾婁齊與國畏為齊所怒而歸

邾婁子益于邾婁獲歸不書此書者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譚及鄆

三傳

不令幸來公

宋一四三

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

九年春王二月癸卯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

于雍丘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詐謂同師詐伏之類十三年春鄭軒達帥師

取宋師于岳傳云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

詐及也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

之詩州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及

猶報也夏楚人伐鄭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月者魯前復而

尤加禮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

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薛伯

寅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

救陳救中因不進者陳吳與國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表頗出奔

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

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

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

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三傳

不令幸來公

宋一四三

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禮稅民

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京公外

墓疆吳空盡國備故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

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子何諱娶同姓

蓋吳女也公會吳于橐臬秋公會衛侯宋皇

瑗于運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螻何

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螻者與陰殺俱

當是故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其言取

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及也前宋行詐取鄭

取之苟和報德不以君子正
遂故傳言詐及反猶報也。夏許男戍卒公

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何以稱子。吳主會

也。吳盟無道大會中因齊晉而驕齊衛驂乘

昔天子而事夷狄故深為諱辭使若吳以

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張兩伯辭

也。吳子使若晉主會為伯吳亦主會不與夷狄

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

也。其實重在吳故言及曷為重吳。吳在是則

三傳

公羊哀公

李氏注

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以晉大國尚猶汲汲

不至也。主書者惡。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

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多帥師侵衛。此晉魏

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

也。定六年冬譏二名。二名非禮也。為其難諱

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

之敬。不。葬許元公。九月。螻。冬十有一月。有星

孛于東方。見于旦也。且者日方出時宿不復

何以書。記異也。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

盜殺陳夏殪夫十有二月。螻。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

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據無。上名。新采者也

也。庶人林。無新者。新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

之也。使若天。子諸侯。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

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

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

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及袂拭面。涕沾袍。顏淵

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

也。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麟者太平之

三傳

公羊哀公

李氏注

特得麟而死。此亦天告。春秋何以始乎隱。得

麟乃祖之所逮聞也。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

先人所聞。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

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人道決王道

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降風。風來

儀。故麟於周為異。春秋記以為瑞。絕筆於春

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及諸正。莫近諸春

秋。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趙作法。孔

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

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

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為作意也。左來傳。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四時具然後為年。以敬授民時。

三傳

公羊傳終

公羊表公

卷一六六

三傳

隱公

穀梁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正月。未嘗建丑。自唐虞至三代。一也。已詳發於左氏傳之首。又發於經文之下。故不再出。雖

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

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

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

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

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

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

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

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

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

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

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

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

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惠公遺命。本欲立桓。公為其幼。國人故立隱。公以攝之。隱非讓也。遺父命。不敢不奉。隱既

三傳

穀梁表公

卷一六六

以其目者
知其為弟
則殺其全
不見其史

三傳

莊公嘗曰
寡人有弟
而愛其
曰于四方
則在公也
送之已耳
未嘗殺也

此以保公
成風之健
例之說矣

得立而貪於大位，世長而不歸，又不能早斷，以自有經權兩失，以及於難，隱貪也，隱何能讓？觀十一年之行事，可見矣。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內謂魯也。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淪也。七年公伐邾，是也。昧，地名也。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克者，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其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毋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

胡安定主
此說遂其

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其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毋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

六穀傳隱公

二 列一七四

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其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毋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

三傳

胡安定主
此說遂其

余曰：禘，貝玉曰含，錢財曰賻。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案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矢不出竟，場束修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公子益師卒。大夫曰卒，正也。不日卒，惡也。季孫意如，何以書？日，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處

六穀傳隱公

三 列一七四

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知者處，謂卿為司徒。義者行，謂卿之行，二卿從，一卿守，無此三臣，不可以會。而況會戎乎？夏五月，莒人入向。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無佻帥師入極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內謂所苟焉以入人為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滅同姓也。左無駭，八年乃賜族。此傳云：不稱氏者，滅同姓也。則以無駭舊有氏，公羊無駭者何？展無駭也。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履緌來逆女。逆女，親者也。請自逆，使大夫，非正也。

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

來歸婦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

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

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

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

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君不親迎而大夫

子伯莒子盟于密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

盟紀子以莒子為伯而與之盟十有二月乙

卯夫人子氏薨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

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隱弑賊

葬不書鄭人伐衛斬樹木壞

三年春王二月巳巳日有食之言曰不言朔食

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

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此必有

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內於日

外見於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

有內辭也或外辭也者謂日食有兩種之辭

辭也其不言食之者謂經不書月食日也聖

人慎疑作不知之辭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

土皆曰壤三月庚戌天王崩高曰崩厚曰崩

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

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天上故不名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

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

崩為魯王故隱而卒之隱猶秋武氏子來求

賻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

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

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桓王在魯

歸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賵曰歸之者正也求

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

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

知之辭也交讓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諸侯

日卒正也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右門

癸未葬宋繆公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文元

日葬日會皆有天子諸侯之使共赴會葬事

故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歸宋葬

繆公而言葬宋繆公者歸魯思義之所及哀

其喪而恤其終亦可知矣若存沒隔絕情禮

不交則卒裝無文。穀梁傳稱裝之不葬。有三。就君不葬。國滅不葬。失德不葬。

四年春王二月。晉人伐杞。取牟婁。傳曰。言伐言

取所惡也。稱傳曰穀梁子不親受于師而聞之於傳者。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

伐不以罪而貪其利。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

兩言取伐以彰其惡。故謹而志之也。戊申。衛祝吁弒其君完。大夫

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伐之也。凡非正嫡則謂

之。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及者內為志焉。爾遇

者。志相得也。八年傳曰。不期而會曰遇。今日內為志。非不期也。宋公

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

三傳

穀梁隱公

木

三

蔡人衛人伐鄭。鞏者何也。公子鞏也。其不稱

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與于弒公。故

貶之也。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稱人以殺。殺

有罪也。祝吁之望。失嫌也。不書氏族。提挈其

同疾。威力不足。以自固。夫當國之嫌。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諷失

賊也。諷其不即討。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衛

人者。眾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

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眾也得眾則是賢也。

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

穀梁隱公

凡四史

而不與賢也。正謂嫡長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傳曰。常事曰視。非禮

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

周禮。敵入中土。下土公觀之。非正也。夏四月。葬衛桓公

月。葬故也。秋。衛師入郕。入者內弗受也。鄭國

也。將卑師。衆曰。師九月。考仲子之官。考者何

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立其廟。世祭

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王其祭

也。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也。於子祭於孫

三傳

穀梁隱公

七

止。仲子者。惠公之姊。隱孫而修之。非隱也。非

也。初獻六羽。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

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借樂矣。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

六羽。始。厲樂矣。言時諸侯借修。皆用八佾。初

梁子曰。言其始。借。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故

尸子言其始。降。邾人鄭人伐宋。螽。蟲災也。甚

則月。不甚則時。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大夫。昔年不書葬。葬者自隱。不爵命大夫。其

其。公子彊。非公家所及。曰公子彊。何也。先君之大夫也。公子彊。師亦

安是去此

夫而獨言宋人伐鄭圍長葛伐國不言圍邑
公子遷光
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宋以此冬圍之者至伐
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來服者不復填服之苞人
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和而不輸者墮也平之為

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春秋前魯

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前年

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伯姬之嫁至此歸

爾逆者滕侯卒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

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成秋之道年少之時

民為之也民眾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

之志皆譏也民眾而城小輒益齊侯使其弟

年來聘凡聘皆使親執諸侯之尊弟不得

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

前年冬圍
長葛年
冬取之杜
氏注得之

十一傳

不殺侯公

五三三

也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
于楚丘以歸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
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
伐一人而同一國尊天子之命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代天
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
愈乎執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不期而會曰遇遇者

志相得也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郕名宛所以

貶鄭伯惡與地也庚寅我入郕入者內弗受

也日入惡入者也郕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

而祭秦山之邑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諸

侯日卒正也辛亥宿男卒宿微國也未能同

盟故男卒也元年盟于宿宿加與盟則以宿

為地名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

瓦屋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

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諸誓不及五帝盟詛不

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八月葬蔡宣公月

十一傳

不殺侯公

五三三

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稱人衆辭可言公及人若舉國之人

皆盟也不可言公及大夫始以大夫敵公故也冬十有二月無佞卒

無佞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若

卒或說曰故貶之也若無佞師入極是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聘

問也聘諸侯非正也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傳曰聘諸侯非正詳所未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震雷也電霆也庚

辰大雨雪志䟽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

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劉向云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帶既

以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

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

氣發逸而雨月志正也雨得其時則月雨得將為害也

年夏六月俠卒俠者所俠也俠名也所其聯

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為君也明將夏

城郎秋七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冬公

會齊侯于防會者外為王焉爾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此行自

者天吉雷雨之異以見篡弒之禍夏壹帥師

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

三傳

六穀書公

十一

三傳

六穀書公

十一

會齊人鄭人伐宋蓋隱之罪人也故六月壬

戌公敗宋師于菅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辛

未取郟辛已取防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

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

也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

伯伐取之凡書取國皆滅也不正其因人之

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三國伐載伯足以

人之危而反與其伐故獨書鄭伯伐不能於

取之以首其惡其實四國共取之冬十月

壬午齊人鄭人入郟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

入者也郟國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天子無事諸侯相

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

時正也辨宜以時故犷言同時也犷音特犷

也若殺伯綏來朝鄒侯吾離來朝同時來不俱至

累數皆至也終言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

月壬辰公薨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

隱猶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

罪下也。責臣子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謂不

月。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明隱宜立

桓公

元年春王。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

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

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

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正月公即位。

繼故不言即位。正也。故謂繼故不言即位之

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

即位也。哀痛之至。故不忍行即位之禮。繼故而言即位。則是

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弑。

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

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推其無恩。則知與弑。三月公會

鄭伯于垂。會者外為王焉。爾鄭伯以璧假許

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言假則不應言以璧。非假而

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

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

也。言許田。明以許之田與鄭。不與許也。

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邢者。鄭伯之所受命

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

之不祭泰山也。禮制。換易則知朝祭並廢。夏四月丁未。公

及鄭伯盟于越。及者。內為志焉。爾越。盟地之

名也。秋大水。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冬十月無

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

後為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桓無王

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故逆之。

人。王法所宜誅。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先死。其

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

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

父。孔父閑也。閑謂扞禦。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

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

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累者。從也。謂孔父先死。殤公從後被弑。

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

孔子故宋也。滕子來朝。隱十一年。稱侯。今二

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以首

內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配也欲會者外

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

之惡而君子無道焉爾取不成事之辭謂以

無所遺漏也成宋亂也桓公逆之

納于太廟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日桓內弑

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

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郕鼎者郕之所為

也曰宋取之宋也此鼎本郕國所以是為討

之鼎也詩宋亂而更孔子曰名從王人物從

中國故曰郕大鼎也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

是大鼎名從主人者謂本是郕物從中國謂

物從中國者謂鼎在宋從宋號也言物從中

國者廣例耳通夷狄亦然其意謂鼎名從作

者之主人不問華戎皆得繫之若左傳稱甲

父之鼎是也物從中國者謂中國號之大鼎

縱夷狄亦從中國之號不得改之若傳稱吳

謂善稻為伊緩夷狄謂太原為大國以地形

物類須從中國之號故不得謂之伊緩大國

也秋七月紀侯來朝隱二年稱于今稱朝時

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

為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桓既罪深責

大穀祭桓公

南正

月之也已紀也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

其不肖而蔡侯鄭伯會于鄧九月入杞我入

之也內之甲名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桓會甚眾而曰

也致者危其遠會成秋喜其得反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夏齊侯衛侯胥命

于蒲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

退以是為近古也申新言以相達而歃血而

不及五帝盟証誓盟古謂五帝時諸誓不

不以齊侯命衛侯也齊衛胥盟雖有先傳信

功歸于齊以衛命齊則齊僅隨六月公會杞

侯于郕地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言日

言朔食正朔也盡或不盡者歷家之說以為

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月不食公子疊

如齊逆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九月

齊侯送姜氏于謹禮送女父不下堂毋不出

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祭門廟門也闕所

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毋戒之曰謹慎

大穀祭桓公

五內

相過去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秋八月壬午

大閱大閱者何 閱兵車也 簡練 脩教明諭國

道也 平而脩戎事非正也 其日以為崇武故

謹而日之 蓋以觀婦人也 蔡人殺陳佗陳佗

者陳君也 其日陳佗何也 匹夫行 故匹夫稱

之也 其匹夫行奈何 陳侯意獵淫獵于蔡與

蔡人爭禽 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 而殺之 淫

謂自放恣 何以知其是陳君也 兩下相殺不

道 兩大夫相殺 其不地於蔡也 言在蔡故 九

三傳

大穀經桓公

大穀經桓公

月丁卯子同生 疑故志之 莊公明文姜注于

時曰同乎人也 時人僉曰齊侯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其不言邾咸丘何也

據襄元年圍 疾其以火攻也 不繫於國者欲

焚國 夏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其名何

也 失國也 失國則其以朝言之 何也 嘗以諸

侯與之接矣 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 待之以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冬事也 春與之志不時

也 大王使家父來聘 夏五月丁丑烝 烝冬事

也 春夏與之黷爭也 志不敬也 秋伐邾 冬十

月雨雪 禮月令曰孟冬行 祭公來 遂逆王后

于紀 祭公案內諸侯為天子三公者 祭公逆

也 其不言使焉何也 不正其以宗廟之大

事 卽謀於我 故弗與使也 將天子命祭公蒞

中后者 便逆 遂繼事之辭也 其曰遂逆王后

之 不復及命 遂繼事之辭也 其曰遂逆王后

外王命之 則成矣 紀女為后 則已成 王后不

如諸侯入國乃 祭公或說是

三傳

大穀經桓公

大穀經桓公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季姜桓王后書字者

為之中者 歸之也 中謂國 夏四月秋七月冬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朝不言使言使非

正也 使世子 伉諸侯之禮 而來朝 曹伯失正

矣 諸侯相見曰朝 以待人父之道 待人之子

以內為失正矣 內失正 曹伯失正 世子可以

已矣 則是故命也 且子曰夫已多乎 道也 止

曹伯使朝之命 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愆 世子

無苟從之咎 魯無失正之譏 三者正則合道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桓無王其曰

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夏五月葬曹桓公秋

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弗遇者志不相得也

弗內辭也借會者衛魯至桃丘而衛不來故

會者衛謂言衛侯不遇則若衛侯不蒙魯公之接故云後趾也

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來戰者則定

之戰也先已結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兩敵

戰春秋不以內敵外言戰則敗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

者為內諱也不言其人者謂不稱公也不言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

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

月宋人執祭仲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

貶之也惡其執人權突歸于鄭曰突賤之也

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

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易辭言

鄭勿出奔衛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

也鄭忽世子而臣稱忽也君雖葬而國于未

也鄭忽亦宜稱于鄭則鄭先君未葬亦不

三傳

天穀梁桓公

千元二六

三傳

天穀梁桓公

主三三

得成君計鄭忽父雖葬諱仍未踰年於例宜

合稱此年書名表失其國十五年稱世王

大夫之未命者也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鍾

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闕魯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

盟于曲池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

盟于穀丘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躒卒陳厲公

會宋公于龜龜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

魚魚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丙戌

衛侯晉卒再稱日決日義也明二事皆當日

文也月則不然縱有兩事合月但舉一月以包之十有二月及鄭師

伐宋丁未戰于宋非與所與伐戰也責不言

與鄭戰耻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

其可道者也於伐宋而與鄭戰內敗也戰輕

魯又與其所與伐者戰也蓋責與人同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

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未葬而嗣于稱侯以出其夫禮明矣宋陳鄭

于而衛稱侯隨其所以自稱者以善之得失自見矣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無冰時燠也夏五鄭伯使其弟禦來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曰前定之盟不日在言信非結於今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

疾謂激揚之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安體形立乎定矣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之錄秋八月壬申禦廩災乙亥嘗禦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其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乘而內之三宮

三傳

六教梁指公

王十

三傳

官米而藏之禦廩何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是親春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兼甸之事壬申禦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王十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以不以其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文九年三伯來求金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讓奪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及正也許叔入于許大夫出奔反以好歸以惡入

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許叔宜立而進無正命退非父授故不許日歸同公會齊侯于蒿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休曰桓公行惡而三秋九月鄭伯突入于人與朝事之故夾秋之標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

六教梁指公

王十

鄭鄭氏及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鄭氏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

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

公至自伐鄭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喜歸

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不奉王命重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及邾儀父盟于越越魯地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郎內諱敗舉其可道

者也戰耻大不言其人以吾敗也言人則微

者其取又其故言師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公親帥之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

自陳歸于蔡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

焉陳以祭已葬蔡桓侯及宋人衛人伐邾冬

十月朔日有食之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既

也盡朔一日至明日

食是月三日食也

三傳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此年魯公

始桓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本與夫人俱

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仇弗稱數也夫人之會

外也薨稱公舉上也公五等之上其外諸侯

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葬我君接上下也言

君葬國上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

也不書踰國而誅于是也禮君父之尊不與

而後舉諡證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

以會矣桓無此三者而出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弑君

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

則子不忍即位也三月夫人孫于齊哀姜有

三傳

三傳

三傳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侯伐衛。齊受天子罪人

與同其理危也。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

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夏

四月葬宋莊公。月葬故也。五月葬桓王。傳曰

改葬也。非改葬也。傳言改葬。喪踰七年已行

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改葬之禮。其服唯輕

或曰。卻尸以求諸侯。停尸七年以求諸

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

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

三傳

天敘祭莊公

天

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京師去魯不遠

踰旬而至。史不志崩。則亂可知。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

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毋之子也。可。天之子也。

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王者尊故

人卑。故稱毋子。天則感生者。衆言天。足以兼

父。不得云子。而曰天子。衆人或知毋而不

知父。故云毋子。下不云父子也。其曰王者民

之所歸往也。秋紀季以鄒入于齊。紀侯鄭。紀

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鄒事齊也。入者。內弗受

也。齊受人之邑。而滅人之國。故於義不可受也。冬。公次于郎。次。止

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畏齊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饗甚

矣。非禮。尤甚。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三月。紀伯姬

卒。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

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夏。齊侯陳侯

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不遺一

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

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

使小人加乎君子。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三傳

天敘祭莊公

无

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

故隱而葬之。隱。獨。秋七月。冬。公沒齊人狩于

郕。郕。齊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

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

釋。刺釋怨也。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師而曰如。

衆也。齊師衆大如國。不可言如齊侯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

竟。非禮也。秋。邢黎來來朝。邢。國也。黎。來。微國

之君。未爵命者也。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

人伐衛。納惠公朔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

玉不欲忘那也

六年春王二月。王人子突救衛。諸侯不奉王命

衛於義善故重子突功不立故著其危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

也。王人卑者當直稱王人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加名以貴之善

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

之命也。不與諸侯得納王之命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

三傳

六穀梁恭

手五五

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

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名絕之也。秋公至

自伐衛。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

見公之惡事之成也。蠓冬齊人來歸衛實以

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

惡戰則殺矣。若衛自歸實於齊過然後與我齊首其事則我與王人戰罪差

減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地。防地婦人不會

會。非正也。夏四月辛卯。昔。彗星不見。夜中星

隕如雨。彗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之

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

如用是夜中與。星隕而雨必驟春秋著以

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者。為

也。幾微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

矣。其不曰彗星之隕何也。我知彗星之不見

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

再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

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解經不得言雨星而言隕星也秋大

三傳

六穀梁恭

手五五

水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無麥苗。麥苗同時也

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地。

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次止

也。俟待也。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

振振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

終。以嚴整終事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

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

戰者不死。雖實攻虛蓋死者不亡。義存君親

解經之體曲折精神

此說以不得養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其曰降于齊

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郕同姓之國而與齊伐之是用

師之過也故使若齊無武功而自降秋師還還者事未畢也

遷也齊已降而以未畢為文者蓋冬十有一

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大夫弒其君以

國氏者嫌也弒而伐之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之摯失嫌也稱人以

殺大夫殺有罪也公及齊大夫盟于豎豎魯地

公不及大夫齊國無君要當有任其盟故不得不以權通大夫不

名無君也齊無君故大夫不名盟納于糾也不日其盟

渝也嬰盟立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

不納故惡內也夏公伐齊納糾不言于糾而直云糾者盟

擊在於魯故擊之也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

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諱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齊怨屢會仇讎一

夫出奔及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責魯臣于其餘不復讓也齊小白入于齊大

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

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

三傳

不殺莊公

至元三十

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

惡之也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

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不言及者主名內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言子糾者明齊地其宜貴為君外不言

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

殺之云爾言魯不能救護也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

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

糾以公為病矣矣浚洙浚洙者深洙也著力

不足也畏齊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不日疑戰也

疑戰者言不尅日而戰以詐相襲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勝內

在二月公侵宋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

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

三月宋人遷宿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

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謂自夏不

月齊師宋師次于郎次止也畏我也公敗宋

師于乘丘魯地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

也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蔡地以蔡侯獻武歸

三傳

不殺莊公

至元三十五

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也何為狄之聖

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

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中國

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

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

愈乎執也為中國諱見十月齊師滅譚譚

子本首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凡書奔者

也責不死社稷不言出者國滅無所出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

鄆魯地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

結日列陳不以詐相獲宋萬之獲也獲宋萬

得敗師之道故曰成也而經不

書者此秋宋大水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

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其志過我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鄰國而曰歸

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

故言歸焉爾襄公豺狼未可開信桓公既立

于鄰魯喜其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

女得申其志

君捷宋公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

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開也仇牧扞

故見殺也桓二年傳曰臣既死君不忍

辨其名今仇牧書名則知宋君先弑冬十

月宋萬出奔陳宋久不討賊致令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

杏北杏是齊侯宋公也其日人何也始疑之

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

言諸侯將權時推辭也稱人言非王命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

也其不日微國也秋七月公會齊侯盟于

柯曹刺之盟也信齊侯也曹刺之盟桓盟雖

內與不日信也公盟例日外諸侯盟例不日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

宋會事之成也伐事已成秋七月荆入蔡荆

者楚也其日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

不如名名不如字冬單伯會齊侯鄭伯于鄆

鄭衛復同會也諸侯欲推以為伯故

復同會于此以謀之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復同會也為欲推桓為伯故復會於此夏夫人姜氏如齊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秋宋人齊人

邾人伐郕宋主兵政序齊上也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

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幽宋地

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察一疑之

也諸侯同共推桓而齊與齊離外內諸侯同疑公以著一疑公不知可事齊乎不可事齊乎故云

疑也公以著邾子克卒其曰子進之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人者燬辭也以人執

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

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

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末謂逃來鄭詹鄭之佞人

也夏齊人殲于遂殲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

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

遂其猶存遂也以其能殺齊成存遂柰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

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狎猶輕也秋鄭詹自

齊逃來逃義曰逃齊稱人以執是說有罪也執得其罪故曰義也今而逃之是

逃義也冬多麋京房易傳曰麋正作淫為火不明則剛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言日不言朔

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

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

子朝日諸侯朝朔夏公追戎于濟西其不言

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遷於我

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

秋有戴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戴一有一亡曰

有戴射人者也齊國無是言不常也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

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媵淺事也不志

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魯實使公子結要二國未嘗得盟與不故以媵婦為名何以見其得盟則盟不則止此行有辭也

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

事遂乎國重無說以輕遂重無他與其說故知辟要盟耳其曰陳

人之婦略之也略言陳人之婦其不日數渝

者其不言來於外也。言於穀朝公也。朝於廟正也。於

外非正也。秋丹桓宮楹禮。天子諸侯踴望大

夫倉士韃丹楹非禮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

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降心

親與之盟實有弘濟之功而魯得免於罪臣

子所慶莫重於此時事所重故特謹日以書

也。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禮。天子之楹

斲之。磐之加密石焉。以新石磨之。諸侯之楹斲之

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楹非正也。夫人所

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

以飾夫人非正也。本非宗廟之宜將刻桓宮

楹。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而謂之桓

宮以極見殺於齊而飾其宗葬曹莊公夏公

如齊逆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

正其親迎於齊也。秋公至自齊。迎者行見諸

舍見諸。諸之也。言諸先至非正也。八月丁丑

夫人姜氏入。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

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

禮

大穀梁莊公

早一列二二九

禮

大穀梁莊公

聖一列二二九

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

受也。薦進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同宗大

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

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誓。羔。馬。雉。脰。婦人之

誓。棗。栗。鍛。修。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

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

公也。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

正也。徐乾曰郭公郭國之君也。名赤蓋不能

治其國舍而歸于曹。不直言赤復云郭

公者若曰赤者郭公也是諸侯失國之例。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其不名何也。

天子之命大夫也。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

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言日言朔。

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

五麾。陳五兵五鼓。麾旌幟也。五兵諸侯置三

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

也。凡有聲皆陽也。伯如歸三柝。其不言逆何

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秋大水。鼓用牲于

社于門。門國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

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

衆。救日以鼓兵者謂伐鼓以責陰。陳兵示禦。衆像救水以鼓衆者謂擊鼓聚衆也。皆所以發揚也。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

大夫。言大夫而不稱名。無命大夫也。無命

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為曹羈崇也。羈氏曰曹無歸處。曹自殺大夫。何以知是羈也。羈曹之賢大夫也。曹伯不用其言。乃使出奔他國。終

於受戮。故君子惡之。曹羈三諫不從者。是公羊之說也。秋。公會宋人齊

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莊公女。夏。六

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同者

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

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

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

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

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秋。公子友如

陳。葬原仲。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

葬。諱出奔也。言季子友奔內難而出。以葬原仲。仲為龍慶父之嬖。季子素知季子出則殊其文。人則貴之。稱季子。明其無罪。故知辟難也。冬。祀伯姬來。昔

慶來逆叔姬。諸侯之嫁于大夫。主大夫以

與之。君不敵臣。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

夫婦之稱也。接內。謂與君為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衛地。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

齊人戰。衛人敗績。於伐與戰。安戰也。問在何處戰。

衛師在衛國之都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

之也。何為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

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

不人衛也。齊桓未能信若鄰國。故師稱人以

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

言及也。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

人輕而師重。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秋。荆伐鄭。荆

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公會齊人宋人救

鄭。善救鄭也。冬。築微。微。魯山林。藪澤之利所

也。

也。

也。

補

未教養莊公

望

補

不教養莊公

望

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虞典禽獸之官置

與民共利也。大無麥禾。大者有顧之辭也。經言大

者謂一災不書待冬無禾然後并錄無麥禾

經大無禾於是顧錄無麥其意亦謂待無

禾然後顧錄無麥故云大是也莊七年秋大

水無麥苗麥苗同時也是麥與黍稷之苗同

禾自死不由水旱是也。不言饑者雖

無麥禾得滅孫之告糴不至饑也。於無禾

及無麥也。滅孫辰告糴于齊。國無三年之畜

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請也

糴糴也不正。故舉滅孫辰以為私行也。為內

不稱使使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

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

粟諸侯相歸粟。正也。滅孫辰告糴于齊。告然

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

禘。敗謂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

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

言如為內諱也。

二十九年春。新延廩。延廩者法廩也。邦國六開

廩一開言法廩者其言新有故也。有故何為

六開之舊制也。

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

力。則功繁。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

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廩。以其用民力

為已悉矣。夏鄭人侵許。秋有蜚。穀梁說曰蜚

之氣所生也。象君臣淫法有臭惡之行。一有一亡曰有。冬十有

二月。紀叔姬卒。繫之紀賈城諸及防。皆魯

城也。以大及小也。傳例曰凡城之志皆譏。今

農役耳。不謂作城無譏。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次止也。有畏也。

欲救鄭而不能也。不言公。耻不能救鄭也。齊

秋七月。齊人降鄆。降猶下也。鄆紀之遺邑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閉紀之

亡也。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

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非禮。冬。公及齊侯遇于魯

濟。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齊人伐

山戎。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

山戎也。山戎故稱人其愛之何也。桓內無

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

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

分子也。燕周大保召康公之後成子。貢職不

至。山戎為之伐矣。言由山戎為害伐擊。燕使之隔絕於周室。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

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齊侯來獻捷者。內

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齊桓內救

夷狄。親倚之情。不以齊為異。獻戎捷。軍得曰

捷戎捷也。齊桓經魯界。故使人獻捷。不入國

也。信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宋是秋

中國。故捷不繫國。戎是夷狄。故繫之戎也。秋

築臺于秦。秦魯地。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

之利。且財盡。則怨於益。則怨君子。危之。故謹

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

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

開。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

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議公依倚齊桓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魯地。夏。宋公齊侯遇于

梁丘。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

徐遷曰。蘇也。今胡。直也。齊。山戎。魯。胡且也。

不繫國事

里下廿五

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

不遇。大齊桓也。辭所遇。謂八百里開。辭必

辭遠。遇。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大夫不日卒

何也。牙非公弟。弟不言弟。八月。癸亥。公薨于

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

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者齊

未。于般卒。在喪。故稱于般其名也。子卒。日。正

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見。繼弒者也。不待

而顯。公子慶父如齊。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

莫如深。深則隱。深。謂君弒。賊奔。隱。痛之。至

有所見。莫如深也。閔公不書即位。見子

刑。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

父也。兄尊之。非君也。未。諭。繼之。如君父也者。

受國焉爾。齊人救邢。善救邢也。夏六月。辛酉。

葬我君莊公。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

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

不繫國事

里下廿五

慶父孟孫氏非仲孫也差氏得之

洛姑齊地盟納季子也季子來歸其曰季子

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季子賢大夫以寵懼其遂去不反今得其齊仲孫來其曰齊

仲孫外之也魯絕之故繫之于齊齊仲孫其

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公子慶父其言齊

以累桓也繫仲孫於齊言相容柳有罪慶父

容赦有罪故繫慶父於齊是惡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

莊公三年刑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遠

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莊公薨至此方二秋八月辛丑公薨不地故

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凡君葬賦討

者不以討母葬子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孫

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公子慶父出奔其

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又云慶父不復

罪重不齊高子來盟其曰來喜之也其曰

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

齊桓不救蓋保其滅而臣之以為功也伯術也

齊侯使高子也桓公遣高侯立僖公以存魯

十有二月狄入衛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為

狄救中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兼不及其眾

則是棄其師也長謂高克也高克好利不顧

之以道危國亡師之本

大穀梁傳以公 四九 三六

三傳

僖公

穀梁二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齊師宋

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救不言次。言次非救

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錄其本意是

齊侯與。怪其稱師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

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

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

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救不及事。稱揚夏六

月邢遷于夷儀。辟狄難夷儀邢地。遷者猶得其國家

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非若宋人遷

宋師曹師城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

美齊侯之功也。是向聶北之師。當言遂。今復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夫人薨不地。故也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

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齊人實以夫人歸。故

行。至夷。過疾而薨。然其以歸薨之也。後殺之

今經書魯文在上。是加喪之文也。楚人伐鄭。

諱齊人以我夫人救之。故加喪文。

待其亡而
存之不若
故於未亡
之先此屬
者欲顯其
功名齊仲
之諱也

三傳

不殺齊侯

十一

國轉惡太與中。國極
斷。故不復州舉之。八月。公會齊侯宋公師

伯曹伯邾人于榿。榿宋地。九月。公敗邾師于

郟。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冬。十

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挈。言

無大夫。其曰莒挈。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

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詒。欺給

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挈曰。吾二人不相讒。士

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

孟勞。孟勞者。魯之實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

則何以惡乎。給也。曰棄師之道也。十有二月

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其不言姜。以其殺

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

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

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

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

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

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夏五

月。鄭伯克段于鄢。殺之。其言克。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夏五

三傳

六卷齊侯

二

二

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夏陽。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號之塞邑也。其地險塞。故二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府。而置之外廩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殫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公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

六穀 卷第十

三 五三

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望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至也。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楚人侵鄭。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徐人取舒。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檟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冬。公子季友如齊。在盟。莅者位也。盟誓之言。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楚人伐鄭。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六穀 卷第十

四 四八

想公言
之
後
信

三傳

卷四十五

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

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為知所侵也。

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伐楚，次于陘。

遂繼事也。次，止也。夏，許男新臣卒。諸侯死于

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為不地。內，桓師

也。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楚屈完來盟于

師，盟于召陵。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

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

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

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來者內辭也。內，于師前

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

也。屈完來盟，桓公退于召陵，是屈完得志也。其本志，屈完得志，則桓公不得志。以桓

公得志為僅矣。楚子不來，屈完受盟，辭又不

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

南征不反，善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

曰：善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

問諸江。齊人執陳袁濤塗。齊人者，齊侯也。其

人之何也。於是嗟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

大經卷四十五

五

五傳

而執也。秋，及，江人苦人伐陳，不言其人及之

者何。內師也。文承前，江人執濤塗之下，即云及

師。八月，公至自伐楚。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

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

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目，晉侯斥殺，惡晉

侯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既嫁，不踰竟，踰

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

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

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

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參，譏也。

謂伯姬也。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及

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

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

子世天下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無中事

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

大經卷四十五

木

殺於此議
論國建國
所大夫保

三傳

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舍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

天裝卷傳公

七

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鄭伯逃歸不盟。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執不言所於地。縊於晉也。時虞已包襄屬於晉。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辭也。君故稱公。其猶下執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服命而執其君。虞統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

亡。號而明日亡。虞矣。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

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善救許也。冬公至自伐鄭。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鄭叛中國。外心事楚成。遂討得其罪。鄭人服從。遂使世子聽命。是其大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秋七月公會

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衣裳之會也。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之先諸侯何也。

貴王命也。朝服雖幣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同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以

重是盟也。故以重言乞者。處重所而請與。

三傳

天裝卷傳公

八

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以重是盟也。故以重言乞者。處重所而請與。

若祭日乃血而與之亦不甚明

也言乞知不自來蓋為之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

大廟用致夫人左氏以夫人為哀姜因禘祭而致之於廟公羊以為倍公

本服楚女為嫡取齊女為媵齊女先至遂齊公使立之為夫人故因禘祭而見於廟此傳則以夫人為成風致之者謂致之於太廟立之以為夫人徐維傳之文知是成風也

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

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

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

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

宗廟臨之而後貶焉無貶君之義故于太廟去夫人氏姓以明君

之非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秦人刺成風之謫不言夫人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

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天

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

也禮極在堂上孤無外事今皆殯而出會以

宋子為無衰矣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內女也

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詐嫁并而字之死

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

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

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詩加

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也謂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

事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

-5 158 35 470" data-label="Text">

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

三傳

息開也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

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

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

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弑者

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

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

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

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

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

六穀集傳

十三

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
 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
 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
 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
 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
 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
 田而不在麗姬以醜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
 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
 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
 而地竟起也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
 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
 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
 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
 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
 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
 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
 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
 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處麗姬
又謂重

平地堂文
 曰大雨雪
 雖時亦異
 也

耳故以託里
 克使保全之勿暱而死故里克所為弑者為
 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秋七月冬大
 雨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稱國以殺罪
 累上也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
 八月大雩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
 旱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
 黃黃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林
 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
 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
 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
 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
 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兵車
 之會也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地邑公羊以為杞國
為之城左氏以為淮夷為徐昔齊滅故諸侯
病杞故齊桓為之城其曰諸侯散辭也

諸侯無小大之度是各聚而曰散何也諸侯

自欲城無一之者言諸侯城則非仙者

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之為可知也齊桓德

衰所以夏六月季姬及縉子遇于防使縉子

來朝遇者同謀也左傳曰縉季姬來幸公怒

使來朝此來朝者來請已也已為妻朝不

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縉子也秋八月辛卯

沙鹿崩林屬於山為鹿鹿山沙山名也無崩

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狄侵鄭冬

蔡侯胎卒諸侯時卒惡之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

牡丘兵車之會也遂次于匡遂繼事也次止

也有畏也楚畏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

徐皆遣大夫將兵救徐善救徐也夏五月日

有食之夜不言日不言秋七月齊師曹師伐

厲八月螽蟊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九月

公至自會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而此季姬

歸于縉已如晦震夷伯之廟晦冥也震雷也

大義卷第公

三十一

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

廟明夷伯之廟週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

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

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冬宋人伐曹楚人

敗徐于婁林徐地夷狄相敗志夷狄相敗志

言此以明之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

戰于韓獲晉侯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

未敗而君獲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劉向

類也五陽數也象陰而陽行將致墜落

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既隕後乃

散辭也耳治也隕石記聞也聞其墜然視之

隕石先以耳聞故言先言隕也耳治也者謂

目見故先言數是各以聞見先後為次是月

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劉向日鷁

行必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若不言是月則

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退飛

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鷁子曰石無知之物鷁

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

大義卷第公

南

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鵠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鵠之辭不說則王道不元矣不遠微細故民所聚曰都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夏四月丙申繒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大夫日卒正也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兵車之會也

三傳
大義卷之六
五
九
八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莒氏夏滅項魏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已之不可以滅也輔義不可滅人之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疾其初為惡之善善樂其終則始有善事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九月公至自會桓公不致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著陳兵車又以滅項往會既非踰年乃反故往還皆月以

危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虛國謂齊無公以國氏者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非伐喪也夏師救齊善救齊也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戰不言伐客不言及惡宋也何休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欲與霸事而伐喪於禮尤及及與其交以宋及齊狄救齊善救齊也

三傳
大義卷之六
五
九
八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繒子會盟于邾已西邾人執繒子用之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餌社也師

此論書法
羊曰魚爛
而亡從中
其亡明公
自二然後
記也惟其
通而不足
而然亡則
有以之者
以祭社器

以祭社器 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
人祭人鄭人盟于齊會無主名內平者也西
日地於齊梁亡自亡也國稱公外平者也任預
齊亦與盟梁亡自亡也酒淫於色心昏
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
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酒不足道也梁亡
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
惡正也正謂政教仲尼修春秋亦有改舊義
惡者其梁以自滅為文鄭棄其師之文是因
史之文也故傳云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鄭棄其師惡其長也長謂

三傳
大穀梁傳公
七
三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作為也有加其度也使大
言新有故也非作也責其改南門者法門也
所出入夏郟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謂之
新宮則近為禱宮言閔公非魯公之以謚言
之則如疏之然故不言閔宮以是為閔宮也
此在觀頭之間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
邢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
救齊十八年邢人狄楚人伐隨隨國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

上宋為盟主故序夏大旱旱時正也時非一
月之專故書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
男曹伯會于零地執宋公以伐宋以重辭
也國之所重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楚稱人為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
楚捷於宋也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
薄會零之釋宋公會者外為主焉爾外釋不
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日之也不言
楚不與楚專釋也春秋以執之為罪不以釋

三傳
大穀梁傳公
八
三

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
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地
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
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
謂不言魯之主名也冬十有一月巳巳朔宋
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日事遇朔日朔
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
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

較此論
關津暢衍

三傳

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為復雠之耻也。前年中下公為楚以執雠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也。滕子園曹為雠之曾不顧其力之不足而攻楚。成王愛人而不親則及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及其知。過而不改又之。復又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與國也。則以世無道也。豈曰以報其耻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及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若要而擊之必可破非僥倖也。子及當為子夷。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須其出險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及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衆敗之外傷焉。若疾其位而不道。以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也。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

六教祭信公

九 五三二

三傳

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道有時事有勢。何貴於道。貴合於夫之循介。徒蒙耻於夷狄焉。宋公守匹識大通之方。至道之術哉。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閔。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前十八年宋伐齊之喪是惡也。今齊乘勝而報是以惡報惡也。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公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莊二十七年。稱伯今稱子。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王之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王繼鄭。不敢有之以為國。晉侯夷吾卒。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以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非正

六教祭信公

十 五三三

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宋殺其大

夫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孔子

孔子累於宋殤公而死今竹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秋楚人

圍陳納頓于于頓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

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于者陳也使納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首

慶盟于洮首無大夫其曰首慶何也以公之

會目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首于衛甯速

盟于向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

莒子可以言會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

至薊弗及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

正也至薊急辭也以急辭言之弗及者弗與

也弗與可以及而不敢及也長齊其侵也曰

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言師弗

及丙辭也弗及者若曰我自不夏齊人伐我

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乞重辭也

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

三傳

大穀梁傳公

主一五二五

三傳

大穀梁傳公

主一五二五

戰不必勝故重之也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冬楚

人伐宋圍閔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

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楚人出

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師為魯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

非其正也難民下死地以公至自伐齊惡事

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以蠻夷之師伐

深怨危亡之道鄰近大國招禍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

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

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人

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

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

也據宋不能量敵疆弱致師敗身傷故讓之

其於信義實未有所闕而楚復圍之故取楚子

也宋得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與盟

宋圍解可知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稱晉侯

忌也。曹衛並有宿怨于晉。君子不念舊惡，故再稱晉侯以刺之。公子買戍

衛不卒戍刺之。刺殺也。時諱股大夫，故謂之刺。先名後刺，殺

有罪也。公子啓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

卒而不卒，讓在公子也。刺之可也。公子啓晉大夫，楚

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

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

執曹伯，惡晉侯也。昇，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

晉侯昇宋公也。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

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

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子于踐土。衛侯出奔，

更立君，非王命。未成君，故曰子。諱會天王也。陳侯如會，如會

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受命于會，非京師朝。六月，衛

所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師朝。六月，衛

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自楚有奉焉爾。復者

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非鄭

人罪，故出奔，不名。惡其藉楚之九，故入名，以表失國。衛元咺出奔晉。陳

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

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

主傳

天殺蔡公

至 初二六

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首子、邾子、秦人于溫

陳稱子。復致天子。天王守于河陽，陽

在表也。諱會天王也。天子有巡守之禮，故以自行為文。為若將

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

山，南為陽。溫，河陽也。壬申，公朝于王所。朝於

廟，禮也。於外，非禮也。諸侯朝王，王必於宗廟受之。有蓋欲尊祖，禮共

其。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

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主善以內，謂公

朝于王所，目惡以外，言再致天子。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

子。若公朝于廟，則當言公如京師而令言公朝是逆常之辭。雖逆常而曰公朝，王所是尊天

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

之大天子也。溫，河陽同耳。小諸侯故以一邑言之。天子故以廣大言之。

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

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真

矣。以臣召君，俱例上下。日不繫於月，猶諸侯不宗于天子。晉人執衛侯

歸之于京師。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

王命於衛也。伯者以王命討衛，故曰不外王命。歸之于京師

緩辭也。斷在京師也。辭，問容之。衛元咺自晉

緩辭也。斷在京師也。衛元咺自晉

主傳

天殺蔡公

至 初二六

復歸于衛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
歸者歸其所也遂繼事也曹伯襄復歸于曹
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
通王命也身未及國因會于許師遂會諸侯
圍許遂繼事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國也葛盧微國之
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公至自圍許夏六
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
盟于翟泉何休云晉文德衰故微者往會秋大雨雹冬介葛

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
咺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元咺之罪于伯若君思之使人殺之而後入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
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及公子瑕公
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衛侯鄭歸于衛晉人
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主傳

入穀梁傳公

五 六十一

主傳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
也准夏四月不時也如春也四卜非禮也免牲
者為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
免牛亦然全曰牲傷曰牛牛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乃者亡乎人
之辭也亡乎人若曰無賢人也猶者可以已
之辭也望郊之細也秋七月冬杞伯姬來
求婦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
也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於帝丘衛地

入穀梁傳公

五 六十一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僖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
侯重耳卒晉自莊公已前不書于春秋又不
邈邈之曰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又鄭忽之
後有子廩子儀且事出記傳而經所無殊多
不告故不書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倘
福不以相屬則它國之史無由得書故告命
之事絕則記注之文闕
此蓋內外相與之常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滑國也齊侯
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
秦師于殽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

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虜國。言虛國。言無備。故進

不能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

之別。秦之為狄。自殺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

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

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

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

於敵之巖陰之下。其處險隘。一人我將尸女

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

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

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晉人

與姜戎要而擊之。殺匹馬。傷輪無友者。傷輪

之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

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癸巳葬晉文

公。日葬。危不得葬也。狄侵齊。公伐邾。取皆獲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地。冬。十

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

小寢。內。非路寢。信公雖辛。而及於婦人之毛。隕霜

不殺草。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

大穀梁傳公

辛 五

輕也。重謂政也。輕謂草也。輕者李梅實實之

為言猶實也。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繼正謂

也。隱去即位以見讓。桓書即位示安忍。莊閔傳不言即位皆繼統。二月癸亥

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葬曰會。言會

之辭。其志重天子之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

君僖公。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

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

之矣。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禮有受命。無來

錫命。錫命非正也。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

師。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禮。卿不

侯。春秋以尊魯內卿大夫。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

臣弒其君髡。商臣。繆王也。髡。文日髡之卒。所

以謹。商臣之弒也。夷狄不言正不正。公孫敖

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彭衙

秦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作為也。為僖公

大穀梁傳公

庚 九

主也。為僖公廟立主喪主於虞。禮平日而葬

謂之日虞吉主於練。期而小祥作僖公主議

其後也。僖公薨至此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

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禮視

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三月乙巳及晉處父

盟不言公處父仇也。為公諱也。諱公與大夫

如晉使若與其君盟如經言和何以知其與

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耻也

出不書及不致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

三傳
大穀梁文公
元 一 九 六

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斂。內大夫可以會外

諸侯。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時而

言不雨。文不憂雨也。僖公愛民歷一時輒書

書是不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八月丁卯大

勤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八月丁卯大

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裕也。時三年之喪未

明。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袷嘗。袷祭者。毀廟

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

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僖公閔公

公升僖公之上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

為巨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以先君

三傳
大穀梁文公
辛 一 九 七

猶子不可以先父。故

以昭穆父祖為喻。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

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

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

尊尊。此春秋之義也。著袷嘗者。謂以大事言

嘗連言者。必在秋。故連嘗言之。先親而後

祖。親謂僖公。祖為閔公也。僖繼閔而立。猶子

昭穆。祖父為喻。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喪制未畢而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

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叔服也

此不卒者也。外大夫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

我卒之也。會葬在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秦人伐晉。秋。楚人

圍江。雨。益于宋。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

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禾稼既盡。又食屋

於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冬。公如晉。十有二

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

江。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

以救江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其曰婦姜為

其禮成乎齊也婦禮成于齊故其逆者誰也

親逆而稱媿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皆謂

辭問者以使大夫逆例稱女而今稱婦曰公

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責曰婦有

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

也夫人與有貶也夫人能以禮自防則夫婦

與焉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

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傳

左傳

婦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期舍一事也

期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

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君子原情不責期以

早成風未葬而舍已晚已晚巴彌故二月辛亥葬

我小君成風王使毛伯來會葬會葬之禮於

鄙上從竟至墓王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都

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

大戴梁文公

圭 方 三 言

左傳

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驪雖卒冬十月公子逆

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稱國以

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共以累上之辭言之

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聞下聞則上聞

聞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柰

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

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

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

其不可乎仁者側隱不和襄公曰諾謂夜姑

大戴梁文公

圭 方 三 言

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稱處父語以

也漏言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侍

在鄙上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親殺者夜

罪在君也故稱君以殺故士造辟而言詭辭

而出辟君也詭辭而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

無亂其德此士對君晉狐夜姑出奔狄閏月

不告月猶朝于廟天子以十二月朔改班告

也于尊事先君不敢自專不告月者何也不告

朔也也事畢感月始而朝必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

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問是積穀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不數所猶之為言。可以已也。然然後三望告朔。大而行之。細故讓之。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

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信二

年公已伐邾。取須句。遂城郛。遂繼事也。自伐邾夏四月。

宋公子臣卒。宋人殺其大夫稱人以殺。誅有

罪也。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

秦。不言出在外也。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謂止也。為將而奔。故曰逃軍。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

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其曰諸侯略之也。晉侯大夫受盟。既以喪聚。又取二邑。為諸侯所購。不得序于會。齊伐莒。公孫

敖如莒。莒盟。莒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

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

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衡雍地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暴地公孫敖如京

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歸父有罪。之者歸父殺嫡立庶。宜世不長。魯人逐之。實得其罪。但惡成公逐父之使耳。不言歸父無罪。魯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輕慢。宋司城來奔。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

舉其接我也。以是來奔之始。故發之。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車猶可。求金甚矣。不稱未君也。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二月。叔孫得臣

如京師。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辛丑葬襄王。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

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晉人

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自齊。單以尊致病文公也。夫人行例不致。乃以君禮致。刺公寵之過。晉人殺

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歸父有罪。之者歸父殺嫡立庶。宜世不長。魯人逐之。實得其罪。但惡成公逐父之使耳。不言歸父無罪。

魯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輕慢。

宋司城來奔。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

舉其接我也。以是來奔之始。故發之。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車猶可。求金甚矣。不稱未君也。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二月。叔孫得臣

如京師。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辛丑葬襄王。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

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晉人

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自齊。單以尊致病文公也。夫人行例不致。乃以君禮致。刺公寵之過。晉人殺

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歸父有罪。之者歸父殺嫡立庶。宜世不長。魯人逐之。實得其罪。但惡成公逐父之使耳。不言歸父無罪。

魯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輕慢。

宋司城來奔。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

舉其接我也。以是來奔之始。故發之。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車猶可。求金甚矣。不稱未君也。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二月。叔孫得臣

如京師。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辛丑葬襄王。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

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晉人

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自齊。單以尊致病文公也。夫人行例不致。乃以君禮致。刺公寵之過。晉人殺

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稱人以殺誅有罪也

鄭父累也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

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

月癸酉地震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

日之也冬楚子使款來聘楚無大夫其曰款

何也以其來我喪之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

之襖秦人弗夫人也言秦人弗以成風為即

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見不以妾葬曹其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

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再至于秋七月歷時

而言不再交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

也及蘇子盟于女粟蘇子周冬狄侵宋楚子

蔡侯次于厥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夏叔彭生會晉御缺于

承匡承匡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不言帥師

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尺而曰敗

何也以衆焉言之也言其力足以敵衆傳曰長狄也

弟兄三人佚宕中國佚猶瓦石不能害肌膚

不能虧損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

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然則何為

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

獲為內諱也不重創恤病也不禽二毛敬老

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

也公羊傳云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三者之魯

叔孫得臣殺之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杞伯來朝傳二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其日子

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

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

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

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言及秦晉之戰已

亟故略之也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稱帥

師言有難釋其帥師之意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

子遂條卒。自正月不再至。于秋七月大室屋

壞。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

世室也。周公曰大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伯禽曰大

室。羣公曰宮。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

禮宗廟之事。君親割牲。夫人親春。春祭盛。敬

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

志不敬也。極稱言屋壞不復依違其文。冬。公如晉。衛侯會

公子伋。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還自晉。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鄭伯會

公子棐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昭

公。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

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同者有同也

同外楚也。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之為

言猶弗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環字干

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邪入其規中也。公至自會。晉人納

捷。留于邾。弗克納。是邾克也。其曰人。何也。微

六 教業文公

毛 三 五 六

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自乘。縣地千里。避宋

鄭。勝。賈人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變人之主。謂時

邾已立。獲且邾小國。而至城下。然後知。何知

之晚也。勞師速決。乃至城下。邾以弗克納。未

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非力不足

苗。晉出也。獲且齊出也。妹之獲且正也。捷

苗不正也。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奔大夫

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

其地於外也。公孫敖卒于齊之國內。故曰其地於外也。明在他國而卒。公孫

六 教業文公

毛 三 五 六

君舍。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

以重商人之弒也。舍不成君。則商人其不以

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春秋以正治不正

宜立有不正之嫌。商人專權。有當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嫌相代。舍之不

日何也。未成為君也。宋子哀來奔。其曰子哀

失之也。言失其氏族。不知何人。不知是何族姓。冬。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私罪也。單伯淫于齊。齊人

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叔姬既與

夫。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叔姬既與

而經又異執者單伯是天子命大夫魯人遣
送叔姬未至而與之淫王則聞於取人之
魯則失於遣使之宜故經不書叔姬歸于齊
再舉齊執之文者使若異罪然所以為諱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
來盟以華孫奉使出盟為好於我司馬官也

以其官稱無君之辭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

言及者以國與之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

孫敖之喪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單伯至自齊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

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晉卻缺帥師伐蔡

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其曰鄙遠之也

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近也季孫行

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諸侯皆會而公獨不與故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其曰子

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

有罪猶欲其免也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

其邪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

及盟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

也行父出會失辭義無可納故齊侯以正道拒而弗受夏五月公四不

視朔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

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其夷

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不臣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

于師丘復行父之盟也春齊侯不與行父秋盟故復使遂修之

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魯公夫人毀泉臺喪不貳

事貳事緩喪也喪事主哀而復毀泉臺是以喪為緩以文為多

失道矣緩作主躡傳公四不視朔毀泉臺之類公羊以為泉臺者是莊公所築即臺

自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若以夫人

居之而薨者但當莫處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

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

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

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

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臺下非

正也秦伯瑩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

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

人

臣如齊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外而數之也禮大夫為卿介遂與得臣俱為卿是以同倫為

副使故兩言冬十月子卒子赤也諸侯在

卒不日故也故殺也不稱殺詳也夫人姜氏歸于齊惡

宣公也姜氏子赤之母其子被殺故大歸也宣公亦文公之子其母敬嬴惡不奉

姜有不得貶絕而罪惡見者直書姜氏之歸則宣公罪惡不

自見有得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婦者不孤子

之意也言其一人有一人有子三人緩帶共

其禮緩帶者一曰就賢也賢謂年同也宣公

不奉衰妻非此之謂故惡之季孫行父如齊

首弒其君庶其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

故也公子遂如齊逆女不讓喪娶者不待三

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其不言氏喪未畢

故略之也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夫

讓夫人無苛從其曰婦綠姑言之辭也遂

之登故言之之望由上致之也上謂宣公等者謂夏季孫

三傳穀梁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其

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綠姑言之辭

也遂之望由上致之也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

大夫胥甲父于衛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

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是為賂齊也秋邾子

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遂繼事也晉趙盾帥

師救陳善救陳也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

棐林伐鄭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

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

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冬晉趙穿師師侵崇

晉人宋人伐鄭伐鄭所以救宋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

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獲者不與之辭

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

獲不病矣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今存文詳
殺人達志
者魯

三傳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穿弑也盾

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

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暴發觀其辟

九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

而後反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

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

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

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

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於盾

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也

亡不出竟反不討賊受弑君之罪忠不至故

也止以病不知嘗藥受弑父之罪孝不至故

也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

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牛無

傷其口易牛改卜復死乃廢郊禮此事之變

異公羊傳稱改卜者帝牲不吉則引殺牲而

卜之其帝牲在於滌宮三月於殺者唯具視

其身體無災而已不特養於滌宮不言免牛

而云不郊者牛死不行免乃者亡乎人之辭

也議宣公不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

六穀祭宜公

三傳

三傳

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

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

及者內為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

也公伐莒取向伐邾可取向甚矣以義兵討

不用兵以義使平者也故曰猶可也據其討

不直故云我兵也義兵之道不足故傳云猶

可昔人辭不受治也乘義取邑伐莒義兵也

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秦伯稻卒夏六月

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

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

逆子叔姬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

之婚禮主人設几于廟以待迎者諸來者

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高

齊之大夫而今與君接婚姻之禮故叔孫得

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及者及吾子叔

姬也為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高固受使

婦俱歸故書及以明非饋叔姬歸室當以何

來為文高固奉命宜云未聘經總之言來故

六穀祭宜公

三傳

書及為非德。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此帥師也。其不言

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元年

救而今更侵之。趙盾元年稱帥師救陳。今直書名而已。明是惡敗前事。故不與帥師。

四月秋八月。僖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來盟前定也。不言

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

前定之盟。不日。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

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主傳

大殺齊宣公

五

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

復蓋有疾而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大夫受命

以尸將事。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而此雖死復者事

故曰亡乎。晉使不得其人也。畢也。不專公命也。遂以疾反。而加事畢之。辛

已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祭于大廟之日。而仲遂卒。垂

地為若反命而後卒也。先書復後言卒。使若

卒于垂。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為疏

之也。是不卒也。遂與宣公不疏。則無用見

不卒不宣

其不卒也。若書公子則與王卒者。則其卒之

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

喪則去樂卒事。言今壬午猶繹。萬人去籥。猶

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日之享賓也。

萬人去籥。籥管也。以其為之變譏之也。內舞

惡其聲聞此為御變於常。戊子夫人熊氏薨。

宣公妾。左氏作嬴氏。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鄆。秋

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

君頃熊。文夫人姜氏大歸于齊。故宣公立已。姜母為夫人。君以夫人禮卒葬之。故

主傳

大殺齊宣公

六

主書者不得。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為雨止

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是已丑之日葬

若未及已丑而却期。無為逆書此曰葬。禮喪

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漆車載。築筮。則人

君之張設。庚寅日中而克葬。而緩辭也。足乎

固兼備矣。日中克葬。足乎日。故云緩也。定十

日之辭也。五年日下是。乃克葬。故云乃急辭

也。城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

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

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人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泄冶，稱國以殺其大夫，沒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裹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主傳

不棄齊公

七

十四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公娶齊女，以為兄弟友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言日不言朔，食晦之日也。巳巳在晦日之下。五月巳巳，齊侯元月之上。推尋義例，當是閏月。巳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從其身，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若其舉族盡去之耳。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

主傳

不棄齊公

八

十五

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其曰王季子也。其曰子尊之也。子者，人之貴稱。聘，問也。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饒楚子伐鄭。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夷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橫。不宣及狄，所以異之。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言人者，弑君之賊。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丁亥，楚子入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楚子入陳，納淫亂之人，制為中。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二人與婦淫，納之是制人之上下。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失德不葬，靈公淫夏姬，君于卽而怨之。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以申，臣子之恩。

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晉師敗績。績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僉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大穀祭晉公

九 四三六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及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吾人謂大夫歸父。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兒賢也。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解經不言。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殺其大夫。

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秋。僉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初稅畝。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藉此公田而收。其入言不稅民。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

大穀祭晉公

十一 四三六

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用。公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復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稅畝。十取一也。何休云。宣公無恩信於民。其善也。穀最好者。稅取之。故田復畝。徐邈以為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也。傳稱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甯。慈。非盡取焉。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穀。外種麻桑。以備養生送死。冬。螽生。螽非災也。其曰螽。非稅畝之災也。此春秋記災。未言螽也。公說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錢。言也。劉歆云。此說。將子董仲舒云。蝗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邑也夏成周宣榭災成周東別今之洛陽

宣榭宣王之榭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

之所藏目之也秋邾伯姬來歸冬大有年五

穀大孰為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

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

有食之巳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

于斷道斷道晉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秋公至

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胗卒其曰公

弟叔胗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

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

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

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論情

可以明視親言義足以厲不軌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

月秋七月邾人戕繒子于繒戕猶殘也掩殺

也掩殺謂打殺賊而殺地于邾惡其臣子不能距離甲戌楚子呂卒

商臣子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

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中國君曰卒正也今進夷狄直舉其日而不論正之與不正故云簡之也公孫歸父如

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正寢也歸父還

自晉至榿遂奔齊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

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

使者是以奔父也言成公葬父之殯遂父之

而已逐之是與親奔父無異至榿遂奔齊遂繼事也杜預

言竟外故不言出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

也終寒時無冰當志之今方建丑之月是寒時未終終無冰矣加之

寒之辭也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

六井甲作爲也丘爲甲也使一丘之丘甲國

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

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

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

夫甲非人心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夏

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敗績於貿

戎。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

諱敵使莫二也。不為親者諱敗。不諱敵。諱敗。諱敗。容有過否。為親者諱敗。不諱敵。諱其。諱敗。容有過否。

諸侯有列國。尊尊親親之義也。尊則無敵。親則保全。

尊謂王。然則孰敗之。晉也。冬十月。季孫行父

親謂魯。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

而眇於齊。齊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

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迎也。蕭同姪

子處臺上而笑之。蕭國也。同姓也。姓于字也。

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

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晉聞而語移。日

不解。晉聞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

始矣。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

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

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

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

鞏。齊師敗績。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

不殺齊成公

主六十三

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

夫在焉。舉其貴者也。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

師。已酉。及國佐盟于爰婁。去國五百里。爰

婁去國五十里。一戰。餘地五百里。焚雍門之

茨。雍門齊城。侵軍至海。侯伐之。君子聞之曰。

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

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

其說。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通其國

郤克曰。及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廡來。齊滅

紀。故得。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齊侯與姪子

弟念姪。使耕者皆東其畝。欲以利其戎。然後

與子盟。國佐曰。及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廡

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晉侯之

毋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

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

也。利其戎車。侵伐易。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

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

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八月壬午。

不殺齊成公

主六十三

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元也。嬰齊，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繒人盟于蜀。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公得其所謂楚稱人，申其事謂地會。今之屈，向之驕也。

三傳

穀梁成公

五

三十一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三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稱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諡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大雩。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齊。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丁未及孫良夫盟。其日，公

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以國與之，謂舉國為王，總言及而不復著其人，亦舉國之辭。鄭伐許，鄭從楚而復叛諸侯之。又叛諸侯之。陳氏曰：楚之伯，鄭人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至辰陵，鄭率諸夏而朝楚。敗晉于鄆，盟有十四國之君。大夫於蜀，皆鄭為之。彼鄭則中國無左衽矣。故於之。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啓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滅孫許。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喪未踰年。

三傳

穀梁成公

六

六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婦人之義，嫁曰歸。不曰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梁山，晉之望也。不言晉者，荀首陽位，君之象。山，大澤，不以封也。詳慎曰：山崩，家君惟壞。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墜過河三日不涸，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轆者，轆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此車將在左，衛在中，有力之人在右，所以用轆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

之問行道伯尊下車而問焉以其言有理曰則可遠

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伯

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釐者曰天有

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

伯尊由忠問焉用忠誠之心問之釐者曰君親素縞

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

問之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

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

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據善也

三傳

不穀梁成公

七

績功也據盜也取筆者之秋大水冬十一月

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地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武

之宮廟毀已久矣立者不宜立也取鄭鄭國

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

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

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

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不言免牛者以方改卜郊吉否

未可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言日

急辭也辭中促急不容日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解角

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蓋也

有司展察牛而即知傷是展察之道盡不能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故不書日以顯有司之

過解球球然角貌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

辭也前已食故曰繼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

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

三傳

不穀梁成公

大

之爾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救之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

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總裳有司玄端奉送至

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郊者用牲今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若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者蓋為三望起爾言

時既不郊而猶三望明失禮吳伐邾夏五月曹伯來朝不

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衛地公至自會吳入州

來楚地冬大雪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雪

也。傳例云月零正也。時零非正也。非正者其時未窮。人亦未盡。毛澤已竭。不零則不事。故月以明之。則經書秋八月零。九月零。是也。既過此節。秋不書。則冬無為零也。因載其禱請山川辭云。方今天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依。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不須靈。唯有禱請而已。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為盟主。齊還事晉。故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魯遂二年。齊所及之田。于齊緩辭也不使

盡我也。若曰為之請歸不使。晉樂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

公孫壽來納幣。婚禮不稱主人。宋公無主。婚者自命之。故稱使。納幣不書。

三傳

穀梁成公

九

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禮有受命無來錫命。

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天子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也。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杜預曰。前五年來見出棄。猶以成人之禮。書之。歸者。女既適人。雖終為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晉侯使士燮來

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衛人

來滕。魯將嫁伯姬于滕。故稱來滕。滕淺事也不志此其志

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不得其所。

三傳

穀梁成公

九

謂災死也。共公之葬。由伯姬則共公是失德者也。傷伯姬而嫁不得其所。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曰

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公羊以為魯魯氏以為魯人請之。故杞伯來逆。此傳不說歸之所由。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

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

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

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刺已嫁而猶不正。故不與內稱也。致女。以在家之道。逆者。制出嫁之女也。逆者

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晉人來滕。滕淺

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

盡其事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

執鄭伯。晉樂書帥師伐鄭。不言戰。以鄭伯也。

樂書以鄭伯伐鄭。君臣無道。為尊者諱。耻為賢者諱。過為

親者諱。疾。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

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其日。莒雖夷狄。猶中

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為事也。

人臣以叛君為事。惡之。故諱而日之也。晉帥眾民叛。於從楚。故變

文書曰楚人入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
以見惡楚人入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
城中城城中城者非外民也許氏曰中城者
外也不備政而重險自固不
能衛其民人故曰外民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請侯之弟黑背

通有賈行則音弟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

月不時也於三月五卜強也乃者仁乎八之

辭也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

鄭齊人來勝勝伯丙午晉侯孺卒秋七月公

如晉冬十月

三傳

大教秦成公

三十一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棼來
聘已丑及卻棼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
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周有入無出其曰出

上下一見之也上謂倍二十四年天王出言

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

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謂王既書出居于鄭今

下皆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

狄于交剛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不

夷狄敵 夷狄不日以再收伏師也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乞重辭也古

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三月公如京師公

如京師不月非如也時實會晉侯非如而

曰如不叛京師也因其過朝故正其夏五月

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人滕人伐秦言受命不敢叛周也使若既朝

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外而死秋七月公

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葬時正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昔子朱卒夏衛孫林公自

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

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

僑如之摯由上致之也上謂冬十月庚寅衛

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上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

齊卒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此蓋仲逆之子

子侯實公孫子

大夫勝不

在衛也

三傳

大教秦成公

三十一

由父疏之也。父不言公子。則子不得稱公孫。罪由父故。癸丑公會

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

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以晉侯而

斥執曹伯。惡晉侯也。倍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此伯討

之文也。今以侯執伯。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

侯也。明晉之私。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

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月卒日葬。非葬

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

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

人之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賢崇伯姬。故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

大夫山。左氏以為背其族。公羊以為諸華元貶之。宋魚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

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鱸邾人會吳于鍾

離。會又會外之也。再書會。殊外夷休。許遷于葉。遷者

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劉向云。冰者陰之

大之象。此是人將有害。則陰氣者木先寒。得雨而冰也。徐邈云。五行以木為介。介甲也。

木者少陽之精。坊君大臣之象。冰者兵之象。今冰骨木君臣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禍害速也。雨而木冰也。雨者木至也。志異也。傳曰。枝折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孫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日事遇晦。日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此言助者。則傷。曠者是。月盡。即也。手足偏斷。尚謂之敗。目在首。重於為敗也。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讓在諸侯也。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歸為善。直言歸。而不言其國。謂自其歸次之。若蔡季自陳歸于蔡。衛侯自楚故出入不名。見其不失國也。凡諸侯有罪。大出書名。入書名。傳故詳發於此。別之。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丘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今言舍者。以公執者致而不致。

傳

大義梁成公

三十一

傳

大義梁成公

三十一

事謂者
今之子其
在又不致
云季行
公至自晉

王傳

九月秋末
既而夏正
可印之說

公在也。在在若何其執而辭也。問何故書執

不致之。猶存公也。時行父雖為首所執猶欲

辭邪。又言舍之節所存意公亦存也。公所在乎。

以見公在若丘。存也。但存此二事。即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

出奔齊。禮大夫去君掃其宗廟不絕其祀身

之明有。恩義也。十有一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犇

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大夫日卒。

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徐邈云偃為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于子

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

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不曰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

鄭也。周信也。公逼諸侯為此何以知公之不

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

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復會謂冬公

不周乎伐鄭則何為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

之盟也。舍已從人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

丑用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

梁以公
正其事

始。蓋不可矣。郊春事也。借三十一年夏四月

言可者。秋末之不可。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

也。官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

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

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

美也。非享味也。言一事闕則不可祭何

使荀榮來乞師。將伐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

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言公不背柯陵之

盟也。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

卒于狸廬。魯地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

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嬰齊實以十月

申在十一月下也。先君後臣之義也。其地

未踰竟也。公羊之意以為臣待君命然後卒

公羊。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

卒。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自禍。於是起

矣。厲公見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

弑其君州蒲。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以州

大穀梁成公

王六

年之間殺四大夫。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故於此發惡例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魚石十五年奔楚。經稱復入者。明前奔時入彭城以叛也。今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言復入。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句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牆為鹿地之苑。築不志。此

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已丑。公薨于路寢。路寢正也。男子

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

三傳

穀梁成公

三十四

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丁未

葬我君成公。

三傳

三傳

襄公

穀梁三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仲孫蔑

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圍宋彭城。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

正也。魚石得罪于宋。成十五年奔楚。十八年復入于彭城。然則彭城已屬魚石。今猶繫宋者。崇君抑叛臣也。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

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鄆地。秋。楚公子

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

三傳

穀梁襄公

三十四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冬。十月初也。上崩。赴未至。皆未開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

夫人姜氏薨。六月庚寅。鄭伯論卒。晉師宋師

衛甯殖侵鄭。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

也。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備于前事。不書晉宋之將。以慢其伐人。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

父曹人邾人于戚。已丑。葬我小君齊姜。齊姜。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

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若言中國焉。內鄭也。虎牢鄭邑於鄭者如中國之邑也。傳二年城楚丘傳曰楚丘者何衛之邑。國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封衛也。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

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樛。晉侯出其國都。公與公盟于外地。

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同者

有同也。同外楚也。陳侯使袁僑如會。如會外

乎會也。外乎會者。則本非會內也。諸侯已會乃至耳。於會受命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及

以及與之也。諸侯在會而大夫又盟是大夫執國之權。元君之禮。陳君不與。表僑受使來盟。表僑之盟得其義也。故再言及。明獨與表僑不與諸侯之大夫。諸侯

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

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

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表僑異之也。釋但總言及諸侯之大夫。而復別言表僑者。是異表僑之得禮。公羊以為重言及者。為其與表僑盟也。大夫君在。私盟故謂之強也。秋。公至自晉。冬。晉荀瑩

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夫人。妻公葬也。姒。祀楚。葬。

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定。疾冬。公如

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

豹。贈世子巫如晉。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

往也。外相如不書。為魯事往。故同於內。左氏謂請繒于晉。以助已出賦也。仲孫

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善稻。吳地。左氏作善道。吳謂

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地形及物。類當從中國言之。以敘殊俗。故不言伊緩。而言善稻。人名當從其本俗。言善稻。吳地。據從夷。號故重發之。大原晉地。據狄之竟。名曰大。幽。恐從狄名。故更發其例。舒泉魯地。昔從夷俗。但狄人謂舒泉為天胎。昔不得與真夷。夷秋同。故亦頌發例也。名從主人者。越為於越。左氏云壽。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

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繒人于戚。繒以外

曾夷秋之。不若故序吳下。公至自晉。夏。戊陳內辭也。諸侯

是晉成之受。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

晉命成陳。

經 148-610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
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善救陳
也公能救中而
攘夷狄故善之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荊來

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縉莒是縉
甥立以

為後非其族類神
不歆其祀故言滅非滅也中國曰卑國月夷

狄時縉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

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

縉非滅也立異姓以益祭祀滅亡之道也冬

叔孫豹如邾李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

萊

七年春鄭子來朝夏四月三下邳不從乃免牲

夏四月不時也三下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

也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士戌及孫林父

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鄆鄭地鄭

伯髡原如會未見甯侯丙戌卒于操操鄭地未

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未

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

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

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

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

加乎中國之君也以其臣欲從楚故謂夷狄
之民不欲使夷狄之臣得

弒中國之君故去弒
而言卒使若正卒然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

竟也日卒時葬正也陳侯逃歸以其去諸侯

故逃之也鄭伯欲從中國而懼其凶禍諸侯
莫有討心於是懼而去之背華即

夷故書逃以抑之六穀在襄公五列二六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往月危月也鄭伯歸晉
受禍陳侯畏楚逃歸明

晉之不足可恃而公往
朝危之道故書月也夏葬鄭僖公鄭人侵

蔡獲蔡公子濕獲者不與之辭侯者所
以服不義無相獲之道人微

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公子病
不任為

將帥故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

邾人于邢丘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

也以公在晉未及告公大
夫為會故云失正也公至自晉晉人伐

我東鄆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

先也死子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

之先宋人氏薨成公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太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

于戲戲地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耻不能

據鄭也戲盟還而楚伐鄭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相楚

地殊會吳者復夷狄故夏五月甲午遂滅傅陽遂直遂

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時實吳會

陽耻以中國之主公至自會會夷狄不致惡事

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滅中國自諸侯

然而滅心則中中國有善事則并焉如倍四

國不復存矣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

伐楚并焉而書茲此引而致於善事逃歸陳侯致租

之會存中國也楚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秋晉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序滕子斐公子發公孫輒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

下道惡上也鄭伯不能修政刑以致盜殺大

夫惡其君以致盜也故云不以道戊鄭虎牢不稱其人其曰鄭虎牢決鄭

平虎牢也數及覆無從善之意故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作爲也古者天子

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魯有二軍今

置中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

時也四上非禮也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

盟于京城北京城北公至自伐鄭不以後致

盟後復伐鄭也傳例曰已伐而盟復伐者則

致此言不以後致謂會在伐後致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邾會于蕭魚蕭魚鄭地公至自會

伐而後會不以公鄭致得鄭伯之辭也鄭與會而

服中國善之故以會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行人者挈

國之辭也舊辭挈猶傳也行人傳國使會金故云挈國之辭也或以挈為舉亦通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晉人伐我東鄙圍郟伐國重圍邑輕取邑不書

圍安足書也不足書而今書蓋為下事起季孫宿帥師救

郟遂入鄆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郟不受命而

入鄆惡季孫宿也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

月吳子來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公非以郟為郟妻之邑左氏為

也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

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蕞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鄭地何休用者刺諸侯委任大夫

夫一年之後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

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

孫蕞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伐秦已未衛侯出奔齊衍結怨於民自棄於位若弒而歸與爭逆

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

父鄭公孫蕞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

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著名則非卿也天子無外所命則

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至遇而齊師已退也遇魯地季孫

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郟郟秋八月丁巳日有

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

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溴梁之會諸侯失

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

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人執

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其大夫公子濕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

光出奔楚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

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顯書弟明其親也親而奔逐之

所以惡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入教養集公

主三十一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聞

丘來奔以者不以者也人臣無專辭以邑叛之道來奔者

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聞丘不言及小大

敵也夏公至自晉秋無盈出奔楚九月庚戌

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此年與二十四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

商任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

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

巳巳杞伯句卒夏邾邿我來奔葬杞孝公陳

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及慶寅慶寅累也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

光及稱弟言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無罪則矣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地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

晉次于雍洧言救後次非救也救本受君命能故先言救而後言次巳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

孫紇出奔邾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正其遠有罪

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必不晉人見容

殺欒盈惡之弗有也不言殺其大夫是齊侯不有之以為大夫

欒盈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

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入教養集公

主三十一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會宜谷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傷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侯也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祀此大侵之禮也。

六穀梁襄公

古三十七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齊崔杼弒其君光莊公失言淫于崔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會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

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飾城守備請罪問所以為國致師之意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非責

六穀梁襄公

古三十八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父立以為君則子宜君之以明正也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日歸見知弒也君衍可言歸衍實與弒故錄日以見之卒知弒君甲午便歸是待弒而入故得速也不言人以明歸罪于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奭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寤喜稱

國以殺罪累上也寤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

言之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若獻公

弑君之罪而殺則不宜既入以寤喜由君弑

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獻公

也書寤喜弑其君則喜之罪不嫌不謂今謂

若不言喜之無罪而死則獻公之惡不彰衛

侯之弟專出奔晉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

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

是亦弑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

言君本使專與喜為約納君許以寵賂今反

殺之獻公使專失信故稱弟見獻公之惡也

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

出奔晉織紉邯鄲終身不言衛耶夫專之去

合乎春秋何休曰寤喜本弑君之家獻公適

絕非大義也何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

夫盟于宋溟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

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耻之豹云春恭也

不舉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

其臣恭也晉趙武為之會也諸侯大夫為恭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

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書月之何休云危公朝夷

之也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閱公也閱公為

君者殆其往危殆而喜其友此致君之意義也

庚午衛侯行卒闚弑吳子餘祭闚門者也寺

人也不稱各姓闚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闚

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

狎敵不遷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

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

刑人也闚弑吳子餘祭仇之也怨仇餘祭仲

孫羯會晉荀偃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

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

杞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

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

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謂侯出

大夫大夫能同恤謂侯出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

盟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札來聘

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吳其稱

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

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

尊於上也春秋賢者不名而札名者許夷狄

則不得不一而足唯成吳之尊稱直稱吳秋七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

其曰北燕從史文也南燕始姓在鄭衛之間

仲尼從史文也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書王必上

之罪爾非以錄遠罷之聘繫于春下夏四月蔡世子般

殺其君固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吳之比之

故不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取卒之日加之

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

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

人之儀傳毋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

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毋不在宵不

下堂遂遠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

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天王殺其

弟佖夫傳曰諸侯目不首惡沉於天子乎君

無恐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

耳天王殺其弟佖夫甚之也王子瑕奔晉

無外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外夫人不書

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

也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不言大夫惡之也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

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恐使父失民

於子也夫葬者臣子之事也景公無子不可

使父失謂無民有民則罪歸於子書葬不忍

民於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

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

故會不言其所為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

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

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償其所喪財故雖

救災更音庚償也左氏澶淵之會中國不侵

伐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

武楚屈建之力也。此歸宋財亦楚武為之是以連言之耳。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

宮。楚官非正也。秋九月癸巳子野卒。襄公太子

卒日正也。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

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

密州。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叔孫豹

大殺異襄公

手 五三三

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

郭。二月取鄆。鄆音邑言取者叛不服公羊曰不聽也何休云不聽者叛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諸侯之尊弟兄不得

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六

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

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

從主人。襄五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

出奔吳。展築踰年不稱爵者不為內外所與也不成君故但書名叔弓帥

師疆鄆田疆之為言猶竟也。為之境界鄆魯莒故以師正其界齊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

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乃者亡

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乃者亡

受制疆臣。耻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凡四如

至河有疾而反以般耻也。十二年傳曰季氏

傳互文以見義。季孫宿如晉。公如晉而不

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明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

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

雨雪。北燕伯款出奔晉。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雪或為雹上氏作雨雹夏楚子蔡

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會諸侯楚

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

胡子沈子淮夷伐吳。衆國之君傾衆悉力以伐疆敵內外之害重故

謹而執齊慶封殺之。此人而殺其不言入何

也。慶封封于吳鍾離。時殺慶封自于鍾離實不入吳其不言

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

也。據已絕干齊為齊封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

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

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

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

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

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

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

討。雖死不泥。其斯之謂與。遂滅厲。遂繼事也。

九月取緡。襄六年。晉人滅緡。今又云。取者。彼其實非滅。故今魯得取之。不云滅。而言取者。諱故以易言之。冬十有二月

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貴復正也。衛次國舊二軍。今毀之。故曰復正。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晉

車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以者不以者也。來

奔者不言出。以其方及防茲。以大及小也。晉

向內也。

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

則何以書也。重地也。竊地之罪重。故不得其錄。其人秋七月

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賁泉。地。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秦伯卒。左氏以為同盟。則各同盟而不各皆從。未同盟故。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

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

大雩。楚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

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

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平者善事也。已而為之。是亂道也。故釋之為成。言成亂之辭耳。三月。公如楚。叔孫

如齊。莅盟。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

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夏四月甲辰朔。日有

食。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鄉曰衛齊惡。在元

年。今日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

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

則何以書也。重地也。竊地之罪重。故不得其錄。其人秋七月

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賁泉。地。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秦伯卒。左氏以為同盟。則各同盟而不各皆從。未同盟故。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

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

大雩。楚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

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

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平者善事也。已而為之。是亂道也。故釋之為成。言成亂之辭耳。三月。公如楚。叔孫

如齊。莅盟。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

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夏四月甲辰朔。日有

食。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鄉曰衛齊惡。在元

年。今日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

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

則何以書也。重地也。竊地之罪重。故不得其錄。其人秋七月

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賁泉。地。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秦伯卒。左氏以為同盟。則各同盟而不各皆從。未同盟故。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

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

大雩。楚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

北燕。

道滅之故書
葬以存陳。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以自遷為文而地者

許復見也夏四月。陳火。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

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秋。仲孫獲如齊。冬。祭

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

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

月。叔孫婁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

公成卒。

三傳

天殺梁昭公

天

三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

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何為名

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

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楚公子

去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也。胡

也。大蒐于比蒲。仲孫獲會邾子盟于稷祥。秋。

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

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愁。九月己亥。葬我

小君齊歸。齊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

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此子也。諸侯在喪。歸于其曰世

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平志。所以惡楚

子也。一事。事注平志。所以惡楚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納者

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望燕

伯也。公子遂以去。公子為望。燕伯以書名為望。不可名而以臣名。皆者。故須去公子。乃為望。不待去。燕伯則為望也。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

氏。不使。遂于晉也。不言意如而云氏者。欲見累世諸公故也。五月

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虎。秋。七月。冬。十月。

公子愁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其曰晉

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

國。故狄稱之也。鮮虞。姬姓。白狄也。地居中山。故曰中國。夷狄謂楚也。今又

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

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

十有二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

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自晉。晉有奉

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傳例曰。歸

歸。次之。然則弑君不得歸。一事弑一事也。而

歸。比不弑。之。驗也。歸一事弑一事也。而

三傳

天殺梁昭公

天

三

遂言之以比之歸弒比不弒也歸弒其事各異自別宜書

之而今連言之是此之歸遇君弒爾比不弒之弒君者日不日

比不弒也終之不日此不楚公子棄疾殺公子

比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

乃以君殺之也稱人以殺謂若衛人殺祝吁

君殺大夫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實有

之辭則人人皆欲殺宜稱人以殺之今言楚

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明棄疾所殺非弒君之

試四驗也不弒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弒

若比欲取國而殺君者當直云楚比弒其君

度不應言公子也若衛祝吁弒其君完齊無

見之類也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不嫌

也今棄疾殺之不言殺公子比不春秋不以

嫌伐嫌不以亂治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比實

君之罪而主殺之者是棄疾欲為君之嫌比

歸稱公子今棄疾殺之亦云公子不言弒其

君是比無欲為君之嫌異于無知祝吁之類

也此亦不稱君未踰年之主例不得稱君稱

公子則異于祝吁之類若成棄疾之罪亦應

稱君故范決其不言弒其君也春秋不以嫌

伐嫌者謂比歸而遇楚則無嫌棄疾之意

十傳

大殺祭昭公

天

十傳

大殺祭昭公

无

者主殺比之事也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再如晉不得公故不肯與盟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

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識在公也其日善是

盟也善其會盟固楚有晉人執季孫意如以

歸以公不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

歸于陳大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善其成之

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二國獲復此盟之功

盟謹日之意以美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

辭然者不與楚滅也冬十月葬蔡靈公變之

不葬有三變之謂改常禮春秋失德不葬

道弒君不葬謂不計賤滅國不葬無臣然且

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成諸侯與

善故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大夫執則致致則名

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三月曹伯滕

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

昔殺其公子意恢言公子而不言大夫皆無大夫也。昔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皆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曹叔振鐸文王之子武王封之于曹在甸服之內後削小爾皆已姓東夷本微國小國無大夫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人叔弓卒去樂卒事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廟中祭作樂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

三傳

六穀祭昭公

手 四三二五

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大夫與情無疑二祭祀雖重以卒告君君當哀其喪而止祭不得以輕廢重故死可以聞也夏祭朝吳出奔鄭夫祭大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我蠻子殺之。楚子不名我蠻子非中國故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

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戎冬有星孛于大辰一有一亡曰有大辰者濫于大辰也。劉向日大辰者大火也。不曰于蒼龍之體孛于大火而曰大辰者謂濫不獨加大火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長岸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

三傳

六穀祭昭公

三 三三三

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六月邾人入郟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止也。責不嘗樂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止自責曰我與弑君位於弟哭泣歆飭粥嗑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故以備禮責之已如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日

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

水火毋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

也。羈貫謂交午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

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

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

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管藥累及

許君也。許君不授子以師傳使不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自

夢者專乎夢也。官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

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明曹君無道致令

書公孫秋盜殺衛侯之兄輒盜賤也。其曰兄

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諸侯之尊弟兄不

衛公子而目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

護其兄乃為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然

則何為不為君也。嫡兄宜曰有天疾者不得

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

之基楚謂之蹶衛謂之輒。基連併也蹶女輒

如許也。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

一月辛卯祭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祭平公夏晉侯使士

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

以叛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

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

也。言不作亂作亂不得秋七月壬午朔日有

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引冬祭侯東出奔

楚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

焉。楚于庚誘祭侯父執而用焉。執祭世子友

殺之于甲也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奔韓國

焉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

宋南里出奔楚自宋南里者專也。專制大蒐

于昌間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

事也。在夏之末承秋之初尚可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亂

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尹氏立于朝劉氏單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以者不以者也王

猛嫌也。直言王猛不言王秋劉子單子以王

三傳
猛入于王城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

猛非正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不卒者也。未成君也。其

曰卒。失嫌也。故錄之。當國以王為國。若言齊

晉。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癸丑。叔鞅

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晉人圍郊。夏六月。

蔡侯東國卒于楚。以罪出奔。又奔。秋七月。晉

子庚與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

于雞甫。雞甫。楚地。胡子髡沈子盈滅。國雖存。君獲

三傳

六殺徐昭公

三十五

陳夏齧。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

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

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滅也。賢胡沈之君。死社稷。獲陳夏齧。獲者非與

之辭也。賢夏齧。雖獲不病。以其得衆也。上下之稱也。君死曰

曰獲。若臣之稱。天王居于狄泉。狄泉。周地。始王也。

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天子踰年即位。稱王。敬王踰年

而出。故曰始王。雖不在國。行即位之禮。尹氏

王者以天下為家。故居于狄泉。稱王。尹氏

立王子朝。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若但言尹氏

怪不直名。別嫌乎尹氏之朝也。立朝則嫌朝

三傳

六殺徐昭公

三十五

是尹氏之子。故言王子以別之。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

河。公有疾。乃復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

入乎晉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婁至自

晉。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上謂宗廟也。致

臣于廟。則直名而巳。所謂君前臣名。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

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倪會晉趙鞅

三傳

六殺徐昭公

三十五

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鸛鶴來巢。一有一亡

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鸛鶴不渡。非中國之禽。故曰來。鸛鶴

穴者而曰巢。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或曰增

之也。其實不巢也。或說非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

雩。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九月乙

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孫之為言猶孫也。諱

奔也。次。止也。齊侯唁公于野井。弔失國曰唁。

唁。公不得入於魯也。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公之
為說諫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公 十有二月齊侯取
郕取郕以 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
之故易言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

齊居于郕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

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齊侯唁公居于野井

于郕者公在外也明公實在外故言居于郕 至自齊道義

不外公也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崇君之道 夏公圍成孟氏

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祭大其事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

自會居于郕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

也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

周周有入無出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

奔楚遠矣非也范甯曰請不但責尹氏三人蓋遠責諸侯附楚不誅于朝

而使之奔晉諸侯之罪大矣故曰奔直奔也謂諸侯後迫逐賊任其奔而無所忌憚也

子朝之舅於奔直奔也周為晉國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郕公在

外也夏四月吳弑其君僚遂殺其大夫卻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
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邾界
其並來奔今邾快又至三族之人俱以晉為主邾魯鄰國而聚其地進悉書之以示讒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郕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

乾侯不得入于晉 公在外也夏四丙戌鄭伯

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郕以乾侯至不得見晉

侯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不得入于魯也野井齊地今來唁公于郕是魯地魯地而言唁言不得入于魯也 公如晉次

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季孫意如曰叔

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

也言叔倪欲以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也命使魯無有石爾當公之出非我罪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魯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 上下

不相得則惡大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

重負非但季氏之罪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中國不存，公存公。

故也。中國猶國中，也。雖是魯地，不在公乾侯。為晉地，明公去魯竟而入于晉界，不復重還，遂卒于外，故傳以有故釋之，所以閔公。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

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

晉荀欒于適歷。晉地。夏四丁巳，薛伯毅卒。晉侯

使荀欒唁公于乾侯。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曰：

「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秋，葬薛獻公。

冬

冬

冬

黑肱以濫來奔。其不言知黑肱，何也？別乎

邾也。邾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若國，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黑肱不繫邾，雖

罪輕，故言來奔，不言叛罪自顯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夏。吳伐

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

宋仲幾、衛太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杞

人、小邾人城成周。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

微，諸侯不享，覲。天子

之在者，惟祭與號。謂郊上帝。故諸侯之大

夫相帥以城之，此為之正也。十有二月己未

公薨于乾侯。

定公

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

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

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三月，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此其大夫，其曰人，何

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

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夏六月癸亥，公之

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殯，然後即位也。定

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

也。謂昭公在外故。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

道也。先君見禘，後君乃受。故須棺在殯，乃言即位。先君無正終，則

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

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祭

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

祭。

即位也癸亥去戊辰六日怪不即位正君乎國然後即位

也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言即位沈子曰正

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兩楹之間南面之君聽治之處

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

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者之

也所見何者焉踰年即位屬也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

危故日之於屬之中又有義焉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

乎雖為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往沈君周人哀未殯而行即位之禮以臨諸臣

有喪魯人有喪周人乎魯人不乎周人曰吾

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

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乎魯人不乎以其

下成康為未父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

乎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秋七月癸巳

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秋大

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

正何也毛澤未八力未竭未可以雩也

謂之所生雩月雩止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

三傳

此段甚奇
別大一妙
格

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早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托而往也必親之者也

是以重之論托猶假寄天尊不敢立煬宮

立者不宜立者也冬十月隕霜殺

菽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舉殺豆則可殺而不

殺舉輕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信三其曰菽

舉重也殺易長而難殺故以殺之為重重者

居然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其不日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

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始災者兩觀

三傳

其辭曰

方之六早

野無生稼

百姓何放

不敢切民

請上公之

請上公之

兩觀下使若兩觀始先言雉門尊尊也秋楚

災者不以雉門觀災

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言新有舊

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

之何也謂更廣大之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定立三年始

其纒不受其朝公朝於晉晉責

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

三傳
不殺宋定公
聖一列于十九

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晉

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

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

于臯鼫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

公長體楚鍼於侵之故復者更謀也楚當時

困削弱矣諸侯侵之易可得志今一會之中

十有九國衆力之彊足以復楚不敢深入

成卒于會六日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

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劉采地此不卒而卒者賢

之也震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

天王崩為諸侯主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當

以爲賢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

圍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吳

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

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

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齊

父誅于楚也拔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

三傳
不殺宋定公
聖三三三三

之甚勇之甚子齊匹夫乃欲復讎於國為是

欲興師而伐楚子齊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

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

讐臣弗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

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

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平漢曰苟諸

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焉楚人聞之

而怒為是與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齊曰

蔡非有罪之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

若此時可矣。為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振其救。蔡救大也。美狄漸進。未同於中國。故不言救。楚囊瓦出

奔鄭庚辰。吳入楚。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楚無能抗禦之者。若曰無人也。

何以不言滅也。據宗廟既毀。樂器已徙。則是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

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吳勝而驕。楚敗而奮。

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楚復立也。何以謂之吳也。據戰無王。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蔡侯比年在楚。又為楚所伐。饑故諸侯歸之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

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

不言歸之者。主名若獨魯也。義邇也。言此是邇之事。於故不足具列諸侯於

越。八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意如逐昭而日卒者。明定之。得立由乎意如。春秋因定之不惡而書。日以示譏。亦猶公子翬非桓之罪人。故於桓不與。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冬。城中城。城中城者。三家張也。三家侈張。故公懼而修內城。或

曰。非外民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齊以衛重結。故執以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侵宋。凡言以皆非所宜以。

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師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未得志故。三月。公至自侵齊。公如往時致月。急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曹

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曹

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貴復正也。文公逆祀，盜竊寶玉大弓，寶玉者封圭也。始封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伐之弓。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也。亡失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蕞卒，得寶玉大弓。杜預曰：引玉國之分器也。得之足以為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曰羞也。大寶陪臣專之，甚而不目其地，夫以千乘之國而受辱於陪臣，雖得為榮，善地則恥。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襄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

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司馬主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

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

自陳入于蕭以叛。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未失其為弟之道。故書弟以罪宋公。及仲佗石澠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蕭宋地。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郟。猶取也。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

三傳

天穀梁定公

單一五六一

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為耻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成是國然。公至自圍成。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于齊也。邊謂相接。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太蒐于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趙鞅自不從於心。心亦弗受也。以其無君命於義不受。非實叛。故下之歸明之非叛而書叛。言

叛非真。叛也。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地。謂晉陽也。蓋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國也。公羊傳曰。逐君側之惡人。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晉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

三傳

天穀梁定公

單一五六一

頓子祥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不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來歸。脰。脰祭肉。天子祭畢。以之賜同姓。諸侯視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脰者何也。脰實也。祭肉也。生曰脰。熟曰膳。其辭石尚。士也。辭猶書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以著名。諫曰。父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脰。貴復正也。夫王不行禮於魯。而歸脰。美之。故曰貴復正也。衛世子蒯聃出奔宋。衛公孟

驅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

薄。邾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鼯鼠食郊牛。牛

死。改卜牛。不言所食。食非一處而至死。不敬莫大焉。定公不敬。

最大故天災最甚。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非正

也。鄭卒。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邾

子來奔。喪。喪急。故以奔言之。秋七月壬申。弋

氏卒。妾辭也。不言夫。哀公之母也。八月庚辰

三傳

穀梁定公

辛 三 年 六

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邾勝魯之屬。國近則來奔。

喪遠則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葬既有

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

午。日下。穆乃克葬。穆。穆也。下。身請。脯時。乃急辭也。不足

乎日之辭也。辛巳。葬定公。左氏作冬。城漆。定奴。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

蔡。隨。不見者。衰微也。定六年。鄭滅許。今復見者。自復也。鼯鼠食郊牛

魚。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此該之變而道之

三傳

穀梁哀公

至 二 七 三

也。該備也。春秋書郊終於此。故於此備說。於郊之變。變謂郊非其時。或牲被災害。於

變之中。又有言焉。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

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道。雖盡所以備災之。道不盡故致天變。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

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

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

自正月二月三月。此三春之月。是郊天之正時也。若夏四月五月。以後皆非郊月。然則議是春事也。始郊在四月五月之中。則是以夏始承春。其過差少。若郊在九月之中。則是以秋末承春。其過極多。亦以承春遠近為過之深淺也。九月用郊。用者不

宜用者也。在城。十。禮也。以十二月。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末吉之道三。四下。非禮也。十一年。皆四。五

卜。強也。成十年。五下。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

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

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已卜日成。牲而傷之。日牛。未卜日。未成。杜之牛。二者不同。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

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災傷不復以郊。禮。復卜免之。

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下而後免

之不敢專也嘗置之游官名之為上下之

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

始庀牲然後左右之此其也待其後牲然後

復須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曰司門掌校管

以啓閉國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然則未左

者養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

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

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

變不道也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待正月然

妨郊事故不言其變

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至郊時然後言

也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

備可也享者飲食之道牲有變則改卜牛郊

禮用之日已通龍繫之禮雖小不備合時得

可也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謂十二

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常事不書

十二月下辛下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

下辛下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下

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意欲郊而不

必用上辛者取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

三傳

六穀齊來公

至三三

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師伐邾取漵東田及沂西田取東田漵東未

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漵沂皆水名

則知其未盡也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

于句繹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

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納者內

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

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

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

尊王父也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

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葬蒯聵之亂故也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

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衛事也

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擊戚於衛者

子不有父也國夏首兵則應言衛戚今不言

者辟子有父也子有父者戚繫

三傳

六穀齊來公

至三三

衛則為大夫屬于衛子園父者謂人倫之道絕故以齊首之夏四月甲午

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言及則祖有尊

卑由我言之則一也遠祖思無差降如故不言及季孫斯

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稱帥師有難宋樂髡帥師

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

公孫獵于吳稱人以放有罪也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弒蔡侯申稱盜以弒君

不以上下道道也丙其君而外弒者不以弒

道道也義七年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不使夷狄之民加

乎中國之君故曰鄭伯斃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是不以弒道道也春秋

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十二年冬盜殺非陽貨取寶陳夏區夫是非

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玉大弓是辟中國之正

道以襲利謂之盜殺蔡侯申者是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

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西

邾六月辛丑亳社災朕都亳社者亳之社也

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立亳之社於廟

本君臣也而以盜殺為之其宗以上下道

道也其義不君也夫秋也而以白字在文且不以秋道也其中國地也

六教梁公

重九六

三傳

六教梁公

重九六

之外以為屏蔽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取其不得通天不使上通天也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

有二月葬蔡昭公不書弒君之賊而昭公書葬使若弒者實盜微殺小

人雖討訖葬滕頃公不足錄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

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

齊景公不正其閏也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

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相秋七月

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

君荼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

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

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

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

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先君已命立之於義可以拒之陽生

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陽生篡國故不

荼謂書陳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

師伐曹乞弒君爾冬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繒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

邾子益來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惡其不能

死社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即天王狩于河

鄭有臨一國之言焉宣九年辛酉晉侯卒于

竟也毛劉皆采邑名有臨一家之言焉家謂采地若文元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吳代我

夏齊人取讎及闡內不言取言取投之也

也子益來益齊之甥惡內也歸邾子益于邾以

也故益之名失國也當絕故秋七月冬十有二

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讎及闡歸邾子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

于雍丘取易辭也以師而易也鄭病矣以師

而宋以易得之辭言之則鄭師將劣夏楚人

矣本由君不任其才故為鄭國病也

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二月

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

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惡事不致公會夷狄

也博曰不致則無以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

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

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

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

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

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

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軍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

其田及家財各令出此賦則一丘之田出馬

二匹牛六頭故曰用田賦言非所宜用也

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夏五月甲辰

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

人何也諱取同姓也公會吳于棗臯秋公會

衛侯宋皇瑗于鄆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

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士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取易辭

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夏許男成卒公會
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
子矣進遂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祝斷欲

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襲衣冠

請著衣冠之端而相襲其藉于成周藉謂以尊天王吳

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

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言其吳

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

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

三傳

天殺梁公

五月二十三日

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不知

冠有差等雅欲好冠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

公至自會吳進稱子又會晉魏曼多帥師侵

衛葬許元公九月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

東方不書所孛之星而曰東方盜殺陳夏區

夫傳例曰微殺十有二月彗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引取之也諸獲皆不與

言此麟自為孔子有王者之德而來應之引而取之亦不與魯之辭也今欲

者天意若曰以夫子因而史記而修狩地不

春秋孔子修春秋乃獲麟之驗也

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過也
適猶如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
有也之也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

三傳

天殺梁公

五月二十三日

穀梁傳終

孝經凡例

一不立經傳不分章第止列先後次序為一

十五條以復孔曾之舊

一第一條古文今文分六七章今合為一從

宋元二大儒所定

一第二條以後俱照首一條為次序易有序

卦說卦亦或記撰者意也俱從朱子以正

秦漢以後之訛

目錄

孝經

第一條 統論孝

第二條 論至德

第三條 論要道

第四條 論以順天下

第五條 論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第六條 論德之本

第七條 論教之所由生

第八條 論始於事親

第九條 論中於事君

第十條 論終於立身

第十一條 論天子之孝

第十二條 論諸侯卿大夫之孝

第十三條 論士庶人之孝

第十四條 發未盡之意

第十五條 發未盡之意

孝經

11

十三經解 孝經 第九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

孝經

天子之孝也。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保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孝經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

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

孝經

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親生之膝下。

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

孝經

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臣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

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長。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

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安得為孝乎。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簋。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孝經終

郭璞註

釋言第二

釋親第四

釋詁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做落權輿始也尚書曰三

詩曰令終有做又曰做載南極又曰訪予落止

又曰胡不承權輿胎未成亦物之始也其餘

皆義之常行者耳此所以釋林丞天帝皇王后

辟公侯君也詩曰有王有林又曰文弘廓宏溥

介純夏輿厖墳蝦不奔洪誕戎駿假京碩濯訐

字穹壬路潘甫景廢壯冢簡劉取旺將業席大

也詩曰我受命溥經又曰亂如此輿為下國駿

廢聲載路既有潘威廢為殘賊爾土宇取章繼

衣之席兮廓落宇宙穹隆至極亦為大也劉義

未開尸于此皆大輿厖有也二者又為有也

有十餘名而同一實輿厖有也詩曰遂輿大東

迄臻極到赴來乎般格戾懷摧詹至也齊楚之

懷宋曰屈詩曰先祖于推又曰如適之嫁徂逝

六日不詹詹推皆楚語方言云如適之嫁徂逝

往也之嫁徂逝方音云自家而出謂齊楚之

與也儀若祥淑鮮省臧嘉令類琳教攻毅介徽

善也詩曰儀刑文王左傳曰禁御不若詩曰永

省緝發未詳其舒業順叙也皆謂舒業順叙

也四者又怡懌悅欣衍喜愉豫愷煇樂也皆

詩悅懌愉釋賓協服也皆謂喜適遵率循由從

自也自適適遵率循也三者又靖佳道圖詢度

容諏究如慮謀猷肇基訪謀也國語曰詢于八

于闕天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訪于辛尹典釋法

則刑範矩庸恒律夏職秩常也詩書餘皆謂常

耳柯憲刑範辟律矩則法也詩曰伐柯伐柯其

矩辜辟戾辜也皆刑黃髮齟齬皆耆老壽也

背背髮如魚考猶耆也皆考考之通稱允

孚重展謀誠亮詢信也方言曰荆吳淮水之間

皆見詩亦展謀允慎會誠也轉相訓也詩

笑教戲謔也謂調戲粵于爰曰也書曰土爰稼

在天王爰粵于也轉相爰粵于那都繇於也左

曰乘甲則那那猶今人云那那也書曰繇於

仇偶妃匹會合也皆謂對仇讎敵妃知儀匹也

詩云君子好仇樂于之無知實維我儀國語亦

云丹朱憑身以儀之皆謂對紹胤嗣續纂綏

妃合會對也皆對妃媿也相偶紹胤嗣續纂綏

紹胤嗣續纂綏

紹胤嗣續纂綏

績武係繼也詩曰下武維周續武係繼也詩曰下武維周
謚顯頽密寧靜也義顯頽未聞其謚顯頽密寧靜也義顯頽未聞其
墜標落也頽猶墜也方俗語有輕重墜標落也頽猶墜也方俗語有輕重
診祈請謁訊誥告也日診於鬼神診祈請謁訊誥告也日診於鬼神
邊闊遠也書曰邊矣邊闊遠也書曰邊矣
虧壞圯堦毀也書曰方命圯族虧壞圯堦毀也書曰方命圯族
順薦劉緹尸旅陳也禮記曰尸陳也順薦劉緹尸旅陳也禮記曰尸陳也
官也官地為家績緒采官也官地為家績緒采

奢果毅尅捷功有堪勝也勝也左傳曰殺敵為奢果毅尅捷功有堪勝也勝也左傳曰殺敵為
劉獮斬刺殺也書曰咸劉厥敵劉獮斬刺殺也書曰咸劉厥敵
豐臺蠹沒孟敦勗劬劬也詩豐臺蠹沒孟敦勗劬劬也詩
昏督強也日不昏作勞督下畏死昏督強也日不昏作勞督下畏死
身甫余言我也小子古者貴賤皆自稱朕禮記身甫余言我也小子古者貴賤皆自稱朕禮記

於鬼神曰有某甫言見詩朕余躬身也於鬼神曰有某甫言見詩朕余躬身也
身台朕齋鼻卜陽予也予也身台朕齋鼻卜陽予也予也
云賜如之何今巴爾延誘薦餒晉實蓋進也禮云賜如之何今巴爾延誘薦餒晉實蓋進也禮
日主人爾容詩曰亂是用餒王羞餒迫丞進也日主人爾容詩曰亂是用餒王羞餒迫丞進也
詩禮詔亮左右相導也皆謂教詩禮詔亮左右相導也皆謂教
勳也勳謂亮介尚右也勳也勳謂亮介尚右也
相訓以緝熙烈顯昭皓頔光也詩曰學有緝熙相訓以緝熙烈顯昭皓頔光也詩曰學有緝熙
盡其義劫鞏堅篤擊虔膠固也盡其義劫鞏堅篤擊虔膠固也
亦牢固之意疇孰誰也亦牢固之意疇孰誰也

穆穆休嘉珍穉懿饒美也自穆穆已上皆美語穆穆休嘉珍穉懿饒美也自穆穆已上皆美語
輯協和也書曰八音克諧輯協和也書曰八音克諧
也相和也相和
擊鐵拔殄盡也擊今直語耳擊鐵拔殄盡也擊今直語耳
蕪茂豐也苞蕪繁蕪蕪茂豐也苞蕪繁蕪
也禮記曰秋之言擊擊也也禮記曰秋之言擊擊也
日其聚人衆也詩曰此羣醜原隰哀矣日其聚人衆也詩曰此羣醜原隰哀矣
仲山甫寔駿肅亟遠速也詩曰不寔故也仲山甫寔駿肅亟遠速也詩曰不寔故也

夷弟易也皆謂矢弛也弛易也相延希寡鮮

罕也鮮寡也謂少酬酢侑報也此通謂報

酒毗劉鼻樂也謂樹木葉缺落謂觀髮弟離也

木之叢茸鬢管也弟離樂見詩觀髮弟離也

也蓋惑有武心者皆疑也植翰儀幹也謂之翰

儀表亦弼棊輔比備也書曰天畏棊忱易曰履

界邊衛圍垂也疆場竟界邊旁管衛守圍皆在

昌敵疆應丁當也書曰禹拜昌言曠淳有搖動

泰迪椒厲作也淳然興作貌蓋動作也公羊傳

肩見書茲斯咨咎也咎異語咎咎咎也

冷河北人闕狎串貫習也也今俗語皆然曩塵

云疑歎閑狎串貫習也也今俗語皆然曩塵

佇淹留久也塵垢佇企淹遠及暨與也公羊傳

暨皆與也騰假格陟躋登陞也方音曰晉衛之

格禮記曰天王登遐外揮盃歇涸竭也月令曰

羊傳曰蹄者何理也揮盃歇涸竭也月令曰

池國語曰木涸而成梁揮拒拭刷清也振訊故

振去水亦為竭歇通語鴻鴈知運代亦主代

皆所以鴻昏於顯間代也明亦代昏顯即明

也問錯亦相盪鑲鑽也國語曰其遷運徙也江

東通言秉拱執也兩手持厥熙興也書曰厥績

周衛厥假嘉也詩序曰假樂嘉成王也餘未詳廢稅救舍也

召伯所稅棲遲憇休苦艱棘四息也棲遲遊息

宜止息憇見詩艱棘四息也供峙共具也皆謂

憇憇今東萊呼息為四也供峙共具也皆謂

憇憇惠愛也東通呼為憇江娠蠢震難妯感

允厥動也或震或說蠢難震難皆極動也

契滅殄絕也東通呼為契滅殄絕也東通呼

為契滅殄絕也東通呼為契滅殄絕也東通呼

義者見食咸胥皆也東齊曰胥育孟耆艾正伯

長也育耆亦為長艾歷也長者多歷稗算數也

歷歷數也今以十億為歷傳也近艾歷覲胥相

也覲謂相視也公羊傳曰胥艾歷覲神弗濕治

也論語曰于有亂臣十人濕書序作願艾育養

也汝頰梁宋之間汰渾隕墜也汰渾皆

也捷也捷謂相也志神溢憤也神未詳餘際接爽

也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酸醜

獲也今以獲賊耳為醜阻艱難也艱難也艱難

也詩曰允任任佞也佞人似信上信也

俾拚拚使也拚謂使俾拚拚使從也四者又儻

俾拚拚使也拚謂使俾拚拚使從也四者又儻

俾拚拚使也拚謂使俾拚拚使從也四者又儻

仍因也皆謂董督正也皆謂享孝也享祀珍享

獻也曰珍物宜獻毅梁傳縱縮亂也皆放製緒探

寡俘取也書曰俘厥寶王篡者徂在存也以徂

猶以亂為治以暴為以故為今此皆在存者

詰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離同名在存者

士察也書曰在璽璽王衛士理烈於餘也晉衛

之問曰烈迓迎也公羊傳曰跋元良首也左傳

人暉先軫之薦整臻也皆為臻臻至也故慶揚

績也書曰乃褒載祔禘祖也祖廟禘毀廟主

即尼也即猶今也尼者近也尼定也尼者定也

通幾暉近也暉親爰安坐也禮謂印爰貉縮綸

也給者繩也謂牽綽縮貉噴安定也見詩伊

維也辭伊維侯也詩曰侯誰在時寔是也

何是來也卒飲假輟已也未詳求曾在卒就

終也詩曰嗣先公爾自矣成崩薨無祿卒徂落

殄死也古者死亡尊卑同稱耳故尚

釋言

殷齊中也書曰以殷仲春釋斯謔離也齊陳曰

詩謬興起也禮記曰還復返也宣狗徧也皆周

也

駟遠傳也皆轉車驛蒙荒奄也皆見詩告謁

請也皆求肅雍聲也詩曰肅格懷交也書曰格

詩見吟底致也皆見悒怙恃也今江東呼律

通述也皆敘述也詩傳悒怙恃也禮記曰男唯女俞

豫臚叙也皆陳庶幾尚也詩曰尚息焉觀指示也國

之兵若惠順也詩曰惠教懶傲也禮記曰無

也幼鞠稚也鞠于衣逸僇過也書曰汝則疑

休戾也戾止也疾齊壯也壯壯事謂速疾

急也皆急貿賈市也詩曰抱扉陋隱也禮記曰

書曰楊遏遠速也東齊曰遏比燕征邁行也詩

王于出征圯敗覆也謂毀荐原再也易曰水荐

為憊憊救撫也憊愛撫也臞脉瘠也瘠人謂瘠

枕頰充也皆充屢臞亟也親臞者亦數靡周無

也奕差也奕忒也皆謂用心差但貳也但次為

刺剪齊也南方人呼剪饋餽稔也今呼餽為餽

勝將送也左傳曰以勝秦穆作造為也饗餼食

也方言云陳楚之鞠究窮也皆窮盡油於鹹苦

問相呼食為鞠究窮也也見詩油於鹹苦

也地也可矜憐者干流求也詩曰左流卑

也

也覃延也謂延 佻偷也謂苟 潛深也謂深

測也測亦水深 翰生也則風室 啜茹也拾食

茹虞度也皆測反也 試式用也見詩 誥誓謹

也皆所以約 遂疆也皆自 禦圍禁也禁室 羶

塞也謂塞 輔彰也如兩已相背 膺身親也

親躬 愷悌發也發發行也 髻士官也取俊士

峻農夫也今之畜 蓋割裂也蓋未 豈支載也皆

未詳 諛諛累也以事相屬 漠察清也皆清 庇

庶廢也今俗語呼 穀履祿也詩曰福履將之履

禮也禮可以履 隱占也隱 逆迎也憚曾也

增益也今江東 窶貧也謂貧 菱隱也謂隱 俊

吧也嗚吧短氣 基經也基業所以 基設也亦

祺祥也謂微 棋吉也祥吉之 兆域也謂塋 肇敏

也書曰肇 挾藏也通言挾 泱徹也謂露 替廢也

替滅也亦為 速徵也徵召也 易曰不琛寶也詩

其琛探試也刺探 髦選也俊士 髦俊也上中之

中之 俾職也使供 紕飾也謂綠飾 凌慄也凌

慄慄也戰慄者 蠲明也蠲清 茅明也左傳曰前

明明也 猷圖也周官口以猷鬼 猷若也詩曰

僻舉也爾戈 稱好也亦為好 坎律銓也坎

所以銓量輕重 矢誓也相約 舟舟也並兩 沫游

也潛行游 迨及也東齊 冥幼也冥稚者 降下也

備均也齊 強暴也強暴 寃肆也寃 肆力也

力 依戴也詩曰戴 溼幽也溼 蹇屬也毛

屬烘燎也謂燒 焜娃也今之三 陪朝也陪位

康苛也謂苛 樊藩也謂藩 賦量也賦稅所 棖糧

也今江東 庶侈也庶者衆 庶幸也庶 玆拾

也謂拾 奕駟也今江東呼大為 集會也舫泝也

水中 洵均也均謂 洵龕也未 逮還也今荆楚音

杏是則也是事可 畫形也畫者為 賑富也謂隱

有局分也謂分 憐怒也詩曰天之 僂聲也謂聲

葵揆也詩曰天 揆度也商 逮及也怒飢也 飢意

珍重也謂厚 獵虐也獵 土田也別二 戍遏

也戍守所以 人象也謂人 砧輩也砧然 棄忘也

蹏閑也蹏然 謀心也謀慮 獻聖也明睿 振古也詩曰振

獻里邑也謂邑 襄除也詩曰不 振古也古如

猶云久 對怨也 續介也 續者繫也 號號也 今江
 若此 言凶咎也 苞積也 致者為積 遁寤也 相干 類
 題也 日麟之定 獸肯可也 棄肯吟通言 矜侮也
 詩曰 外貽遺也 相歸 賈買也 賄財也 甲狎
 也 狎謂習 葵驩也 葵龍也 詩曰 葵衣如葵 葵草
 餐也 呼食為餐 淪變也 謂變 宜肴也 詩曰 宜與
 悅也 詩曰 我頭頂也 上 耄老也 八十 輶輕也 詩
 德輶 心則夷 綯絞也 綯絞 訛化也 詩曰 四國
 如毛 倭淺也 詩曰 戎僕收 綯絞 訛化也 詩曰 四國
 是 跋躡也 跋其胡 蹇躑也 蹇其尾 蒸塵也 所以
 生塵 戎相也 相佐 飮私也 之私 孺屬也 謂親 慕
 暮也 暮然 燭熾也 熾盛也 互相訓 煢 抵本也 抵
 本 窕閑也 窕窕 淪率也 相率 罹毒也 憂思 檢同
 也 模範 垂過也 謂過 遜遜也 謂遜 斃躑也 前
 債儂也 却珍也 謂珍 曷盍也 盍何 虹潰也 潰
 敗 陪闇也 陪然 翻膠也 膠黏 孔甚也 厥其也 夏
 禮也 謂常 閣臺也 城門 囚拘也 謂拘 攸所也 展
 適也 得自申 展 鬱氣也 鬱然 宅居也 休慶也 祈
 叫也 祈祭者 叫 濼幽深也 濼亦 哲智也 弄玩也

尹正也 謂官 皇匡正也 詩曰 四 服整也 服御之
 聘問也 見穀 愧慙也 極誅也 書曰 鯀 克能也 翌
 明也 書曰 翌 訟也 言 悔真也 參走也 遂退
 也 外傳曰 已復 寔仆也 頌 亞次也 諗念也 思
 念 於事而遂 奄仆也 詩曰 奄 弁蓋也 謂覆 伺
 痛也 詩曰 神 握具也 謂 振訊也 振者 閱恨也
 相怨 越揚也 揚 對遂也 詩曰 對 燬火也 詩曰
 恨如 燬燬 懈息也 宜緩也 謂 遇偶也 偶爾 相
 齊人 語曰 曩 惶暇也 詩曰 不 宵夜也 慎忼也
 鄉也 而言戲也 謂 惶暇也 詩曰 不 宵夜也 慎忼也
 謂愛 惕貪也 謂貪 樁柱也 相樁 裁節也 並併也
 生鼓 瑟 卒既也 既 懼慮也 謂 將資也 謂資 蕭
 紕也 紕衣 為蕭 遞迭也 更 矧況也 矧 廩靡也 或
 云 即倉 廩 追逃也 禮 記 訊言也 訊 問 覩也 左
 謂之 謀 今 云 沆也 沆 流 干杆也 相 杆 趾足也 足
 之 細 作 也 云 襄 駕 也 書 曰 懷 忝辱也 煥煖也 今 江
 言 塊 塙 也 土 塊 也 外 傳 曰 齊 也 謂 分 齊 也 詩 曰 餽
 饋 也 啓 跪 也 小 賜 密 也 謂 密 開 關 也 書 曰 關
 袍 襴 也 左 傳 曰 重 障 眈 也 謂 障 覩 姑 也 然 姑 謂

康也康舒緩也 綏也謂遲緩也 翮也今之羽 翬也翬翬也 者所以自 隍壑也城池空 筆舉也謂拔 典經也成 則也威儀可 苛妙也煩苛者 苦小也苦者 迷惑也法則 也復復也 逼迫也多嫉妬 般還也左傳曰般 班賦也謂布 濟渡也濟成也 濟益也所以廣異訓 綸也詩曰維絲伊緜緜 辟歷也未詳 蔡盪漉漉出 寬綽也謂寬 袞蔽也袞衣有 皇華也釋草曰昆 後也謂先後 彌終也終竟

釋訓

明明斤斤察也皆聰明 條條秩秩智也皆智思 穆穆肅肅敬也皆容儀 諸諸便便辯也皆言辭 肅肅翼翼恭也皆恭 癉癉優優和也皆和 兢兢愾愾戒也皆戒 戰戰踴踴動也皆恐動 吳吳溫溫柔也皆和 業業翹翹危也皆危 惴惴恍恍懼也皆懼 番番矯矯勇也皆壯勇 栢栢烈烈威也皆嚴猛 泐泐赴赴武也皆果毅 藹藹濟濟止也皆貌 悠悠洋洋思也皆憂 蹶蹶踏踏敏也皆捷 薨薨增增衆也皆衆 烝烝遂遂作也皆捷

委委佗佗美也皆佳麗美 低低揚揚皆佳麗美 愛也悅人故言愛也 偁偁未詳偁偁格格舉也 皆樂皆樂 綦綦孽孽戴也皆頭 慝慝媿媿安也皆好 容詳之 祁祁遲遲徐也徐安 丕丕簡簡大也皆多 存存萌萌在也萌萌未 懋懋慎慎勉也皆自 庸慤慤勞也皆勞 赫赫躍躍迅也皆盛疾 綽綽爰爰緩也皆寬緩也 赫赫躍躍迅也皆盛疾 綽綽墉墉喜也皆鼓舞 瞿瞿徐徐也皆良士 旭旭躡躡也皆小 夢夢訕訕亂也皆亂 慄慄逸逸

逸悶也皆煩 伊伊洄洄悒悒也皆迷 版版盪盪僻也皆邪 熒熒炎炎薰也皆早熱 居居究究惡也皆相 仇仇敖敖傲也皆傲慢 眦眦瑣瑣小也皆才 悄悄慘慘愠也皆賢人 瘠瘠瘦瘦病也皆失 恹恹恹恹憂也皆憂 殷殷惓惓切切悻悻欽欽京京忡忡悵悵皆憂 戛戛耜耜也言嚴 郝郝耕耕也言土 繹繹生也言種 穰穰苗也言茂 縣縣穠也言茂 桎桎穫也言禾 栗栗衆也言積聚 溘溘浙也言水 焯焯杰也言出

俵俵服也謂戴弁服峨峨祭也謂執圭璋助祭鏗鏗樂也謂鼓

音穰穰福也言饒多子子孫孫引無極也世世昌盛長無窮

顯顯印印君之德也道君人者丁丁嚶嚶相切直也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諶諶萋萋臣盡

力也梧桐茂賢士衆地極化臣竭忠嗷嗷嗷嗷民傷服也風風

為相和百姓憂附頌歌佻佻契契愈遐急也賦役不均小

憂歎遠益急切冥冥黎黎尼居息也盛飾宴安哀哀悽悽懷報德也悲苦征役條條嘒嘒罹禍毒也悼

道穢塞美蟬鳴自得傷已失所遭晏晏且且悔爽忒也絕非

根士根士皇皇瑄瑄素食也識無功德懼懼悒悒

憂無告也賢者憂懼憲憲洩洩制法則也佐典

設教令也諛諛謫謫崇讓愚也樂禍助虐翕翕訛訛

莫供職也賢者陵替速速感感惟速鞠也賤人專祿國侵削抑抑密也威儀秩秩清也賢士永哀念窮迫朔朔方也謂幽不俛不

來也不可待是不適不蹟也言不循軌跡也不徹不道

也徹亦不復來勿念勿忘也勿念萋萋謗忘也義見伯兮

道也道也每有雖也詩曰每有良饋酒食也猶今云饋饋

每有雖也詩曰每有良饋酒食也猶今云饋饋

逆舞號零也零之祭舞者暨不及也公羊傳口暨不得已暨不蠢不遜也蠢動為惡不謙遜也如切如磋

道學也骨象須切磋而為器如琢如磨自脩也王石之被雕磨瑟兮僖兮恂恂也言戰赫兮烜

兮威儀也貌光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斐文道

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常思既微且煇煇煇

為微腫足為煇帶脚脛是刈是穫穫者之也

為為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指處大張仲孝

友周宣王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有客宿宿

言再宿也有客宿宿信言四宿也再宿為信重言

美女為媛好媛美士為彥彥彥其虛其徐威

儀容止也雅之貌猗嗟各兮目上為名眉服式

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言至微之子者是子也所

詠徒御不驚驚者也步挽禮禔肉袒也脫衣而

暴虎徒搏也空手馮河徒涉也無所遠條口柔

也遠條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戚施面柔也屈已卑

人常俯似之亦以名云夸毗體柔也身以柔

順人婆娑舞也容者擗拊心也謂推矜憐撫掩

也順人婆娑舞也容者擗拊心也謂推矜憐撫掩

之也謂慰也緘羔裘之縫也經飾羔裘毳也謂之謂謂之帳今江東亦侮張誑也無或凡曲者為罨毛詩傳曰罨曲也鬼之為言歸也尸子曰古者謂

釋親

宗族父為考母為妣禮記曰生曰父母妻死曰

尚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聽聽祖考之
舜訓如喪考妣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
仲子者何前之母也蒼頡篇曰考妣延年書曰
嫡下虞詩曰

爾雅上

非死生之異兄弟為姊妹為娣即足此例也父之考為王父

父之妣為王母尊加王者王父之考為曾祖王父

王父之妣為曾祖母重也曾祖母王父之考為

高祖王父曾祖母王父之妣為高祖母高者言

父之世父叔父為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為

從祖祖母從祖而別父之舅弟先生為世父後

生為叔父世有為嫡者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

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姊妹

為姑父之從父舅弟為從祖父父之從祖舅弟

為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為族舅弟族舅弟之子

相謂為親同姓同姓之親兄之子弟之子相謂

為從父舅弟從父子之子為孫孫猶子為

曾孫曾猶曾孫之子為玄孫玄者言親玄孫之

子為來孫言有往來孫之子為舅孫舅後也汲

不窟之舅孫舅孫之子為仍孫仍亦仍孫之子為雲

孫言輕遠王父之姊妹為王姑曾祖母父之姊

妹為曾祖母王姑高祖母王父之姊妹為高祖母王姑

父之從父姊妹為古人之從祖姊妹為族

祖姑父之從父兄弟父之從

祖舅弟之母為族祖母王母父之兄妻為世母父

之弟妻為叔母父之從父舅弟之妻為從祖母

父之從祖舅弟之妻為族祖母父之從祖祖父

為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為族曾王母父之

妻為庶母祖母王父也舅兄也今江東人

母通言舅母之考為外王父母之妣為外王母母之

王考為外曾王父母之王妣為外曾王母異姓

外母之舅弟為舅母之從父舅弟為從舅母之

姊妹為從母從母之男子為從母舅弟其太
子為從母姊妹

妻黨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謂我舅者吾謂之舅

然則亦宜呼婿為甥孟子曰帝館甥于二室是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

甥妻之舅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四人體敵故更相為甥甥

猶生也今人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同出謂俱已相呼蓋依此

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詩曰誰公維私男子謂姊妹

之子為出公羊傳曰蓋舅出女子謂舅弟之子為姪左

曰姪其冒曰之子為歸孫女

平子之公羊傳曰為姪後生

為姊同出謂俱嫁事一夫傳曰諸侯娶一國二國生媵之以姪從媵者何弟也此

即其也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弟之妻為婦猶今言新婦是

也長婦謂稚婦為姊婦姊婦謂長婦為如婦相呼先後或云妯娌

婚姻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

則曰君舅若姑沒則曰先舅先姑國語曰吾聞之先姑謂

夫之庶母為少姑夫之兄為兄公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

夫之弟為叔夫之姊為女公夫之女弟為女妹

今謂之女姊妹是也子之妻為婦長婦為嫡媵次婦為庶

婦女子子之夫為壻壻之父為媪媪之父為婚

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婦之父為婚

壻之父母相謂為婚姻兩壻相謂為亞詩曰碩

今江東人呼同門為僚壻婦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

弟古者皆謂婚婿婦也書曰婿謂我舅者吾謂

之甥也

爾雅卷上

爾雅卷中

釋義

釋官第五

釋器第六

釋樂第七

釋天第八

釋地第九

釋丘第十

釋山第十一

釋水第十二

釋宮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

皆所以通古今之異牖戶

之間謂之扃

扃東戶西也禮云斧扃其內謂之

家

今人稱家東西牆謂之序所以序西南隅謂

之奧

室中隱西北隅謂之屋漏詩云不媿於

東北隅謂之宦

宦見禮東南隅謂之突禮曰婦

隱闔

樞謂之根樞達北方謂之落時門

樞謂之根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門

樞謂之根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門

樞謂之根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門

樞謂之根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門

樞謂之根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門

樞謂之根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門

樞謂之根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門

之臺四方有木者謂之榭起屋榭謂之傳傳謂之

突戶持棟植榭榭謂之梁榭大其上楹謂之棨

柱也關謂之榭榭上榭謂之棨榭上榭謂之棨

謂之榭榭上榭謂之棨榭上榭謂之棨

謂之榭榭上榭謂之棨榭上榭謂之棨

謂之榭榭上榭謂之棨榭上榭謂之棨

謂之榭榭上榭謂之棨榭上榭謂之棨

連謂之窳窳窳謂之窳窳窳謂之窳

兩階間謂之鄉鄉鄉謂之鄉鄉鄉謂之鄉

羣臣之門羣臣羣臣謂之門羣臣羣臣謂之門

謂之闕闕闕謂之闕闕闕謂之闕

謂之闕闕闕謂之闕闕闕謂之闕

謂之闕闕闕謂之闕闕闕謂之闕

謂之闕闕闕謂之闕闕闕謂之闕

謂之闕闕闕謂之闕闕闕謂之闕

謂之闕闕闕謂之闕闕闕謂之闕

謂之闕闕闕謂之闕闕闕謂之闕

謂之闕闕闕謂之闕闕闕謂之闕

謂之闕闕闕謂之闕闕闕謂之闕

傳說道一達謂之道路長二達謂之岐旁岐道出

也三達謂之劇旁今南陽冠軍樂鄉數道四達

謂之衢四出五達謂之康史記所謂六達謂之

左傳曰得慶氏七達謂之劇驂三道交復有

北海劇縣八達謂之崇期四道九達謂之達四

有出後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

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皆人

以名云隄謂之梁即橋也或曰石絕石杠謂

之倚乘石木中以爲步渡約也孟子曰室有東

西廂曰廟夾室無東西廂有室曰寢但無室

曰榭榭即今四方而高曰臺陝而修曲曰臺長

釋詁

木豆謂之豆豆禮器也竹豆謂之籩籩亦瓦豆謂之

登登即膏益謂之缶益也甌瓠謂之瓠瓠小甕長

康瓠謂之甌瓠也買証曰斲斲謂之定斲斲

謂之鍤鍤也斛謂之鑿鑿皆古綬綬皆古綬

戩魚罔也今之百索苦是亦謂綬綬皆古綬

留毛詩傳曰留曲梁巢謂之汕今之雀謂之罩

捕魚也捕魚糝謂之岑今之作糝者糝積於木於水中

捕取鳥罟謂之羅羅謂羅兔罟謂之罝罝謂兔

罟謂之罟罟其疑罟謂之罟罟罟魚罟謂之罟

最大罟也罟謂之罟罟罟也罟謂之罟罟罟

今江東云罟謂之罟罟罟也罟謂之罟罟罟

也以捕鳥罟謂之罟罟罟罟謂之罟罟罟

亦罟名律謂之分律謂分大版謂之業業謂

之謂之縮之縮者約束之罟謂之罟罟罟

罟謂之罟罟罟罟謂之罟罟罟罟謂之罟

純純衣杭謂之筭衣謂之衣皆謂之襟襟謂之

裾裾後衿謂之衿衿謂之佩衿謂之袂袂謂之

衽謂之衽衽謂之衽謂之衽衽謂之衽謂之衽

之襜今蔽婦人之褙謂之綺綺謂之綺謂之綺

交落帶繫於體因裳削幅謂之縠縠謂之縠謂之縠

車前謂之輶輶謂之輶謂之輶輶謂之輶謂之輶

之禦以車後謂之蔽後謂之環謂之拍環謂之

謂之鞮鞮謂之鞮謂之鞮鞮謂之鞮謂之鞮

鞮謂之鞮鞮謂之鞮謂之鞮鞮謂之鞮謂之鞮

鞮謂之鞮鞮謂之鞮謂之鞮鞮謂之鞮謂之鞮

搏者謂之糲糲相米者謂之粳飯中肉謂之貳有腥

魚謂之餒肉曰脫之麋鹿之屬通為肉

魚曰斲謂削也冰脂也註于云肌膚若水肉謂

之羹肉臠也廣雅魚謂之鮪鮪鮪也見

之醢肉有骨者謂之醢雜骨謂之醢禮康謂之醢未

謂之近江東呼也鼎絕大謂之鼎鼎大圍尊上

謂之彝鼎也附耳外謂之武武耳款足者謂

之鬲鼎也鬲謂之鬲詩曰鬲鬲也京州璵璠

也璵璠者玉瑞玉十謂之區雙玉曰璵璠羽本謂

之翮鳥羽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縹百羽謂之

縹別羽數多木謂之虞植者名也旄謂之旄

旄牛謂之藪藪者菜茹之白蓋謂之苦白茅

今江東黃金謂之鑿其美者謂之銀白金謂之

銀其美者謂之鏤此皆道金銀之別名鏤金謂

之鈇周禮曰祭五帝及精者鏤即紫磨金鏤金謂

謂之甯犀謂之削木謂之剡玉謂之雕左傳曰

工則剡之五者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

皆治模之名

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六者皆治器之名琢琳

玉也琢琳美玉名簡謂之璽今簡不律謂之箏呼箏

為不律也語之變轉減謂之點以筆減絕澤謂之銑銑即

言最有光澤也國語曰金鏃翦謂之鏃今之

也骨鏃不翦羽謂之志今之骨弓有緣者謂之

弓綠者綴纆之無緣者謂之弭今之角弓也左

以金者謂之鈇以唇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

用金蚌玉飾弓兩頭因珪大尺二寸謂之珪

取其類以為名珧小蚌珪大尺二寸謂之珪

珪珪璋大八寸謂之琬珪也璧大六尺謂之宜

瑄瑄書所云肉倍好謂之璧好肉倍肉謂之瑗

瑗好肉倍肉謂之瑗

孔大而肉好者一謂之環孔邊綖綖也即佩玉

以連繫瑞玉者一染謂之緗紅也再染謂之頡

因通謂之緗緗也青謂之蔥青黑謂之黓黓

赤三染謂之纁纁也青謂之蔥青黑謂之黓黓

貌周禮曰陰谷謂之黼黼文畫斧即謂之柢柢

祀用黓牲禮谷謂之黼黼文畫斧即謂之柢柢

皆物之即即雕謂之琢治玉尊謂之茲公羊傳

即底通語也名也尊謂之茲公羊傳

茲茲者竿謂之箄箄也箄謂之箄箄也箄中絕謂之

辨中斷也革中辨謂之鞞復分鞞也刻鏤物自

中尊也小者不

宮謂之重商 謂之敏角 謂之經徵 謂之迭羽 謂

之柳 皆五音之別 大瑟謂之麗 長八尺一寸廣

七 名其義 大瑟謂之麗 長八尺一寸廣

五 大鼓謂之鼓 小者謂之應 詩曰應棗

大磬謂之磬 形似琴 大笙謂之巢 列管

管端大者 小者謂之和 十三簧者 卿射記曰

篪謂之沂 篪以竹為之 長尺四寸 吹之

二寸廣雅 大埴謂之埴 埴燒土為之 大如鴉子

如鴉子 大鐘謂之鏞 亦名鏞 音博 其中謂之

剝小者謂之機 大蕭謂之言 長尺四寸 小者

謂之筊 十六管長尺二 大管謂之簍 管長尺四

有底賈氏 其中謂之篴 小者謂之箛 大者謂

之產 箛如笛三孔而短 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

約徒鼓瑟謂之步 獨作 徒吹謂之和 徒歌謂之

謠 詩云我徒擊鼓謂之 歌或謂之徒鼓鐘謂之

修徒鼓磬謂之蹇 未見義 所以鼓祝謂之止

漆桶方二尺四寸 深一尺八寸 中有椎 所以鼓

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 其椎名 所以鼓

敵謂之鏡 刺以木長尺 標之鏡者其名 大鼓

謂之麻小者謂之料 麻者音微而長也 和樂謂

之節 釋天

四時 寄蒼蒼天也 天形穹隆其色 春為蒼天

蒼蒼 夏為昊天 言氣 秋為旻天 旻猶愍也 冬

為上天 言時無事在 上臨下而已

祥春為青陽 氣青而 夏為朱明 氣赤而 秋為白

藏 氣白而 冬為玄英 氣黑而 四氣和謂之王燭

道 春為發生 夏為長歲 秋為收成 冬為安寧

此亦四時之別 號尸 四時和為通正 通平謂之

景風 所以致 其兩時降萬物以嘉 莫不謂之醴

泉 所以出 醴泉

災穀不熟為饑 五穀 蔬不熟為饑 凡草菜可食

果不熟為荒 果木 仍饑為荐 連歲不熟左傳

歲陽 太歲在甲曰闕途 在乙曰旃蒙 在丙曰柔

兆 在丁曰強圉 在戊曰著雍 在己曰屠維 在庚

曰上章 在辛曰重光 在壬曰玄黓 在癸曰昭陽

歲名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在卯曰單闕 在辰曰

大歲

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祥在未曰協洽

在申曰涪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闍茂在亥曰

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載歲也夏

曰歲取歲星商曰祀取四時周曰年取禾唐虞

曰載取物終更始

月陽月在甲曰暈在乙曰橋在丙曰修在丁曰

圍在戊曰厲在巳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

壬曰終在癸曰極

月名正月為陬離騷云攝提二月為如三月為

病四月為余五月為臯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

月為壯九月為玄國語云至於十月為陽純陰

嫌於無陽玄月是也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皆月之別

故以名云詳通者故闕而不論

至北其事義皆所未

風雨南風謂之凱風詩曰凱東風謂之谷風詩

習曰北風謂之涼風詩云北西風謂之泰風詩

谷風其涼扶搖謂之森暴風從

有旋暴風焚輪謂之積暴風從

風與火為庀庀庀熾迴風為飄旋風日出而風

為暴詩云終風而雨土為霾詩曰終陰而風為

風且暴

晴且晴天氣下地不應曰霽言蒙地氣上天

不應曰霧霧謂之晦言晦蟬螻謂之雲蟬螻虹

也俗名為美人虹蛟為擊貳蛟雌也見離騷

子江東呼李音李今日為蔽雲即暈氣五疾雷為霆雷者謂

霹靂霹靂謂之霹靂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霓霓

雨謂之凍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為凍雨灑塵是也

凍音東西之東小兩謂之霰詩曰益之久雨謂之淫

左傳曰天淫謂之霖雨自三日濇謂之霖今南

呼雨止為

星名書星角亢也數起角亢列宿天根氏也角

下繫於氏若天駟房也龍為天駟故房大辰房

木之有根龍星明者以為大火謂之大辰大火心

心尾也時辰故曰大辰箕斗之問漢津也

候主焉箕斗南斗星紀斗牽牛也牽牛斗者日月

箕龍尾斗南斗星紀之津梁星紀斗牽牛也五星之所終始

故謂之玄枵虛也枵之言耗亦虛意顯頤之

虛虛也位在北方比陸虛也虛星之營室謂之

定定正也作宮室皆姬背之口管室東壁也管

東壁星四方降婁奎婁也婁為溝瀆大梁昴也

似口因名云

故名降

西陸昂也昂西方之宿濁謂之畢掩兔之畢或呼為濁同星

形以味謂之柳味朱鳥柳鶉火也鶉鳥名火北

極謂之北辰北極天之中何鼓謂之孟牛今荆楚人呼牽牛星為楸鼓

方為彗星為楸槍亦謂之字言其形字字似掃彗春星為狗

祭名春祭曰祠祠言食夏祭曰禘禘言祭秋祭曰嘗

穀穀新冬祭曰蒸蒸物也祭天曰燔柴既祭積祭地

曰瘞瘞祭埋祭山曰瘞縣或瘞或縣置之於

是也祭川曰浮沈或浮或沉祭星曰布於地

祭風曰磔俗當天道中磔狗是禘是禘師祭也

師出征伐類於上既伯既禱馬祭也伯祭馬祖

力必先禘大祭也五年一繹又祭也祭之明日

周曰繹春秋經曰商曰彤書曰高夏曰復復祭

講武春獵為蒐搜索取夏獵為苗苗除害秋獵

為獮獮殺冬獵為狩無所擇宵田為獫狝管天子

獫狝今江東亦呼獵為獫狝火田為狩放火

連或曰即今夜獵載鑪照也火田為狩放火

獵亦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土大社起大事動

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有事於社

振旅闐闐闐旅整衆闐闐出為治兵尚威武

也幼賤在前入為振旅及尊卑也尊老在前

素錦綢杠以白地錦纁帛纁帛終也素陞

龍于繆繆白龍於練旒九練旒所著素陞

維以縷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太常是也緇廣

充幅長尋曰旒帛全幅繼旒曰旒帛績旒末為

詩注旒首曰旒載旒於竿頭如有鈴曰旒縣鈴

龍於旒錯革鳥曰旗此謂合利鳥皮毛置之竿

因章曰旒復畫之周禮云通帛為旒

九州兩河間曰冀州自東河河南曰豫州自南

漢河西曰雒州自西河漢南曰荊州自漢南至

江南曰揚州自江濟河間曰兗州自河東濟

東曰徐州自海燕曰幽州自易水齊曰營州

自魯東至海

此蓋殷制

十藪魯有大野今高平鉅野縣晉有大陸今鉅

廣河澤 秦有楊陰 今在扶風 宋有孟諸 今在梁

是也 楚有雲夢 今南郡華容縣東 吳越之間有

具區 今吳縣南太湖 齊有海隅 海濱 燕有昭余

和 今太原鄆陵縣 卽有圃田 今豫陽中牟縣 周

有焦護 今扶風池陽

八陵東陵 隄南陵 息慎 西陵 威夷 中陵 朱滕 北

陵 西隄 鴈門 是也 即鴈門 陵莫大於加陵 今在

開 梁莫大於漢梁 漢水名 墳莫大於河墳 在

九府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 玕琪焉 醫無

今在遼東 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 箭焉 會稽

山名今在山陰 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 象焉 梁

犀牛皮角 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 華山

象牙骨 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珍珠焉 霍山

屬之 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珍珠焉 霍山

縣東北 珠如 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 琳

琅玕焉 琅玕美玉名 琅玕狀似珠也 北方之美

者有幽都之筋角焉 幽都山名 謂 東北之美者

有斥山之文皮焉 虎豹之屬皮 中有岱岳與其

五穀魚鹽生焉 言一山有

魚鹽之饒

五方東方有比目魚焉 不比不行 其名謂之鰈

狀似牛 脾鱗細紫 黑色 一眼兩片相合 乃得

行 今水中所在 有之 江東又呼為王餘魚 南

方有比翼鳥焉 不比不飛 其名謂之鸚鵡 青赤

色 一目一翼 西方有比肩獸焉 與邛邛 距虛 比

為邛邛 距虛 齧其草 卽有難邛邛 距虛 負而走

其名謂之壓 呂氏春秋曰 北方有獸 其名爲壓

邛邛 距虛 亦宜鼠 後而乘 前則頻 走則顛 然則

故須壓 食之 今鴈門 廣武 縣夏屋 山中有獸 形

如兔 而大 相負 共行 上 北方有比肩民焉 迭食

而迭望 此卽半體之人 各有一目 一鼻 一孔 一

臂 一脚 亦猶魚鳥之相合 更望 備驚 急

中有枳首蛇焉 岐頭蛇也 或曰 今江東 呼兩

四方中國之異氣也 頭蛇爲越王約髮 亦名琴絃 此

野邑外謂之郊 郊外謂之牧 牧外謂之野 野外

謂之林 林外謂之垆 邑國都也 假令百里之國

五十里之界 界各十里也 下溼曰隰 大野曰平 廣平曰原 高平曰陸 大陸

曰阜 大阜曰陵 大陵曰阿 可食者曰原 可種穀

陂者曰阪 陂阪不平 下者曰溼 公羊傳曰 田一歲曰菑 今江

初耕地 及 二歲曰新田 詩曰 于三歲曰畚 易曰 不

草爲蒔 四極 東至於泰遠 西至於邠 國南至於濮 鈞 北

至於祝栗謂之四極皆四方極遠之國 觚竹北戶西王

母日下謂之四荒觚竹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北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九夷在東八狄在西北

西至日所入為太蒙即蒙地也 太平之人仁丹穴之

人智太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地氣使之然也

釋丘

丘一成為敦丘成猶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為敦

再成為陶丘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 再成銳上為融丘頂者三成為崐崙丘故以名云 如蔡者蔡丘車祭也或云蔡謂稱田陸垆 如階者階丘水中小 水潦所止

泥丘頂上汚下者 方丘胡丘形四 絕高為之京人力

非人為之丘地自然生 水潦所埒丘埒水繞環之 上

正章丘頂澤中 有丘都丘澤中 當途梧丘道途

出其右而還之畫丘言為道所規畫 途出其前戴丘道

南途出其後昌丘道出北 水出其前消丘水出其

後沮丘水出其右 正丘水出其左 營丘今齊之

水過其南及東如履敦者敦丘敦孟 遷迤沙丘旁行左

高咸丘右高臨丘前高旄丘詩云旄丘 後高陵

丘偏高阿丘詩云陟彼阿丘 宛中宛丘宛謂中 丘背有

丘為負丘此解宛丘中央隆峻 左澤定丘右陵

秦丘宋有太丘柱 如叔畝丘丘有壟界 如陵陵

阜陵大丘上有丘為宛丘嫌人不了 陳有宛丘

今在陳縣晉有潛丘今在太原 淮南有州黎丘今在壽春

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

之殆自別更有魁梧桀大者五

但末詳其名號今者所在耳

厘屋厘屋酒而高岸 厘水邊酒謂深也視夷上

洒下不滑厘上平坦而下水噴隈 今江東呼為

曰漁者厘內為隩外為隈厘表 畢堂今江

不爭隈厘者為岸 岸上許岸上墳大

道名畢其邊重厘岸 者為岸岸上許岸上墳大

若堂之備重厘岸 者為岸岸上許岸上墳大

防隈洪為厘 謂水窮潰汜承無所 谷者激通於

釋山

河南華山華陰 河西嶽嶽吳 河東岱岱宗 河北恒北

山江南衡衡山 山三襲襲亦 再成英兩山一

相重

經 148-661

成坯音曰至山大而高嶺今中嶽嵩高山小而

高岑言岑銳而高嶠言峻卑而大冠小

衆歸小山小山岌大山岷屬者驛相連

獨者蜀孤上正章山上宛中隆山春岡

謂山未及上翠微近上山頂家山峯者屈屨

防者盛防山墮謂山形狹者荆州謂重

隙山狀似之因以名云左右有岸屈有大

山宮小山霍官謂圍之禮記曰小山別大山

鮮不相山絕連山中多小石礫多大石

磨石多盤木枯無草木咳詩見山上有水埧

有停夏有水冬無水梁有停山積無所通豁

與水注川同名石戴土謂之崔嵬石山上土

戴石為砥有石者山夾水澗陵夾水澗別山陵

者之山有穴為岫謂巖山西曰夕陽見山東

曰朝陽且即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

南嶽即天柱山恒山為北嶽常山嵩高為中嶽

也梁山晉望也晉國所望祭者今在焉

釋水

水泉泉一見一否為澱井一有水一無水

為瀾山海經曰天井夏有濫泉正宮王出涌

出也公羊傳曰直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從

沈泉允出允出尺出也從溪闕流川通過辨

回川流澼反入即河木夾出後還入者渾沙出

同流肥毛詩傳曰所出漢大出尾下今河東汾

口如車輪許濟亦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

中階上又有一廣源皆相通在汾陰者人

猶是也尾水醜曰醜水自河出為澼淮為濟

濟為澼汶為澗洛為波漢為潛書曰淮為濟

江為沱書曰岷山導過為洵頰為沙汝為澱

出別為小水之名水決之澤為沂中者亦名

為決復入為汜復去河水清且瀾大波為

瀾言渙小波為淪言蘊直波為徑有徑江有沱

河有澼汝有澱此故上水別出許水厓水澱

草交為湄詩曰居濟有深涉之處深則厲淺

則揭揭者揭衣也謂衣也以衣涉水為厲衣謂系

膝以下為揭膝以上為涉絲帶以上為厲自

也潛行為泳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汎汎揚舟

縛網維之縛維也索網綆也綆天子造舟比船

諸侯維舟維連四船大夫方舟併兩士特舟單庶人

乘泝併木以渡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

溝曰澮注澮曰瀆此皆道水轉相注所入之處名逆流而上曰

汭汭于汭順流而下曰汭游皆見正絕流曰亂直橫流

亂于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水中釋水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泚小

泚曰坻人所為為瀡人力

河曲河出崑崙虛色白山海經曰河出崑崙

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潛流地中汨激沙壤所

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公羊傳曰河曲流

九河徒駭今在成平縣太史今所在馬頰河勢

如馬頰覆水中有狀如覆釜胡蘇東莞縣今有

未簡水道繁約紫鈞盤水曲如鈞南洋水多厥快可勝

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 卷終

爾雅卷下

釋草第十三

釋蟲第十四

釋鳥第十五

釋獸第十六

釋畜第十七

釋草第十八

種者蒼蔥 薜山薜廣雅云山薜當歸當 椴木椴木椴

椴木椴木椴 檉木檉木檉 木山木山木

木似削而生山中 楊柳似削而肥大 前王前王

王王 薜薜 藜藜 葛葛 藜藜 葛葛

葛葛 藜藜 葛葛 藜藜 葛葛

藜藜 葛葛 藜藜 葛葛 藜藜

葛葛 藜藜 葛葛 藜藜 葛葛

藜藜 葛葛 藜藜 葛葛 藜藜

葛葛 藜藜 葛葛 藜藜 葛葛

藜藜 葛葛 藜藜 葛葛 藜藜

葛葛 藜藜 葛葛 藜藜 葛葛

柔稷今江東人衆林謂戎叔謂之苳菽謂

并草百草名荒雀弁未蒨來即瓊鳥菴莢

荻菴莢未黃兔瓜瓜似荻莢豕首本

呼一名蟻蟻今江東弃馬帚似著可以日

羊未荻牛斬今馬斬葉細斂莢宜為旅

俗呼荻荻大根洩灌未茵芝一歲三筍竹萌切

者筍竹別名儀禮曰湯在建莢羅亦日莢莢

荻菴莢經履未荻接余其葉符莢生水中莢

之亦呼為荻荻音杏白華野管白華管子日莢

白斬即上非芴即土菴當大葉白華根如莢委

莢長表白裏青根大如箭筍有莢莢挾而胸

芋莢詳竹篇蓄道旁可食又莢節好生莢寒漿今

曰苦莢音針解若莢花如山莢莢或曰莢也開

西謂之解莢莢莢莢白莢味灼其紹味俗呼也

若子但小如的為鳥此生下田前似龍須而細

類莢莢而細稀矣地生穰草鉤矣大如樹指中

似初食籩鴻蒼也蘇桂荻荻荻荻荻荻荻

生可食籩鴻蒼也蘇桂荻荻荻荻荻荻荻

澤荻荻荻荻荻荻荻荻荻荻荻荻荻荻荻

秬黑黍詩曰維秬秬秬秬秬秬秬秬

二米得黍三斛八斗是秬稻今沖國葛莢莢

亦猶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

筍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

似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

皆似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

養也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

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

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

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

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

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

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

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

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

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

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

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

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

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莢

爾雅下

袍霍首素華軌詳木 芟夫王芟草生海邊似

人采以似紫茶也 葦月爾似歲馬藍冬藍也 姚莖

涂蘇未詳 羊地黃一名地髓江 蒙王女蒙即唐也

拔龍葛似葛蔓生有節江東呼為龍 遼牡茅白

菴耳苓廣雅云菴耳也亦云胡泉江東呼

盤族廣雅云紫菴非也初生齋 瓊今藥草

本草繁田胡詳 杜榮今莖草似荊皮可 稷童

梁類也蔗鹿鹿即菴也今江東呼為蔗 的敦

實也購商蔓出可啖江東用莖魚 荊勃荊一名

石芸木蔓繞棘 今遠恙也似麻黃赤華葉

刺草刺針也關西謂之刺棘 蕭秋即薄海藻

白子如小 大苦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

地黃似 芣苢馬鳥馬車前 今車前草大葉長

呼為似 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 夫所帶得青

絲綸細綸也海中草生 帛似帛布似布華山

有之草葉有象布帛者因 芡東蟲詳 絲馬羊齒

草細葉葉羅生而毛有似羊齒今 落慶吉今菓

注東呼為馮齒 者以取綸

爾雅下

春生葉有似於古 牽柎胸詳木 葵之醜秋為蒿醜類也

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為蒿 芙蕖其實葵 葵與葵頭皆有

得蕙 葵茶即疾 蕙芳皆芳茶之別名方 菁醜芳

其類皆葭 華即今 蕙呼為 蕙呼為 蕙呼為

葭葭 葭葭 葭葭 葭葭 葭葭 葭葭

為葭 葭葭 葭葭 葭葭 葭葭 葭葭

初生者皆名 葭葭 葭葭 葭葭 葭葭 葭葭

葭葭 葭葭 葭葭 葭葭 葭葭 葭葭

葭葭 葭葭 葭葭 葭葭 葭葭 葭葭

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釋木

稻山榎 榎榎 榎榎 榎榎 榎榎 榎榎

禮記曰榎 榎榎 榎榎 榎榎 榎榎 榎榎

日以 榎榎 榎榎 榎榎 榎榎 榎榎

站站 榎榎 榎榎 榎榎 榎榎 榎榎

食之少 榎榎 榎榎 榎榎 榎榎 榎榎

而庫 榎榎 榎榎 榎榎 榎榎 榎榎

今江東亦呼為榎

七

酒蛸蟬小者蛸蛸屬見埤蒼或曰即蜃小者蛸
 杯王蛸龜俯者靈行頭仰者謝行頭前弁諸果
 甲前後弁諸獵甲後左倪不類行頭左庠今江
 以甲右倪不若行頭右庠為右貝居陸賧在水
 者蛸水陸異名也貝中肉大者鮐貝書大傳曰大
 渠謂卑輞小者鮐今細貝亦有紫玄貝貽貝黑
 也餘貶黃白文以黃為質餘泉白黃文以白為
 文點今之紫貝以白為文點而頰類者中央而大而
 險險者謂蟻小而梢即上小貝構謂狹而而大而
 蝮屬大眼最有毒今騰騰蛇龍類也能與雲霧
 淮南人呼蝮子音惡蝮蛇而遊其中淮南云
 蝮王蛇故曰王蛇蝮虺博三寸首大如壁
 身廣三寸頭大如人擘指鮐大者謂之鮐魚今鮐
 此自一種蛇名為鮐鮐大者謂之鮐魚枕謂之丁
 鮐四脚前似獼猴後似狗聲魚枕謂之丁魚枕
 如小兒啼大者長八九尺魚枕謂之丁魚枕謂之丁
 骨中形似篆書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似篆
 丁字可作印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似篆
 書字因以名焉禮記曰魚去乙然則一曰神龜
 龜之骨體蓋似內丁之屬因形名之一曰神龜神
 龜之最二曰靈龜治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
 今甯鳴龜一三曰攝龜小龜也腹甲曲折解能
 名靈鳴能鳴自張開好食蛇江東呼

為陵四寶龜書曰遺我五曰文龜甲有文彩
 靈龜伏見龜策傳七曰山龜甲有文彩
 冊甲書六曰絃龜伏見龜策傳七曰山龜
 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此皆說龜生之
 鼠耳物有含異氣者不可以常理推然亦無所怪
 佳其鳩鳩今鳩鳩鳩鳩似山鵲而小短尾青
 呼為鳩鳩鳩今之布穀也江鵲鳩鳩今之布穀也
 自呼江東鳩鳩今之布穀也江鵲鳩鳩今之布穀也
 名為鳥鳩鳩今之布穀也江鵲鳩鳩今之布穀也
 而鳥擊鳩鳩今之布穀也江鵲鳩鳩今之布穀也
 而有別鳩鳩今之布穀也江鵲鳩鳩今之布穀也
 鳩天狗小鳥也青似翠食天狗大如鸚鵡
 作聲今江東名鸚鵡鸚鵡今之鸚鵡鸚鵡今之
 之天鸚音綱鸚鸚今之鸚鸚今之鸚鸚今之
 如舒鸚今江鸚鸚今江鸚鸚今江鸚鸚今江
 東呼鸚今江鸚鸚今江鸚鸚今江鸚鸚今江
 以厭鸚今江鸚鸚今江鸚鸚今江鸚鸚今江
 水災鸚今江鸚鸚今江鸚鸚今江鸚鸚今江
 之為鸚今江鸚鸚今江鸚鸚今江鸚鸚今江
 淘河鸚今江鸚鸚今江鸚鸚今江鸚鸚今江
 似鸚鸚今江鸚鸚今江鸚鸚今江鸚鸚今江
 長尾鸚今江鸚鸚今江鸚鸚今江鸚鸚今江
 齒齒鸚今江鸚鸚今江鸚鸚今江鸚鸚今江
 脂俗謂之青雀背曲食鳩好剖葦皮食
 肉好盜脂背曲食鳩好剖葦皮食

書傳云共為雄雌張氏鶴鳴鳥為如鶴短尾射

之銜矢射人或說曰鶴鳴鶴鳴鳥為如鶴短尾射

上下為鳥醜其飛也翔布翅鷹隼其飛也擊

鼓翅擊擊然疾兔馬醜其足蹠蹠指間有蹠其踵企飛

跟企其其烏鵲醜其掌縮飛縮亢鳥龍龍亢即

咽其糞其糞其糞其糞其糞其糞

其名其糞雉之暮子為鷄晚生者今呼鳥之雌雄不

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鳥少美長醜

為鷓鴣鷓鴣猶留離詩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

而毛謂之獸貽伯勞也似鷓鴣而大左倉庚鵲

黃也其色黝黑而黃也黃因以名云

釋獸

屬麋牡麋牝麋其子麋國語曰獸其跡躡所

處絕有力狄鹿牡麋牝鹿其子麋其跡速絕有

力麋麋牡麋詩曰鹿鹿麋鹿麋鹿成其子

麋其跡解絕有力豸狼牡豸牝狼其子豸絕有

力迅兎子俗呼其跡迤絕有力欣豸子豸今

曰豸江東呼豸豸豸豸豸豸

豸豸豸豸豸豸豸豸

奏者羴羴羴羴羴羴羴羴

多故別其所所所所所所所

也其跡刻絕有力貳即豸高高高高

竊毛謂之號號號號號號號號

少髓皮碎或曰或曰或曰或曰或曰

帝時南郡獲白虎黑虎黑虎黑虎黑虎黑虎

虎而黑毛深者為深者為深者為深者為深者為

此種類也或說或說或說或說或說

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驢似鼠而黑似鼠而黑似鼠而黑

虎醜其子狗絕有律曰律曰律曰律曰律曰

今或呼豸豸豸豸豸豸豸

名豸白狐其豸豸豸豸豸豸豸

豸狗足似似似似似似似

能黃白文能能能能能能能

豸羊似羊而大而大而大而大而大

者此是也應應應應應應應

小豸豸豸豸豸豸豸豸

即豸豸豸豸豸豸豸豸

豸豸豸豸豸豸豸豸

食虎豹即師子也出西域漢順帝時踈勒王來獻犍牛及師子穆天子傳曰後視日走

五百驕如馬一角不角者驥得一年九貢郡

一角角如鹿茸此即驕也今深獺如羊

山中時或見之亦有無角者獺如羊

大角角情麀身牛尾一角

出西方如麀善登木

如麀善登木健上

狗文如狸兜似牛

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者即食角池小而不好食棘亦有一角

者乘毛刺

也山海經曰其狀如人面長黑身有毛及踵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郡山中亦有此物大者

長丈許俗呼狸狐

之曰山都狸狐

頭處蒙頌

出之孫亦猓

色蒼黑能覆

持人好顯威夷

贊有力出西海大秦國有

如狗似獺猴黃黑色多鬚

香迅其頭能攀石

蛟鼻露向上兩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

指江東人亦取時善聚

狙說者云

鼠鼠

正曰鼯鼠

亦名鼯鼠

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鼯鼠

食粟豆關西呼為鼯鼠

鼠鼠

百鼯鼠

鹿曰鼯鼠

鼠曰鼯鼠

須曰鼯鼠

曰臭鼯鼠

馬屬驢

外塞驢

如鼓驢

素時有驢

驢驢

驢驢

驢驢

驢驢

驢驢

驢驢

即馬高八尺膝上皆白惟馬四散皆白

皆白首俗呼為前足皆白驤後足皆白狗前右

足白啓左傳曰左白蹄前左後右足白驤左白

馬後左脚白易驪馬白腹驪黑尾驪馬白蹄

驪黑尾白州驪尾本白驤尾尾白驤尾

白駒頰白顛馬也白達素縣謂漫臚微齒面

頰皆白惟馱頰回毛在膺宜乘樊光云俗呼之

馬法旋毛在腹下在肘後減陽在幹第方角在

背闊廣皆別族毛逆毛居馱逆刺馱牝牡詩

駝牝三千馬七尺玄駒駝駝玄駒小馬別名

巴止為駝見周禮今江東呼駝耳或曰此即駝

良馬名壯曰隆馬為音質牝曰駝名駝白

駝黃白驤駝其馬驪馬黃脊驪馬黃脊驪皆

春黃青驪駝今之青驪驪驪色有深淺斑駝

青驪繁驪駝記曰周人黃馬繁驪繁驪白雜

毛鴉鳥駝黃白雜毛駝今之桃陰白雜毛駝

泥鴉今之蒼白雜毛駝詩曰有彤白雜毛駝

白馬白馬黑風駝禮記曰夏后白馬黑脣駝黑

形赤白馬黑風駝禮記曰夏后白馬黑脣駝黑

咏駝今之淺其色一目白欄二目白魚似魚目

有驪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純戎事齊力

牛屬摩牛出巴中爆牛即犛牛也領上肉犛腓

肉較一邊健行者日三百餘里犛牛犛牛庫小

今又呼果下牛犛牛即犛牛也如牛而大肉數

出廣州高涼郡犛牛即犛牛也如牛而大肉數

山多犛牛犛牛也犛牛犛牛今無犛牛未角一

俯一仰犛牛角皆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

此宜通謂黑背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

皆別牛黑其子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

力欣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

羊屬羊牡粉謂吳羊牝羊詩曰牝羊夏羊黑殺

一短角三養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

俗呼五月絕有力畜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犛

狗屬大生三獲二師一獬此與猪生子義未成

毫狗犛毛者長喙儉短喙獨獨獨獨獨獨獨

力挑危狗也詩曰無使獨獨獨獨獨獨獨

雞屬雞大者蜀蜀子雜雞子未成雞鍾

雞屬雞大者蜀蜀子雜雞子未成雞鍾

雞屬雞大者蜀蜀子雜雞子未成雞鍾

東呼雞少者 絕有力奮 諸物有氣力多者無云
 曰健音練 健自奮迅故皆以名云
六畜 馬八尺為駮 周禮云馬八尺為駮 牛七尺為犝 羊六尺為羝 狗四尺為獒 豕五尺為豮 犬高四尺曰獒 即此義 雞三尺為鶩 陽濞
 九十其犝 羊六尺為羝 尸子曰大羊 犝五尺為
 亦見尸子曰大豕為豮 五尺為 狗四尺為獒 豕五尺為豮
 有善狗謂之獒也 尚書孔氏 雞三尺為鶩 陽濞
 傳曰大高四尺曰獒 即此義 雞三尺為鶩 陽濞
 古之名雞

爾雅卷終

十三經解詁

學而第一

此聖門 自得之 學有若 終身不 之其學 不蓋知 即行也 人之生 必本其 父母一 木之無 故有子 故有子 論語上 以務本 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厭。說學。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子曰。溫。子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子曰。

父之行安
 於嚴而日
 和也而所
 不行則於
 亦不加和
 也非於禮
 而自和禮
 與和一也
 於於禮也
 加和則禮
 日禮而和
 日禮而和
 自禮而在
 也知自和
 禮達亡也

父在觀其志三父沒觀其行三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子曰君加和則禮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日禮而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論語上
 二
 三
 四
 五

政刑非德
 禮不立德
 禮非政刑
 不行並行
 不悖
 至八非以
 從心不踰
 為至也
 年七十二
 所達如此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其兩以
 年之將
 矣

樊遲問御子曰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終日所祭之以禮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皆謂弟子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子曰君子不器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問使民

論語上
 三
 四
 五

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

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于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子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

管仲之功
雖大矣乃
不能終之
以三歸
友始其善
易也

曰成事不就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子曰管仲之
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
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
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
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于語魯大師樂
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敝如
也繹如也以成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
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口二三子何
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

論語上

木元元

木鐸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
盡善也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
何以觀之哉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子曰不仁者
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
利仁子曰以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子曰苟志於
仁矣無惡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
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

此必有為
而發不發
比則樂
成周之
安在

仁不仁即
前章言
而安

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君子無
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曰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
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能
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
矣我未之見也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
斯知仁矣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士志於
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子曰君子之
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子曰君子

論語上

七

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子曰放
利而行多怨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
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

後雖死而
未嘗死

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
喻於利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
怨子曰父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子曰三年無

改於父之過可謂孝矣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子謂子賤君子哉若

論語

人管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

子貢方人故有此問

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門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

論語

九馬

三三而

文章非外也二辨則入于天道矣

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

仁不外乎
心清

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

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

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

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

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

曰未知焉得仁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

再斯可矣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

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子在陳曰歸與

歸與吾黨之小子狂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

之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子曰孰

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子曰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顏淵季路侍

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顏淵季路侍子

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

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

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

者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

論語上

十一 三十三

丘之好學也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于桑伯子曰可

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哀公

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

學者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

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

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

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

與爾鄰里鄉黨乎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

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子曰回也其心三月

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季康子問仲

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

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

何有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

視聖賢之
則必則知
隨民之變
在簡之知
簡之正路
在敬

論語上

十一 三十四

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子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

傳文為約禮也約禮約其情也一路工夫無先後

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子曰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子曰不憤不啓
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食
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
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
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也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
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子之所慎齊戰疾子在
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

論語上

西 卷三十一

也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子曰
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
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
言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
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將至云爾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

之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
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子曰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子曰二三子以我
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是丘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曰聖人吾不得
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
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
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子釣而不綱弋
不射宿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

論語上

五 卷三十二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互
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
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
往也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陳司敗
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
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
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
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子與
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子曰文莫吾猶

其有文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敬冕畢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

論語上

卷之九

二禮並稱蓋以隨時而變者形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而不可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宰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子曰吾

也

夫子之意當在言外

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論語上

卷之九

也

譬如平地雖裂一簣進吾往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

論語上

子玉 三章

曰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

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入公門鞠躬如也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復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還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執圭鞠躬如也不勝上如揖下

論語上

子玉

如投勃如戰色足蹢蹢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君子不以緝緼餽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裘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饁而餽魚飯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

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誑，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

論語上

幸

先進第十一

論語

幸

幸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再有子貢

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
人不言言必有中。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季氏富於周公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
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
也嗇。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

論語下

論語下

焉億則屢中。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
不入於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壯者乎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
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
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子畏於匡顏淵
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季子
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

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
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子路使子羔爲
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
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
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
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
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

論語下

論語下

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
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
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
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
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
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
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

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論語下

季

三

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

論語下

季

三

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子曰：片言可

竹學事
半為約
約禮念
念從博

論語下

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問仁。

夫一元三三

論語下

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路第十三

夫一元三三

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

辨
伊同之

辨
好惡

為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憲問第十四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子曰：有德

為當時
尚言尚
勇而

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墨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子曰：為命，禘，讎，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

論語下

三

疏食，沒齒無怨言。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

論語下
忽亦夫
子所取

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子曰：「晉文公諂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諂。」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論語下

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愛，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子曰：『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
寮其如命何。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
邑。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子路宿於石門
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
為之者與。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
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
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未
之難矣。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
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
以聽於冢宰。三年。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子
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
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
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原壤夷俟。子曰。幼
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
叩其脛。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
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
者也。欲速成者也。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
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
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曰。賜也。女以
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子
一以貫之。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子曰。無為而治
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子
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
張書諸紳。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
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
卷而懷之。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
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子
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子
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
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顏淵問
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原不遠
則所應
之事即
在日前
矣

病無能
則無見
知之矣

論語下
沒世名
不稱則
終身見
知可知
矣求諸
已所以
稱名也
求諸人
則沒也
不稱矣

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子曰人無
遠慮必有近憂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
色者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
賢而不與立也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
怨矣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
也已矣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
矣哉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
信以成之君子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
之不已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子
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子曰君子矜而不
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
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
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曰吾之於人
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矣夫子曰巧言亂
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
之必察焉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子曰過而

此章言
治人之
道

論語下

不改是謂過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
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
憂貧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
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子
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
而可小知也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
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子曰當
仁不讓於師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子曰事君敬
其事而後其食子曰有敎無類子曰道不同不
相為謀子曰辭達而已矣師冕見及階子曰階
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
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
相師之道也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
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

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顛也，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也，而在蕭牆之內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曰：祿之去

罕五三六

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

罕五三六

性分在
非故見
聞可得
達故未

見其人
益傷也
之不偶

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
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陳亢問於
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
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
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
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
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
子之遠其子也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
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

論語下

聖三

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
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
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
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
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之武城聞弦歌
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

論語性

論語下

聖三

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
言戲之耳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
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
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子
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
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
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佛肸召
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
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
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
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
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
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
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
好學其蔽也狂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
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大稻

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

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道而事

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與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及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騮。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

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子夏曰。君子

樂

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諂已也。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子

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樂

更也。人皆仰之。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

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

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亦不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亦不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幸

論語終

深按老泉批點孟子
原非公賦
節其間矣
者而在其
精神活潑
者為之品
極矣為文
上設也日
今觀之為
有深遠者
人耳目真
神品也學
者勿玩而
抑之

蘇老泉批點孟子

朱墨辯

○、—|—○ ○ 以上皆朱
○、—|—○ ○ 以上皆墨

老泉批點原本朱墨錯雜。然既入梓。而
槩以墨印。殊失其真。今用虛者為朱實
者為墨。其文之精華關鍵。亦各有所屬。
若其所以用朱用墨。及旁註批評之微
意。要在讀者自得之。

蘇老泉批點孟子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
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
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
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
不多。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未有仁而

遺其類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
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
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
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
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
麋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
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
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

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

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

請以戰喻增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

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

穀不可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

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

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

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

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

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與人而殺之曰

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

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

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

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

上無所

深謂其民之非有故也以此也但言則民不能以與此也

如此則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與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秦其民時使不得耕，澮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

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公曰：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

胡齮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愛也。以

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

深按此章是問鼎之祥應一統到底如絲貫珠

逆用變論

此章大抵

欲其推步

不能推步

必有以等

之以下故

反復期全

以攻擊之

王五十二

不見與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矣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

王五十二

六

王五十二

為肥非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菜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鄰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副公何以異於鄰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懼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

王五十二

七

王五十二

此章標釋
到在末

五十一
保身外王

此篇考注
保身外王

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

每段標釋
教字句目

五十一
而重夜

此篇考注
未後

好樂有詩。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則王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怒而安天下之民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矣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也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賂胥諂民

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
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
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
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
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
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
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
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
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
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議而不征澤
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
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
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筮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
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
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

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
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
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爰
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
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
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
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
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
言他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
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
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里踰尊踰戚可
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
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

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
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
皆曰可殺然後祭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
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
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
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
紂矣未聞弑君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

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
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大木斲而學
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
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
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
於教主人彫琢玉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
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
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

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
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
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
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
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
謀代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
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夫
早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
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来
其蘇蘇發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
於水火之中也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
兄係累其子斲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
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
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
重誥謀於燕裝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其言曰
之五十五
行仁政以
勸其後

邾與魯開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

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

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

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

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

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

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

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

焉繫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

去則是可為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善甚恐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邾狄人侵之去之岐山

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

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

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邾狄

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

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

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

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

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

斯二者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

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

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

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

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

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

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

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

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

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發
人有臧舍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
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
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我子不遇哉。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
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
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
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

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
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
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
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
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
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
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
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

七。作天下歸殷久矣。又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
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以其故
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二。微仲王
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又
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

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有人有言
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
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過千里者
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

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
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甌於
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
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
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
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
之。惟此時為然。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
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

一轉

二轉

三轉

四轉

五轉

六轉

七轉

八轉

九轉

十轉

十一轉

十二轉

十三轉

十四轉

十五轉

十六轉

十七轉

十八轉

十九轉

二十轉

二十一轉

二十二轉

二十三轉

二十四轉

二十五轉

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嘗遠矣。曰：是

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

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

高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

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

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

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

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

也。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

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袒

膚，吾不喘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

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

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

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四轉

五轉

六轉

七轉

八轉

九轉

十轉

十一轉

十二轉

十三轉

十四轉

十五轉

十六轉

十七轉

十八轉

十九轉

二十轉

二十一轉

二十二轉

二十三轉

二十四轉

二十五轉

二十六轉

二十七轉

二十八轉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

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

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

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

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

之不長而揠之者，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

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

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

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何謂知言？曰：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

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

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

言矣。宰我曰：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

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

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

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

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

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

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

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

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

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于游于張，皆有聖人之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三莫之能遠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唯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贖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

此五舉
之全

五
子
上

生
四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

而頌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

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

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

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

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信能

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

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

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

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

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

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

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

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

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

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

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

始達苟能充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

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

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

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

乎人而恥為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

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

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善禹聞善言則

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

皆能充之
行不忍人
之政也保
四海治天
下猶運掌
也

五
子
上

也則之者
也則之者
也則之者
也則之者

公孫丑上

五

徐

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
乎與人爲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立於惡人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
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
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
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
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

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
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
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
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也孟子曰伯
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公孫丑下

孟子曰魏鈞立三句爲柱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
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

馮千里

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
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
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
必勝矣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
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

公孫丑

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
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
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
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
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
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
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
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

以仁義與王言。夫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

廷莫如野鄉黨。其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薛曰：餽贖，子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曰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

之罪也

孟子謂蚘蠹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蚘蠹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蚘蠹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為鄉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

輔行王驪朝暮見及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

事也公孫丑曰齊鄉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違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

奇品

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悅乎吾聞之也君子以天下儉其親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喻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喻存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

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燕人畔王曰善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

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

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

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

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存私能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

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能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豈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子三宿而出晝於子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子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子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

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于日望之予豈
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
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復哉尹士聞
之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
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

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
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
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
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
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
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
我志也

滕文公上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

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謂齊景
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
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
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
疾不瘳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
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
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鄉問於孟子孟

滕文公上

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目盡也曾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
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疏粢飯飢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行也至於
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
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
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

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子
 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
 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
 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
 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
 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
 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
 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
 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
 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
 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
 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
 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
 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
 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
 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

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
 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昉昉然。將終
 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
 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
 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
 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
 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
 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
 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

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
 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
 之。天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
 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
 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天。滕壤地褊小。將為君
 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
 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
 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

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

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餽爨？」

叙事細密

比二八乃

聖世之奇
民德以詐
來見文公
以誠待之

滕文公上

孟子

卷之七

三字何

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之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

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濶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

滕文公上

孟子

卷之七

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失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

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

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澶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缺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

則買相若。屨大小同。則買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徙。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買。八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瘳。瘳。宜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

此章力
於其非五
子不能
成則復

此也非為人
此中心達於
掩之掩之誠
有道矣徐子
以告夷子夷
子憮然為問
曰命之矣

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所以所賤事親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
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
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大夷子信以為人之親
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
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
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
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
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頰有泚脫而不視夫
此也非為人此中心達於而目蓋歸反藁槨而
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
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問曰命之
矣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
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

此也非為人

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
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
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
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
也或以告王良王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
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
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
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
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買與小人乘請辭御者
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于過矣枉已者未有能
直人者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
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夫
夫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
嫁也母命之往迷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
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
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

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

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孟子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

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
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
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
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
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
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
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
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
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

孟子

卷之六

十一

悅書曰僕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惟臣東征
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
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
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
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
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
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
雖大何畏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

孟子

卷之六

十一

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
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
之衆楚人咻之雖曰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
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曰撻而求其楚亦
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
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
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
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

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
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
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
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
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
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
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

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窟書曰洪水警余泮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

海驅蛇龍而放之洎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官室以為汚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

以上無義

孟子

此見前十三

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

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

孟子

此見前十三

孟子

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闕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未可有餘不盡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蠟食實者過半

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
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
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蚘而後可者也夫

蚘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
所巢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
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
何傷哉彼身織履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

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
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鰾
者已煩願曰惡用是鰾鰾者為哉他日其母殺
是鰾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鰾鰾之肉
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
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
乎若仲子者蚘而後充其操者也

孟子下

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
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
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
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
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
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

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
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
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
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
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
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
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
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
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

賊民與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

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

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

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而正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

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天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不以濯。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

上妙
有妙
有妙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天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天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魚者獺也為叢棘者鷯也為湯武馭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斂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二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而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

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奪人侮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

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

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

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

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

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

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

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

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

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

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親事

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身之本也曾子養曾皙

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

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

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

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為

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

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
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
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
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
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噉也
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餽噉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
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
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
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
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
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
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
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
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離婁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
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
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
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
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
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
足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
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大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
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
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
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
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
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

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
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
民則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
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
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
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
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

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
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

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

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

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

行仁義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

志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檣杙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
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

斬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

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

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

孺子侵衛衛使庚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

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

我者誰也其僕曰庚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

曰庚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

也曰庚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庚

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

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

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也

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感抽矢扣輪去
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

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

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

水也別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

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

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

致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

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

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

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

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

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

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

敬人

江一河五
鴻十里法
清法法五
今所未有
之奇文

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世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子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投之雖被髮纓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

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之則感也雖閉戶可也

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

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

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壓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志，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忍，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

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天孝終身，慕父母，五十

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天孝終身，慕父母，五十

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于我朕

琴朕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

孟子下

萬章上

六

孟子下

萬章上

六

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

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舜毀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憾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

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
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但
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
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成丘蒙曰舜
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
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
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
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
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
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
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
也詩曰未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
載見行瞽瞍行夔夔齊栗行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
而子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

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
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
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
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
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
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者堯
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
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
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
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
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
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
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
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
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
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
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

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

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履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不以與

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

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亳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

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

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

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

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

主若孔子主癰疽於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

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

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

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

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

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

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此道覺此民

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
 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汚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
 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
 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
 爾焉能免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
 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
 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
 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
 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
 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
 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
 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
 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
 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
 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
 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

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
 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
 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
 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
 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
 君十鄉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
 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鄉祿卿祿
 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
 國地方五十里君十鄉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
 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
 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
 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
 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
 祿以是為差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

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
 三人則子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
 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
 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
 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
 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
 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
 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
 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
 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
 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
 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
 匹夫也四勿本上用下敬上謂之貴費用上敬下謂之尊
 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
 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
 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

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
 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
 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
 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
 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
 凡民罔不敵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
 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
 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
 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
 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
 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
 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
 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
 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薄正
 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
 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木嘗
 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
 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

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

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

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忠乎宜乎抱關擊柝孔

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

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

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

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

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

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

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

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

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

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

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

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大馬畜假

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

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

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

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舜肉

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

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

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

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

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

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

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

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

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

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

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

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

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

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

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魯景公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旆士以旌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然則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枳椇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枳椇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枳椇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枳椇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枳椇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入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

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
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三反復如
層層疊疊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
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
白猶白王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
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
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
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

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
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
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
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
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
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者秦人之長無以異於
者吾長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亦亦有外
與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

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
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
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
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
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
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
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
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
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
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
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
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
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
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
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側
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
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

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楚麥播種而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泮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蕘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

以非殊字
入以同字
變作似字
三轉猶神
變於外作
波瀾轉

孟子下

告子上

孟子

告子上

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于都天下莫不知其然也不知于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不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入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耳也七節
不實辨上
及工事如
駁出字
峻高屋建
鐘水勢下
可過也
至於心獨
多所同然
乎一句
轉手力甚
鈞

孟子下

告子上

孟子

告子上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

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

辟患者何不為也面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嗙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嗙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官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

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

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親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

舍其梧櫟養其楸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

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莠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

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終凡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食則將終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手乎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

入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功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

末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因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殲也愈疏

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

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

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污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

絲駒處於高唐而齊石晉武華周杞梁之妻
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
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
髡必識之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
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
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
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
之罪人也今之大夫奉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

孟子下

告子下

卷下

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
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
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
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
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
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
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
罪人也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
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

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
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
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出防無過濯無
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
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
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
諸侯之罪人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

孟子下

告子下

卷下

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
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
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
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
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
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
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
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
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

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下

告子下

莫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窟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

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

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甚，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

孟子下

告子下

莫

六十九

在字處

孟子下

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盡心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

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非正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無耻矣。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者。人有耻。則能守其節。無耻則不能守其節。故君子有耻則足以自守。無耻則足以自辱。故君子有耻則足以自守。無耻則足以自辱。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函見之。見且由不得。函而况得而臣之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入知之亦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謂之知矣。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與士矣士不失義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傷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稷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死不怨殺者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天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

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疢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立焉
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不存焉
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公定故
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騰然
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已歸矣五

盡心上

孟子

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
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
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
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
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
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
者此之謂也

孟子曰易其田時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
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

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
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
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
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
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
成章不達

盡心上

孟子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
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
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
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
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
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
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

不為憂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

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

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是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新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詎然樂而忘天下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

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若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君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給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靡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

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

殺之也，一間耳。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入，簞食豆羹見於色。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

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

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

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危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

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

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

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

可復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

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

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擐臂下車衆皆悅

之其為士者笑之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

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
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
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
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
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
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
二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
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文豚既入其
莖又從而招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
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
子離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
殃必及身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凡

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
將見殺曰其為人
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
也則足以殺其軀
而已矣

孟子之麻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
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
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
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
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

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
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
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誣
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誣之也是皆穿
踰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
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
守脩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
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
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
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
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
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
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
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
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
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
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
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
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
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
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

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嘒嘒然曰：古之今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卷下

卷八下

卷一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袁曰：何以是嘒嘒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今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

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惡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五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卷下

卷八下

卷一

下

十三經解詁五十六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陳深撰深有周禮訓傳已著錄是編凡易三卷
書三卷詩四卷周禮六卷儀禮四卷禮記十卷左
傳十四卷公羊傳三卷穀梁傳二卷論語一卷孝
經一卷爾雅三卷孟子二卷其易惟取程傳及本
義各標其名書惟取孔傳蔡傳不復分別詩取小
序及朱子集傳亦兼採子貢詩傳周禮分序官於
各職之前使長屬相統用王應電本稱曰古本禮
記增入夏小正一篇置曾子問前左傳主夏正之
說謂用周正為誣論語孝經孟子俱無註惟孟子
加以評點用世所稱蘇洵本餘亦皆鈔錄舊註無
所發明



ZW 21101000542313